
飛狐外傳

飞狐外传 上

金庸

简介

该书主要是讲述《雪山飞狐》主人公胡斐的成长历程. 以主人公胡斐除暴安良为故事的中心，讲述了胡斐为追杀凤天南在路上所发生的一切，特别是主人公与两位女性程灵素、袁紫衣所发生的恋爱关系，让人觉得惋惜与无奈。体现出江湖一代大侠在爱情面前是那样的脆弱与无奈。

金庸作品集“三联版”序

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。低年级时看《儿童画报》、《小朋友》、《小学生》，后来看内容丰富的“小朋友文库”，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。到五六年级时，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。到现在，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。那是个性使然。有很多朋友，就只喜欢新文学，不爱古典文学。

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、记忆最深的，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《萍踪寄语》、《萍踪忆语》等世界各地旅行记，以及他所主编的《生活周报》（新的和旧的）。在童年时代，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。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十多年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，后因事未果。这次重行筹划，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，我不但感到欣慰，回忆昔日，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。

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《作品集》，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，前后约十三、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，两篇中篇小说，一篇短篇小说，一篇历史人物评传，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。出版的过程很奇怪，不论在香港、台湾、海外地区，还是中国大陆，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，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、授权的正版本。在中国大陆，在这次“三联版”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，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《书剑恩仇录》。他们校印认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税。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，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，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。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经授权的。

不付版税，还在其次。许多版本粗制滥造，错讹百出。还有人借用“金庸”之名，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写得好的，我不敢掠美；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。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，大表愤慨。相信“三联版”普遍发行之后，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。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、讲道义，可不能太过份吧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还说我和古龙、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“冰比冰水冰”征对，真正是大开玩笑了。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，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，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，但“冰”字属蒸韵，是平声。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。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，大家浪费时间心力。

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，我把我十四部长、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我写第一部小说时，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；写第二部时，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，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。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，“飞雪”不能对“笑书”，“白”与“碧”都是仄声。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，用字完全自由，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。

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：“你所写的小说之中，你认为哪一部最好？最喜欢哪一部？”这个问题答不了。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：“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、情节、感情，甚至是细节。”限于才能，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，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，大致来说，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，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，有时会非常悲伤，至于写作技巧，后期比较有些进步。但技巧并非最重要，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。

这些小说在香港、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，有的还拍了三、四个不同版本，此外有话剧、京剧、粤剧等。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：“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？”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，很难拿来比较。电视的篇幅长，较易发挥；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。再者，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，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，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，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、个性、情感和喜憎。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，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，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其后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，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，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，有些事实上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。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，然后从他口中跃出，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，然而聂隐娘的故事，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我初期所写的小说，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。到了后期，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，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。这在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、《鹿鼎记》中特别明显。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任何一族之人。即使在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。每一个种族、每一门宗教、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。有坏的皇帝，也有好皇帝；有很坏的大官，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。书中汉人、满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..都有好人坏人。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书生、武士之中，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。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，好坏分明，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，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。宋辽之际、元明之际，明清之际，汉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；蒙古、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。小说所想描述的，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，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。我写小说，旨在刻画个性，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。小说并不影射什么，如果有所斥责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。政治观点、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，人性却变动极少。

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，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。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。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。

金庸

一九九四年一月

那高瘦大漢拉住了大車，騾子再也不能向前半尺。車中美婦先行下車，走進廳去。田歸農失魂落魄一般也跟了進去。

第一章　大雨商家堡



第一章　大雨商家堡

“胡一刀，曲池，天枢！”

“苗人凤，地仓，合谷！”

一个嘶哑的嗓子低沉地叫着。叫声中充满着怨毒和愤怒，语声从牙齿缝中迸出来，似是千年万年、永恒的诅咒，每一个字音上涂着血和仇恨。

突突突突四声响，四道金光闪动，四枝金镖连珠发出，射向两块木牌。

每块木牌的正面反面都绘着一个全身人形，一块上绘的是个浓髯粗豪的大汉，旁注“胡一刀”三字；另一块上绘的是个瘦长汉子，旁注“苗人凤”三字，人形上书明人体周身穴道。木牌下面接有一柄，两个身手矫捷的壮汉各持一牌，在练武厅中满厅游走。

大厅东北角一张椅子中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白发婆婆，口中喊着胡一刀或苗人凤穴道的名称。一个二十来岁的英俊少年劲装结束，镖囊中带着十几枝金镖，听得那婆婆喊出穴道名称，右手一扬，就是一道金光射出，钉向木牌。两个持牌壮汉头戴钢丝罩子，上身穿了厚棉袄再罩牛皮背心，唯恐少年失了准头，金镖招呼到他们身上。两人窜高伏低，摇摆木牌，要让他不易打中。

大厅外的窗口，伏着一个少女、一个青年汉子。两人在窗纸上挖破了两个小孔，各用右眼凑着向里偷窥。两人见那少年身手不凡，发镖甚准，不由得互相对望了一眼，脸上都露出讶异的神色。

天空黑沉沉地堆满了乌云。大雨倾盆而下，夹着一阵阵的电闪雷轰，势道吓人。黄豆大的雨点打在地下，直溅到窗外两个少年男女的身上。

他们都身披油布雨衣，对厅上的事很感好奇，又再凑眼到窗洞上去看时，只听得那婆婆说道：“准头还可将就，就是没劲儿，今日就练到这里。”说着慢慢站起身来。

少女拉了那汉子一把，急忙转身，向外院走去。那汉子低声道：“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什么玩意儿？自然是练镖了。这人的准头算是很不错的了。”那汉子道：“难道练镖我也不懂？可是木牌上干么写了什么胡一刀、苗人凤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这就有点邪门。你不懂，我怎么就懂了？咱们问爹爹去。”

这少女十八九岁年纪，一张圆圆的鹅蛋脸，眼珠子黑漆漆的，两颊晕红，周身透着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。那汉子浓眉大眼，比那少女大着六七岁，神情粗豪，脸上生满紫色小疱，相貌虽然有点丑陋，但步履轻健，精神饱满，却也英气勃勃。

两人穿过院子，雨越下越大，泼得两人脸上都是水珠。少女取出手帕抹去脸上水滴，红红白白的脸经水一洗，更是显得娇嫩。那汉子呆呆地望着她，不由得呆了。少女侧过头来，故意歪了雨笠，让竹笠上的雨水都流入了他的衣领。那汉子看得出了神，竟自不觉。那少女扑哧一笑，轻轻叫了声：“傻瓜！”走进花厅。

厅中东首生了好大一堆火，二十多个人团团围着，在火旁烘烤给雨淋湿了的衣物。这群人身穿玄色或蓝色短衣，有的身上带着兵刃，是一群镖客、趟子手和脚夫。厅上站着三个武官打扮的汉子。这三人刚进来避雨，正在解去湿衣，突然见到这明艳照人的少女，不由得眼睛都是一亮。

那少女走到烤火的人群中间，把一个精干瘦削的老人拉在一旁，将适才在后厅见到的事悄声说了。那老人约莫五十来岁，精神健旺，头上微见花白，身高不过五尺，但目光炯炯，凛然有威。他听了那少女的话，眉头一皱，低声呵责道：“又去惹事生非！若是让人家知觉了，岂不

是自讨没趣？”那少女伸伸舌头，笑道：“爹，这趟陪你老人家出来走镖，这可是第十八回挨骂啦。”那老人道：“我教你练功夫时，旁人来偷瞧，那怎么啦？”

那少女本来嬉皮笑脸，听父亲说了这句话，不禁心头一沉。她想起去年有人悄悄在场外偷瞧她父亲演武，父亲明明知道，却不说破，在试发袖箭之时，突然一箭，将那人打瞎了一只眼睛。总算他手下容情，劲道没使足，否则袖箭穿脑而过，那里还有命在？父亲后来说，偷师窃艺，乃是武林中的大忌，比偷窃财物更为人痛恨百倍。

那少女一想，倒有些后悔，适才不该偷看旁人练武，但姑娘的脾气要强好胜，嘴上不肯服输，说道：“爹，那人的镖法也平常得很，保管没人偷学了。”老者脸一沉，斥道：“你这丫头，怎么开口就说旁人的玩意儿不成？”那少女一笑，道：“谁叫我是百胜神拳马老镖头的女儿呢？”

三个武官烤火，不时斜眼瞟向那美貌少女，只是他父女俩话声很低，听不到说些什么。那少女最后一句话说得大声了，一个武官听到“百胜神拳马老镖头的女儿”几个字，瞧瞧这短小瘦削、骨头没几两重的干瘪老头，又横着眼一扫插在厅口那枝黄底黑丝线绣着一匹插翅飞马的镖旗，鼻中哼了一声，心想：“百胜神拳？吹得好大的气儿！”

原来这老者姓马，名行空，江湖上外号叫作“百胜神拳”。那少女是他的独生爱女马春花。这名字透着有些儿俗气，可是江湖上的武人，也只能给姑娘取个什么春啊花啊的名字。

跟她一起偷看人家练镖的汉子姓徐，单名一个铮字，是马行空的徒弟。

徐铮蹲在火堆旁烤火，见那武官不住用眼瞟着师妹，不由得心头有气，向他怒目瞪了一眼。那武官刚好回过头来，与他目光登时就对上了，心想你这小子横眉怒目干么，也是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徐铮本就是霹雳火爆的脾气，眼见对方无礼，当下虎起了脸，目不转睛地瞪着那武官。

那武官约莫三十来岁，身高膀宽，一脸精悍之色。他哈哈一笑，向左边的同伴道：“你瞧这小子斗鸡儿似的，是你偷了他婆娘还是怎地？”那两个武官对着徐铮哈哈大笑。

徐铮大怒，霍地站起来，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那武官笑吟吟地道：“我说，小子唉，我说错啦，我跟你陪不是。”徐铮性子直，听到人家陪不是，也就算了，正要坐下，那人笑道：“我知道人家不是偷了你婆娘，准是偷了你妹子。”

徐铮一跃而起，便要扑上去动手，马行空喝道：“铮儿，坐下。”徐铮一愣，脸孔胀得通红，道：“师父，你……你没听见？”马行空淡淡地道：“人家官老爷们，爱说几句笑话儿，又干你什么事了？”徐铮对师父的话向来半句不敢违拗，狠狠瞪着那个武官，却慢慢坐了下来。那三个武官又是一阵大笑，更是肆无忌惮地瞧着马春花，目光中尽是淫邪之意。

马春花见这三人无礼，要待发作，却知爹爹素来不肯得罪官府，寻思怎生想个法儿，跟这三个臭官儿打一场架。突然电光一闪，照得满厅光亮，接着一个焦雷，震得各人耳朵嗡嗡发响，这霹雳便像是打在这厅上一般。天上就似开了个缺口，雨水大片大片地泼将下来。

雨声中只听得门口一人说道：“这雨实在大得狠了，只得借光在宝庄避一避。”庄上一名男仆说道：“厅上有火，大爷请进吧。”

厅门推开，进来了一男一女，男的长身玉立，气宇轩昂，背上负着一个包裹，三十七八岁年纪。女的约莫廿二三岁，肤光胜雪，眉目如画，竟是一个绝色丽人。马春花本来算得是个美女，但这丽人一到，立时就比了下去。两人没穿雨衣，那少妇身上披着男子的外衣，已然全身尽湿。那男子携着少妇的手，两人神态亲密，似是一对新婚夫妇。那男子找了一捆麦秆，在地上铺平了，扶着少妇坐下，显得十分的温柔体贴。

这二人衣饰都很华贵，少妇头上插着一枝镶珠的黄金凤头钗，看那珍珠几有小指头大小，光滑浑圆，甚是珍贵。马行空心中暗暗纳罕：“这一带道上甚不太平，强徒出没，这一对夫妇非富即贵，为何不带一名侍从，两个儿孤孤单单地赶道？”饶是他在江湖上混了一世，却也猜不透这二人的来路。

马春花见那少妇神情委顿，双目红肿，自是途中遇上大雨，十分辛苦，这般穿了湿衣烤火，湿气逼到体内，非生一场大病不可，当下打开衣箱，取出一套自己的衣服，走近去低声说道：“娘子，我这套粗布衣服，你换一换，待你烘干衣衫，再换回吧。”那少妇好生感激，向她一笑，站起身来，目光中似乎在向丈夫询问。那男子点点头，也向马春花一笑示谢。那少妇拉了马春花的手，两个女子到后厅去借房换衣。

三个武官互相一望，脸上现出特异神色，心中都在想像那少妇换衣之时，定然美不可言。适才和徐铮斗口的那个武官最是大胆，低声道：“我瞧瞧去。”另一个笑道：“老何，别胡闹。”那姓何的武官眼睛，站起身来，跨出几步，一转念，从地下拾起腰刀，挂在身上。

徐铮受了他的羞辱，心中一直气愤，见他走向后院，转头向师父望了一眼，只见马行空闭着眼睛在养神，又见戚杨两位镖头、五个趟子手和十多名脚夫守在镖车之旁，严行戒备，决不致出了乱子，于是跟随在那武官身后。

那武官听到背后脚步响，转过头来，见是徐铮，咧嘴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好！”徐铮道：“臭官儿，你好。”那武官笑道：“想挨揍，是不是？”徐铮道：“是啊。我师父不许打你。

咱们悄悄地打一架，好不好？”那武官自恃武艺了得，没将这楞小子瞧在眼里，只是见他镖行人多，己方只有三人，若是群殴，定要吃亏，这楞小子要悄悄打架，那是再好也没有，便笑着点头道：“好啊，咱们走得远些。若给你师父听见了，这架就打不成。”

两人穿过天井，要寻个没人的所在动手，忽见回廊上转出一个人来。那人身穿绸袍，眉清目秀，正是适才练镖的少年。徐铮心中一动：“借他的武厅打架最好不过。”于是上前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兄长请了。”那少年还了一揖，说道：“达官有何吩咐？”徐铮指着武官道：“在下跟这个总爷有点小过节，想借兄长的练武厅一用。”那少年好生奇怪，心道：“你怎知我家有练武厅？”但学武之人，听到旁人要比武打架，可比什么都欢喜，当即答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”当下领了二人走进练武厅。

这时老婆婆和庄丁等都已散去，练武厅上更无旁人。那武官见四壁军器架上刀枪剑戟一应俱全，此外沙包、箭靶、石锁、石鼓放得满地，西首地下还安着七十二根梅花桩，暗暗点头，心想：“原来这一家人会武，只怕功夫还不错。”于是向那少年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在下来贵庄避雨，还没请教主人高姓大名。”那少年忙即还礼，说道：“小人姓商，名宝震。两位高姓大名？”徐铮抢着道：“我叫徐铮，我师父是飞马镖局总镖头，百胜神拳马行空。”说着向武官瞪了一眼，心道：“你听了我师父的名头，可知道厉害了吗？”

商宝震拱手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请教这一位。”那武官道：“在下是御前侍卫何思豪。”商宝震道：“原来是一位侍卫大人。小人素闻京师有大内十八高手，想来何大人都是知交。”何思豪道：“那大半也相熟的。”其实皇帝身边的侍卫共分四等，侍卫班领，什长，一、二、三等及蓝翎侍卫，都由正黄、镶黄、正白内三旗的宗室亲贵子弟充任。汉侍卫属于第四等，这何思豪在侍卫处中只是最末等的蓝翎侍卫，所谓大内十八高手，那是他识得人家，人家就不识得他了。

徐铮大声道：“商公子，你就给做个公证。我跟这姓何的公公平平打一架，不管是谁输谁赢，都不许向旁人说起。”他是生怕师父知道了责骂。何思豪哈哈笑道：“胜了你这楞小子不足为武，还值得向旁人吹大气的么？楞小子，上啊。”一捋长袍，拉起袍角，在腰带中塞好。徐铮脱下长袍，将辫子盘在头顶，摆个“对拳”，双足并拢，双手握拳相对，倒是神定气闲。

何思豪见他这姿式是“查拳”门人和人动手的起手式，已放下了一大半心，心道：“什么百胜神拳！这查拳三岁小孩儿也会，有什么希罕？”原来“潭、查、花、洪”，向称北拳四大家，指潭腿、查拳、花拳、洪门四派拳术而言，在北方流传极广，任何练拳之人都略知一二，算得是拳术中的入门功夫。何思豪见对手拳法平常，向商宝震一笑，说道：“献丑！”一招“上步野马分鬃”，向徐铮打了过去，他使的是太极拳。

其时太极门的武功声势甚盛，人人均知是极厉害的内家拳法。

徐铮不敢怠慢，左脚向后踏出，上身转成坐盘式，右手按、左手撩，一招“后叉步撩掌”出手极是快捷。何思豪见来招劲道不弱，忙使一招“转身抱虎归山”，避开了这一撩。

徐铮使一招“弓步架打”，右拳呼的一声击出，直扑对方面门。

何思豪不及避让，使一招“如封似闭”，双掌一封。二人拳掌相交，何思豪只感手腕隐隐生疼，心道：“这小子蛮力倒大。”

霎时之间，二人各展拳法，拆了十余招。商宝震站着旁观，见徐铮脚步沉稳，出拳有力，何思豪却是身形飘忽，显然轻功颇有根基。

斗到酣处，何思豪哈哈一笑，一掌击中徐铮肩头。徐铮飞脚踢去，何思豪侧身闪避，一招“玉女穿梭”，拍的一声，又击中徐铮手臂。徐铮更不理会，抢拳急攻，突然直出一拳，一招“弓步劈打”，砰的一响，打中对方胸口。这一拳着力极沉，何思豪脚步踉跄，向后退了几步，终于一交坐倒。只听旁边一个女子声音娇声叫道：“好！”

商宝震回过头去，只见两个女子站在厅口，一是少妇，另一个却是个闺女。他先前凝神观斗，不知身后有人。原来马春花和那少妇换了衣服经过此处，听到呼叱比武之声，在厅口一望，竟是师兄和那武官打架，这时见师兄得胜，不由得出声喝彩。

何思豪给这一拳打得好不疼痛，在女子面前丢脸出丑，更是老羞成怒，当即一跃而起，乘着跳跃之势，已抽腰刀在手，上步直劈。徐铮毫不畏惧，仍以“查拳”空手和他相斗，只是忌惮对方兵器锋利，已是闪避多，进攻少了。马春花见这武官脸上神情狠恶，并非寻常打架，已是拚命一般，不由得有些耽心。那少妇扯扯她的衣袖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我最恨人动刀子出拳头。”

当此情势，马春花哪里肯走，只道：“再看一会儿。”那少妇眉头一皱，竟自走了。

商宝震凝神看着那武官的刀势，又留心徐铮闪避和上步抢攻之法，手上暗扣一枝金镖，若那武官用刀伤人，他就要伸手相救。但见徐铮双目紧紧盯住刀锋，刀锋向东，他眼睛跟到东，刀锋削向西，眼睛也跟到西，眼见一刀迎面砍来，他身子略闪，飞脚向敌人手腕上踢去。何思豪回刀削足，徐铮长臂急伸，砰的一响，一拳正中他鼻梁。何思豪大痛，手脚略缓，徐铮左手挥出，抓住他右腕一拿一扭，将腰刀夺了下来。

何思豪怕他顺势挥刀削来，忙向后跃，举手往脸上一抹，满手是血。徐铮将腰刀往地下一摔，说道：“你还敢瞎着眼睛骂人？”何思豪满脸羞惭，不敢作声。

商宝震伸手一拉徐铮后襟，使个眼色。徐铮尚未会意，商宝震已大声说道：“双方不分胜败。好啦，大家武功一般高明，小弟佩服得紧……”徐铮急道：“怎……怎是不分胜败？”商宝震道：“两位武功各有独到之处。徐兄的查拳纯熟。何大人的太极拳和太极刀更是厉害之极。徐兄，你一时侥幸，其实讲真功夫，还得算何大人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取出手帕，帮何思豪抹去鼻血。徐铮还要再争，马春花道：“师哥，别理他。咱们出去。”

徐铮打了何思豪两拳，一口恶气已经出了，但商宝震说话含糊，明明袒护对方，倒似自己输了，越想越怒，狠狠望了他一眼，随着师妹出去。走到天井，天空轰隆隆一片雷声过去，雷声中夹着商宝震、何思豪的大笑之声，显然这二人在背后笑他。

他虽打架获胜，但越想越是不忿，气鼓鼓地坐在火旁。只见师父双目似开似闭，睡意甚浓。过了一会，何思豪走了出来，不知跟那两个武官说些什么猥亵言语，三人一齐哈哈大笑，不时斜目瞟那美貌少妇。

马行空慢慢站起，伸了个懒腰，走到镖车旁边检视，忽然叫道：“铮儿，过来，你瞧这儿怎么啦？”徐铮听师父叫他，赶忙起身过去。马行空侧过身子，面向墙壁，伸手整理镖车，低声道：“不长进的东西，你那招‘垫步踹腿’怎么踹偏了？

否则哪用跟他缠斗这么久？”徐铮吓了一跳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老人家都瞧见啦？”马行空道：“哼，你莫想在师父面前捣鬼。他使那招‘提步高探马’时，你干么不使‘弓步双推掌’？迎面直击，早就胜了。你就是胆小怕死。”徐铮回想适才相斗之时，初时不知敌人虚实，果然有些害怕，有几招使得太过稳重了些。看来师父装作不知，其实是躲在窗外观看。

马行空又道：“快进去谢谢那姓商的吧。人家年纪比你轻，可有多精明能干。”徐铮大为诧异，道：“师父，谢什么？这姓商的偏心，不是好人。”马行空冷笑道：“是啊，他是偏心呢。可是他偏心维护你徐大爷哪。”徐铮满心胡涂，怔怔地望着师父。马行空低声道：“你打的是什么人？他是御前侍卫。

咱们呢，那是凭人家赏口饭吃的走镖的。官老爷当真跟你为起难来，咱们还不是吃不了兜着走么？那少年护住了他面子，叫你这楞小子少了一桩后患。”

徐铮恍然大悟，连称：“是，是！”奔到后院练武厅中，只见商宝震抬手踢腿，正在练一招“查拳”中的“弓步劈打”，正是徐铮适才用以击中何思豪那一手。他见徐铮进来，脸上一红，急忙收拳。

徐铮抱拳道：“商公子，我师父叫我跟你道谢来啦。我起初不明白你是好意，心里还怪你呢。”商宝震道：“徐大哥，你武功胜过那个侍卫何止十倍？小弟佩服得紧。”徐铮听他称赞自己，甚是高兴，当即跟他谈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你练的是哪一门功夫？”商宝震道：“小弟初学，什么也没学会，谈不上是哪一门哪一派。适才见徐大哥用这一招打他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说着右足踏出，右拳劈打，左手心向上托住右臂。

徐铮刚才以此招取胜，见他比划自己的得意之作，自然兴高采烈，说道：“这一招有两句口诀，叫作‘陆海迎门三不顾，劈拳挑打不容宽。’”这两句顺口说出，忽然想起，这是师门所传心法，怎能胡乱说与外人知晓，忙转口道：“你比得很对，就是这招。”

商宝震道：“什么叫作‘陆海迎门三不顾’呢？”徐铮道：“这个……我可也忘了。”他不善撒谎，这一句话出口，脸也红了。商宝震知他不肯说，也就不再多问，只是着意结纳，将他捧得全身轻飘飘的如在云雾。

徐铮道：“商老弟，咱们也别闹虚文。你使一套拳脚给我瞧瞧，若是有什么不到的地方，我跟你说说，也不枉了今日结交一场。”商宝霸大喜，道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。”当下拉开架子，在场中打起拳来，但见他“头趟绳挂一条鞭，二趟十字绕三尖”，使的是十二路潭腿。

这路拳脚使得倒是纯熟，但出拳不正，脚步浮虚，虽然袍袖生风，姿式华丽，若是与人动手，却半点管不得事。只把徐铮看得暗暗摇头，等他打完“十二趟犀牛望月转回还”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兄弟，莫怪我直言，教你武艺的师父是耽误了你啦。”正要往下解释，忽见马春花在厅口一探头，叫道：“师哥，爹叫你。”

徐铮忙向商宝震告辞，回到厅上。只见火堆旁又多了两个避雨之人。一个是没了右臂的独臂人，一条极长的刀疤从右眉起斜过鼻子，一直延伸到左边嘴角，在火光照耀下显得面目极是可怖；另一个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，黄黄瘦瘦。两人衣衫都很褴褛。

徐铮向两人望了一眼，也不在意，走到马行空面前，叫了声：“师父！”马行空脸一沉，低声道：“去了这么久，又在卖弄武艺了，是不是？”徐铮道：“弟子不敢。这里姓商的主人镖法不错，哪知拳脚一点儿也不成。”马行空道：“傻小子，你给人家冤啦。凭你这点功夫，两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”徐铮一笑，道：“那怕不见得。他师父教的十二路潭腿，尽是好看不管用。”马行空道：“你知他师父是谁？”

徐铮心中暗奇：“我师父没跟那姓商的见过面，又没见他练过拳脚，怎么连他师父是谁也知道了？”当下答道：“弟子不知，想来是个不中用的混混。”马行空冷笑一声，低沉着声音，说道：“不中用的混混！哼，十五年前，你师父给人砍过一刀，劈过一掌，养了三年伤方得康复。那人是谁？”徐铮一惊，说道：“八卦刀商剑鸣。”马行空低声道：“半点儿也不错。那商剑鸣是山东武定县人，这里可正是武定县，主人家姓商。咱们胡乱进来避雨，初时并没留心，你瞧，正梁上绘着有什么？”

徐铮抬起头来，只见正梁上金漆漆着一个八卦图形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忙道：“师父，快抄家伙，咱们撞到仇家窝里来啦。”马行空淡淡地道：“倒不用忙。商剑鸣早给人杀啦！”

徐铮曾听师父说过当年大败在一人手里，那就是山东大豪八卦刀商剑鸣，只因这是师门的奇耻大辱，师父后来不提，也就从此不敢多问一句，却不知商剑鸣原来已死，低声道：“是你老人家后来报了仇？”马行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商剑鸣的武功，我再练一辈子也赶不上，凭我这点玩艺儿，哪杀得了他？”

徐铮大奇，问道：“那么是谁杀了他？”马行空道：“那少年用金镖打木牌上的人形，商剑鸣就是给这两个人杀的。”

徐铮睁大了眼睛，道：“胡一刀和苗人凤？”

马行空点了点头，脸上神色阴郁，便如屋外的天空那般黑沉沉地。

徐铮平素对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以为当世之间，说到武功，极少有人能强得过百胜神拳马老镖头了，岂知这时听到师父言道，非但八卦刀商剑鸣武功远胜于他，胡一刀与苗人凤的功夫又在商剑鸣之上，不由得大为惊诧，低声问道："那胡一刀与苗人凤是何等样的人物？"马行空道："胡一刀的武功强我十倍，只可惜在十多年前死了。"徐铮舒了一口气，道："想是病死的了？"马行空道："给人杀死的。"徐铮睁大了眼睛，道："胡一刀这么厉害，有谁杀得了他？"马行空道："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。"

这"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"十三个字一口气说将出来，声音虽低，却是大具威严。徐铮胸口一沉，正待说话，猛听得门外隐隐马蹄声响，大雨中十余匹马急奔而来。

那面目英俊的青年与那美貌少妇听到马蹄声音，互望一眼，似在强自镇定，但脸上终究露出了惊惶之色。那青年拉着少妇的手，挪动座位，似是怕火堆炙热，移远了些。

十多匹马奔到庄前，戛然而止。但听得数声唿哨，七八匹马绕到了庄后。

马行空一听哨声，脸上变色，低声道："定着点儿。"徐铮极是兴奋，声音发颤，问道："那话儿来了？"马行空不再回答，大声喝道："大伙儿抄家伙，护镖！"这句话一喝，镖行人众登时大乱，知道有劫镖的黑道强人到来，当即跃起。戚杨两名镖头和五名趟子手指挥车夫，将十余辆镖车围成一堆。

马春花反而脸有喜色，拔出柳叶刀，道："爹，是哪一路的？"

马行空皱眉道："还不知道。"接着自言自语："这一路朋友好怪，道上也不踩盘子，就这么说到便到。"

一言方罢，只听得围墙上托托托接连声响，八名大汉一色黑衣打扮，手执兵刃，一字排开地站在墙头。马春花扬起右臂，就想一枝袖箭射出。马行空脸色凝重，低声喝道："别胡来！瞧我眼色行事。"八名黑衣大汉望着厅上众人，一言不发。

砰的一声，大门推开，进来一个汉子，身穿宝蓝色缎袍，衣服甚是华丽，但面貌委琐，缩头缩脑，与一身衣服极不相称。这人抬头望了望天，但见大雨倾盆而下，嘿的一声笑，足尖一点，倏地穿过了院子，站在厅口。这一下飞跃身形快极，大雨虽密，却只在他肩头打湿了数点。徐铮与马春花对此人本来不以为意，突然见他露了这手轻功，这才生忌惮之心，向马行空望了一眼。

马行空右手握着烟袋，拱手说道："请恕老汉眼拙，没曾拜会。朋友尊姓大名，宝寨歇马何处？"

商家堡少主人商宝震听到马蹄声响，当即暗藏金镖，腰悬利刀，来到厅前。只见那盗魁手戴碧玉戒指，长袍上闪耀着几粒黄金扣子，左手拿着一个翡翠鼻烟壶，不带兵器，神情打扮，就如是个暴发户富商。只听他说道："在下姓阎名基，老英雄自是百胜神拳马行空了？"

马行空抱拳道："不敢，这外号是江湖朋友给在下脸上贴金。浪得虚名，不足挂齿。"心中暗忖："阎基？那是什么人？没听过江湖上有这号人物。"

阎基哈哈一笑，指着站在墙头的一列黑衣汉子，说道："弟兄们饿了几天肚子，想请马老英雄赏口饭吃。"马行空道："阎寨主言重了。铮儿，取五十两银子，请阎寨主赏赐弟兄。"

他这是按着江湖规矩行事，但瞧对方的神情声势，决非五十两银子所能打发。

果然阎基仰天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马老英雄保镖，一保就是三十万两。姓阎的眼界虽小，区区五十两，倒还不在眼内。"

马行空心中嘀咕："此人信息倒灵，怎么打听得清清楚楚，知道我保了三十万两镖银？"眉头一皱，仍按江湖规矩说道："想马某有什么本事，全凭道上朋友给脸罢了。阎寨主今日虽是初见，咱们东边不会西边会，马某有幸，今日又交一位朋友。不知阎寨主有什么吩咐？"

阎基道："吩咐是不敢当的，只是在下生来见财开眼，三十万镖银打从鼻子下过，不取有伤阴德。但马老镖头既然开口朋友，闭口朋友，这样吧，在下只取一半，二一添作五，就借十五万两银子花差花差好了。"也不待马行空答话，左手一挥，墙头八名大汉一一跃下，奔到厅口。有人问道："一齐取了？"阎基道："不，拿一半，留一半！有屎大家拉，有饭大家吃！"众大汉轰然答应，就往镖车走去。

马行空勃然大怒，见那些大汉从墙头跃下时身手呆滞，并无一个高手在内，已无担忧之心，淡淡说道："阎寨主是不肯留一点余地了？"阎基愕然道："怎么不留余地？我不是说取一半，留一半？哥儿俩有商有量，公平交易。"

徐铮再也忍耐不住，抢上两步，伸手指着阎基，大声说道："亏你在黑道上行走，没听过飞马镖局的威名么？"

阎基道："我的小养媳妇儿听见过，他妈的，老子可是第一次听见。"身形一见，忽地欺到厅右，拔下插在车架上的飞马镖旗，将旗杆一折两段，掷在地下，随即伸脚在旗上一踏。

这件事当真是犯了江湖大忌，劫镖的事情常有，却极少有如此做得绝的，如非双方有解不开的死仇，那是决心以性命相拚了。镖行人众一见之下，登时大哗。

徐铮更不打话，冲上去一招"踏步击掌"，左掌向他胸口猛击过去。阎基侧身闪避，说道："小子，讲打么？"左掌一沉，急抓他的手腕。徐铮变"后插步摆掌"，左手向后勾挂，右掌一挥，向上摆举，径击敌人下颚。阎基头一偏，右拳直击下来。这一拳来路极怪，徐铮急忙摆头让开，砰的一声，肩头已中了一拳，但觉拳力沉重，只震得胸背隐隐作痛。徐铮脚步摇晃，险些摔倒，幸他身强力壮，下盘马步扎得极稳，忙变"仆腿穿掌"，身子一矮，右腿屈膝蹲下，左掌穿出，那是卸力反攻，"查拳"的高明招数。

阎基并不理会，微微一笑，左腿反钩，向后倒踢。这一腿来得更是古怪。徐铮大骇，急忙窜上跃避。阎基右拳直击，喝道："恭喜发财！"砰的一响，正中徐铮胸口。这一拳好生厉害，徐铮仰天一交跌倒，在地上连打了几个滚，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，极硬朗的一个小伙子，竟给这一拳打得站不起身。群盗轰然喝彩，叫道："这一拳够这小子挨的。"

镖行中人见阎基出手如此狠辣，均是又惊又怒。马春花伸手去扶师哥，急得要哭，连问："怎么啦？"马行空一生走江湖，不知见过多少大风大浪，但这盗魁使的是什么拳脚，却半点也认不出来。三个侍卫也在低声议论："点子是哪一派的？""瞧不出来，有点像五行拳。""不，五行拳没那样邪门。"

马行空走上两步，抱拳道："阎寨主果然好武艺，多谢教训了小徒，也好让他知道江湖上尽多能人。"阎基笑道："我这几下三脚猫算什么玩意儿，给你马英雄提鞋皮、倒便壶也还挨不上边儿。光棍别的不会，就会这个。这就请教你马老英雄的百胜神拳。"马行空见他满脸油光，说话贫嘴滑舌，不折不扣是个泼皮无赖，怎地又练就了这样一身怪异武功，实是奇怪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，暂且只守不攻，待认清他的拳路再说，当下凝神斜立，双手虚握。

三名侍卫、商宝震、镖行众人一齐凝神观斗，都知这一场争斗不但关系着三十万镖银的安危，也是马行空身家性命、一生威望之所系。大厅中人人肃静，只听得火堆中柴炭爆裂，发出轻轻的必卜之声。院子中大雨如注，竟无半分停息之意。

那华服相公自和少妇并肩低声说话，对马阎的争斗毫没留心。

阎基从怀中取出一个金光灿烂的黄金鼻烟壶，吸了一口鼻烟，他也知马行空是个劲敌，将辫子在头顶盘了个圈，叫道："光棍祖上不积德，吃饭就得靠拚命！他奶奶的这就拚啊！"

忽地猱身直上，左拳猛出，向马行空击去。马行空待他拳头离胸半尺，一个"白鹤亮翅"，身子已向左转成弓箭步，两臂向后成钩手，呼的一声轻响，倒挥出来，平举反击，使的仍是少林派中极为寻常的"查拳"，但架式凝稳，出手抬腿之际，甚是老练狠辣。

那相公对镖客与强人的争斗本来并不在意，偶然斜眼一瞥之下，正见到阎基一足反踢，招式颇为奇特，不由得留神观看。那美妇叫道："归农，归农。"那相公随口漫应，目光却贯注在二人的拚斗之上。那美妇伸手摇了摇他肩膀，说道："一个糟老儿，一个泼皮混混打架，当真就这么好看。"那相公听她话中大有不悦之意，忙转头笑道："这泼皮的拳脚很是古怪。"那美妇叹道："唉，你们男人，天下最要紧的事儿就是杀人打架。"那相公笑道："你不许我看，我就不看。那你向着我，让我把你美丽的脸蛋儿瞧个饱。"那美妇低低一笑，极是娇

媚，果真抬起了头望他。两人四目交投，脸上都充满了柔情蜜意。

这时马行空与那盗魁却已斗得如火如荼，甚是激烈。马行空的一路查拳堪堪打完，仍是占不到半点上风，那阎基的拳脚来来去去只有十几招，或伸拳直击，或钩腿反踢，或沉肘擒拿，或劈掌夹腿。三名武官看了一阵，早察觉他招数有限，但马行空居然战他不下，都觉好笑。

眼见马行空使一招“马档推拳”，跨腿成骑马势，右手抽回，左手向前猛推。何思豪叫道：“沉肘擒拿。”果然不出所料。阎基手肘一沉，就施擒拿手抓他手腕。马行空急忙变招，手臂缩回，微微转身。何思豪笑道：“钩腿反踢！”阎基果然钩起右腿，向后反踢。马行空的武功高出何思豪不知多少，何思豪既已事先瞧出，他岂有料不到之理？但说也奇怪，明知对手要钩腿反踢，竟然无法以伏着破解。

马行空号称“百胜神拳”，少林派各路拳术，全部烂熟于胸，眼见查拳奈何不得对方，招数一变，突然快打快踢，拳势如风，旁观者登时目为之眩，他使的是一路“燕青拳”。

那燕青是宋朝梁山泊上好汉，当年相扑之技，天下无对。

这一路拳法传将下来，讲究纵跃起伏，盘拗挑打，全是进手招数。马行空年纪虽老，身手仍是矫捷异常，窜高伏低，宛如狸猫相似。阎基眼见敌人变招，竟是毫不理会，仍旧是那十几招又笨拙又难看的拳脚翻来覆去地使用。

商宝震、徐铮、马春花，以及戚镖头、杨镖头见这盗魁的武功如此古怪，都是诧异万分。每个人到这时都已料到他下一招是伸拳直击，还是劈掌夹腿，不禁随着何思豪叫了出来，但马行空竟然始终奈何他不得。只见马老镖头“上步进肘掴身拳”，“迎面抢快打三拳”，“左右跨打”，“反身栽锤”，“踢腿撩阴十字拳”，一招接一招，拳脚之快，犹如门外的狂风暴雨一般。但阎基只是一招毛手毛脚的伸臂直击，就将他所有巧妙的招式尽数破解了。

那独臂人和黄瘦小孩一直缩在屋角之中，瞧着马行空和阎基比武。独臂人低声道：“小爷，你仔细瞧那个盗魁，要瞧得仔细，千万别忘了他的相貌。”小孩道：“干么啊？干么要瞧他？”独臂人道：“你记着这人，水远别忘记了。”小孩道：“他是个大坏人么？”独臂人咬牙切齿地道：“阴差阳错，叫咱们在这里撞见了他。你瞧清楚了，可别让他知觉。”

过了一会，独臂人又道：“你总说功夫练得不对，你仔细瞧着他，许就练对了。”小孩道：“干么呀？”独臂人眼中微有泪光，低声道：“现在还不能说，等你年纪大了，武艺练好了，我原原本本地说给你听。”小孩看阎基拳打脚踢，姿式极其难看，但隐隐似有所悟，忽地大叫一声：“四叔！”独臂人忙道：“别大声嚷嚷。”小孩嗯了一声答应，低声道：“这个人的拳脚我有些懂啦。”独臂人道：“不错，你好好瞧着。你那本拳经刀谱，前面缺了两页，所以你总是说瞧不懂。那缺了的两页，就在这阎基身上。”

小孩吃了一惊，黄黄瘦瘦的小脸蛋儿上现出一些红晕，目不转瞬地望着阎基，又问：“怎么会在他身上？”独臂人道：“将来自会跟你说。这家伙本来不会什么武功，但得了两页拳经，学会了十几招残缺不全的拳法，居然能跟第一流的拳师打成平手。你想想，那拳经刀谱共有三百多页，等你将来学会了，学全了，能有多大的本事。”那小孩听了甚是激动，眼睛中闪耀着兴奋的光芒。

场中虽是两人比武，但可看的却只有一人。阎基来来去去这十几招，大家实在都看得腻了。马行空的拳招却是变幻百出。

一套“燕青拳”奈何不了对方，忽然拳法又变，使出一套“鲁智深醉跌”，但见他如疯如癫，似醉似狂，忽而卧倒，忽而跃起，“罗汉斜卧”，“仙人渴盹”，这路拳法似乎虽乱打乱踢一般，其实是精彩之极。这时阎基那十几招笨拳却渐渐不管事了，对方拳脚来路也看不明白，不由得心下着慌。猛听得马行空喝一声：“着！”一脚“鲤鱼翻身搅丝腿”，正好踢在他的腰间。阎基痛得弯下了腰。

马行空知道对方功夫了得，这一脚虽中要害，只怕仍然难以使他身带重伤。若是平常比武较量，胜了这一腿自然可以收手，但这番争斗关联三十万两镖银，怎容得敌人喘息片刻？若是争端重起，也未必定能再胜，当下得理不让人，纵身上前，一腿“拐子脚”，又往他后心踢去。

群盗齐声大哗。阎基忽地一脚钩腿反踢，来势变幻无方，马行空虽然阅历丰富，一时竟见不及此，被他这一腿踢在小腹之上，仰天一交直摔出去。马春花与徐铮双双抢上扶起。但见他面如白纸，连声咳嗽，只说：“拚死护镖！”

徐铮与马春花各持单刀，护在马行空两旁。阎基腰里也痛得厉害，右手挥了几下，两名黑衣大汉走了上来。阎基叫道：“取镖吧！还等什么？”群盗各出兵刃，齐向镖客杀去。马春花、徐铮、戚镖头、杨镖头大呼迎敌。

群盗人多，除阎基外虽无高手，但马春花与徐铮要分心照料父亲，给群盗两下里一攻，情势登见危急。商宝震拔出单刀，叫道：“三位侍卫大人，咱们动手吧！”何思豪道：“好，赶走强盗再说。”四个生力军加入战团。

商宝震见马春花给两名盗贼用兵器封住了，渐渐施展不开手脚，当即抢将上去，喝道：“男子汉欺侮姑娘，还是两个斗一个，不害臊么？”刷的一刀，往那高个儿的盗贼头上砍去。

那人回鞭招架，几个回合，商宝震刀中夹掌，左手一掌抹在他胸口，将他击得直掼出去。马春花喘息道：“行了，这一个让我来料理。”商宝震一笑退开，径去帮助徐铮，三刀两掌，又打发了一名盗贼。徐铮感激之余，甚是钦佩师父眼光，这少年的武功果在自己之上。

这么一来，厅上情势变换，群盗纷纷败退，抢着往门口奔出。猛听得一人清声长啸，叫道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

众人斗得甚紧，无人理会。商宝震突见人影一见，一人伸掌在面前一摇，当即举刀削去，那人右手一钩一带，已将他单刀夺下，往地下一摔。商宝震大惊，急忙跃后，瞧那人时，却是那服饰华贵的相公。

那相公大踏步走入人丛，双手钩拿拍打，只听叮叮当当，响声不绝，兵刃落了一地，原来都被他施展小擒拿手法，夺过来抛下。群盗与众镖客惊骇之下，各自跃开，呆呆地望着他。阎基一愣，忽然记起了十余年前之事，叫道：“田相公！是你？”

那相公想不起他是谁，奇道：“你认得我？”阎基笑道：“十三年前在沧州府，小的曾服侍过你老。”那相公低头一想，恍然记起，说道：“是了，你就是那个跌打医生。怎么学会了一身武功，做起寨主来啦？”阎基上前请了个安，说道：“全凭你老栽培。”原来这相公打扮之人，正是天龙门北宗掌门人田归农。

镖行人众眼见已可驱退群盗，哪知这田相公不但武功强极，还与盗魁是旧交，这一下可糟糕已极。马行空低声嘱咐，叫大伙儿护住镖车，瞧他眼色行事。

田归农双目自左至右在众人脸上横扫一遍，然后又自右至左地横扫过来，再向天井中倾盆而下的大雨望了一眼，眼光终于停在镖车之上，说道：“阎兄、今日的买卖你可是赔定啦。”阎基陪笑道：“你老人家别见怪，也是弟兄们少口饭吃，走投无路，这才干起这没本钱买卖来。我们定当改过自新，不敢忘了田相公今日的恩德。”田归农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怎么跟我闹起虚文来啦？老阎，你拿五万两镖银，够不够使了？”

阎基一怔，陪笑道：“你老人家开玩笑啦。”田归农道：“开什么玩笑？这里三十万镖银，我取一半十五万，余下的你取五万，还有十万两你说怎么分？”

阎基喜出望外，忙道：“你老人家一并取去就是了，还分什么？”田归农摇头道：“那不成话，这哪里还有江湖义气？适才我们进来避雨，我……我……我娘子衣服湿了……”那美妇听他说“我娘子”三字，脸上一红，神态微现忸怩，向田归农微微一笑。田归农报以一笑，继续说道：“镖行这位姑娘借衣服给她，这一番情分不能不报，咱们给马姑娘留五万两。

还有，这里三位侍卫大人在此，常言道见者有份，每人分一万两。余下二万，就送给此间主人。你说我这样分法公不公道？”阎基连连鼓掌，大叫：“公道之极，公道之极！我早说你田相公是天下第一等慷慨的大英雄。”

马行空、徐铮、马春花等听田归农侃侃而谈，旁若无人，倒似这三十万两银已是他囊中之物一般。马行空身受重伤，这么一气，更是险欲晕去。徐铮眼望师父，只问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马春花怒道：“什么怎么办？”弯腰拾起地下的单刀，叫道：“姓田的，你当我们是死人还是活人？”说着扬起单刀，径往田归农扑去。

田归农笑道：“你别逼我动手，我娘子可要喝醋。”那美妇啐了一口，笑骂：“贫嘴！”但似对他的轻薄口吻甚为喜爱。

马春花听他言语无礼，更是恼怒，上步一刀，拦腰横砍。田归农笑道：“唉哟，不好，我娘子可不许我跟女人打架。”手指在她刀背上一击，马春花拿捏不住，脱手撤刀。田归农手法快极，右手抢过刀柄，左手已拿住她手腕，举起刀来，作势要往她头颈中砍下，口中却叹道：“似这般如花如月貌，怎叫我不作惜玉怜香人！”

商宝震和徐铮见他戏弄马春花，双双抢出。商宝震右手一扬，一枝金镖取他左目。徐铮急了，来不及拾取地下兵刃，飞脚就踢他后心。田归农倏地回身，撤刀擒拿，抓住他的足踝，往上一提。徐铮身子倒转，只感腿上一阵剧痛，失声大叫，原来那枝金镖打进了他右腿。田归农挥手一抖，徐铮的身子犹如一柄扫帚般横扫出去，正撞在马春花腿上，两人跌在一起。众人见他戏耍二人，如弄婴儿，哪里还敢上前？

田归农道：“阎兄，你把镖银就照适才我说的那么分了，套一辆大车给我，我们两口子身有急事，须得冒雨赶路。”阎基大喜，连声答应。群盗从镖车中取出银鞘，五万两的堆成一堆，三万两、二万两又各作一堆，分别堆在地下，向众车夫喝道：“乖乖地赶路。”

北道上有个规矩，绿林豪客劫镖抢银，却不伤害车夫，甚至脚力酒钱也依常例照给，但若车夫不听嘱咐，自然又作别论。众车夫见了这等情势，哪敢不依，冒着大雨，将银车一辆辆推出去。

马行空见银车出去一辆，心里就发一阵疼，只见一辆骡车赶到庭前，田归农扶着娘子便要上车。只要骡车一行，马行空就是身败名裂，一世辛苦付于流水了。他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突然纵起，叫道：“我和你拚了！”双手犹如铁钩，猛往田归农脸上抓去。那美妇甚是害怕，吓得叫了一声。田归农侧身出掌，击向他肩头。马行空若是未受重伤，这一掌自然打他不着，但此时全身筋骨不听使唤，眼见掌到，竟然不能闪避，砰的一声，身子飞起，向院子中跌了出去。

猛听得一人嗓子低沉，嘿嘿嘿三下冷笑。

这三声冷笑传进厅来，田归农和那美妇登时便如听见了世上最可怕的声音一般，二人面如白纸，身子发颤。田归农用力一推，将那美妇推入车中，飞身而起，跨上了骡背，双腿急夹，挥鞭催骡快走。哪知他连连挥鞭，这骡子只跨出两步，突然停住，再也不能向前半尺。

众人站在厅口，从水帘一般的大雨中望将出去。只见一个又高又瘦的大汉，左手抱着一个包裹，右手拉住了大车的车辕。那骡子给田归农催得急了，低头弓腰，四蹄一齐发劲，但大汉拉着车辕，大车竟似钉牢在地上一般，动也不动。此人神力，实足惊人。

那大汉又冷笑了一声。田归农尚自迟疑，车中的美妇却已跨出车来，向那大汉瞧也不瞧，昂然走进厅去。田归农慢慢跨下骡背，也跟着进厅。他全身被雨淋得湿透，却似丝毫不觉，目光呆滞，失魂落魄一般。那美妇招手叫他过去，坐在她的身边。

那高瘦大汉大踏步进厅，坐在火堆之旁，向旁人一眼不瞧，打开包裹，原来里面是个两岁大的女孩。那大汉怕冷坏了孩子，抱着她在火边烤火。那女孩正自沉沉熟睡，圆圆的眼旁却挂着两颗泪珠。

马春花、徐铮和商宝震三人扶着马行空起来，见田归农对那高瘦大汉如此害怕，都是又惊又喜。马春花道，“爹，你伤处还好么？这……这人是谁？”马行空道：“他……他是……打遍天下无敌手……金……金面佛苗人凤……”一句话刚说完，已痛得晕了过去。

大厅之上，飞马镖局的镖头和趟子手集在东首，阎基与群盗集在西首，三名侍卫与商宝震站在椅子之后，各人目光都瞧着苗人凤、田归农与美妇三人。

苗人凤凝视怀中的幼女，脸上爱怜横溢，充满着慈爱和柔情，众人若不是适才见到他一手抓住大车，连健骡也无法拉动的惊人神力，真难相信此人身负绝世武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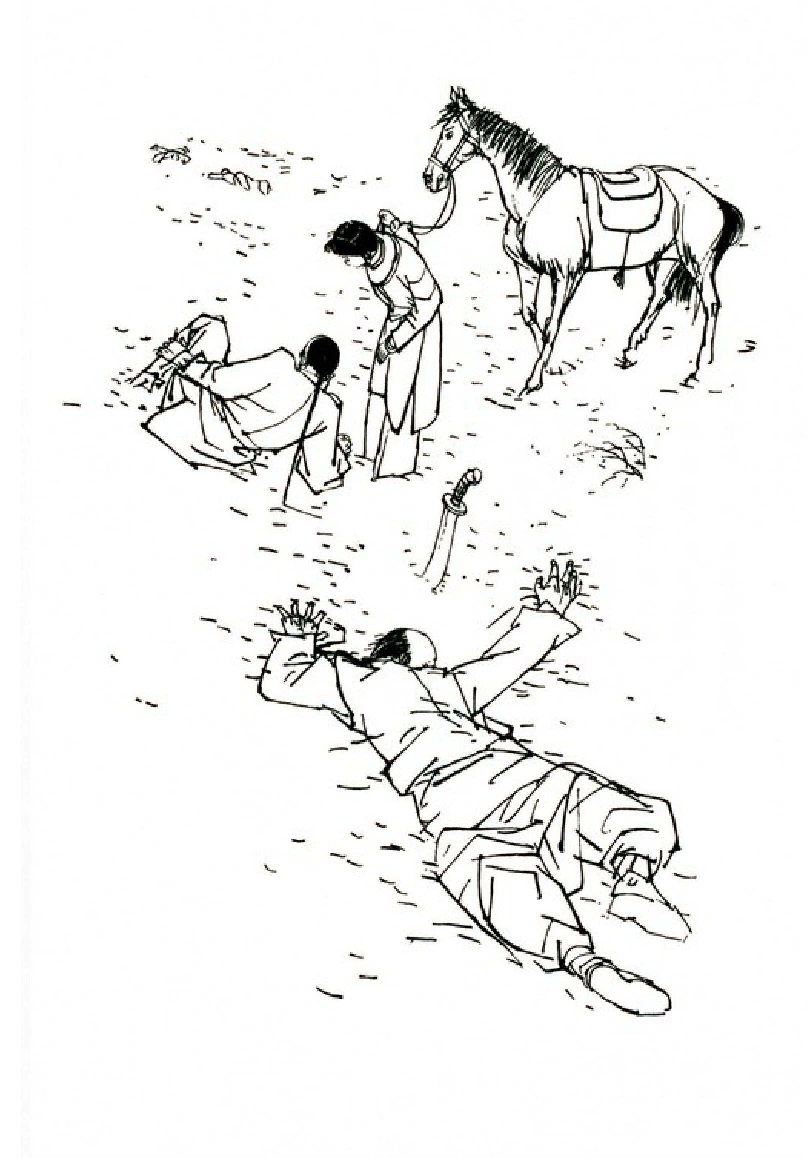
那美妇神态自若，呆呆望着火堆，嘴角边挂着一丝冷笑，只有极细心之人，才瞧得她嘴唇微微颤动，显得心里甚是不安。

田归农脸如白纸，看着院子中的大雨。

三个人的目光瞧着三处，谁也不瞧谁一眼，各自安安静静地坐着，一言不发。但三人心中，却如波涛汹涌，有大欢喜，有大哀愁，有大愤怒，也有大恐惧。

南小姐眼見這場驚心動魄的惡戰，嚇得呆了，最後見苗人鳳倒下，忙走上相扶，但苗人鳳身軀高大，她嬌弱無力，哪裏扶得起來。

第二章　寶刀和柔情



第二章　宝刀和柔情

苗人凤望着怀里幼女那甜美文秀的小脸，脑海中出现了三年之前的往事。这件事已过了三年，但就像是刚过了三天一般，一切全清清楚楚，眼前下着倾盆大雨，三年前的那一天，却下的是雪，是漫天鹅毛一般纷纷撒着的大雪。

那是在河北沧州道上，时近岁晚，道上行人稀少，苗人凤骑着一匹高头长腿的黄马，按辔北行。

十年前的腊月，他与辽东大侠胡一刀在沧州比武，以毒刀误伤了胡一刀。

胡夫人自刎殉夫。他与胡一刀武功相若，豪气相悻，两人化敌为友，相敬相重，岂知一招之失，竟尔伤了这位生平唯一的知己。他号称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，纵横海内，只有遇到了这位辽东大侠，二人比武五日，联床夜话，这才是遇到了真正敌手，这才是真正的肝胆相照，倾心相许……苗人凤为了此事，十年来始终耿耿于怀，郁郁寡欢。

胡一刀夫妇逝世十年之期将届，苗人凤千里迢迢地从浙南赶来，他是要到亡友墓前亲祭。

风雪残年，马上黄昏，苗人凤愈近沧州，心头愈是沉重，他纵马缓行，心中在想：“当年若不是一招失手，今日与胡氏夫妇三骑漫游天下，叫贪官恶吏、土豪巨寇，无不心惊胆落，那是何等的快事？”

正自出神，忽听身后车轮压雪，一个车夫卷着舌头“得儿一一”声响，催赶骡子，击鞭劈拍作声，一辆大车从白茫茫的雪原上疾行而来。拉车的健骡口喷白气，冲风冒雪，放蹄急奔。

大车从苗人凤身旁掠过，忽听车中一个娇柔的女子声音送广出来：“爹，到了京里，你就陪我去买宫花儿戴……”下面的话儿却听不见了，这是江南姑娘极柔极清的语声，在这北方莽莽平原的风雪之中，却是极不相衬。

突然之间，骡子左足踏进了一个空洞，登时向前一蹶。那车夫身子前倾，随下一提，骡子借力提足，继续前奔。

苗人凤暗暗诧异：“那车夫这一倾一提，好俊的身手，好强的膂力，行来是位风尘奇士，怎么去做了赶大车的？”

思念未定，只听得脚步声响，后面一个脚夫挑了一担行李，迈开大步赶了上来。这担行李压得一根枣木扁担直弯下去，显得颇为沉重，但那脚夫行若无事，在雪地里快步而行，落脚甚轻。

苗人凤更是奇怪：”这脚夫非但力大，而且轻功更是了得。”他知道其中必有蹊跷：”这脚夫似在追踪那车夫，看来有什么凶杀寻仇之事。”当下提着马鞭，不疾不徐的遥遥地跟在大车之后，要侍青个究竟。

行出数里，见那脚夫虽然肩上压着沉重行李，仍是奔跑如飞，忽听身后铜片儿叮叮当当响亮，一条汉子挑着一副补锅的担儿，虚飘飘地赶来。这人在雪中行走，落步更轻，虽然说不上踏雪无痕，但轻功之佳，武林中甚是罕见。苗人凤寻思：“又多了一个。这人是哪一派的？”但见他斗笠和蓑衣上罩满了白雪，在风中一晃一飘，走得歪歪斜斜，登时省起：”这身奈何功是鄂北鬼见愁锺家的功夫。”

行了七八里路，天色黑将下来，来到一个小小市集。苗人凤见大车停在一家客店前面，于是进店借宿。客店甚小，集上就此一家。众客商都挤在厅上烤火喝白干，车夫、脚夫、补锅匠都在其内。

苗人凤虽然名满天下，但近十年来隐居浙南，武林中识得他的人不多。

那脚夫、车夫和补锅匠他都不相识，当下默然坐在一张小桌之旁，要了酒饭，见那三人分别喝酒用饭，瞧来并非一路。

忽听内院一个人大声说道：“南大人、小姐，小地方委屈点儿，只好在外边厅上用饭。”棉帘掀开，店伴引着一位官员、一位小姐来到厅

上。本来坐着的众客商见到官员，纷纷起立。苗人凤并不理会，自管喝酒。只见那官员穿着酱色缎面狐皮袍子，白白胖胖，一副福相，那小姐相貌娇美，肤色白腻，别说北地罕有如此佳丽，即令江南也极为少有。她身穿一件葱绿织锦的皮袄，颜色甚是鲜艳，但在她容光映照之下，再灿烂的锦缎也已显得黯然无色。

众人眼前一亮，不由得都有自惭形秽之感，有的讪讪地竟自退到了廊下，厅上登时空出一大片地方来。

那店伴一叠连声的“大人、小姐”，送饭送酒，极是殷勤，苗人凤听他叫喊酒菜之时，中气充沛，不觉留神，一瞧他身形步法，却不是会家子是什么？又见他两边太阳穴微微凸出，竟然内功有颇深造诣，不由得更是奇怪，心道：”这批人必有重大图谋，左右闲着，就瞧瞧热闹，且看他们干的是好事还是歹事。不知跟这官儿有干系没有？”

这一留神，不免向那官儿与小姐多看了几眼。那官儿忽地一拍桌子，发作起来，指着苗人凤骂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见了官府不回避也就罢了，贼眼还骨溜溜地瞧个不休。我看你粗手大脚。生成一副贼相，再瞧一眼，拿片子送到县里去打你个皮开肉绽。”苗人凤低头喝酒，并不理会。那官儿更加怒了，叫道：“你请安陪礼也不会么？这么大剌剌地坐着。”

那小姐柔声劝道：“爹，你犯得着生这么大气？乡下人不懂规矩，也是有的。何必跟这些粗人一般见识？哪，喝了这杯吧。”说着将一杯酒递到他的嘴边。那官儿骨嘟一口喝干，似乎将怒气和酒吞服了，横了苗人凤一眼，见他低头不语，想是怕了，于是自斟自饮地跟女儿说笑起来。话中说的都是到了北京之后，补上了官便怎样怎样，瞧神情是一名赴京谋干差使的候补官儿。

说话之间，大门推开，飘进一片风雪，跟着走进一位官员来。这人黄皮精瘦，远没先前那官儿的气派十足。他大声笑道：“人生何处不相逢、又与仁通兄在这里撞见，真是巧之极矣！”说着抢上来与那姓南的官儿南仁通行礼厮见。

南氏父女一齐站起，南仁通拱手道：“调侯兄，幸会幸会！一起坐罢。”

那“调侯兄”谢了，坐在桌边。店伴添上杯筷，传酒呼菜。

苗人凤心道：“连这个调侯兄，一共是五个高手了。这姓南的父女看不出有什么武功。会不会大智若愚，竟让我走了眼呢？”想到此处，不禁暗自警戒，不敢向他们多瞧一眼。要知他那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的外号，实是犯了武林大忌，天下英雄好汉，哪一个不想将这头衔摘了下来。他一生所历风险多过常人百倍，皆拜这外号之所赐。此刻心想：“这几人说不定是冲着我而来。他们成群结党，一齐上来倒是难斗。不知前面是否更有高手埋伏？”

只听那“调侯兄”与南仁通高谈阔论，说的都是些官场中升迁降滴的软闻。廊下那脚夫和补锅匠却大声吵嚷起来，两人争的是世上有没有当真削铁如泥的宝剑宝刀。那脚夫道：“什么削铁如泥，都是吹大气！那宝刀也不过锋利点儿，当真就这么神？”补锅匠道：“你见过多少世面了？知道什么？

宝刀就是宝刀，若不是怕吓坏了你，我就拿一口让你开开眼界。”脚夫嚷道：“你有宝刀？呸，别发你的清秋大梦吧！有宝刀也不补锅儿啦！只怕磨不利的钝柴刀、锈菜刀，倒有”这么一把两把！”众人听着都大笑起来。

补锅匠气鼓鼓地从担儿里取出一把刀来，绿皮鞘子金吞口，模样甚是不凡。他刷地拔刀出鞘，寒光逼人，果然是好一口利刃。众人都赞了一声：“好刀！”补锅匠拿起刀来，一刀作势向脚夫砍去。脚夫抱头大叫：“我的妈呀！”急忙避开，众人又是一阵轰笑。

苗人凤瞧了二人伸情，心道：“这两人果是一路。这么串戏，却不是演给我看的了。”

补锅匠道：“有上好菜刀柴刀，请借一把。”那店伴应声入厨，取了一把菜刀出来。补锅匠道：“你拿稳了！”那店伴将菜刀高高举起。补锅匠横刀挥去，当的一声，菜刀断为两截。

众人齐声喝采：“果是宝刀！”

补锅匠得意洋洋，大声吹嘘，说他这柄刀如何厉害，如何名贵。廊下众人脸现仰慕之色，津津有味地听着。南仁通听他说了一会，忍不住“哼”了一声，脸现不屑之色。

那“调侯兄”道：“仁通兄，这柄刀确也称得上个‘宝’字了，想不到贩夫走卒之徒，居然身怀这等利器。”南仁通道：“利则利矣，宝则未必。”

“调侯兄”道：“我兄此言差矣！你瞧此刀削铁如泥，世上哪里更有胜于此刀的呢？”南仁通道：“吾兄未免少见多怪，兄弟就⋯”还待再说下去，南小姐忽然插口道：“爹，你喝得多啦，快吃了饭去睡吧。”

南仁通笑道：“嘿，女孩儿就爱管你爹爹。”说着却真的要饭吃，不再喝酒。那“调侯兄”又道：“兄弟今日总算开了眼界，这等宝刀，吾兄想来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。”南仁通冷笑道：“胜于此刀十倍的，兄弟也常常见到。”“调侯兄”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取笑取笑！吾兄是位文官，又见过什么宝刀来？”

补锅匠听到了二人对答，大声道：“世上若有更胜得此刀的宝刀，我宁愿把头割下来送他。吹大气又谁不会啦？嘿，我说我　儿子也做个五品官呢，你们信不信啦，？”众人忙喝：“胡说，快闭蒲！”

南仁通气得脸也白了，霍地站起，大踏步走向房中。南小姐连叫：“爹爹！”他哪里理会，片刻间捧了一柄三尺来长的弯刀出来，但见刀鞘乌沉沉的，也无异处，他大声道：”喂，补锅儿的，我这里有把刀，跟你的比一下，你输了可得割脑袋。”补锅匠道：”若是老爷输了呢，”南仁通气道：“我也把脑袋割与你，”南小姐道：“爹，你喝多啦，跟他们有什么说的？回房去吧！”南仁通若有所悟，哼了一声，捧着刀转身回房。

补锅匠见他意欲进房，又激一句：“若是老爷输了，小人怎敢要老爷的脑袋？不如老爷招小人做女婿吧！”众人有的哗笑，订的斥他胡说。南小姐气得满脸通红，不再相劝，赌气回房去了南仁通缓缓抽刀出鞘，刃口只露出半尺，已见冷森森的一道青光激射而出，待那刀刃拔出鞘来，寒光闪烁不定，耀得众人眼也花了。南仁通道：“我这口刀，有个名目，叫作‘冷月宝刀’，你瞧清楚了”

补锅匠凑近一行，见刀柄上用金丝银丝镶着一钩眉毛月之形，说道：“老爷的刀好，那不用比了。”

苗人凤见众人言语相激，南仁通取出宝刀心下已自了然，原来这几人均是为这口宝刀而来，学武之士把宝剑利刃得有如性命一般，身怀利器，等于武功增强数倍。他有如此一柄宝刀，无怪众人眼红。不过他是文官，这刀却从何处得来了这些人却又如何知晓？苗人凤初时提防这几人阴谋对付自己，一直深自戒备，现下既知他们是想夺宝刀，心下但然，登时从局中人变成了旁观客。但见宝刀一出鞘，那“调侯兄”、店伴、脚夫、车夫、补锅匠一齐凑拢。苗人凤知道这五人均欲得刀，只是碍着旁人武功了得，这对不敢贸然动手，否则以南仁通手无缚鸡之力，这把刀早已被人夺去，哪里等得到今日？

南仁通恨那补锅匠口齿轻薄，本要比试，但见他那把刀锋锐无比，也非常物，若是斗个两败俱伤，岂非损伤了至宝？于是说道：“你知道了就好，下次可还敢胡说八道么？”正要还刀入鞘，那‘调侯兄”突然一伸手，将刀夺过，擦的一声轻响，与补锅匠手中利刃相交，补锅匠的刀刃断为两截，接着又是当的一响，刀头落在地下，补锅匠、脚夫、车夫、店伴四人将“调侯兄”四下围住，立时就要动手。‘调侯兄”虽然宝刀在手，却是众寡不敌，当即将刀还给了南仁通，翘拇指说道：“好刀，好刀！”南仁通脸上变色，责备道：“咳，你也太过鲁莽了！”见宝刀无恙，这才喜孜孜地还刀入鞘，回房安睡。

苗人凤知道适才五人激南仁通取刀相试，那是要验明宝刀的正身，不出一日，五人就有一场流血争斗。他虽侠义为怀，但见那南仁通横行霸道，不是好人，这把刀只怕也是巧取豪夺而得，心想我自去祭墓，不必理会他们如何黑吃黑的夺刀。

次日绝早起来，只见南仁通已然起行，补锅匠等固然都已不在店内，连那店伴也已离去。一问之下，这人果然是昨天傍晚才到的恶客，给了十两银子，要乔装店伴，苗人凤暗暗叹息：“常言道：谩藏海盗，果然一点儿不错。”

结了店帐，上马便行。

驰出二十余里，忽听西面山谷中一个女子声音惨呼：“救命！救命！”

正是南小姐的声音。苗人凤心想：“这些恶贼夺了刀还想杀人，这可不能不管。”一跃下马，展开轻身功夫循声赶去，转过两个弯，只见雪地里殷红一片，南仁通身首异处，死在当地。那“冷月宝刀”横在他身畔，五个人谁也不敢伸手先拿。南小姐却给补锅匠抓住了双手，挣扎不得。

苗人风隐身一块大石之后，察看动静，只听“调侯兄”道：“宝刀只有一把，却有五个人想要，怎么办？”那脚夫道：“凭功夫分上下，胜者得刀，公平交易。”“调侯兄”向南小姐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宝刀美人，都是难得之物。”补锅匠道：“我不争宝刀，要了她就是啦。”店伴冷笑道：“也不见得有这么便宜事儿。武功第一的得宝刀，第二的得美人。”脚夫、车夫齐声道：“对，就是这么着。”店伴向补锅匠道，“老兄，劳驾放开手，说不定在下功夫第二，这是我的老婆！”“调侯兄”笑道：“正是！”转头厉声向南小姐道：“你敢再嚷一声，先斩你一刀再说！”补锅匠放开了手。南小姐伏在父亲尸身之上，抽抽噎噎地哭泣。

那车夫笑道：“小姐，别哭啦。待会儿就有你乐的啦！”伸手去摸她脸，神色极是轻薄。

苗人凤瞧到此处，再也忍耐不注，大踏步从石后走了出来，低沉着嗓子喝道：“下流东西，都给我滚！”那五人吃了一惊，齐声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苗人凤生性不爱多话，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一齐滚！”补锅匠性子最是暴躁，纵身跃起，双掌当胸击去，喝道：“你给我滚！”苗人凤左掌挥出，以硬力接他硬力，一推一挥，那补锅匠腾空直飞出去，摔在丈许之外，半天爬不起来。

其余四人见他如此神勇，无不骇然，过了半晌，不约而同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苗人凤仍是挥了挥手，这次连“滚”字也不说了。

那车夫从腰间取出一根软鞭，脚夫横过扁担，左右扑上。苗人凤知道这五人都是劲敌，若是联手攻来，一时之间不易取胜，当下一出手就是极厉害的狠招，侧身避开软鞭，右手疾伸，已抓住扁担一端，运力一抖，喀喇一响，枣木扁担断成两截，左脚突然飞出，将那车夫踢了一个筋斗。那脚夫欲待退开，苗人凤长臂伸处，已抓住他的后领，大喝一声，奋力掷出，那脚夫犹似风筝断线，竟跌出数丈之外，腾的一响，结结实实地摔在雪地之中。

那“调侯兄”知道难敌，说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，这宝刀该当阁下所有。”

一面说一面俯身拾起宝刀，双手递了过来。苗人凤道：“我不要，你还给原主！”那“调侯兄”一怔，心想：“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人？”一抬头，只见他脸如金纸，神威凛凛，突然想起，说道：“原来阁下是金面佛苗大侠？”

苗人凤点了点头。”“调侯兄”道：“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栽在苗大侠手里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当下又将宝刀递上，说道：“小人蒋调侯，三生有幸，得逢当世大侠，这宝刀请苗大侠处置吧！”苗人凤最不喜别人摽唆，心想拿过之后再交给南小姐便是，当下伸手握住了刀柄。

他正要提手，突听嗤嗤两声轻响，腿上微微一疼。蒋调侯跃开丈余，向前飞跑，叫道：“他中了我的绝门毒针，快缠住他。”苗人凤听到“绝门毒针”四字，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暗道：“云南蒋氏毒针天下闻名，今番中了他的诡计。”心知这暗器剧毒无比，当下深吸一口气，飞奔而前，顷刻时赶上蒋调侯，一把抓住，伸指在他胁下一戳，已闭住了他的穴道，抛在地下。

脚夫、车夫等本已一败涂地，忽听得敌人中了毒针，无不喜出望外，远远围着，均不逼近，要待他毒发自毙。苗人凤一口气不敢吞吐，展开轻功，疾向脚夫赶去。那脚夫吓得魂飞魄散，舍命狂奔，苗人凤赶到身后，右掌击去，登时将他五脏震裂。此掌击出后脚下片刻不停，瞬息间追到车夫身前。

那车夫挥动软鞭护身，只盼抵挡得十招八招，挨到他身上毒性发作。苗人凤哪里与他拆什么招，蒲扇般的大手伸出，抓住软鞭鞭梢，神力到处，一夺一挥，软鞭倒转过来，将他打得脑浆迸裂。

苗人凤连毙二人，脚上已自发麻，此是生死关头，不容有片刻喘息，但见店伴与补锅匠都已在数十丈外，二人是一般的心思，尽力远远逃开，以待敌人不支。苗人凤本来不欲伤人性命，但此时只要留下一个活口，自己毒发跌倒，那就是把自己性命交在　他的手里。当下咬紧牙关，手握软鞭，追赶店伴。那店伴极是狡猾，尽拣泥沟陷坑中奔跑。但苗人凤的轻功何等了得，一转眼已肉追上，那店伴眼见难逃，提着匕首扑将过来，苗人凤立刻回头转身，向后一脚倒喘，瞧也不瞧，立即提气追赶补锅匠。这一脚果然正中店伴心窝，踢得他口中狂喷鲜血，仰天立毙。

那补锅匠武功虽不甚强，但鄂北鬼见愁锺家所传轻功却是武林中一绝。

苗人凤追奔逐北，毒气发作得更快，脚步已自蹒跚，竟然追赶不上。补锅匠见他一颠一颇，心中大喜，暗想：“老天保佑，叫我垂手而得宝刀美人。”

思念未定，突听半空呼呼风响，一条黑黝黝的东西横空而至，待欲闪躲，已自不及。原来苗人凤知道追他不上，最后奋起伸力，掷出软鞭。这条钢铸软鞭从面门直打到小腹，补锅匠立时尸横雪地。此时苗人凤也已支持不住，一交摔倒。

南小姐伏在父亲尸上，眼见这场惊心动魄的恶战，吓得呆了。最后见苗人凤倒下，忙走近相扶，但苗人凤身躯高大，她娇弱无力，哪里扶得起来，苗人凤伸智尚清，下半身却已麻木，指着蒋调侯道：“搜他身边，取解药给我服。”南小姐依言搜索，果然找到一个小小瓷瓶，问苗人风道：”是这个么？”苗人凤昏昏沉沉，已自难辨，道：“不管是不是，服……服了再说。”

南小姐拔开瓶塞，将小半瓶黄色药粉倒在左掌，送入苗人凤口里。

苗人凤用力吞下，说道：“快将他杀了！”南小姐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我……

我不敢……杀人。”苗人凤厉声道：“他是你杀父仇人。”南小姐仍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敢……”苗人凤道：“再过几个时辰，他穴道自解。我受伤很重……那时咱两人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南小姐双手提起宝刀，拔出刀鞘，眼见蒋调侯眼中露出哀求之色，她自小杀鸡杀鱼也是不敢，这杀人的一刀如何砍得下去？

苗人凤大喝：“你不杀他，就是杀我！”南小姐吃了一惊，子一颤，宝刀脱手掉下。这刀砍金断玉，刃口正好对准蒋调侯的脑袋，只听得南小姐与蒋调侯同声大叫，一个昏倒，跌在苗人凤身上，另一个的脑袋已被宝刀劈开。

苗人凤想到此处，怀中幼女忽然嘤的一声醒来，哭道：“爸爸，妈呢？我要妈。”苗人凤还未回答，那女孩一转头，见到火堆旁的美妇，张开双臂，大叫：“妈妈，妈妈，兰兰找你！”欢然喜跃，要那美妇来抱。

四周众人听那幼女先叫苗人凤“爸爸”，又叫那美妇“妈妈”，都是大感惊异，心想这美妇明明是田归农之妻，怎么又会是苗人凤之女的母亲？那女孩这两声“妈妈”一叫，大厅中紧张的气势又自浓了几分。几十个大人个个神色严重，只有一个孩子却欢跃不已。

那美妇站起身来，走到苗人凤身旁抱过孩子。那女孩笑道：“妈妈，兰兰找你，你回家了。”那美妇紧紧搂着她，两张美丽的脸庞偎倚在一起。女孩在梦中流的泪水还没干，这时脸颊上又添了　母亲的眼泪。

脸有刀疤的独臂怪汉一直缩身厅角，静观各人。这时轻轻站起，走到盗魁阎基身前，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。阎基神色大变，忽地站起。向苗人凤望了一眼，脸上大有惧色，缓缓伸手入怀，取出一个油纸小包，独臂人夹手夺过，打开一看，见里面是两张焦黄的纸片。他点了点头，包好了放入怀内，重行回到厅角坐下。

那美妇伸衣袖抹了抹眼泪，突然在女孩脸上深深一吻，眼圈一红，又要流出泪来，终于强行忍住，霍地站起，把女孩交还给了苗人凤。那女孩大叫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抱抱兰兰。”那美妇背向着她，宛似僵了一般，始终不转过身来。

苗人凤耐着性子等待，等那美妇答应一声，等她回过头来再瞧女儿一眼……

在苗人凤心中，他早已要将一个人拉过来踏在脚下，一掌打死，但他知道，一定会有人舍命阻止。他的武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但他的心肠却很脆弱，只因为他是极深地爱着眼前这个美妇。

他听见女儿在哭叫："妈妈，妈妈，抱抱兰兰！"女儿在他怀中挣扎着要到母亲那里。他耐着性子等待，等那美妇答应一声，等她回过头来再瞧女儿一眼……

那美妇是耳聋了？还是她的心像铁一般刚硬？小女孩在连声哀求："妈妈，抱抱兰兰！"但妈妈一动也不动，背心没一点儿颤抖，连衣衫也没一点摆动。

苗人凤全身的血在沸腾，他的心要给女儿叫得碎了，于是三年之前，沧州雪地里的事又涌上了心头：

雪地里横着六具尸身，苗人凤腿上中了蒋调侯的两枚绝门毒针，下半身麻痹，动弹不得。南小姐慢慢醒转，见自己跌在苗人凤怀里，急忙站起，双脚一软，又坐倒在雪地里。她惊惶已极，连哭也哭不出声来。

苗人凤道："把那匹马牵过来。"声音很严厉，南小姐只有遵依的份儿。

她将马牵到苗人凤身边，伸出柔软的手，握注了他蒲扇一般的手掌，想拉他起来。

苗人凤道："你走开！"心想："你怎么拉得起我？"这时他两腿已难以行动，当下抬起上身，伸右手握住马橙，手臂微一运劲，身子倒翻上了马背，说道："拿了那柄刀！"南小姐失魂落魄般拾了宝刀。苗人凤伸左手在她腰间轻轻一带，将她提上了马背。两人并骑，慢慢回到小客店中。

苗人凤运足功劲，才没在马上昏晕过去，但一到店前，再也支持不住，翻身落在雪地。两名店小二奔出来扶了他进去。

苗人凤卷起裤脚，将两枚毒针拔了出来，他叫店小二替他吸出腿上毒血，虽然许以重酬，店小二仍是害怕踌躇。

南小姐将柔嫩的小口凑在他腿上，将毒血一口一口地吸出来。她很清楚地知道：两人的肌肤这么一接触，自己就是他的人了。他是大盗也好，是剧贼也好，再也没第二条路，她已决心跟着他。

苗人凤也知道：这几口毒血一吸，自己无牵无挂、纵横江湖的日子是完结啦。他须得终身保护这女子。这个千金小姐的快乐和忧愁，从此就是自己的快乐与忧愁。

他及时服了蒋调侯的解药，性命是可保的了，但绝门毒针非同小可，不调治十天半月，两腿无法使唤。他取出银子，命店小二去收殓了南小姐的父亲，也收殓了那五个企图抢夺宝刀的豪客。

南小姐与他同住在一间房里，服侍他、陪伴他。经过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变故，南小姐一闭眼就看到雪地里那场惨剧，看到父亲被贼人杀死，看到自己手中的宝刀掉下去，杀死了一个人。她常常在睡梦中哭醒。

苗人凤不喜言辞，从来不说一句安慰的言语。但南小姐只要见到他沉静镇定的脸色、同情的眼光，就不再害怕了。

她跟他说，她父亲南仁通在江南做官，捉到了一名江洋大盗，得到这柄"冷月宝刀"。不久南仁通调补京官，他要将宝刀献给当道，满心想飞黄腾达，不料却因此枉自送了性命。

苗人凤问起那江洋大盗的姓名，南小姐却说不上来，她只知道这大盗是在狱中病死的。他想：不知是哪一个好汉，不明不白地又给害死了。那五名夺刀的豪客，必定识得这个大盗，知道大盗有一柄宝刀，于是一路跟踪下来。

第五天晚上，南小姐端了一碗药给苗人凤喝。他正要伸下去接，忽听得窗外籁籁几下响声。他不动声色，接过药碗来慢慢喝了下去。他知窗外有人窥探，但震于自己的威名，不敢贸然动手。暗自盘算："这多半是夺刀五人的后援，再过五六日，那就不足为惧，苦于这几日两腿兀自酸软无力，若有强敌到来，倒是不易对付。"

只听得拍的一声，白光闪动，窗外掷进一柄匕首，钉在桌上，微微颤动。

匕首上附着一张白纸。南小姐"啊"的一声惊呼，奔到他身边。

苗人凤睡在炕上，伸手够不着匕首。他冷笑一声，左掌在桌子边缘一拍，匕首本来插进桌面数寸，这一拍之下，登时跳起，弹起尺许，跌在他手旁，窗外有人赞道："金面佛名不虚传，果然了得！"脚步轻响，两个人越墙出外。接着马蹄响起，两骑马远远去了。

苗人凤拿起白纸，见写着一行字道："鄂北锺兆文、锺兆英、锺兆能顿首百拜。"

南小姐见他脸色木然，不知是忧是怒，问道："是敌人找上来了吗？"

苗人凤点点头。南小姐道："你在桌上这么一拍，他们就吓走了，是不是？"

苗人凤摇头道："他们是来送信的。"

南小姐道："你这么大本事，他们一定害怕。"苗人凤不语，心想："鄂北鬼见愁锺氏三兄弟，既然找上来了，就不害怕。"南小姐话是这么说，心中也自担忧，过了半晌，轻声说道："大哥，咱们现下骑马走了吧，他们找不着的。"苗人凤摇摇头，默然不语。

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，怎能在敌人面前逃走？就算为了南小姐而暂且忍辱躲避，但鬼见愁锺氏三兄弟又怎能让人躲得开？这些事南小姐是不会懂的。他向来不爱多说话，况且，这些事又何必跟她多说。

这一晚南小姐翻来覆去地睡不安稳。她已在全心全意地关怀这个粗手大脚的乡下人，但苗人凤却睡得很沉。

只不过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顶花轿，一队吹鼓手，又梦见一个头上披着红巾的新娘子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童年时瞧见过的，他早已忘了，这时却忽然梦到了。醒来的时候，似乎还隐隐听到梦中鼓乐的声音。黯淡的摇曳的烛光，照在旁边床上南小姐像芙蓉花那样柔和、那样娇艳的脸上。这朵花却不在笑。她睡着的时候，也是恐惧，也是在感到痛苦。她脸上有烛光，却有更多的阴影。

次日清晨，苗人凤命店小二做一大碗面吃了，端张椅子，坐在厅中，冷月宝刀放在身旁。他生平不爱事先筹划，因为预料的事儿多半作不了准，宁可随机应变。南小姐见了他的神情，心中很是害怕，问了他几句，苗人凤并不回答，于是她就不敢再问。

辰牌时分，马蹄声响，三乘马在客店前停住，进来了三个客人。客店中人见了这三人的打扮，都是吓了一跳。原来三人都身穿白色粗麻布衣服，白帽白鞋，衣服边上露着毛头，竟是刚死了父母的孝子服色。但三身孝服已穿得半新不旧，若说服的热孝，却又不像。

苗人凤知道鄂北鬼见愁锺门雄霸荆襄，武功实有独到的造诣，那补锅匠是锺氏门徒，武艺已自不弱，眼下锺氏三兄弟亲自到来，此事当真甚是棘手。

只见三人一般的相貌，都是脸色惨白，鼻子又扁又大，鼻孔朝天，只是凭胡子分别年纪，料来灰白小胡子的是大哥锺兆文，黑胡子的是二哥锺兆英，没留胡子的是三弟锺兆能，三人进来时脚步轻飘飘的宛如足不点地，果然是劲敌到了。苗人凤一生之中，敌人愈强，精神愈振，一见三人声势不同凡俗，不由得全身骨骼轻轻作响。

锺氏三兄弟上前同时一揖到地，齐声说道："苗大侠请了。"苗人凤拱手还礼，说道："请了，恕在下腿上有伤，不能起立。"锺兆文道："苗大侠你家腿上不便，原本不该打扰，只是杀徒之仇，不能不报，请苗大侠你家恕罪。"他"你家，你家"，满口湖北土腔，苗人凤点点头，不再答话。

锺兆文道："苗大侠威震天下，我们三兄弟单打独斗，非你家敌手，老二、老三，咱哥儿一齐上啊！"锺兆英、锺兆能怪声答应，叫道："老大，咱哥儿一齐上啊！"这三兄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虽然怪声怪气，怪模怪样，在江湖上却是辈份甚高，行事持重，武功又强，因此上在两湖一带已闯下极大的基业。三人怪声一作，呛啷啷响声不绝，各从身边取出一对判官笔。

客店中伙伴客人见这三人到来，已知不妙，这时见取出兵刃，人人远避，登时大厅上空荡荡的一片。

南小姐关心苗人凤安危，却留在厅角之中。苗人凤见她一个娇怯弱女，居然有此胆量，心中大是喜慰。只因南小姐在厅角这么一站，苗人凤自此对她生死以之，倾心相爱，当下向她微微一笑，抽出冷月宝刀。

锺氏兄弟见那刀青光闪动，寒气逼人，同声赞道："好刀！"

三兄弟齐声怪叫。锺兆文双笔当胸直指，兆英攻左，兆能袭右。苗人凤端坐椅中，横刀不动，侍六枝镔铁判官笔的笔尖堪堪点到身边，突然宝刀一挥，呼呼风响，向三人各砍一刀。锺氏三兄弟果然身负绝艺，见他刀势来得奇特，各自身形飘动，让了开去。他们只知苗家剑法独步天下，不料他刀法竟也如此精奇。苗人凤此时所用是胡一刀所授的胡家刀法，变化奥妙，灵动绝伦，就只吃亏在身子不能移动，一刀砍出，难以连续追击。

四人一动上手，大厅中刀光笔影，登时斗得凶险异常。锺氏三兄弟轻功甚是了得，三人分进合击，此来彼往，六枝判官笔宛如十二枝相似。苗人凤使开刀法，攻拒削砍，丝毫不落下风。他想今日之斗务须猛下杀手，重伤他兄弟三人，否则自己与南小姐性命难以周全。只是素知锺氏三兄弟安份守己，并无歹行劣迹，江湖上声名甚好，却不必取他们性命。　眼见三兄弟的招数愈来愈紧，每一招都点打他上身大穴，只要稍一疏神，不但一世英名付于流水，连这娇艳温柔的南小姐也得落入敌手受苦。想到此处，刀招加沉，猛力砍削。

三兄弟怕他力大刀利，不敢让兵刃给他宝刀碰到了，围攻的圈子渐渐放远。

锺兆英眼见难以取胜，突然一声怪叫，身子斜扑，着地滚去，竟到苗人凤背后攻他下盘。这一着甚是险毒，想苗人凤坐在椅上不能转动，敌人攻他背后椅脚，如何护守得着？锺兆英连攻数招，一笔横砸，喀的一声，将椅脚打断了一根。椅子一侧，苗人凤身子跟着倾侧。南小姐“啊”的一声，惊呼出来。苗人凤左手倏地探出，往锺兆英脸上抓去。锺兆英大惊，急忙滚开相避，只听得当当两响，他与锺兆能手中的判官笔已各有一枝被宝刀削断，锺兆文肩头剧痛，却被刀刃划了一道口子。苗人凤一刀同时攻逼三敌，这一招叫做“云龙三现”，乃是胡家刀法中的精妙招数。

锺氏三兄弟各展轻功跃开，三人互相望了一眼，脸上都有惊骇之色。锺兆英道：“老大，挂了彩啦？”锺兆文道：“不碍事。”他见苗人凤椅子斜倾，坐得摇摇欲坠，心想如此良机，日后再难相逢，只是忌惮他宝刀锋利，刀法精奇，于是抱拳说道：“兵刃上我三兄弟不是敌手，我们再领教你家拳招掌法。”这话儿说得冠冕堂皇，却是不怀好意，是要敌人自去其长。他三人此来乘人之危，乃是仇杀拼命，并非比武较艺，这番说话苗人凤本来大可不必理会，但他艺高人胆大，一声冷笑，宝刀归鞘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！”

三兄弟抛下判官笔，蹦跳窜跃，攻了上来。三人每一步都是跳跃，竟无一步踏行，苗人凤的掌法何等威猛，一经施展，三兄弟欺不近八尺以内，也是锺门武功卓然成家，否则单是给他掌力一震，已受重伤。锺兆英人最机灵，见他椅脚断了一只，已难坐稳，心想依样葫芦，再打断一只椅脚，非叫他摔倒不可，当下又使出地党拳法，滚向苗人凤椅后，猛地右腿横扫，喀喇一响，果然又将椅脚踢断了一只。

那椅子本已倾侧，此时急向后倒。苗人凤伸手在椅背一按，人已跃起。

他恼恨锺兆英狡诈，从半空中如大鹰般向他扑击下来。锺兆英吓得心惊胆战，大叫：“老大，老三！”兆文、兆能双双从旁来救。苗人凤双掌发力，左掌打在锺兆文肩头，右掌拍在锺兆能胸口。两人经受不起，双双向外跌出。锺兆英乘机几个翻身逃出厅门，看苗人凤时，也已摔倒在地。

三兄弟见他如此神勇，哪敢进来再斗？锺兆英瞥见店门旁堆满驴马的草料，心念一动，取出火折点着了，就在草料上一点。那麦秆干得透八登时起火，顺风烧向店堂，客店中店伙客商一见火头，一阵大乱，纷纷奔出。三兄弟拿着判官笔在门口监视，叫道：“谁救那坏了腿的客人，老子打开他的脑袋瓜子！”众人自逃性命不及，又有谁敢去救人？

苗人凤见霎时之间风助火势，浓烟火舌卷进厅来，自己双腿不能行走，敌人又守在门口，暗道：“难道我一世英雄，今日竟活活烧死在这里不成？”

一转眼见南小姐已随众人逃出，心下略宽，火光中只见屋角里放着一捆粗索，暗叫：“天可怜见！”爬着过去抖开绳索，在手臂上绕了十来圈。

锺氏兄弟眼见烟火围门，这个当世无敌的苗人凤势必葬身火窟，三人心中大喜，相视而笑。

南小姐当危急时夺门而出，此时却想起苗人凤尚在店内，他为相救自己而受伤丧生，不禁大为难受，珠泪盈眶，正自难忍，猛听得店堂内一声大喝，一条绳索从火焰中窜将出来，一端已卷住门外那株大银杏的树干。接着绳子一荡，苗人凤又高又瘦的身躯已飞了出来。

众人见他突似飞将军自天而降，无不骇然。苗人凤左手抓绳，身于自空中向锺氏三兄弟扑去。三锺吓得魂飞天外，已无斗志，当即发足奔逃。他三人轻功虽高，终不及苗人凤拉着绳子飞荡迅速，被他伸出蒲扇大的下掌，一掷一抓，一抓一掷，三兄弟都飞身而入火堆。总算三人武功均高，一入火堆，急忙逃出，但已烧得须眉尽焦，狼狈不堪。到此地步，三兄弟哪敢逗留，马匹也不要了，向南急奔而去，但听苗人凤豪迈爽朗的大笑声，不绝从身后传来。

苗人凤想到当年力战鬼见愁锺氏三雄的情景，嘴角上不自禁出现了一丝笑意，然而这是愁苦中的一丝微笑，是伤心中一闪即逝的欢欣。于是他想到腿上伤愈之后，与南小姐结成夫妇，这个刻骨铭心、倾心相爱的妻子，就是眼前这个美妇人。她在身前不过五尺，五尺却比五千里、五万里的路程更加遥远。

于是，他想到两人新婚后那段欢乐的日子，他带着他的兰（南小姐名字叫做南兰）一同去拜祭胡一刀夫妇的墓，他把冷月宝刀封在坟土之中，心里想：世上除了胡一刀外，再也无人配用这把宝刀。他既然不在世上了，宝刀就该陪着他。

于是在胡一刀的墓前，他把当年这场比武与误伤的经过说给妻子听。他从来不爱多说话，这一天却是说得滔滔不绝。这件事在他心中郁积了十年，直到今天，方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发泄出来。他办了许多酒菜来祭奠胡一刀，摆满了一桌，就像当年胡夫人在他们比武时做了一桌菜那样。

于是他喝了不少酒，好像这位生平唯一的知己复活了，与他一起欢谈畅饮，他愈是喝得多，愈是说得多。说到对这位辽东大侠的钦佩与崇仰，说到造化小儿的弄人，人世的无常，说到胡夫人对丈夫的情爱，他说：”像这样的女人，要是丈夫在火里，她一定也在火里，丈夫在水里，她也在水里……”

于是突然之间，看到自己的新娘脸色变了，掩着脸远远奔开，他追上去想要解释，但他是醉了，他不会说话，何况，他心中确是记得客店中锺氏三雄火攻的那一幕……他是在火里，而她却独自先逃了出去……

他一生慷慨豪侠，素来不理会小节，然而这是他生死以之相爱的人……

在他脑子里，一直觉得南兰应该逃出去，她是女人，不会半点武功，见到了浓烟烈火自然害怕，她那时又不是他的妻子，陪着他死了，又有什么好处？……但在心里，他深深盼望在自己遇到危难之时，有个心爱的人守在身旁，盼望心爱的人不要弃他而先逃……他一直羡慕胡一刀，心想他有一个真心相爱的夫人，自己可没有。胡一刀虽然早死，这一生却比自己过得快活。

于是在酒醉之后，在胡一刀的墓前，无意中说错了一句话，也可说是无意中流露了真心。这句话造成了夫妻间永难弥补的裂痕。虽然，苗人凤始终是极深厚极诚挚地爱着妻子。

他永远不再提到这件事，甚至连胡一刀的名字也不提，南兰自然也不会提。

后来女儿若兰出世了，像母亲一般的美丽，像母亲一般的娇嫩。夫妻间的感情加深了一层。然而，他是出身贫家的江湖豪杰，妻子却是官家的千金小姐。他天性沉默寡言，整天板着脸，妻子却需要温柔体贴，低声下气的安慰。她要男人风雅斯文、懂得女人的小性儿，要男人会说笑，会调情……苗人凤空具一身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功，妻子所要的一切却全没有。如果南小姐会武功，或许会佩服丈夫的本事，会懂得他为什么是当世一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。但她压根儿瞧不起武功，甚至从心底里厌憎武功。因为，她父亲是给武人害死的，起因是在于一把刀；又因为，她嫁了一个不理会自己心事的男人，起因是在于这男人用武功救了自己。

她一生中曾有一段短短的时光，对武功感到了一点兴趣，那是丈夫的一个朋友来作客的时候。那就是这个英俊潇洒的田归农，他没一句话不在讨人欢喜，没一个眼色不是软绵绵的叫人想起了就会心跳。但奇怪得很，丈夫对这位田相公却不大瞧得起，对他爱理不理的，于是招待客人的事儿就落在她身上。相见的第一天晚上，她睡在床上，睁大了眼睛望着黑暗的窗外，忍不住暗暗伤心：为什么当日救她的不是这位风流俊

俏的田相公，偏生是这个木头一般睡在身旁的丈夫？

过了几天，田归农跟她谈论武功，发觉她一点儿也不会，于是教了她几路拳脚。她学得很起劲，虽然她还是不喜欢武功，只因是他教的，于是就兴致勃勃地学了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对他说：“你跟我丈夫的名字该当调一下才配。他最好是归农种田，你才真正是人中的凤凰。”也不知是他早有存心，还是因为受到了这句话的讽喻，终于，在一个热情的夜晚，宾客侮辱了主人，妻子侮辱了丈夫，母亲侮辱了女儿。

那时苗人凤在月下练剑，他们的女儿苗若兰甜甜地睡着南兰头上的金凤珠钗跌到了床前地上，田归农给她拾了起来，温柔地给她插在头上，凤钗的头轻柔地微微颤动……

她于是下了决心。丈夫、女儿、家园、名声……一切全别了，她要温柔的爱，要热情。于是她跟着这位俊俏的相公从家里逃了出来，于是丈夫抱着女儿从大风雨中追赶了来，女儿在哭，在求，在叫“妈妈”。但她已经下了决心，只要和归农在一起，只过短短的几天也是好的，只要和归农在一起，给丈夫杀了也罢，剐了也罢。她很爱女儿，然而这是苗人凤的女儿，不是田归农和她生的女儿。

她听到女儿的哭求，但在眼角中，她看到了田归农动人心魄的微笑，因此她不回过头来。

苗人凤在想：只盼她跟着我回家去，这件事以后我一定一句不提，我只有加倍爱她，只要她回心转意，我要她，女儿要她！

苗夫人在想：他会不会打死归农？他很爱我，不会打我的，但会不会打死归农？

苗若兰小小的心灵中在想：妈妈为什么不理我？不肯抱我？我不乖吗？

田归农也在想他的心事。他的心事是深沉的。他想到闯王所留下的无穷无尽的财宝，苗夫人是打开这宝库的钥匙，当然，她很美丽，娇媚无伦，但更重要的是闯王的宝库，苗人凤会不会打死我呢？

苗人凤在等待，厅上的镖客、群盗、侍卫、商家堡的主人，独臂人和小孩，大家都在等待。厅上有很多人，但谁也不说话，只听到一个小女孩在哭叫：“妈妈！妈妈！抱抱兰兰！”

即使是最硬心肠的人，也盼望她回过身来抱一抱女儿。

自从走进商家堡大厅，苗人凤始终没说过一个字，一双眼像鹰一般望着妻子。

外面在下着倾盆大雨，电光闪过，接着便是隆隆的雷声。大雨丝毫没停，雷声也是不歇的响着。

终于，苗夫人的头微微一侧。苗人凤的心猛地一跳，他看到妻子在微笑，眼光中露出温柔的款款深情。她是在瞧着田归农。这样深情的眼色，她从来没向自己瞧过一眼，即使在新婚中也从来没有过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瞧见。

苗人凤的心沉了下去，他不再盼望，缓缓站了起来，用油布细心地妥贴地裹好了女儿，放在自己胸前，他非常非常的小心，因为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慈爱、这样伤心的父亲。

他大踏步走出厅去，始终没说一句话，也不回头再望一次，因为他已经见到了妻子那深情的眼色。

大雨落在他壮健的头上，落在他粗大的肩上，雷声在他的头顶响着。

小女孩的哭声还在隐隐传来，但苗人凤大踏步去了。他抱着女儿，在大风大雨中大踏步走着。

他们没有回家去。这个家，以后谁也没有回去……

那男孩大聲道：『你女兒要你抱，幹麼你不睬她？你做媽媽的，怎麼一點良心也沒有？』戟指怒斥，一個衣衫襤褸的孩童，霎時間竟是大有威勢。



第三章　英雄年少

苗人凤抱着女儿，在大风雨中离开了商家堡。侠士虽去，余威犹存：他进厅出厅，并无一言半语，但群豪震慑，不论识与不以，无不凛然，众人或惊或愧，或敬或惧，过了良久，仍是无人说话，各自凝思。

苗夫人缓缓站起，嘴角边带着强笑，但泪水在眼眶中滚了几转，终于从白玉一般的腮边滚了下来。田归农倏地起身，左手握住腰间长剑剑柄，拉出五寸，铮的一声，重归剑鞘，这一下手势潇洒利落已极，低声道：“兰妹，走吧。”双眼望着大车中一鞘鞘的银鞘。神态虽是不减俊雅风流，但语声微抖，掩不了未曾尽去的恐惧之心。

马行空见田归农仍想劫镖，强自撑起，叫道：“春儿，取兵刃来！”马春花见父亲受伤非轻，含泪道，”爹！”马行空声音威严，说道：“决取来。”

马春花从背囊中取出随着父亲走了数十年镖的金丝软鞭，正要递过，突然后堂咳嗽一声，走出一个老妇，身穿青布棉袄，下系黑裙，脊梁微驼，两鬓全白，顶心的头发却是一片漆黑。商宝震虽被田归农打倒，受伤不重，抢上去叫道：“妈，这里的事你老人家别管，请回去休息吧。”原来这老妇正是商宝震的母亲。

商老太点了点头，不动声色地道：“栽在人家手里啦？”语声嘶哑，甚是难听。商宝震脸露惭色，垂首道：“儿子不中用，不是这姓田的对手。”

说着向田归农一指，不禁愧愤交集。

商老太双眼半张半开，黯淡无光，木然向田归农望了一下，又向苗夫人望了一下，喃喃道：“好个美人儿！”

突然间一个黄瘦男孩从人丛中钻了出来，指着苗夫人叫道：“你女儿要你抱，干么你不睬她？你做妈妈的，怎么一点良心也没有？”

这几句话人人心中都想到了，可是却由一个乞儿模样的黄瘦小儿说出口来，众人心中都是一怔。只听轰轰隆隆雷声过去，那男孩大声道：“你良心不好，雷公劈死你！”戟指怒斥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孩童，霎时间竟是大有威势。

田归农一怔，刷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喝道：“小叫化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”

那盗魁阎基抢了上来，喝道：“决给田相公……夫……夫人磕头。”那男孩不去理他，脸上正气凛然，仍是指着苗夫人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好没良心！”

田归农提起长剑，正要分心刺去，苗夫人突然“哇”的一声，掩面而哭，在大雨中直奔了出去。田归农顾不得杀那男孩，提剑追出。他一窜一跃，已追到苗夫人身旁，劝道：“兰妹，这小叫化胡说八道，别理他。”苗夫人哽咽道：“我……我确是良心不好。”哭着说话，脚下丝毫不停。田归农伸手挽她臂膀，苗夫人用力一挣，田归农若是定要挽住，苗夫人再苦练十年武功也挣扎不脱，但他不敢用强，只得放开了手，软语劝告。

但见二人在大雨中越行越远，沿着大路转了个弯，给一排大柳树挡住后影。雨点溅地，水花四舞，二人再不转回。

众人吁了一口气，转眼望那孩童，心想这人小小年纪，好大的胆气，这条命却不是捡来的？

阎基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那当真再美不过，阎大爷独饮肥汤，岂不妙哉！

兄弟们，快搬银鞘啊！”群盗轰然答应，散开来就要动手。阎基左足飞起，将那男孩踢了个筋斗，顺手揪住了独臂汉子，喝道：“还给

我！”

商老太太嘶哑着嗓子，问道：“阎老大，这儿是商家堡不是？”阎基道：“是啊，商家堡怎么啦？”商老太道：“我是商家堡的主人不是？”阎基一只手仍是揪住独臂汉胸口，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商老婆子，你绕着弯儿跟我说什么啊？你商家堡墙高门宽，财物定是不少，可是想送点儿油水给兄弟们使使？”群盗随声附和，叫嚷哄笑。商宝震气得脸也白了，道：“妈，别跟他多说。儿子和他拚了。”从镖行趟子手中抢过一柄单刀，指着阎基叫阵。

阎基将独臂汉一推，狠狠说道：“小子别走，老子待会跟你算帐。”双手一拍，向着商宝震斜眼而脱，脸上流气十足，显然压根儿没将他放在眼里。

商老太道：“阎老大，你跟我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阎基一怔，油嘴滑舌地道：“到哪儿啊？女人的房里姓阎的可不去。”商老太就似没有听见，仍道：“我有要紧话跟你说。”

阎基心想：“这老太婆倒有几分古怪，不知她叫我去哪里？”正待说：

“阎大爷没空跟你摽唆。”商老太已转身走向内堂，哑声道：“你没胆子，也就是了。”阎基仰天打个哈哈，笑道：“我没胆子？”拔脚跟去。二寨主为人细心，将阎基的鬼头刀递过，阎基左手倒提了。商宝震不知母亲叫他入内是何用意，跟随在后。商老太虽不回头，却听出了儿子的脚步声，说道：“震儿留在这儿！阎老大，你叫弟兄们暂别动手。”说这几句话时向儿子和阎基一眼也没瞧，但语音中自有一股威严，似是发号施令一般。阎基道：“这话不错，大伙儿别动，等我回来发落。”群盗轰然答应，二寨主用黑话吆喝发令，分派人手监视漂客，防他们有何异动。

本来商宝震和三个侍卫助着镖行，群盗已落下风，但商宝震和徐铮为田归农所伤，马行空挨了阎基一脚后，再给田归农打了一掌，伤势更重，形势又自逆转。群盗既不劫镖，镖行人众也就静以侍变。

阎基跟随在商老太背后，只见她背脊弓起，脚步蹒跚，原先心中存着三分提防之意，此时尽数抛却，笑问：”商老婆子，叫我进来可是献宝么？”

商老太道：”不错，是献宝。”阎基心中一动，他一生最是贪财，瞧这商家堡一副大家气派，底子甚是殷实，说不定那商老太一见强人降临，吓破了胆，自行献上珠宝赎命，也是有的，不由得又惊又喜。只见她一直向后进走去，接连穿过三道院子，到了最后面的一间屋外，呀的一声把门推开，自己先走了进去，说道：”请进来吧！”

间从伸头向房里一探，见是一间两丈见方的砖房，里面空空荡荡，只见一张方桌，更无别物，微感跷蹊，提步进去，大声道。“有话快说，可别装神弄鬼的。”商老太不答，伸下关上木门，又上了门闩。阎基大奇，四下打量，只见桌上放祷一块灵牌，上书“先夫商剑鸣之灵位”。阎基心想：“商剑鸣，商剑鸣，这名字好熟，那是谁啊？”一时却想不起来。

商老太缓缓说道：”你竟敢上商家堡来放肆，可算得大胆。若是先夫在世，十个阎基也早砍了。今日商家堡虽只剩下孤儿寡妇，却也容不得狗盗鼠窃之辈上门欺侮。”几句话说完，突然腰板一挺，双目炯炯放光，凛然逼视，一个蹒跚龙钟的老妇，霎时间变得英气勃勃。

阎基微微一惊，心想：“原来这婆娘是故意装老。”但想到一个女流之辈，又有何惧，笑道：“上门也上，欺人也欺了，你又咬我一口？”

商老太霍地走到桌旁，从灵牌后面捧出一个黄色包袱，那包袱灰尘堆积，放在灵牌之后毫不抢眼。她也不拍去灰尘，顺手解了结子，打开包袱，只见紫光闪闪，冷气森森，却是一柄厚背薄刃紫金八卦刀。阎基蓦地里记起十余年前的一件往事，倒退两步，左手倒提着的鬼头刀交与右手，叫道：“八卦刀商剑鸣！”

商老太脸色一沉，叫道：“豪杰虽逝钢刀在！妾身就凭先夫这把八卦刀，要领教阎老大的高招。”忽地抓住刀柄，一招“童子拜佛”，向灵位行了一礼，回过身来，已成八卦刀法中的第一招“上势左手抱刀”。但见她沉肩坠时，气敛神聚，哪里有半分衰迈老态？

阎基虽然微存戒心，但想以百胜神拳马行空这等英雄，尚且败在自己手里，若是商剑鸣复生，或许要惧他几分，这商老太本领再高也是有限，当下鬼头刀在空中虚劈一招，笑道：“你要比试刀法，何不就在大厅之中？巴巴地到这儿来，难道定要丈夫的死人牌位给在一旁瞧着，才显得出本事么？”

商老太凛然道：“不错，先夫威灵，震慑鼠辈。”阎基不自禁地向那灵牌望了一眼，心中有些发毛，急欲了结此事，走出这间冷冰冰、黑沉沉的灵堂，说道：“商老太，你发招吧。”商老太道：“你是客人，阎寨主先请。”她听他改了称呼，口头上客气了些，于是也称他一声“寨主”。

阎基道：“在下跟商家堡无冤无仇，这次劫镖，乃是冲着马老头儿而来。

商老太既然定要出头，咱们点到为止，不必真砍真杀。”商老太双眉竖起，低沉着嗓子道：“没那么容易！商剑鸣一生英雄，他建下的商家堡岂容人说进便进，说出便出？”阎基也自恼了，道：“依你说便怎地？”商老太道：“你败了我手中钢刀，将我人头割去，连我儿子也一并杀了……”阎基吓了一跳，心想：“我跟你又无深冤大仇，只不过无意冒犯，何必这么性命相拼？”

只听她又道：“若是妾身胜得一招半式，阎寨主颈上脑袋也得留下。”此言一出，跟着喝道：“进招！”

阎基气往上冲，大声说道：“我要你母子性命何用？只要你这座连田连宅的商家堡。”说着将刀一晃，欲待进招，商老太一招“朝阳刀”已劈了过来。这一刀又快又猛，阎基急忙侧头，只听呼的一响，震得右耳中嗡嗡作声，那刀从右腮边直削下去，相距不过寸余，只要闪避慢得一霎，这脑袋岂不是给她劈成两半？

这一刀先声夺人，阎基给她的猛砍恶杀吓得为之一怔，知她第二招定是回刀削腰，忙沉鬼头刀一架，当的一响，双刀相交，火光四溅。阎基觉她膂力平平，远逊于己，本已提起的心又放了下来，于是一招“推刀割喉”，推了过去。商老太“哼”了一声，侧身避过，道：“四门刀法，不足为奇。”

阎基笑道：“平平无奇，却要胜你。”语声未毕，踏步上前，使出一招“进手连环刀”。商老太不架不让，竟抢对攻，“削耳撩腮”，举刀斜砍。

阎基大惊，心想：“怎么拚命了？”本来武术中原有不救自身、反击敌人的招数，但这种拼着两败俱伤的打法，总是带着九分冒险，非至敌招难解、万不得已之际决计不用。此时商老太只要举刀一挡，就能架开敌招，哪知她竟行险着，不顾性命地对攻。

她不顾性命，阎基却不得不顾，危急中扑地一滚，反身一腿。这一腿去势奇妙，商老太手腕险被踢中，八卦刀急忙翻过，阎基才收腿转身。原来他练熟了十余招怪异拳脚，近年来在江湖上战无不胜，刀法却是平平，但他另有奇着，将那十几路奇拳怪腿夹在刀法之中，一路第三四流的四面刀登时化腐朽为神奇，居然也打败了不少英雄好汉，此刻施将出来，每当刀法上一走下风，拳脚一动，立时扳转劣势。

顷刻之间一个老妇，一个盗魁，双刀疾舞，在砖房中斗得尘土飞扬。阎基见商老太刀法精妙，自己若非靠那十余招拳脚救驾保命，早已丧生于八卦刀下，一个老妇居然有此武功，不由得暗暗称奇，心道：“如此久战下去，若是一个疏忽，给她削去半边脑袋，那可不是玩的。”当下用长藏拙，不住地拳打足踢，偶然才砍上几刀。这法儿果然生效，商老太难以抵挡，不断退避。阎基洋洋得意，笑道：“嘿嘿，商剑鸣什么英雄了得，八卦刀法也不过如此。”

商老太对先夫敬若天神，此言犯了她的大忌，突然间目露凶光，刀法一变，四下游走，白光闪闪，四面八方攻了上去。此刻她每一招都是拼命，每一招都是抢攻，早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。阎基大叫：“你疯了么？喂，商老太，你丈夫可不是我杀的，你跟我拼命干么？喂喂，你听见我说话没有？”

一面叫嚷，一面逃窜。

他斗志一失，商老太更是砍杀得如火如荼，出刀越来越快，此时阎基的怪异拳脚已来不及使用，只想拔开门闩，逃出屋去。面临一只疯了的母大虫，他哪里还想到什么胜负荣辱，唯一的念头只是如何逃命。

他数次要去拔开门闩，总是给商老太逼得绝无余暇，眼见她“夜叉探海”，“上步撩刀”，“仙人指路”，一刀猛似一刀，阎基把心一横，反背一腿踢出，叫声“失陪！”左足用劲，窜身从窗口跃了出去。岂知商老太拚着受他这一腿，如影随形，跟着一刀砍了过去。只听二人同声“啊哟”，一齐跌在窗下。

商老太立即跃起，肩头虽被踢中，未受重伤。阎基的大腿上却给结结实实的一刀砍着，再也难以站立。

这一下他吓得魂飞天外，只见商老太眼布红丝，钢刀跟着劈下，忙伸双手握住了她小腿，大叫：“饶命！”

商老太幼时陪伴父亲、婚后跟随丈夫闯荡江湖，毕生会过无数武林豪杰，如眼前这般没出息的混蛋，却是从未见过，心中一怔，这一刀就砍不下去。

阎基索性爬在地下，冬冬冬地大磕响头，求道：“大人不记小人过！我是狗娘养的王八蛋！老太太要抽筋剥皮，悉从尊便，这一刀务恳留他一留。”

商老太叹了口气道：“好，命便饶你。你记住了，今日比武之事，不许漏出一字。”阎基求之不得，连声答应。商老太道：“去吧！”阎基陪个笑脸，又磕了两个头，爬将起来，用刀拄在地下，一跷一拐地走出。商老太厉声说道：“站住！咱们拚刀之前，说过任谁输了，就得在商家堡留下脑袋。

你说话不算数，难道我也同你一般混帐？”

阎基吓了一跳，回过头来，只见商老太脸上犹似罩着一层严霜，显是并非说笑，哀求道：“你……你不是饶了我么？”商老太道：“饶得你性命，饶不得你脑袋。”说着手中八卦刀一扬，厉声道：“商剑鸣八卦刀出手，素不空回，过来！”阎基咕冬一声，双膝落地，商老太手法好快，左手提起他的辫子，右手八卦刀一挥，已将他辫子割下，喝道：“辫子留在商家堡，从今后削发为僧，不得再在黑道中厮混！”阎基喏喏连声。商老太道：“你裹好腿伤，戴上帽子，再到厅上招呼你的手下滚出商家堡。”

大厅上众人你瞧我，我瞧你，不知二人在内堂说些什么，等了半个时辰，才见商老人颤巍巍地出来。阎基跟在后面，慢吞吞地走出，叫道：“众兄弟，银两不要了，大伙儿回寨去。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无不大为惊愕。二寨主道：“大哥……”阎基道：“回寨说话。”将手一挥，走出厅去。他不敢露出腿上受伤痕迹，强行支撑，咬紧牙关出去。众盗不敢违拗，向着一鞘鞘已经到手的银子狠狠望了几眼，转身退出。片刻之间，群盗退得干干净净。

饶是马行空见多识广，却也猜不透其中的奥妙，只见阎基行过之处，地上点点滴滴留下一行血迹，料想他在内堂是受了伤，看来商家堡内暗伏能人，却哪里料得着眼前这龙钟老妇，适才竟和他拚了一场生死决战。他扶着女儿的肩头站起待要施谢，商老太道：“震儿，跟我进来！”马行空一愕，只见他母子二人径自进了内堂。

这一下镖行人众与三名侍卫都纷纷议论起来，有的说商老太旧时必与那盗魁相识，曾有恩于他；有的说商老太一顿劝喻，动以利害，那盗魁想到与御前侍卫为敌，非同小可，终于悬崖勒马。正自瞎猜，商宝震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家母请马老镖头内堂奉茶。”

内堂叙话，商老太劝马行空留在商家堡养伤，一面派人到附近镖局邀同行相助，转保镖银前往金陵。经此一役，马行空雄心全消，“百胜神拳”的名号响了数十年，到头来却折在一个市井流氓般的盗贼手中，对走镖的心登时淡了。商老太护镖不失，恩情太重，她的意思不敢不遵，同时他心底还存了一个念头，极想见一见那位挫败阎基的武林高手。当下谢了商老太的好意，一口答应照办。

傍晚时分，大雨止了，三名御前侍卫道了搅扰别过，商宝震相送到大门之外。

那独臂人携了男孩之手，也待告辞，商老太向那男孩瞧了一眼，想起他怒斥苗夫人时那正气凛然的神情，自忖：“这小小孩童，居然有此胆识，倒也少见。”于是问道：“两位要上何处？路上盘缠可够用了？”独臂人道：“小人叔侄流落江湖，四海为家，说不上往哪里去。”商老太向那孩童细细打量，沉吟半晌，道：“两位若不厌弃，就在这儿帮忙干些活儿。咱们庄子大，也不争多两口人吃饭。”那独臂人心中另有打算，一听大喜，当即上前拜谢。商老太问起姓名，独臂人自称名平四，那孩童是他侄儿，叫作平斐。

当晚平四叔侄俩由管家分派，住在西偏院旁的一间小屋中。二人关上门窗，平四丑陋的脸上满是喜色，低声道：“小爷，你过世的爹娘保佑，这两张拳经终于回到你的手上，真是老天爷有眼。”平斐道：“平四叔，你千万别再叫我小爷，一个不慎给人听见了，平白地惹人疑心。”平四连声称是，从怀中掏出那油纸小包，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平斐。他倒不是对这孩子如此恭敬，却是想起了遗下两页拳经的那位恩人。

平斐问道：“平四叔，你跟那阎基说了几句什么话，他就心甘情愿地交还了拳经？”平四道：“我说：‘你撕去的两页拳经呢？苗大侠叫你还出来！’就这么两句说话。那时苗大侠便在他眼前，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，他就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不还。”平斐沉吟一会，道：“这两页拳经为什么在他那里？你为什么叫我记着他的相貌？他为什么见苗大侠这样害怕？”

平四不答，一张脸抽搐得更加难看，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，强忍着不让掉下。平斐道：“四叔，我不问啦。你说过等我长大了，学成了武功，再源源本本他说给我听。我这就好好地学。”

于是叔侄俩在商家堡定居了下来。平四在菜园中挑粪种菜，平斐却在练武厅里扫地抹枪。

马行空在商家堡养伤，闲着就和女儿、徒儿、商宝震三人讲论拳脚。他们在演武练拳的当儿，平斐偶然瞧上一眼，但绝不多看。

他们知道这黄黄瘦瘦的孩子很大胆，却从没想到他身有武功，因此当他偶尔看上一眼的时候，不论是有数十年江湖经历的马行空，还是聪明伶俐的商宝震，从来不曾疑心过他是在留意拳法的奥妙。

但他决不是偷学武艺。他心中所转的念头，马行空他们是更加想不到了。

因为每当他看了他们所说的奇招妙着之后，心里总想：“那有什么了不起？

这样的招数只能对付庸才，却打不到英雄好汉。”

因为他其实并不姓平，而是姓胡，他的姓名不是平斐而是胡斐；因为他是胡一刀的儿子，那个和苗人凤打了五日不分胜负的辽东大侠胡一刀的儿子；因为他父亲曾遗给他记载着武林绝学的一本拳经刀谱，那便是胡家拳法和刀法的精义。

这本拳经刀谱本来少了头上两页，缺了扎根基的入门功夫，缺了拳法刀法的总诀，于是不论他多么聪明用功，总是不能入门。现下机缘巧合，给阎基偷去的总诀找回来了，于是一加融会贯通，武功进境一日千里。

阎基凭着两页拳经上的寥寥十余招怪招，就能称雄武林，连百胜神拳马老镖头也败在他的手下。胡斐却是从头至尾学全了的。

当然，他年纪还小，功力很浅，许多精微之处还难以了解。但凭着这本拳经刀谱，他练一天抵得徐筝他们练一个月。何况，即使他们练上十年二十年，也不会学到这天下绝艺的胡家拳和胡家刀。

每天半夜里，他就悄悄溜出庄去，在荒野里练拳练刀。他用一柄木头削成的刀来练习，每砍一刀，就想像这要砍去杀父仇人的脑袋，虽然，他并不知道仇人到底是谁。但平四叔将来会说的，等他长大成人、武艺练好之后。

于是他练得更加热切，想得更加深刻。因为最上乘的武功，是用脑子来练而不是用身子练的。

这样过了七八个月，马行空的伤早就痊愈了，但商老太和商宝震热诚留客。马行空的镖行已歇了业，眼见主人殷勤，也就住了下来。

商宝震没拜他为师，因为商老大有这么一股傲气，八卦刀商剑鸣家传绝艺，怎能去投外派师父？但马行空感念他家护镖的恩情，对商宝震如同弟子一般看待，只要是自己会的，他想学什么，就教什么，将拳技的精要倾囊以授，百胜神拳的外号殊非幸致，拳术上确有独到造诣，这七八个月中，商宝震实是获益良多。

马行空也已看出来，商家堡并非卧虎藏龙，另有高人，只是那一日阎基为何匆匆而去，却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有一次他偶然把话题带到这件事上，商老太微微一笑，顾而言他。马行空知道主人不肯吐露，从此绝口不提。

马行空年老血亏，晚上睡得不沉。有一日三更时分，忽听得墙外喀喇一响，是谁无意中踏断了一根枯枝。马老镖头一生闯荡江湖，声一入耳，即知有夜行人在屋外经过，但只这么一响之后，再无声息，竟听不出那人是向东向西，还是躲在墙上窥伺。他虽在商家堡作客，但主人于己有恩，平日相待情意深厚，他已把商家堡的安危瞧得比自己的家还重，当下悄悄爬起，从枕底取出金丝软鞭缠在腰间，轻轻打开房门，跃上墙头，突见堡外黑影晃动，有人奔向后山而去。

他一瞥之下，见此人轻功颇为了得，心下寻思："莫非那阎基心犹未死，又来作怪？此事由我身上而起，姓马的岂能袖手不顾？"于是跃出墙外，脚下加快，向那黑影去路急追，但奔出数十丈，已自不见了黑影的踪迹。他心中一动："不好，别要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。"急忙飞步扑回商家堡。来到堡墙之外，但听四下里寂静无声，这才放心，心下却是疑惑更甚："适才此人身手不凡，实是劲敌。但瞧他身形瘦小，与那盗魁阎基大不相同，不知是江湖上什么好手到了？"

他抓住软鞭，在掌上盘了几转，弓身向庄后走去，要察看一个究竟。窜出十余丈，将到庄院尽头，忽听西首隐隐有金刃劈风之声。马行空暗叫一声：

"惭愧，果然有人来袭，却不知跟谁动上了手？"双足一点，身形纵起，百胜神拳年纪虽老，身手仍是极为矫捷，左手在墙头一搭，一个倒翻身，轻轻落在墙内，循声过去，听得声音是从后进的一间砖屋中发出。但说也奇怪，二人一味哑斗，既无半声吆喝叫骂，兵刃亦不碰撞。他心知中间必有跷蹊，先不冲进相助，凑眼到窗缝中一张，险些不禁失笑。

但见屋中空空荡荡，桌上一灯如豆，两个人各执钢刀，盘旋来去地激斗，一个是少主人商宝震，另一个却是他母亲商老太太，原来母子俩正在习练刀法。

他只瞧了片刻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只见商老太太出手狠辣，刀法精妙，固与日间的龙钟老态大不相同，而商宝震一路八卦刀使将出来，也是虎虎生风。原来非但商老太平时深藏不露，商宝震也是故意隐瞒了武功。他平日教商宝震的只是拳脚，刀法自己并不擅长，商宝震也从来不提，想不到这少年兵刃上的造诣着实不低。他悄立半晌，想起十五年前在甘凉道上与商宝震的父亲商剑鸣动手，被他砍了一刀，劈了一掌，养了三年伤方得康夏，自知与他功夫相差太远，此仇难报，甘凉道一路从此绝足不走。此时商剑鸣已死，商老太于己有恩，昔日的小小嫌隙早已不放在心上，哪知今日中夜，又见仇人的遗孀孤儿各使八卦刀对招。

他思潮起伏："商老太的武功实不在我之下，何以她竟然半点不露痕迹？

她留我父女在庄，是否另有别情？"凝思片刻，再凑眼到窗缝中时，见母子二人刀法已变，各使八卦游身刀法，满室游走，刀中夹掌，掌中夹刀，越打越快，打到第六十四招"收势"，二人向后跃开，母子俩依足了规矩，各自举刀致敬，这才垂下刀来。商老太不动声色，在青灯之下脸泛绿光。商宝震却已满脸通红，呼呼喘气。

商老太沉着脸道："你的呼吸总是难以调匀，进境如此之慢，何年何月才能报得你爹爹的大仇？"马行空心中一凛，只见商宝震低下了头，甚有愧色。商老太又道："那苗人凤的武功你虽没见到，他拉车的神力总是亲眼目睹的了。胡一刀的功夫不在苗人凤之下。这苗胡二贼的武功，你此刻跟他们天差地远，但只要勤学苦练，每过得一日，你武功长一分，这二贼却衰老了一分，终有一日，要将二贼在八卦刀下碎尸万段。"马行空心想："这母子二人闭门习武，不知胡一刀早于十多年前便死了。"只听商老太叹了口长气，说道："唉，你这孩子，我瞧你啊，这几日为那马家的丫头神魂颠倒，连练功夫也不起劲了。"

马行空一惊："难道我那春儿和他有甚苟且之事？"但见商宝震满脸通红，辩道："妈，我见了马姑娘总是规规矩矩的，话也没跟她多说几句。"

商老太哼了一声，说道："你吃谁的奶长大？心里打什么主意，难道我还不明白？你看中马家姑娘，那不错，她人品武艺，我心中很合意。"商宝震很是高兴，叫了声："妈！"商老太左手一挥，沉着嗓子道："你可知他爹是谁？"商宝震一愣道："难道不是马老镖头？"商老太道："谁说不是？你却可知马老镖头跟咱家有甚牵连？"商宝震摇摇头。商老太道："孩子，他是你爹爹的大仇人。"商宝震大出意料之外，不由得"啊"了一声。

马行空不禁发抖，但听商老太又道："十五年前，你爹爹在甘凉道上跟马行空动手。想你爹爹英雄盖世，那姓马的焉是他的对手？你爹爹砍了他一刀，劈了他一掌，将他打得重伤。但那姓马的亦非平庸之辈，你爹爹在这场比武中也受了内伤。他回得家来，伤未平复，咱们的对头胡一刀深夜赶上门来，将你爹爹害死。若非你爹爹跟那姓马的事先有这一场较量，嘿嘿，八卦刀威震江湖，谅那胡一刀怎能害得你爹爹？"

她说到最后这几句话时语音惨厉，嗓子嘶哑，听来极是可怖。

马行空一生经过不少大风大浪，此时听来却也是不寒而栗，心想："胡一刀何等的功夫，你商剑鸣就算身上无伤，也是难逃此劫。老婆子心伤丈夫惨死，竟然迁怒于我。"

只听商老太又道："阴差阳错，这老儿竟会赶镖投到我家来。这商家堡是你爹爹亲手所建造，怎容鼠辈在此放肆劫漂？但你可知我留姓马的父女在此，有何打算？"商宝震声音发颤，道："妈……你……你要我为爹爹复仇？"

商老太厉声道："你不肯，是不是？你是看上了那姓马的丫头，是不是？"

商宝震见母亲眼中如要喷出火来，退后了两步，不敢回答。

商老太冷笑道："很好。过几天我给你跟那姓马的提亲，以你的家世品貌，谅他决无不允。"

这几句话却叫马行空和商宝震都是大出意料之外。马行空隔窗看到商老太脸上切齿痛恨的神气，微一琢磨，全身寒毛根根直竖："这老太婆用心好不狠毒！她杀我尚不足以泄愤，却要将我花一般的闺女娶作媳妇，折磨得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天可怜见，叫我今晚隔窗听得她母子这番说话，否则……

我那苦命的春儿……"

商宝震年轻识浅，却全不明白母亲这番深意，只觉又是欢喜又是诧异，想到母亲肯为自己主持这门亲事，欢喜倒有九分，只剩下一分诧异。

马行空只怕再听下去给商老太发觉，凝神提气，悄悄走远，回到自己屋中时抹了额头一把冷汗，猛然省起："那奔到后山的瘦小黑影却又是谁？"

第二天午后，马行空穿了长袍马褂，命商宝震请母亲出来，有几句话商量。商宝震又惊又喜，心想："难道母亲这么快就已跟他提了亲？瞧他这副神气打扮，那可不同寻常。"于是相请母亲，来到后厅，和马行空分宾主坐下，自己下首相陪。他望望母亲，又望望马行空，一颗心怦怦直跳，但听马老镖头道谢护镖之德，东道之谊，商老太满口谦虚，只盼他二人说到正题，但两个言来语去，尽是客套。

说了好一会，马行空才道："小女春花这丫头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我想跟商老太商量一件事。"商宝震心中怦的一下大跳。商老太大是奇怪："却也没听说女家先开口来求亲的。"说道："马老师尽说不妨，咱们自己人，还拘什么礼数？"马行空道："我除了这丫头，一生就收得一个徒弟。他天资愚钝，性子又卤莽，但我从小就当他亲儿子一般看待。这孩子跟春儿也挺合得来，我就想在贵庄给他二人订了这头亲事。"

商宝震越听越不对，听到最后一句话时，不自禁地站起身来。商老太心下大怒：”这老儿好生厉害，定是我那不中用的儿子露了破绽。”当下满脸堆欢，连声"恭喜"，又叫："孩儿，快给马老伯道喜！"商宝震脑中胡涂一片，呆了一呆，直奔出外。

马行空又和商老太客气好一阵子，才回屋中，将女儿和徒儿叫来，说今日要给二人订亲。徐铮大喜过望，笑得合不拢嘴来，马春花红晕双颊，转过了头不作声。马行空说道："咱们在这儿先订了亲。至于亲事嘛，那是得回自个家去办的了。"他知女儿和徒儿心中藏不住事，昨晚

所闻所见，竟是半句不提。

马春花娇憨活泼，明艳动人，在商家堡这么八个月一住，商宝震和她日日相见，竟叫他一缕情丝，牢牢地缚在这位姑娘身上。他刚得母亲答应要给自己提亲，料想事无不谐，正在满怀喜悦之际，突然听到了马行空那几句晴天霹雳一般的言语。他独自坐在房中，从窗中望出去，呆呆地瞧着院子中一株银杏，真难相信适才听到的话竟会是马行空口中说出来的。

他丧魂落魄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直至一名家丁走进房来，说道："少爷，练武的时候到啦，老太太等了你半天呢。"商宝震一惊，暗叫："糟糕，胡里胡涂的误了练武时候，须讨一顿好骂。"从壁上摘下了镖囊，快步奔到练武厅中。只见商老太坐在椅中，神色如常，说道："今儿练督脉背心各穴。"

转头向两名持牌的家丁叫道："将牌儿拿稳了，走动！"商宝震暗暗纳罕：

"马老师说这等话，怎地妈毫不在乎？"但商老太平日训子极严，练武之际尤其没半点假借，稍一不慎，打骂随之，商宝震取金镖扣在手中，不敢胡思乱想，凝神听着母亲叫穴。

只听商老太叫道："苗人凤，命门、陶道！"商宝震右手双镖飞出，正中木牌上所绘人形背心两穴。商老太又叫："胡一刀，大椎、阳关！"商宝震左手扬起，认明穴道，登登两声发出，"大椎穴"打准了，"阳关穴"却是稍偏，突然间见到木牌有异，"咦"的一声，定睛一看，只见木牌上原来写着的"胡一刀"三个黑字已然不见。他招手叫那持牌家丁过来，待那木牌拿近，看清楚"胡一刀"三字已被人用利器刮去，却用刀尖刻了歪歪斜斜的"商剑鸣"三个字，这一来适才这两镖不是打了仇人，却是打中了自己父亲。

商宝震又急又怒，反手一掌，将那家丁打落两枚牙齿，跟着一脚，将他踢倒在地。

商老太叫道："且住！"心想这庄丁自幼在庄中长大，怎能如此大胆，此事定是外人所为，心念一动，立时想到了马行空师徒三人，说道："请马老师来说话。"商宝震本来为人精细，今日婚事不成，失意之下，卤莽出手，一听母亲叫请马老师，立时会意打错了人，忙将那庄丁拉起，说道："打错了你，别见怪。"伸手去拔牌上人形穴道中的金镖。商老太伸手拦住，说道："慢着！就让他得意一下，又有何妨。"转头吩咐庄丁，到老爷灵堂中取紫金八卦刀来。

马行空师徒三人走进厅来，见练武厅上人人神色有异。马行空暗吃一惊：

"这老婆子好厉害，一时三刻就要翻脸。"当下双手一拱，说道："老太太呼唤，不知何事？"商老太冷笑道："先夫已然逝世，马老师往日虽有过节，却也不该拿死人来出气啊。"马行空一呆，笑道："在下愚鲁，请商老太明示。"商老太向那木牌上一指，道："马老师乃是江湖上响当当的汉子，这般卑鄙行径，想来也不屑为，请问是令爱所干的呢，还是贤高徒的手笔？"

说着双目闪闪生光，向马家三人脸上来回扫视。马春花从未见过她如此凛然有威，甚是惊诧。

马行空见木牌上改了人名，也是大为骇异，朗声道："小女与小徒虽然蠢笨，但决不敢如此胡闹。"商老太大声道："那么依马老师之见，这是商家堡自己人干的勾当了？"马行空想起昨晚所见的那瘦小人形，说道："只怕是外人摸进庄来，也是有的。在下昨晚……"商老太拦断话头，厉声喝道："难道会是胡一刀那狗贼自己，来做这鬼祟的勾当？"

一言甫毕，突然人圈外一人接着叫道："不敢去找真人动手，却将人家的名字写在牌上出气，这才是卑鄙行径，鬼祟勾当！"

商老太坐在椅上，瞧不见说话之人是谁，但听到他声音尖细，叫道："是谁说话？你过来！"只见两名庄丁被人推着向两旁一分，一个瘦少年走上前来，正是胡斐。

这一下当真是奇峰突起，人人无不大出意外。商老太反而放低了嗓子，说道："阿斐，原来是你。"胡斐点头道："不错，是我干的。马老师他们全不知情。"商老太问道："你这么干，为了什么？"胡斐道："我瞧不过眼！是英雄好汉，就不该如此。"商老太点头道："你说得很对，好孩子，你很有骨气，你过来，让我好好地瞧瞧你。"说着缓缓伸出手去。

胡斐倒不料她竟会不怒，便走近身去。商老太轻轻握住他双手，低声道："好孩子，真是好孩子！"突然间双手一翻，一手扣住他左腕"会宗穴"，一手扣住他右腕"外关穴"。

她这一翻宛似电光石火，胡斐全未防备，登时全身酸麻，动弹不得。若凭他此时武功，商老太哪能擒得他住？但他究竟全无临敌经验，不知人心险诈，双腕既入人手，空有周身本事，却已半分施展不出。商老太唯恐他挣扎，飞脚又踢中他的"梁门穴"，命庄丁取过铁链麻绳，牢牢将他手足反绑了，吊在练武厅中。

商宝震取过一根皮鞭，夹头夹脑先打了他一顿。胡斐闭口不响，既不呻吟，更不讨饶。商宝震连问："是谁派你来做奸细的？"问一句，抽一鞭，又命庄丁去看住平阿四，别让他跑了。他满腔愤恨失意，竟似要尽数在胡斐身上发泄。

马春花和徐铮见胡斐已全身是血，心下不忍，几次想开口劝阻，但马行空连使眼色，神色严厉，命二人不可理会。

商宝震足足抽了三百余鞭，终究问不到主使之人，眼见再打下去便要把他活活打死，这才抛下鞭子，骂道："小贼，是奸贼胡一刀派你来的是不是？"

胡斐突然张嘴哈哈大笑。他这样一个血人儿，居然尚有心情发笑，而且笑得甚是欢畅尽意，并无做作，又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。商宝震抢起鞭子，又待再打，马春花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叫道："不要打了！"商宝震的皮鞭举在半空，望着马春花的脸色，终于缓缓垂了下来。

胡斐身上每吃一鞭，就恨一次自己愚蠢，竟然不加防备而自落敌人之手，当时全身皮开肉绽，痛得几欲昏去，忽听马春花"不要打了"四字出口，睁开眼来，只见她脸上满是同情怜惜之色，不由得大是感激。

商老太见儿子为女色所迷，只凭人家姑娘一句话便即住手停鞭，心中恼怒异常，鼻孔中微微一哼，却不说话。马行空道："商老太，你好好拷打盘查，总要问个水落石出。春儿、铮儿，咱们出去吧！"当下向商老太一抱拳，领着女儿徒弟，走了出去。

马春花出了练武厅，埋怨父亲道："爹，打得这么惨，你怎么见死不救，还叫她好好拷打？"马行空道："江湖上人心险恶，女孩儿家懂得什么？"

对父亲这几句话，马春花确是不懂，这天晚上想到胡斐全身是血的惨状，总是难受，睡到半夜，翻来覆去地再也睡不着了，悄悄爬起身来，从百宝囊中取出一包金创药，出房门向练武厅走去。

走到廊下，只见一个人影，踱来踱去发出声声长叹，听声音正是商宝震。

这时他也瞧见了马春花，停步不动，低声道："马姑娘，是你么？"马春花道："是啊！你怎么还不睡？"

商宝震摇头道："遭逢今日之事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怎么不睡？"马春花说道："我跟你一样，也牵挂着今日之事，心里难受。"她所说的"今日之事"，是指胡斐被打。商宝震所说的却是指她的终身另许他人，这时听她说"心中难受"，不由得身子发抖，暗想："她果然对我甚有情意，她被许配给那姓徐的蠢才，实是迫于父命，无可奈何。"当下大着胆子，上前一步，柔声叫道："马姑娘！"

马春花道："嗯，商少爷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"商宝震道："你何必求？

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就给你做什么，就是要我当场死了，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，那也成啊。"这几句话说得情热如沸，其实他心中想说已久，却一直不敢启唇，这时想到好事成空，她又自行半夜里出来细诉衷情，终于再也忍耐不住。

马春花听他这么说，不禁愕然，平日但见他对自己温文有礼，只道他是大家公子，生性如此，实不知对自己竟怀有如此深情，呆了一呆，笑道："我要你死干什么？"商宝震四下一望，只怕在此处耽得久了给旁人见到，低声道："这里说话不便，咱们到墙外去。"马春花点点头，两人越墙而出。

商宝震携着她手，走到一排大槐树下并肩坐下。马春花轻轻将手缩回，道："商少爷，那你是肯答允我了？"商宝震伸出手去握住她手，道："你说便是，何必问我？"马春花又将手从他手中缩回，说道："我请你去放了阿斐，别再难为他了。"

这时树顶上簌簌一动，但二人均未在意。她此言出口之先，商宝震尽想着田归农和苗夫人的私情，满腔热望，只盼她求自己也带她私奔逃走，岂知她所求的竟是去放那个小贼，不禁大是失望，黯然不语。马春花道：“怎么？

你不肯答允么？”商宝震道：“你既喜欢，我总答允的，拼着给妈责骂便是了。”马春花大喜，道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！”站起身来，道：“那么咱们去放他吧。”商宝震求道：“再在这儿多坐一会。”马春花觉他既然答允放人，不便拂他之意，重又坐回。商宝震道：“你的手让我握一会儿。”马春花想到他情痴一片，也甚可怜，于是嫣然一笑，伸手让他握着。

商宝震轻轻握着她柔腻润滑的小手，心中感慨万端，险些要掉下泪来。

过了半晌，马春花道：“阿斐给你吊着，多可怜的，你先去放了他，我再给你握一会儿，好不好？”说着缩手站起。商宝震叹了口气，跟着站了起来。

突听得树顶飒然有声，一团黑影飞跃而下，站在两人面前，笑道：“不用你放，我早出来啦！”马商二人大吃一惊，待得瞧清楚眼前之人瘦瘦小小，竟是胡斐，心中的惊骇都变成了奇怪，齐声问道：“谁放你的？”胡斐笑道：“我何必要人放！我爱出来便出来了。”

原来他被商老太点了穴道，过了四个时辰，穴道自解，那铁链麻绳却再也缚他不住。他使出收肌缩骨之法，从链索中轻轻脱了出来，幸好鞭子打得虽重，却都是肌肤之伤，并未损到筋骨。他活动了一下手足，待要去救平阿四，却听得马商二人说话和越墙出外之声，于是抢在头里，躲在树顶偷听。

他轻功高超，那二人又在全神贯注他说话，是以并未知觉。

商宝震听他说自己出来，哪里肯信，当下疑心大起：“定是又有奸细混入了商家堡来？”抢上去抓他胸口。胡斐吃了他几百鞭子，这口怨气如何不出？身形一晃，左右开弓，拍拍拍拍，霎时之间连打了他四个耳光。

商宝震急忙伸手招架，胡斐左手一晃，引得他伸手来格，右手砰的一拳，迎面正中他的鼻子，立时鲜血长流。商宝震“啊”的一声，胡斐跟着起脚一钩，商宝震急忙跃起两丈，哪知对手连环脚踢出，乘他人在半空，下盘无据，跟着一脚，将他踢了一个筋斗。这几下快捷无伦，待得马春花看清楚时，商宝震已连中拳脚，给踢翻在地。

胡斐气犹未泄，碍着马春花在旁，再打下去她定要出面干预，她对自己一片好心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只要她一句话，自己焉能不听？当即拍手叫道：“姓商的小狗贼，你敢追我么？”说着转身便逃。

商宝震莫名其妙地中了他的拳脚，只因对方出手太快，还道自己疏神，不信他一个小小孩童，竟有胜于自己家传八卦门的神妙武功，兼之心上人在旁，这个脸如何丢得下？当下发足便追。

胡斐轻功远胜于他，逃一阵，停一会，待他追近，又向前奔，转眼间便奔出七八里地，见马春花虽然跟来，却已远远抛在后面，于是立定脚步，说道：“姓商的，今日小爷中了你母亲的奸计，这才受辱，现下让你见识见识小爷的本事。”说着身形飞起，如一只大鸟般疾扑过去。

商宝震从未见过这般打法，吓得急忙闪避。胡斐左足在地下微微一点，身子已转过方向，跟着进扑。这时商宝震待要再让，却已不及，当下喝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双掌并击，正是他家传八卦掌的厉害家数。胡斐左手在他掌上一搭，一拉一扭，商宝震手腕剧痛，若不是缩手得快，双手手腕立被扭断。

胡斐左拳平伸，砰的一声，击中他的右胸，跟着起脚，又踢中他的小腹。胡斐习练父亲所遗拳经，今日初试身手，竟然大获全胜。

此刻商宝震全身缩拢，双手护住头脸，只有挨打的份儿，苦练了十多年武功，在这少年手下，竟是半点施展不出。胡斐左腿虚晃，侍他避向右方，右脚倏地踢出，正中他右腰“京门穴”。商宝震站立不住，扑地倒了。胡斐剥下他长衫，撕成几片，将他手脚反转缚住，本要将他吊在路旁的柳树之上，但他人小，力气不够提上树去，于是看准了一个大椏枝，抓起商宝震来，大喝一声：“去你的！”力贯双臂，将他掷了上去，正好搁在椏枝之间。

胡斐折下七八根柳条，当作鞭子，一鞭鞭往他头上抽去，商宝震又惊又怒，知他一报还一报，只得咬紧牙关忍受。堪堪打了三四十鞭，马春花急奔赶到，一见二人情景，大是惊诧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胡斐笑道：“马姑娘，我不用你求告，就饶了他！”说着哈哈大笑，虽是一个十余岁的少年，但言语举止，竟然豪气逼人。他随手将柳枝远远抛出，大踏步便走。马春花叫：“小朋友，你到底是谁？”

胡斐转过头来，朗声答道：“姑娘见问，不得不说。我是大侠胡一刀的儿子胡斐便是。”说罢纵声长笑，片刻间背影已在柳树后隐没。

“我是大侠胡一刀的儿子胡斐便是！”

人已远去，话声余音袅袅，兀自鸣响。树上商宝震，树下马春花，都是惊讶不已。

过了片刻，马春花叫道：“商少爷，你能下来么！”商宝震用力挣扎，挣不脱脚上的绑缚，大是羞惭，明明是不能下来，这句话却又怎能出口？只胀红了脸不作声。马春花道：“你别动，小心摔下来。我上来助你。”纵身跃高，想要拉住树干攀上，但那树干甚高，这一跃没能抓住，当下手足并用，从树干爬上树去。

爬到树干中间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一行人自北而来。此时晨光熹微，天将黎明，马春花心道：“怎地这早就有人赶路？”转瞬之间，一行人已来到树下，共是人马九乘。那九人见一个大姑娘爬在高树之上，都感诧异，勒马观看。马春花嗔道：“有什么好瞧的？走你们的吧！”那九人也不理睬，再看到树顶绑着一个青年男子，更是奇怪。

马春花未到树顶，提气上跃，左手已在半空中抓住一根树枝，一拉之下，借势翻上，窜到了商宝震身旁。树底下两个男人齐声喝采：“好俊的轻身功夫！”马春花将商宝震手脚上的布条解开，低声道：“没受伤么？”她这句柔声相询，商宝震听了大慰，道：“没什么。”拉住树枝一荡，从数丈高处轻轻跃下。马春花跟着下来，见马上九人指指点点，肆无忌惮的好生无礼，不禁心下恼怒，向他们横了一眼。

只见九人有老有少，衣饰都颇华贵，个个腰挺背直，豪健剽悍。只居中一位青年公子脸如冠玉，丰神俊朗，容止都雅，约莫三十二三岁年纪，身穿一件宝蓝色长袍，头戴瓜皮小帽，帽子正中缝着一块寸许见方的美玉。马春花从小就在镖行，自识得珠宝，但见相隔数丈，仍可看到那块美玉莹然生光，知道实是价值连城的宝物，他这么随随便便地缝在帽上，也不怕失落，心中好奇，不由得向他多望了一眼。

那公子见她明艳照人，身手矫捷，心中也是一动，向身旁一个中年汉子低声说了几句。那汉子点点头，突然纵声大笑，高声道：“你小贼定是偷了人家东西，给高高吊在树上。”一个老者笑道：“你说偷了什么？怎么他妹子又这么巴巴地来救他？”他语带轻薄，神色甚是浮滑。

商宝震本已满腔怒火难以发泄，听了这些言语，突然纵身上去，拍的一声，打了这老者一个耳光。那老者骑在马上，和他相隔丈余，他一跃之间就打到人家耳光，倒也大出诸人意料之外。众人不自禁地勒马退后，愕然相顾。

那老者不提防受辱，如何忍得下这口气？立即闪身下马，伸手来抓他衣襟。

商宝震反手一勾，拿他手腕。那老者也是身有武功，以抓变掌，掌底穿拳。

二人在大路旁斗了起来。

商宝震虽被胡斐打了一顿，却也没伤到筋骨，一来意中人在旁观斗，二来屈气难伸，将家传八卦掌绝艺施展出来，越来越狠。那老者一招接不住，肩头中掌，踉踉跄跄地退开几步。他一定神侍要再上，马上一人叫道：“老张你退下，这小子有点儿邪门。”

话声甫毕，一个人影轻飘飘地从马背上跃了下来。那老者当即闪开。商宝震和马春花见此人身手了得，不禁都留上了神。但见他一张紫膛脸，神态威猛，身材魁梧，站着比商宝震要高出大半个头。他双手负在背后，向商宝震打量，问道：“你是八卦门的么？你师父姓褚还是姓商？”一副傲慢的神色，全没把对方放在眼里。

商宝震大怒，喝道：“你管得着么？”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天下只要是八卦门的，我们就管得着。”商宝震为人本来精细，但此日连受

挫折，盛怒之下，没细想他言语中的含意，一招“劈雷坠地”，往他膝盖上击去，出手甚是迅疾。

那人微微一笑，右手轻轻一挥，向左踏了一步，登时将他这一击化解了。

商宝震的“游身八卦掌”一施出，再不停留，脚下每一步都按着先天八卦的图式，转折如意，四梢归一，绕着对方身子急速奔跑，一掌一掌越打越快。

那大汉双手出招极短，只是比着招式，始终不与商宝震手掌相触，但他所出的每一招，却无一不是商宝震掌法的克星，往往使商宝震招式未曾使全，便迫得收掌变势。霎时之间，商宝震打出了四十余掌，竟没一掌带到他一点衣角。旁观众人见那大汉如此了得，无不赞服。

商宝震焦躁起来，奔跑更速，掌法催紧。那大汉仍然好整以暇，面露微笑，双掌或挥或按，便如是独个儿练拳一般。此时商宝震已然瞧出，对方出招虽然极短，脚下却也按着先天八卦的图式，方位丝毫不乱。他曾听母亲说过，八卦门中有一项极精深的“内八卦功夫”，非将外八卦练至登峰造极，决不能动，但只要一练成，那时以静制动，克敌机先，差不多就是无敌于天下了。眼前此人明明是让着自己，只要他当真一出手，一招之间就能将自己打倒。他越想越是惶恐，突然向后跃开，抱拳说道：“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原来是本门前辈到了！”

那人微微一笑，仍然问道：“你师父姓褚还是姓商？”商宝震曾得母亲嘱咐，在人前千万不可吐露身分，以防对头知悉，难遂报仇大事，不禁踌躇不答。那人笑道：“你掌法门户开阔，瞧来是商剑鸣师兄一派了。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最后一句话是向马上一个老者而说。

那老者年近五十，翻身下马，向商宝震道：“你师父呢？引我们去见见。

我是你王师伯，这位是我兄弟，你拜师叔吧。”说着哈哈大笑。

商宝震知道父亲的师父是威震河朔王维扬，乃是北京镇远镖局的总镖头，眼前这人自称姓王，又是八卦门的高手，看来是自己师伯、师叔，定然不假的了。但他生性精细，加问一句：“两位跟威震河朔王老镖头是怎生称呼？”王氏兄弟相顾一笑。那老者道：“那是咱哥儿俩的先父。你还不信么？

商师弟呢？”

商宝震更无迟疑，扑倒在地，磕了几个头，口称师伯师叔，说道：“先父早已去世，师伯师叔当年没接到讣告么？”

那年老的武师名叫王剑英，他兄弟名叫王剑杰，都是王维扬的儿子。王维扬当年凭一对八卦掌、一把八卦刀威震江湖绿林。黑道中有一句话道：“宁碰阎王，莫碰老王”，端的是名扬天下，现时早已逝世多年。

商剑鸣虽是他的门下，但师徒间情谊甚是平常，离师门后少通音问。王氏兄弟又在官府当差，青云得意，从来就没将这个身在草野的同门师兄弟放在心上。因此山东和北京虽相隔不远，商剑鸣逝世的讯息王氏兄弟竟然不知。

当下王剑英叹了口气，回身向那青年公子低声说了几句话。那公子眼角向马春花斜睨一眼，欢然点头。王剑英向商宝震道：“你家住此不远吧？你带我兄弟到你父亲灵前一祭。我们师兄弟一别二十余年，想不到再无相见之期。”他顿了一顿，伸手向那公子一张，道：“你来拜见福公子，我们都在公子手下当差。”

商宝震见那公子气度高华，想是京中的贵介公子，这才收得王氏兄弟这等豪杰替他当差，当下上前躬身下拜。福公子只摆摆手，说声：“请起！”

却不回礼。商宝震心中微微有气：“好大的架子！你当真是皇帝老子不成？”

一行人来到商家堡时，堡中已发觉胡斐逃走，正在到处找寻。商宝震入内报讯，商老太听说先夫的同门兄弟来到，又惊又喜，急忙出迎，将胡斐的事抛在一旁。

王剑英给商老太引见。原来这九人之中，倒有五个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，除王氏兄弟外，还有太极门的陈禹，少林派的古般若，天龙门南宗的殷仲翔。

陈禹和殷仲翔在江湖上名声早显，古般若年纪轻些，但见他双目有神，伸出手来干如枯木，手指坚挺，定是外家的一把好手。其余三人是福公子的亲随侍仆，那受了商宝震殴击的老者姓张，大家叫他做张总管，自是福公子府中有权势的人物了。

至于福公子是什么身分，王剑英却一句不提，只是称他为“福公子”。

王剑英、剑杰兄弟问起商剑鸣的死因。商老太做心极盛，不肯说是胡一刀所杀，只是说得病身亡。她决意要和儿子一同亲刃仇人，决不肯假手旁人复仇。

马春花见商老太、商宝震等同门叙话，回到屋里，将适才的见闻向父亲说了。马行空听说那胡斐竟是大侠胡一刀的儿子，大是惊讶，但听这小小孩童的武功竟胜过商宝震，却是半信半疑。徐铮在旁默默听着，脸上青一阵、红一阵，并不插嘴。

父女俩说了一阵子话，马春花回到自己房里。徐铮跟了出来，叫声：“师妹！”马春花脸上一红，道：“什么？”徐挣见她脸若朝霞，心中情动，将本来要问的话按捺了不说，伸手去拉她的手。马春花将手摔脱，嗔道：“给人家瞧见了，怎好意思？”

徐铮终于沉不住气，愤然道：“哼，不好意思！你半夜三更，跟那姓商的小子到外面去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了？”马春花一怔，听他语意不善，怒道：“你问这活是什么用意？”徐铮道：“你跟那小子出去是什么用意，我问这话就是什么用意。”

他对师妹向来体贴讨好，但今日一早见她与商宝震从外面回来，听她言中叙述，又是半夜里在外面遇到胡斐，自是醋意大盛，哪想得到她是怕父亲责怪，将求商宝震释放胡斐之事瞒过了不说。马行空那晚隔窗听到商老太母子对答，得知商宝震看中自己女儿，还道他二人确有私情，夜中相会，碍着徒儿在旁，不便追问。但徐挣听来，心中酸溜溜的满不是味儿。他生性卤莽，此时师妹又成了他未过门的妻子，不禁疾言厉色地追问起来。

马春花问心无愧，这师哥对自己又素来依顺容让，想不到昨天父亲刚把自己终身相许，他就这么强横霸道起来，日后成了夫妻，岂非整日受他欺辱？

本来这件事她只要直言相告，徐挣一经明白，自无话说。但她赌气偏偏不说，道：“我爱跟谁偷偷出去，就跟谁出去，你管得着么？”

一个人妒意一起，再无理性，徐铮满脸胀得通红，连脖子也，粗了，大声道：“从前我管不着，今儿就管得着。”马春花气得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现下你已这样了，将来还指望你待我好吗？”徐铮见她流泪，心中又是软了，但想到她和商宝震深宵出外幽会，一口气怎咽得下去？大声道：“你出去到底干什么来着？你说，你说！”马春花心道：”你越是横蛮，我越是不说。”

就在此时，商宝震奉母亲之命，过来请马行空去和王氏兄弟等厮见，只见徐锋和马春花在廊下大声争闹，不由得停了脚步。徐铮早是一肚子火，满心想打未婚妻子一个耳括子，却又未敢，眼见商宝震过来，正合心意，骂道：“我打你这个狗娘养的小子！”冲上去就是一拳。商宝震一让，愕然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徐铮跟着又是一拳，商宝震来不及闪让，给他一拳正中胸口，待他第三拳打来时，回掌相格。两人便在廊下动起手来。

马春花满腹怨怒，并不理他二人打得如何，一扭头竟自走了。回到房里哭了一场，婢女来叫吃饭，她也不理会，迷迷糊糊地便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已是傍晚时分，信步走到后花园中，坐在石凳上呆呆出神，心中只是想：“难道我的终身，就算这么许给了这蛮不讲理的师兄么？爹爹还在身边，他就对我这么凶狠，日后不知更要待我怎样？”不由得怔怔地掉下泪来。

也不知坐了多少时候，忽听得萧声幽咽，从花丛外传出。马春花正自难受，这萧声却如有人在柔声相慰，细语倾诉，听了又觉伤心，又是欢喜，不由得就像喝醉了酒一般迷迷糊糊。她听了一阵，越听越是出神，站起身来向花丛外走出，只见海棠树下坐着一个蓝衫男子，手持玉萧吹奏，手自如玉，和玉萧颜色难分，正是晨间所遇到的福公子。

福公子含笑点首，示意要她过去，萧声仍是不停。他神态之中，自有一股威严，一股引力，直是叫人抗拒不得。马春花红着脸儿，慢慢走近，但听萧声缠绵婉转，一声声都是情话，禁不得心神荡漾。

马春花随手从身旁玫瑰丛上摘下朵花儿，放在鼻边嗅了嗅。萧声花香，夕阳黄昏，眼前是这么一个俊雅美秀的青年男子，眼中露出来的神色又是温柔，又是高贵。

她蓦地里想到了徐铮，他是这么的粗鲁，这么的会喝干醋，和眼前这贵公子相比，真是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泥涂。

于是她用温柔的脸色望着那个贵公子，她不想问他是什么人，不想知道他叫自己过去干什么，只觉得站在他面前是说不出的快乐，只要和他亲近一会，也是好的。

这贵公子似乎没引诱她，只是她少女的幻想和无知，才在春天的黄昏激发了这段热情，其实不是的。如果福公子不是看到她的美貌，决不会上商家堡来逗留，手下武师一个过世了的师兄弟，能屈得他的大驾么？如果他不是得到禀报，得知她在花园中独自发呆，决不会到花丛外吹萧。要知福公子的萧声是京师一绝，就算是王公亲贵，等闲也难得听他吹奏一曲。

他脸上的神情显现了温柔的恋慕，他的眼色吐露了热切的情意，用不到说一句话，却胜于千言万语的轻怜密爱，千言万语的山盟海誓。

福公子搁下了玉萧，伸出手去搂她的纤腰。马春花娇羞地避开了，第二次只微微让了一让，但当他第三次伸手过去时，她已陶醉在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男子气息之中。

夕阳将玫瑰花的枝叶照得撒在地上，变成长长的一条条影子。在花影旁边，一对青年男女的影子渐渐偎倚在一起，终于不再分得出是他的还是她的影子。太阳快落山了，影子变得很长，斜斜的很难看。

唉，青年男女的热情，不一定是美丽的。

马春花早已沉醉了，不再想到别的，没想到那会有什么后果，更没想到有什么人闯到花园里来。福公子却在进花园之前早就想到了。所以他派太极门的陈禹去陪马行空说话，派王氏兄弟去和商氏母子谈论，派少林派的古般若去稳住徐铮，派天龙门南宗的殷仲翔守在花园门口，谁也不许进来。

于是，谁也没有进来。

百胜神拳马行空的女儿，在父亲将她终身许配给她师哥的第二天，做了别人的情妇。

当晚商家堡大摆筵席，宴请福公子。因为座中都是武林人士，也不必有男女之别，所以商老太和马春花都和众人同席。

马行空当年识得王氏兄弟的父亲王维扬，自王维扬过世、王氏兄弟投身官府之后，镇远铮局早已歇业，因此上已不能说是同行。但王氏兄弟却也知道马行空的名头，对他颇有几分敬意。

马春花脸泛红潮，眉横春色，低下了头谁也不瞧。旁人只道她是少女娇羞，其实她心中是充满了柔情蜜意。她并没避开徐铮的眼光，也没避开商宝震的眼光。然而这两人和她的眼光相接触时，半点也瞧不出她的心事。他们想：“她心中到底对我怎样？”她嘴角边带着微笑，但这不是为他二人笑的。

她看到了他们，却全然没看见他们，她只是在想着适才的幸福和甜蜜。

福公子常常向她偷看一眼两眼，但她决不敢回看，因为她很明白，只要回看他一眼，四目交投，再也分拆不开了。

饮食之间，一名家丁匆匆走到商老太身边，在她耳旁低声说道：“那姓平的贼子给人救去了。”商老太一惊，随即神色如常，举杯向众人劝饮，心想这件事不必让客人知道。

就在这时，暮地里砰的一声，两扇厅门脱枢飞起，砰膨、砰膨几响，落在地上，一个瘦瘦小小的人形插腰而立，站在厅口。

王氏兄弟等虽在席间，不忘了保护福公子的职责重大，随身都带兵刃。

变故一起，几个人立即一齐离座，在福公子四周站定，及至看清楚进来的只是一个小孩，身边并无别人，不禁相顾惊诧：“难道震飞厅门的，竟是这个小孩？”

这小孩正是胡斐，他救了平阿四出堡后，想起商宝震鞭打之仇虽报，商老太暗算之恨未复，于是又赶回大厅，大声嚷道：“商老太，你有本事再抓住我么？”他说这话时神态豪迈，但毕竟不脱小孩子声口，似乎和她闹着玩一般。

商老太一见仇人之子，眼中如要喷火，低声向儿子道：“截住他后路，别让小贼逃了。”又向身后的家丁道：“快取我刀来。”她缓缓离座，厉声道：“是谁放走你的？是这位马老拳师不是？”她决不信这孩子自己能脱却铁链之缚，定是堡中有奸细相救。

胡斐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商老太指着徐挣道：“是他？”胡斐仍是摇头。

商老太指着马春花道：“那么定是这……这位姑娘了？”胡斐心想：“这位姑娘本想救我，虽然没救，但我感她的恩情却是一样。”于是笑着点了点头，大声道：“不错，这位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他这话是说给马春花听的，在他孩子的心中，原是一番感激之意，没想到这句话会给她带来大祸。

商老太阴沉沉地向马春花望了一眼。这时庄丁已取了刀来。商老太左手提刀，右手指着胡斐，问道：“你爹爹胡一刀怎么不来？”王氏兄弟等听说眼前这孩子竟是辽东大侠胡一刀之子，无不耸动。

胡斐道：“我爹爹早已过世。你要报仇，就找我吧。”商老太脸如死灰，喝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胡斐道：“我爹爹若是在世，你敢打我一鞭么？”商老太高举紫金八卦刀，突然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胡一刀，胡一刀，你死得好早啊！你不该这么早就死啊！”胡斐愕然不解：“怎么这老太婆忽起好心，哭起我爹爹来？”

商老太大励三声，突然止泪，伸袖子在脸上一抹，左足踏上一步，摹地里横过紫金刀，身子疾转，呼的一声，横刀向胡斐颈中削去。

这一下人人出于意料之外，福公子、马春花、徐铮都惊叫起来。

商老太这一招“回身劈山刀”乃八卦刀绝技之一，又是出其不意，莫说眼前只是个小儿，就是江湖好手，也未必躲闪得了。岂知胡斐身法好快，身子一侧，让开刀锋，随即伸手拿她手腕。他在一招之间立即反手抢攻，群豪无不惊讶。商老太一刀不中，想也不想，第二刀跟着劈出。

莫看商老太老态龙钟，出手之际刀刀狠辣。她想到仇人已死，今生报仇无望，唯一的指望就是杀了眼前的小儿。她当丈夫逝世之后，所以不自刎殉夫，全因心中存着复仇一念，此时生无可恋，招招竟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杀法。胡斐初逢强敌，精神大振，不作游斗，却在刀缝之中伸掌抢攻，竟是半招也不退让。敌人挥刀狠砍狠杀，他施展大擒拿手龙形爪，也是狠击狠打。

烛光之下，但见一个白发老妇，一个黄口小儿，性命相扑，斗得猛恶异常。

王氏兄弟初见商老太一上来就猛使杀手，心中还暗怪她将八卦门的功夫滥用了，对小孩儿都使绝招，逢到一流高手那怎么办？岂知越看越是惊讶。

商老太的一路八卦乃使得绵密狠辣，绝无破绽，虽说未臻炉火纯青之境，但加上她不顾性命的那股狠劲，对手再强，本也难以抵敌，岂知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和她空手相搏，竟然渐占上风。再拆数合，商老太已全在胡斐掌风笼罩之下，突然拍的一声，她左颊上吃了一记耳光，接着右颊又是一记。

王剑杰道：“商家嫂子退下，我来对付这小子！”手持大刀，踏步上前。

只听“啊哟”一声，商老太已滚在一旁，王剑杰眼前突然青光一闪，一刀迎面劈到，急忙举刀相架。那刀改砍为削，从横里削来，待得斜挡，那刀又快捷无伦地改为撩刀。

原来胡斐打了商老太两记耳光，心愿已足，一勾一拿，扣住了她的手腕，随即飞起一腿，将她踢了一个筋斗，已将她紫金刀抢在手里，不待王剑杰走近，刷刷刷连环三刀，将他砍了个手忙脚乱。想那王剑杰是八卦门的一流高手，此时造诣，已不在当年商剑鸣之下，只因心中存了

轻视之心，竟给敌人抢了先着。三招一过，才知眼前的小孩实是劲敌，急敛狂傲之气，沉着应战，将门户守得严密异常，要先瞧清这小孩所使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刀法。

烛影摇红，刀光泛碧。群豪紧握兵刃，瞧着两人对刀。

福公子见这样一个衣着敝陋的黄瘦小儿，竟与自己府中的一流好手斗了个旗鼓相当，心中又是诧异，又感有趣，负手背后，凝神观斗。突然间闻到淡淡的一阵脂粉香，眼光一斜，只见马春花已站在身旁。他挨近一步，伸过手去握住了她手。这时人人都注视着厅中激斗，谁也没来留心他二人，可是大庭广众之间，竟然如此肆无忌惮的亲热，毕竟是大胆之极。福公子没将谁放在眼里，马春花却是少女初恋，情浓之际，不能自已。

王剑杰连劈数刀，胡斐都以巧妙身法避过。王剑杰竭力辨认他武功门派，始终捉摸不定，心想他自称是胡一刀之子，虽听父亲说过胡一刀的名头，但胡家刀法究竟是怎么一般家数，是刚是柔？外门内家？却是丝毫不知，但见这少年的招数忽而凝重如山，忽而流转似水，与一般刀法全不相同。

又斗数合，王剑杰焦躁起来，心想自己在福公子府中何等身分，今日斗一个小儿也要拆到数十招之外，若再纠缠下去，纵然将他杀了，也已脸上无光，当下刀法一紧，迈开脚步，绕着他身子急转。

要知王氏八卦门的“八卦游身”功夫向是武林中一绝，当年王维扬曾以此迎斗“火手判官”张召重。这一发足奔行，当真是“瞻之在前，忽焉于后”，待得敌人转过身来，又早已绕到他的背后，自己脚下按着八卦方位，或前或后，忽左绕、忽右旋，不加思索，敌人却给他转得头晕眼花。但若敌人不跟着转动，他立即攻敌背心，敌人如何抵挡？确是十分巧妙十分厉害。王剑杰自幼在父亲监督之下，每日清晨急奔三次，每次绝不停留地奔绕五百一十二个圈子，临睡之时又是急奔三次。这功夫从不间断，每天大圈子、中圈子、小圈子一共要绕三千余转，二十余年练将下来，脚步全已成自然，只须顾到手上发招便行。

本来绕圈子时手上发掌，此时改用刀劈，但见他人影飞驰，刀光闪动，霎时间将胡斐裹在核心。胡斐乍逢劲敌，忙施展轻功闪躲，他身形灵巧，轻功又高，居然在刀风之中纵横来去，避过了数十刀的砍削斩劈。

马行空看得大是惊奇，心中暗叫：“惭愧！前晚见到的瘦小人影原来是他，若非见到这个少年，焉能发觉商老太的毒心？只是商家堡中卧虎藏龙并非别人，却是这个黄瘦小孩，枉自我一生闯荡江湖，到老来竟走了眼了。”

一瞥眼忽然不见了女儿，又见徐铮也已不在厅中，微感温怒：“如这等高手比武，一生中能有几次见得？少年人真不知好歹，一溜子就去谈情。日后成了夫妻，还怕谈不够么？”

他哪知女儿虽然确是出去谈情说爱，跟她缠绵的却不是她的未婚夫婿。

忽听得当的一声大响，火花四溅，胡斐与王剑杰双刀相交。这一响之后，接着响之不已。原来王剑杰越转越快，越砍越是凌厉。胡斐毕竟是年幼识浅，不明他刀法路数，到后来闪避不及，只得举刀还格。双刀一交，王剑杰心中暗喜：“这小子武功虽然不坏，力气究小，再砍几刀，他兵刃非脱手不可。”

当下一路急砍猛斫，胡斐被迫硬接，五六刀过后，手臂震得渐感酸麻。商剑鸣的紫金刀颇为沉重，胡斐力小，使动时本已不大顺手，这时更感吃力。

王剑杰身材魁梧，胡斐的头还及不到他头颈，一个居高临下，一个仰头接招，强弱之势更是悬殊。胡斐眼见不敌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将他一刀架开，跳出圈子，叫道：“且慢！”王剑杰与他本无仇怨，见他小小年纪，居然能接下自己数十招，心中动了爱才之念，说道：“好吧，你认输便是，我就饶你一命。”

胡斐笑道：“谁认输了？你不过胜在生得牛高马大，身材上占了便宜，那又算得什么本事？你等一下。”说着搬过一张长凳，往大厅中心一放，纵身上凳，叫道：“咱们再来比过。”王剑杰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道：“那算什么？”胡斐道：“咱们话说明在先，你可不许踢动我的长凳，否则就算你输了。”王剑杰呸了一声，道：“天下哪有这般比武法子？”胡斐笑道：“我人未长足，自是没你高。你若不愿，五年后等我长得跟你一般高了，再来决个胜败。”

胡斐平时听平阿四谈论他父亲胡一刀的威风，只道学得父亲遗书上的武功之后，也可如父亲一般所向无敌，岂知一上手就给商老太扣住脉门，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好打。那还可说自己一时不防，这时跟王剑杰一动手，才知自己虽然刀法大胜于他，功力却和他差得太远，因而交代了这几句话，就想乘机脱身。

哪知工剑杰一来丢不起这个脸，二来自恃必胜，骂道：“小猴儿崽子，不踢你这凳又怎么了？怕老爷劈不死你么？”说着挥刀 99 向他腰间削去。　胡斐横刀一封，二人又交上了手，此时胡斐却已高过了对方，他在长凳上奔左窜右，抡刀而战，那凳子有五尺来长，王剑杰若再绕着转动，转的圈子太大，跟他二十多年来所练的圈子大小不同，这是熟练了的功夫，临时改变不来，当下改使一套刀中夹掌、掌中夹刀的武功，要以刚猛的刀风掌力，将对方震下凳来。胡斐知他心意，不停纵跃窜避，不再硬接。王剑杰虽是专修八卦一门武功，但那八卦门中武功也甚繁复，单是刀法，就有大架、小架、内架、外架诸项变形。他刀法一变，左挥右削，专砍敌手下盘。胡斐跃起躲闪。王剑杰削得数刀，见胡斐又已跃起，不待他落下，跟着一刀贴凳横削，收刀时自左向右拖转，胡斐如落脚踏上长凳，一足非给削断不可，要避过这两削，只有离凳落地。

好胡斐，当真是计谋百出，眼见势在两难，突然伸脚尖在长凳左端用力一点，借势上跃，那长凳蓦地竖立。这一下真出其不意，砰的一声，长凳翻上来的右端，正好撞中王剑杰下巴，势道可还着实不轻。胡斐却已站在竖起的长凳顶端，居高临下，抡刀砍将下来。这一下变故甚是滑稽，旁观众人忍不住失笑。

王剑杰大怒，挥刀砍了几招，只因胡斐在高，自己大处劣势，也顾不得曾答应不动他的长凳，左腿飞出，踢翻长凳，跟着一刀“上步劈山”，向胡斐胸口剁去。胡斐人未落地，横刀一架，借着他一剁之势，窜出半丈，一俯身，左手举起长凳，当作一条长形盾牌，以长凳挡架敌刀，右手的紫金刀却一刀刀地递将出去。

王剑英见兄弟久战不下，早已皱起了眉头，旁观众人中陈禹、殷仲翔、古般若、马行空等均是江湖好手，眼见战局变幻，胡斐早已落败，王剑杰却始终拾他不下，均是暗暗称奇。

此时胡斐左凳右刀，兵刃上大占便宜。那长凳是红木所造，甚是坚硬，被王剑杰连砍几刀，却砍之不断。胡斐躲在凳后，反而不住抢攻。王剑杰骂道：“小猴儿，老爷叫你知道厉害！”猛地里一招“上歪门”，挥刀斜砍，登的一声，一刀砍中在凳正中，岂知这一下使力太强，刀刃深入凳内，回手一拔竟然拔不出来。他正要加力回夺，突见紫光一闪，对手的刀尖已刺向自己小腹。这一招犹如流水行云，来得好快，王剑杰一惊，只得撒手放刀。但他明明已经得胜，被这小孩胡混夺去兵刃，心中焉肯甘服？当即空手进击，这位八卦刀名家竟要以一双肉掌挽回脸面。

只见他点打戳拿，劈击压撞，双掌在刀缝中抢攻而前，威势竟是不下于使刀之时。胡斐力弱，挺着一只笨重的长凳，如何能与他轻捷的空手相敌？

眨眼间连遇险招，拍的一响，肩头被他一掌击中，险些跌倒。旁观众人一齐叫了起来。

胡斐忍住疼痛，左手将长凳一送一放，随即抓住凳面上的单刀刀柄，右足在凳上猛踢一腿，长凳离刀，向王剑杰撞去。王剑杰见他拼斗不依常法，一味胡混，大有相辱之意，心中越怒，双掌疾向长凳劈去。这长凳先前已受刀砍，再加掌力一震，喀喇一响，登时断为两截。胡斐却已双刀在手，着地卷来。

王剑杰空手对双刀，丝毫不惧，右手拿，左手钩，突然间胡斐惊叫一声，左手刀已被他夹手夺去。王剑杰将钢刀往地下一摔，仍是空手对刀。他在掌法上浸淫二十余年，使将出来果然凌厉已极。商宝震在旁瞧得又是沮丧又是喜欢，沮丧的是自己自幼苦学，只道已窥堂奥，但与这

位师叔相较，不知何年何月方能练到他这样的功夫，喜欢的是本门武功如此神妙，只要不断修习，前途自是不可限量。猛听得王剑杰暴喝一声：“去！”胡斐紫金刀脱手飞出，忙向后跃开。

王剑杰双掌一并，排山倒海般击将过来。胡斐眼见抵挡不注，情急智生，忽地指着他哈哈大笑。王剑杰给他笑得莫名其妙，收掌不发，楞了一楞，骂道：“小子，你笑什么？”胡斐笑道：“我帮手来啦，不再怕你们这许多大人齐心合力欺侮我一个孩子。”王剑杰一愣，自忖：“我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跟这小鬼头一般见识，到底该是不该？”胡斐笑道：“我这就接我帮手去，你们都在这里等着，可别害怕了逃走。”乘着王剑杰迟疑未定，急步向厅门走出，便想乘机溜开。

商老太已拾起紫金八卦刀，纵上拦住，喝道：“小杂种，你想逃么？”

可是她知这小孩的武功在自己之上，却也不敢十分逼近。

就在此时，忽听得远处马蹄声响，急驰而来。静夜之中，蹄声异常清晰，本来快马狂奔，蹄声繁密，也是常事，但说也奇怪，这匹马落蹄之声犹如急雨，得得得得，得得得得，比两匹马同时奔跑的蹄声还更紧密。厅上诸人多半是江湖上的大行家，钢刀快马，原是家常便饭，但听得蹄声截然有异，不禁脸上均现诧异之色。霎时之间，那马已奔到了堡前，但听庄丁呼叱声，堡门推开声，庄丁翻跌声，兵刃落地声接着响起。众人愕然相顾之际，厅口已多了一人。

蹄声初起是在三数里外，但顷刻之间，此人已闯进堡来，现身厅口，其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，真是罕见罕闻，堡中一闻警讯，便要转个御敌的念头也来不及，别说分派人手了。群豪耸动之下，目光一齐注视在来人身上。

只见那人五十岁左右年纪，穿一件腰身宽大的布袍，上唇微髭，头发已现花白，中等身材，略见肥胖，笑吟吟的面目甚是慈祥，右手携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。瞧他模样，就似是一个乡下的土财主，又似是小镇上商店的掌柜，随口就要说出“恭喜发财”的话来，虽然略觉俗气，却是神态可亲，与进堡时那股剽悍凌厉的势道全不相符。

胡斐说有帮手到来，原是信口开河，只盼众人一个不提防，就此溜走，岂知事有凑巧，刚好有人赶进堡来。他乘着众人群相注视那胖子之际，绕到各人背后，慢慢走向厅门。

但旁人一时忘记了他，商老太可没忘记，她只在胖子初进来时瞧了一眼，目光始终不离胡斐，见他要逃，立时厉声喝呼，纵身而前，伸掌往他背心拍去，这一掌正是八卦掌绝招之一的“背心钉”，只要拍中了，当场要叫他骨断脏裂，呕血而死。那胖子见她以如此毒辣手法对付一个孩子，“噫”了一声，正要出手相救，却见胡斐身形一动，左手倒钩，带着她手掌往旁一甩，便将这记绝招化解了。商老太一个踉跄，跌出三步方才站定。那胖子见胡斐瘦瘦小小的一个孩子居然有此武功，大是惊奇，不由得连连向他望了几眼。

王剑英见了这个胖子，依稀有些面熟，一时却想不起来，抱拳说道：“尊驾高姓大名？暮夜光临，有何见教？”那胖子抱拳还礼，说道：“不敢，兄弟姓赵。”王剑英猛地省起，说道：“啊，原来是红花会赵三爷光临，真得恕小弟眼拙。”群豪一听，眼前此人竟是红花会的大头领千手如来赵半山，无不耸然动容。

六年前红花会英雄火烧雍和宫，大闹紫禁城，乃是轰动武林的大事，天下皆知（请参阅拙作《书剑恩仇录》）。此后红花会便默默无闻，江湖上传言，群雄豹隐回疆，不料赵半山突然在此出现。王剑英年轻时曾在漂局中见过他一面，但事隔二十余年，赵半山早已非复旧时容颜，因此初见面时竟然难以忆及。此时他加倍留神，满脸堆欢他说道：“赵三爷是一人前来山东，还是红花会众位英雄一齐出山了？先父生前常提及红花会众位英雄，好生记挂。”

赵半山性子慈和，胸无城府，跟谁都合得来，随口答道：“是小弟一人有点私事，来到山东。请问令尊是……”王剑英听得他只有一人，放下了一大半心，暗道：“若是他会中兄弟倾巢而出，在这里撞见了可不好办。”于是答道：“先父是镇远镖局……”赵半山接口道：“啊，原来是王老镖头的贤郎，怎么老镶头仙游了啦？”脸上神色黯然，却是真正的难过。王剑英道：“先父已去世五年了。这是舍弟剑杰。”他转头向王剑杰说道：“赵三爷太极拳、太极剑、暗器功夫，三绝天下无双，今日真是幸会。”

他正要替各人引见，王剑杰心直口决，已接口道：“这位陈兄也是太极门的，两位本来相识么？”说着向太极手陈禹一指。

赵半山“哼”了一声，慈和的脸上登时现出一层黑气，向陈禹从头看到脚，又从脚行到头，细细打量。陈禹见他脸色忽变，微觉局促不安，给他这么一瞧，更是尴尬，赵半山携来的女孩突然伸手指着他，大声道：“赵叔叔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”声音尖细，语声中充满了愤怒。

陈禹见这小女孩肤色微黑，脸上满是痛恨之色，自己却从未见过，当下转过头向王剑杰道：“赵三爷是南派温州太极门，兄弟是直隶广平府太极门，我们是同派不同宗。赵三爷是我们前辈，兄弟向来仰慕得紧。”说着走近身去，抱拳为礼，神色甚是恭谨。

哪知赵半山宛如不见，双手负在背后，对他不理不睬，转身向王剑英道：“王兄，兄弟今日来得鲁莽，先向各位谢过。”说着团团作揖。众人连忙还礼，都道：”好说好说，赵三爷太客气了。”只把陈禹气得半身冰凉，拱着的手一时放不下来，僵在当地，心道：“我几时得罪你了？你名头虽大，难道我当真怕了你不成？”

王剑英指着胡斐道：“这位小兄弟跟我弟妹有点过节，那也是他上代结下来的梁子。现下我师弟人也过世多年了，我们冲着赵三爷的金面，这件事揭过不提。大家罢手如何？”说着哈哈大笑。原来他与商剑鸣向来不和，本就无意为他报仇，此时更想卖赵半山一个好。赵半山愕然不解。商老太却已叫了起来，骂道：“什么赵半山，赵一山，到得商家堡来，谁都别想撒野！”

赵半山道：“王兄说的是什么，小弟可不明白。”王剑英道：“我这弟妹是妇道人家，赵三爷别理会她。来来来，小弟借花献佛，敬赵三爷一杯。”说着便去斟酒。

胡斐知道再说下去，自己的谎话立时就要拆穿，于是大声说道：“赵三爷，这些饭桶吹牛，那也罢了。他们却说红花会个个都是脓包，又说八卦掌的功夫天下无敌，说他们门中的老英雄单凭一柄八卦刀，打败了红花会所有人物。小的听不过了，因此出来训斥。他们却偏生不服，跟我动手。赵三爷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这个理要请你来评一评了。”

赵半山全不知他们争些什么，但当年王维扬曾和红花会对敌，这件事却是有的，红花会也没凭武力胜他，只是使计逼得他服输，想来王剑英、剑杰兄弟说起此事时，定是夸他父亲英雄了得，那也是人情之常，于是便笑了笑，说道：“王老镖头武功高强，我们众兄弟个个都是十分佩服的。”突然间目光如电，射向陈禹，说道：“陈师傅，请你跟我出去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”

陈禹心中一凛，说道：“在下和赵三爷素不相识，不知有何吩咐？这儿各位朋友都是光明磊落的好汉子，有话就请在此明说不妨。”赵半山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是我太极门门户之耻，何必让旁人知晓？”陈禹脸上变色，退后一步，朗声道：“你是温州太极，我是广平太极。咱们同派不同宗。我管不着你，你也管不着我。”赵半山道：“就只为陈兄手段太过厉害，广平府太极门没人敢出头，兄弟才万里迢迢地从回疆赶来。兄弟到了北京，听说陈兄到山东来啦，一路寻访而来，总算是天网恢恢。”

众人听他用到“天网恢恢”四字，都是吃了一惊，不知陈禹在门户中干了什么歹事，累得这位赵三当家万里追寻。

陈禹精明强干，在江湖上成名多年，名头固不及赵半山响亮，却也是北派太极门的佼佼者，何况跟了福公子后，有了极强的靠山，对赵半山毫不畏惧，厉声道：“我先前尊你一声前辈，那是瞧在你的年纪份上。你我南北太极各有所长，凭你就能压得了我吗？”语声甫毕，一招“玉女穿梭”，猛向他肩头拍去。

赵半山追奔数月，辛劳万里，为的就是眼前这一招，一见陈禹出手，从这招“玉女穿梭”之中，于他武功修为已了然于胸，当下身躯微蹲，一招“云手”，带住他的手腕向右一引。陈禹立足不定，登时全身受制。要知各派太极，拳招都是大同小异，强弱差别全在各人的悟性与功力不同。

天龙门好手殷仲翔是陈禹至交，当赵陈二人口头相争之时，他已拔剑在手，跃跃欲试，眼见陈禹一招即败，便即挺剑向赵半山身后刺去，喝道：“放手！”赵半山更不回身，顺手在陈禹腰间抽出佩剑，回剑一挡。这一下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双剑一交，当的一声，殷仲翔的长剑已断成两截。赵半山右手一送，又将长剑插入陈禹腰间剑鞘。

群豪见他一招制住太极门好手陈禹，一剑震断了天龙门好手殷仲翔长剑，制敌拳法之精，拔剑出手之快，断剑功力之纯，还剑眼力之准，皆是生平罕见，不由得尽皆失色。

赵半山向陈禹冷然道：“怎么？你出不出去？”陈禹脸上青一阵红一阵，惊惶不定。

突然间金光闪动，七枝金镖分从上下左右向胡斐急射过去。原来商老太眼见报仇之望行将成空，见众人注目赵陈二人，正是良机，猛地一口气同时发出七枝金镖。她与胡斐相距不过丈许，这一下陡然发难，对方要能将七枝金镖尽数躲过，当真是千难万难。她十余年来处心积虑地要为丈夫复仇，知道苗人凤与胡一刀武功卓绝，光明正大的动手，绝难取胜，因此镖上都喂了见血封喉的剧毒。

这一下突如其来，胡斐叫声：“啊哟！”急忙扑倒，上面三枝镖虽能避过，打向他小腹和下盘的四枝镖却再也无法闪躲。

赵半山跨上一步，伸出长臂，一捞一抄，半路上将七枝镖尽数接在手中。

他外号叫做“千手如来”，“如来”是说他面和心慈，“千手”却是说他发暗器、接暗器，就像生了一千只手一般，这抄接暗器，正是他生平最擅长的绝技。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也没看清他如何出手，七枝金镖已到了他手中。

别说七枝，就七七四十九枝金镖齐发，他也不放在眼中。烛光下见镖头带着暗红之色，拿到鼻边一嗅，果有一股甜香，知道镖尖带有剧毒。他是使暗器的大高手，却最恨旁人在暗器之上喂毒，常言道：”暗器原是正派兵器，以小及远，与拳脚器械，同为武学三大门之一，只是给无耻小人一喂毒，这才让人瞧低了。”

他回过头来，向商老太狠狠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王维扬王老爷子何等英雄，他教人暗器喂毒么？教人这般卑鄙偷袭么？更何况以这般手段对付一个小孩。”这几句话大义凛然，王氏兄弟不由得暗自惭愧。

商老太见王氏兄弟低下了头，大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竟然上商家堡来欺人？只可叹我先夫商剑鸣死后，八卦门中再无英雄好汉。我儿子年幼，老婆子是女流之辈，只好容得你欺侮。”忽然放声哭道：“剑鸣啊，你一死之后，八卦门就只剩下一批狗熊了，只知道奉承外人，再没半个有骨气之人，能给门户争一口气。剑鸣啊，赶明儿起，我叫你儿子改投太极门，别让他在江湖上灰头土脸，一辈子让人看轻了。剑鸣啊，想当年你何等英雄，早知今日如此，这柄八卦刀你就该带入棺材，也免得在这里出丑露乖。”她哭一声，骂几句，将八卦刀抛在地下，又用脚踏，又吐唾沫。只气得王氏兄弟满腔怒火，可又不能当着外人之面和她争吵。

赵半山急欲带着陈禹离去，只是见商老太以如此毒辣手段对付胡斐，自己一去，这小孩必遭毒手。他虽与胡斐毫无瓜葛，但事见不平，焉能袖手不理？向王氏兄弟抱拳道：”这孩子我今日就带了去，日后再谢二位盛情。”

王剑英还未答话，商老太却又哭叫起来：“剑鸣啊，你早早死了倒也干净，不必见到这般丢人现眼之事。你师弟号称八卦门高手，却斗不过一个十多岁的孩子，连看家门的一柄刀也让人家夺了。你师兄更加怕那小孩，只盼他快些远远离开……”

王剑英给她激得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声喝道：“住嘴！”转身向赵半山道：“赵三爷，适才我弟妹之言，你都听见啦。今日不是在下不给赵三爷这个面子，只是若凭这小孩如此而去，八卦门在江湖再难立足，兄弟也没脸做人。”

赵半山心想：“这活倒也是实情。”于是向胡斐说道：”孩子，你怎地得罪两位王师傅了？快磕个头陪了礼，随我出去。”

赵半山见识老到，这一次却说错了话，他见胡斐适才将商老太这一带，身下虽然不弱，总是个孩子，哪知胡斐天生豪迈，岂肯轻易向人低头？笑道：“赵三爷，你叫他向我磕头？这个我可不敢当，”赵半山一愣，心道：”这个子怎地如此贫嘴？”

王剑英本想胡斐一陪礼，就此下台，听他如此回答，心中怒极，但不愿在赵半山面前显得少了涵养，当下仍是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武功果然不错，也怪不得你狂妄。来来来，王某领教你几招。”

胡斐跃到厅心，呼的一拳，迎面就往王剑英鼻子上打去。王剑英微微一笑，顺手还了一掌。

王剑英这一掌拍出去时轻轻巧巧，但掌到半路，已是挟着一股疾风，向胡斐扑面击去。赵半山心道：“这姓王的家学渊源，掌上劲力果然非同凡响。”

他生怕这一掌就将胡斐击得重伤，当即身子微向前倾，预拟于危急之时，出掌拍向王剑英后心，以卸掌力。

哪知小胡斐身法奇快，上身一侧，王剑英一掌已然打偏。但王剑英是当世八卦门中第一高手，左掌打歪，右掌毫不停留，已自右上向左下斜劈下去。

胡斐双拳一举，拍的一响，这一掌正好劈在他的拳上。

胡斐叫道：“啊哟，好痛！”蓦地里“沉时擒拿”，伸手抓他左手“曲池穴”，这一招极其怪异，王剑英一怔，向后跃开一步。商老太与马行空对望了一眼，心中均道：“怎么这孩子也会使这怪招？”原来当日阎基劫镖，与马行空动武，十余招怪招之中，就是有这招“沉时擒拿”。

王剑英一退又进，使招“猛虎伏桩”，探掌切胡斐左臂。胡斐半转身子，“钩腿反踢”，又是一记怪招。这一来，马行空等固然更是诧异，连见多识广的赵半山也暗觉奇怪。王剑英见他招法中隐含相辱之意，心道：“若不给你吃点苦头，可叫人家小看了八卦门。”他虽与胡斐动武，心中却哪将这孩子当作对手，一招一式，全是露给身旁的大名家赵半山观看，因之出手凝重，圆转如意，不敢失了半点名家的身分，只因心有旁属，招数上竟是不求狠辣，唯恐让赵半山小觑了，说一句：“名门高弟，岂能如此浮嚣？”这么一来，他掌法中固然是没半点破绽，但要数招之间制住对方，竟也不能。

商宝震自幼苦练过八卦掌，只见这位大师伯出手平淡无奇，使的全是八卦掌中最浅近的招数，还道他忌惮赵半山，存心敷衍，无意真与父亲复仇，心下暗暗恼怒。他哪知王剑英这些平淡无奇的掌法之中蕴含数十年苦功，胡斐初时跳跳蹦蹦，怪招迭出，到得后来，已全在对方掌风笼罩之下。王剑英掌力催动，渐渐将胡斐制住，使他每一拳打出，每一脚踢出，立时受到八卦掌掌力的反推。此时他若要发劲打伤胡斐，原已不难，但他有意在赵半山面前显示身手，要累得胡斐筋疲力尽，跪地求饶，自己却始终潇洒自如，行若无事。须知武术最难企及的境界，乃是举重若轻，要使力而不见费力，发劲而不见用劲。每一个武学名家练到最后，都是向这境界致力。至于哈喝酣斗，挥汗喘气，那自是最下乘的了。

赵半山知他用意，心想既然如此，这小孩暂无性命之忧，且看他支持得几时。眼见胡斐已是身不由主地为对方掌力带动，脚步踉跄，突然问一个筋斗翻出，右手在地下一撑，双腿同时横扫。这一下又是一记怪招，王剑英跃起避过，胡斐往地下一坐，双腿连环上踢，霎时之间竟踢了七八腿，又是诡异，又是迅捷。拳法中原有“连环鸳鸯腿”的招数，但左脚踢出之后，右脚跟着飞踢，再要踢第三腿时，终须有一脚先行着地，纵快也有限度，此时胡斐坐在地上，双脚凌空，彼落此起，出腿如电，竟将王剑英踢了个手忙脚乱。

马行空与商老太又是互视了一眼，心道：“这记怪招却非阎基所会，看来这小孩所学的武功，还较阎基为多。”果然不出二人所料，胡斐一翻身，立时双时推后，此时他与王剑英背脊对着背脊，他身子既矮，出招又快，这两下时锤，竟都撞在王剑英的屁股之上。臀上多肉，他又人小力弱，这两记时锤自是伤不到对方，但旁观众人却忍不住失笑。

王剑英大怒，回身呼的一掌，当胸劈去，但见他脸色狰狞，已顾不得什么潇洒，什么风度。赵半山心中暗叹：“威震河朔王维扬的儿子，不及乃父多矣！”他一面观斗，眼角间却始终没一刻离开了陈禹，决不容他俟机逃脱。

胡斐见对方双掌犹如疾风暴雨般袭来，心下也不自禁骇怕，对方究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，自己全靠拳谱中一些家传怪招，仗着对方不识，出手有所顾忌，这才勉力支撑了这些时候，已属极度难能。其实胡家拳谱上这些怪招乃是练功所用，旨在锻炼身手，不求克敌制胜，真正与人动手的招数，录在拳谱的最初数页之后。胡斐功力未到，难以领会，只得施展这些练功用的扎根基招式。想那飞天狐狸、胡一刀等均是一代大侠，若是与人动手之际也是这般不论不类、怪模怪样，岂非大失身分？

又斗十余招，胡斐左支右绌，大感狼狈，突见王剑英左掌往外一穿，当即闪身向右避过，王剑英右掌“游空探爪”，斜劈下来。这一下好

不劲急，胡斐忙矮身沉肩，虽将这一掌之力卸下了七成，还是被他掌力震得一交摔倒。

众人惊呼声中，王剑英又是一掌劈了下去。赵半山大怒，心道：“亏你也算是个成名人物，小孩子已给你打倒，怎么还下毒手？”他太极拳的功夫讲究迟出先至，后发制人，敌人招数越是用老，出手时收效越大，只等王剑英掌缘挨近胡斐身上，立即发招相救。

突然青光一闪，王剑英疾收左掌，侧身起腿。原来胡斐跌倒之时，见身旁有半截剑头，正是殷仲翔被震折的断剑，情急之下，伸手抓起，向敌人拍下来的掌心刺去。这一下章法变幻，若非王剑英躲闪得快，掌心给他刺个窟窿也不希奇。胡斐一招得手，立即一个打滚，左手在地下一捞，右手用断剑割下一块衣襟，裹了折断的剑刃，笑道：“王大爷，我的手短，你的手长，咱二人比武太不公平。我把右手接长点儿，你若害怕，就取出八卦刀来好了。”

自从“飞天狐狸”以降，胡家历传各代都是智计过人。胡斐心知空手打他不过，乘机拾起断剑用作兵器，但怕对方使兵刃，却抢先激他一激。王剑英何等身分，明知吃亏，哪肯跟他平手对刀，料定他多拿一柄断剑也管不了用，只哼了一声，八卦掌中夹着擒拿手，径来抓他握着断剑的手腕，左掌发劲，劈向他的面门。

胡斐转动剑头，当作蛾眉刺使，一面递招，左手忽地往头顶一拉，取下毡帽，笑道：“我右手有剑头，左手有盾牌，瞧你奈何得了我？”将毡帽当作盾牌，往他左掌一挡。王剑英心道：“臭小子，这么一挡，你左腕非断不可。”掌上又加了三分劲道，向破毡帽上击了下去。

忽听得王剑英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向后跃开丈余，这一声叫喊，声音惨厉，竟似受了重伤模样。众人一齐望着他，只见他左掌心中鲜血淋漓，不知因何受的伤。王剑英怒极，戟指胡斐喝道：“你，你……你这烂毡帽中藏着什么？”

胡斐将毡帽戴回头上，左手中赫然握着一枝金镖，笑道：“这是你八卦门的暗器，须不是我带来的。我随手在地下捡了一枝，想偷偷拿回去玩儿，你却定要揭穿我的底儿，好吧，这一枝小小金镖我也不希罕。”说着手一扬，对准他胸口射了过去。

王剑英侧过身子，伸手一抄，要将金镖抄在手里。他先侧身，再伸手，那是对胡斐已存了忌惮之意，怕他发镖的手法又是十分怪异，一个抄接不到，不免打中了胸口。岂知他这一伸手却接了个空。胡斐手势是向前发镖，其实手指上使了一股反劲，将金镖射向身后。

站在他背后的正是商老太，突见金光一闪，镖已到面前，急忙缩头，噗的一声，那枝金镖打进她的髻子，颤巍巍地晃了几晃。商宝震只吓得心惊肉跳，扑到母亲跟前，叫道：“妈，可伤着你么？”

自胡斐出手以来，几乎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异想天开，叫人防不胜防，这一下花巧异常的发镖，更是眩人心目。眼见商老太在间不容发之中死里逃生，人人尽皆骇然。赵半山捻须微笑，心想这般前扬后发的镖法，自己原也擅长，若是自己出手，就有十个商老太，也一齐打死了，只是这小孩装模作样的逼真神态，却远非自己所及。

赵半山随即想起，叫道：“王师兄，快捏住脉门，镖上有毒。”商宝震一凛，叫道：“我去取解药！”说着飞奔入内。

王剑英一副执拗的狠劲，倒与他过世的父亲差不多，掌心一受镖伤，只觉左手麻痒，听得赵半山这么一叫，右手拉断衣带，紧紧缠住左腕，脸色铁青。王剑杰手足关心，抢过来帮他缠腕。王剑英左手一甩，喝道：“走开！”

王剑杰不提防给他猛力一甩，退开两步，愕然相顾，叫道：“大哥！”王剑英挥起伤掌，呼的一声，疾往胡斐头顶拍到，脚下飞跑，竟然使出“游身八卦掌”的绝招，此时再不容情，决意要取这可恶的狡童性命。

胡斐学成武艺之后，初次是与商宝震对敌，其后对战商老太和王剑杰，此时与王剑英对掌，已是第四个对手。越战得久，他心思越是开朗，怯意既去，尽力弄巧以补功力之不足。这“游身八卦掌”曾在王剑杰手下领教过，当时手忙脚乱，险些命丧刀底，此刻已明白其中奥妙所在，心知若是跟他乱转，必定累得头晕眼花。晃眼之间，王剑英已转到自己身后，突然想起胡家拳谱上有一门“四象步”，步法虽是单纯，却似大可用得，当下不及细加思索，一见敌人转到身后，立即向前跨了一步。就在这时候，王剑英呼的一掌，也已击向他的后心。

众人眼见胡斐背后门户洞开，全无防御，不禁为他担心，不料他轻轻巧巧地大步跨前，王剑英这一掌竟尔打空。那“游身八卦掌”只要一使动，再无停歇，不管出掌是否打中，脚下绝不停留，一掌掌地连绵发出。胡斐面向厅门，见王剑英抢到右边，登时向左跨了一步，他脚下跨步，正与王剑英发掌同时而作，使得这一掌又是打空。

要知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这“四象步”与“八卦掌”，其理原有共通之处。胡家拳谱上的“四象步”乃练习拳脚器械的入门步法，并不能用以伤敌，胡斐早已练得极是纯熟。斗到后来，他索性双手叉腰，凝神注视对手，也不理王剑英是否发招，只要他奔到左方，就向右一步，奔到前方，就退后一步。不论对方如何忽前忽后，忽东忽西，他总是好整以暇地前一步、后一步、左一步、右一步，来来去去只是四步，妙在拿捏分寸恰到好处，而这步法又与八卦掌步法的八卦方位丝丝入扣，每一跨步，均与对手的行动若合符节，倒似与王剑英长期共习，练成了套子一般。

那“游身八卦掌”一出手就是连续不断的四八三十二招，王剑英越打越是焦躁，却连手指尖也碰不到胡斐身上。赵半山看得暗自叹息：“这人徒学父艺，只知墨守成法，临敌时不能随机应变，另创新意，看来王维扬是后继无人了。”眼见他第二节的三十二招八卦掌也已使完，商宝震取来解药，叫道：“大师伯，服了药再收拾那小子。”这时王剑英的左臂已渐渐不听使唤，知道毒气上行，当下跃出圈子，接过解药吞服。

赵半山道：“王师兄，我瞧……”王剑英知他定是出言劝解，待他话一出口，自己若不听从，倒显得不给他面子，当即摇了摇手，抢上前又举掌向胡斐击去。只见他步法极小，出掌也甚凝重，原来是使出八卦门中最厉害的“内八卦掌法”来。先前王剑杰只虚使内八卦短架，就制得商宝震无法动手，王剑英的功夫，又比乃弟精湛得多，这内八卦掌法，出手虽短，每一掌都是凌厉狠辣。

胡斐硬接了三招，登感不支，心中暗叫：“糟糕！”眼见对方步子向左跨出，猛地提脚往他左脚背后上踩落。王剑英骂道：“你作死么？”脚一缩，右脚踏出时就错了八卦方位。王维扬教子习艺之时，规定极为严厉，不得有分毫差失，偏生这大儿子又是天性固执，临敌时脚下定须踏正方位，才肯出招。待他双脚移正，胡斐又是一脚对准他脚背踩了下去。这般胡闹的打法，原是任何成名的英雄所不屑为，胡斐却一味顽皮取闹，连踩几脚，王剑英心神微乱。胡斐见到有机可乘，猛地一掌，就往他小腹上击去。王剑英叫声：

“好！”双掌齐出，推在他的掌上。

这是硬碰硬的对掌，再无讨巧之处，胡斐全身一震，左掌跟首力推，但仍感对方压力沉重无比，此时若稍一退让，内脏立为对方掌力所伤，只得奋力抵挡。

赵半山见胡斐已然输定，笑道：”孩子，你输啦，还比拚什么？”伸手在他背上轻轻一拍，一股内力从他身上传将过去。王剑英双臂一酸，胸口微热，急忙撤掌后退。赵半山道：”王兄，你的功力自比这孩子高得多，那还用比什么？”他轻拍胡斐的肩头，赞道：“了不起，了不起，再过五六年，连我也不是你的敌手啦。”言下自然是说：你王老兄更加不用提了。

王剑英脸上一热，自知功夫与赵半山差得太远，要待交代几句场面话，跟这孩子却又不知从何说起，不由得怔在当地，一言个发。王剑杰见兄长的左掌紫黑，中毒甚深，向商老太道：“有没有外敷的解毒药？”商老人摇摇头。赵半山从怀中取出一个红色小瓶，拔开欣塞，说道：“兄弟自合的解毒药，很有点儿功效。”王剑杰知他是使暗器的大行家，身上不带解毒药则已，若是携带，定然应验如神，他挂念兄长安危，伸出手掌。赵半山在他掌心倒了少许，笑道：“尽够用了。”这一来，王氏兄弟无论如何不能再对胡斐留难。

第四章　鐵廳烈火

趙半山說道：『小兄弟，你我今日萍水相逢，意氣相投，雖然我年紀大了幾歲，但我見你俠義仁厚，實是相敬。他日你必名揚天下，我何敢以長輩自居？』



第四章　铁厅烈火

赵半山双手负在背后，在厅中缓步来去，朗声说道：“咱们学武的，功夫自然有高有下，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，行事无愧于大地，那么功夫高的固然好，武艺低也是一般受人敬重。我赵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行事歹毒、卑鄙无耻的小人。”他越说声音越是严厉，双目瞪着陈禹不动。

陈禹低下了头，目光不敢与他相接，突然一瞥眼之间，吓了一跳。原来商老太发出七枝金镖，给赵半山接住后掷在地下。胡斐用一技缥刺伤王剑英后，接着对掌，那枝镖仍是丢落在地。这时赵半山在厅中来去，足下暗暗使劲，竟将七枝金镖踏得嵌入了方砖之中，镖与砖齐，甚是平整。众人见陈禹脸上变色，顺着他眼光一看，都是大为惊奇，知道他露这手功夫，一来是警告商老太不得再使歹毒暗器，二来是要逼陈禹出去算帐，叫旁人不敢阻拦。

陈禹四下一望，但见王氏兄弟忙着裹伤，商老太与商宝震咬牙切齿，马行空微微点头，殷仲翔脸如死灰，知道没一个敢出手相助，将心一横，大声道：“好啊，平素称兄道弟，都是好朋友，今日我姓陈的身受巨贼胁迫，好朋友却到哪里去了？姓赵的，咱们也不用出去，就在这里动手吧。”赵半山刚说得一个“好”字，忽听背后风声响动，知有暗器来袭，接着听得一声喝道：“好朋友来啦！”

赵半山也不回头，反过手去两指一夹，接住了一把小小的飞刀，但觉那飞刀射来势道劲急，全是阳刚之力，接在手上时刀身微微一震，和福建莆田少林派发射暗器的手法又自不同，笑道：“这位好朋友原来是嵩山少林寺的，可是不疑大师的高足吗？”

发射这柄飞刀的，正是嵩山少林派的青年好手古般若。王氏兄弟、殷仲翔、陈禹等都是一惊，但见赵半山并未回身，尚未见到古般若的人影，却将他的门派师承猜得一点儿不错。

赵半山心中却想，我红花会只僻处回疆数年，离中原并无多时，看来名头已不及往时的响亮，我要保护一个孩子，叫一个人出外，居然不断有人前来阻手阻脚，今日若不立威，倒叫后生小子们将红花会瞧得小了，当下朗声说道：”你这位好朋友站着可别动。”不等古般若回答，双手向后扬了几扬，跟着转过身来，两手连挥，众人一阵眼花镣乱，但见飞刀、金缥、袖箭、背弯、铁菩提、飞蝗石、铁莲子、金钱缥，叮叮当当响声不绝，齐向古般若射去。

王剑英大骇，叫道：“赵兄手下容情。”赵半山一笑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自该手下容情。”

众人瞧古般若时，无不目瞪口呆。但见他背靠墙壁，周身钉满了暗器，却无一枚伤到他的身子。古般若半晌惊魂不定，隔了好一阵，这才离开墙壁，回过头来，只见百余枚暗器打在墙上，隐隐依着自己身子，嵌成一个人形。

他惨然无语，向赵半山一揖到地，直出大门，也不向福公子辞别，径自走了。

赵半山此手一露，即是处了陈禹死刑，更还有谁敢出头干预？但陈禹临死还是强口，说道：“自来官匪不两立，我一死报答福公子，那便是了。”

赵半山大怒，向王剑英等说道：“本来太极门中出此败类，是在下门户之羞，原想私下了结，可是他非叫我抖个一清二楚不可。”陈禹自己却也真不知道，什么事上得罪了这位红花会三当家，要知他为人情明圆滑，原是不易与人结怨的，便接口道：“不错，天下事拾不过一个理字。你说了出来，请大家评个道理。”

赵半山“哼”的一声，指着那个黑肤大眼的小姑娘，问道：“你不认得这小妹妹么？”陈禹摇头道：“不认得，从来没见过。”赵半山道：“就可惜你认得她父亲。她是广平府吕希贤的女儿。”

此言一出，陈禹本来惨白的脸色更加白得得怕。众人“哦”的一声，齐向这女孩望去。这女孩只有十二三岁，但满脸风霜，显是小小的一生之中已受过许多困苦折磨。她指着陈禹，厉声说道：“你没见过我，我可见过你。

那天晚上你杀我兄弟，杀我爹爹，我在窗外看得清清楚楚。我每天晚上做梦，没一次不见到你。”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，陈禹又是确曾做过那件事，张口结舌地“啊，啊”几声，没再分辩。

赵半山向众人双手一拱，说道：“这姓陈的说得好，天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。我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，说出来请大家评个道理。各位想必都知道，广平府太极门师兄弟三人，武功以小师弟吕希贤最强。这姓陈的，你称吕希贤什么啊？”陈禹低下了头，道：“他是我师叔。”心想赵半山述说往事，也不必跟他分辩，心中暗打脱身逃走的主意。

赵半山道：“不错，吕希贤是他师叔。说道吕希贤这人，在下可与他素不相识，他是北京王府的教师爷，咱们乡下人哪里高攀得上？”言下之意，竟是透着十分不满，只是他存心厚道，又是碍着那小姑娘的面子，只说到此处为止，接着说道：“在下隐居回疆，中原武林的恩怨原本不闻不问，可是有一日这小姑娘寻到了在下，哭拜在地，说要请我主持公道。小姑娘，你将那两件东西取出来，给各位叔伯们瞧瞧。”

那女孩解下背后的包裹，珍而重之地取出一个布包打开，烛光下各人瞧得明白，赫然是一对干枯的人手，旁边还有一块白布，满写着血字。赵半山道：“你说给各位听吧。”

那小姑娘捧着一双人手，泪如雨下，哽咽道：“我爹爹生了病，已好久躺着不能起来。有一天，这姓陈的突然带了另外三个恶人，半夜里来到我家，说是奉王爷之命，要爹爹说太极拳什么九诀的秘奥，不知怎样，他们争吵起来。我弟弟吓得哭叫出声，这姓陈的抓住了他，扬起宝剑威吓我爹爹，说道要是不说，就将我弟弟一剑杀死。我爹爹说了几句话，我也不懂，他……他……

就将我弟弟杀死了。”说到这里，眼泪更是不绝流下。

胡斐叫道：“这样的恶人，还不快宰了。”那小姑娘提起衣袖抹了抹眼泪，说道：“后来我爹爹跟他们动手，他们人多，我爹爹又生着病，就给这坏人害死了。后来孙伯伯来到我家里，我就跟他说……”小姑娘不懂武林之中的恩怨关节，说起来有点不明不白。

赵半山插口道：“她说的孙伯伯，就是广平府太极门的掌门人孙刚峰。”

这个人的名头大家是知道的，于是都点了点头。

那小姑娘又道：“孙伯伯想了几天，忽然叫我过去，他拿出刀来，一刀砍下了自己的左手，蘸了血写成这封血书，又将刀子放在桌子上，用力把右手挥在刀口上，又砍下了右手，叫我……叫我……送去回疆给赵伯伯，说太极门中除了赵伯伯，再无旁人报得我爹爹血仇……”众人听得面面相觑，只觉得这真是人间的一件极大惨事，只是那小姑娘说得太不清楚，实在不懂。

赵半山道：“这孙刚峰在下是识得的，当年他瞧不起我赵半山，曾来温州跟我打过一场架，想不到竟因如此，心中有了我赵某人的影子。”众人心想：“这一场架，定是孙刚峰输了。”

赵半山又道：“孙刚峰这封血书上说，他是广平太极门掌门，自愧无能，收拾不下这姓陈的叛徒，因此砍下双手，送给我赵某人，信上说什么‘久慕赵爷云天高义，急人之难’云云。嘿，他送我一对手掌。再加一顶大帽子，赵某人虽跟他没半点交情，这件事可不能不给他办了，”

陈禹惨白着脸，说道：“这封血书，未必是我孙师伯的亲笔，我得瞧瞧。”

说着慢慢走到小姑娘身旁，去取血书，突然手腕一翻，寒光闪处，右手中一柄匕首已指着小姑娘的后心，叫道：“好，那就同归于尽。”

这一下变生不测，众人均未料及。赵半山抢上两步，待要夺人，却见陈禹左臂紧紧扼在吕小妹颈中，低沉着嗓子喝道：“你再上前一步，这女娃子的性命就是你害的。”赵半山一惊，自然而然地倒退一步，一时傍惶无计，心想：“那便如何是好？若是七弟在此，他定有计较。”要知赵半山忠厚老实，对付奸诈小人实非其长，处此困境，不自禁想起那足智多谋的七弟武诸葛徐天宏来。

陈禹右手的匕首刺破吕小妹后心衣服，刃尖抵及皮肉，要使赵半山无法用暗器打落匕首，双目瞪住了赵半山，说道：“赵三爷，你我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。你就是发暗器打瞎我这双招子，姓陈的决不还手。”赵半山手中扣了两枚钱镖，本拟射他双目，只要他矮身一躲或是伸手一护，就可俟机救人，岂知此人见事得快，先行出言点破了自己的用意。

一时之间大厅上登成僵局。

陈禹目不转瞬地瞪着赵半山，防他有甚异动，口中却在对王氏兄弟说话：

“王大哥，王二哥，赵三爷今儿跟兄弟过不去，你二位可知其中原由？”王氏兄弟与他同府当差，虽然并不怎么交好，但陈禹生性圆滑，平日人缘甚好，若不是二王忌惮赵半山武功了得，早已出言劝解。王剑英接口道：“听赵三爷说，他也是受人之托，未必明白真相。只怕这中间有什么误会，也是有的。”

陈禹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误会倒是没有。王大哥，兄弟进福公子府之前，是在定亲王府当差，这个你是知道的了？”王剑英道：”是啊，你是定王爷推荐给福公子的。王爷大大夸你精明能干哪。”陈禹道：“适才赵三爷说道，兄弟伤了这小姑娘的父亲，这件事是有的。可是兄弟是奉了王爷之命，你我同是吃府门饭的人，主人家有差使交下来，你能违命么？”王剑英这才明白，他借着与自己一问一答，是在向赵半山解说这回事的来龙去脉，于是又接一句：“这叫做奉命差遣，慨不由己，那也怪不得你陈兄弟。”

赵半山在回疆接到孙刚峰的血书，立即带同吕小妹赶到广平府，但无法找着孙刚峰，当下又到北京找人，一查之下，得悉陈禹已随同福公子南下。

他胯下所骑，是骆冰那匹银霜逐电驹，不过两天功夫，已从北京追到商家堡来。陈禹如何害死吕希贤父氏他确是不甚了了。吕小妹年幼，原已说不明白，多问得几句，她就眼眶一红，小嘴一扁，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。这时听陈禹要言明此事根由，正中下怀，道：“好，你曾说过，天下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。你倒说说盲。那吕希贤是你师叔，就算他犯了弥天大罪，也不能由你下手，致他于死地。”

陈禹此时有恃无恐，料想今日已不难逃命，但赵半山决不肯就此罢手，日后继续追寻，却是难以抵挡，心想总须说得他袖手不顾，方无后患，于是说道：“赵三爷，你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，常言道君于可欺以方，你这一回叮是上了孙刚峰的人当啦。”赵半山一愕，道：”怎么？上了什么当？”

陈禹道：“我们广平太极门姓孙的祖师爷传了弟子三人，孙师伯是大弟子，先父居次，吕师叔第三。他师兄弟三人向来不睦，赵三爷你是明白的了？”

赵半山本来丝毫不知，但想自己插手管他门户之事，若说一切不知，未免于理有亏，当下不置可否，道：“那便怎样？”

陈禹道：“吕师叔是太极北宗一把响当当的好手，我对他老人家素来是十分敬仰的。他在定王府当教师爷，太极拳的秘奥却半点不传给王爷。定王爷生性好武，见他藏奸，心中自是不快，连问了几次，吕师叔吃逼不过，竟然辞去了差使。于是定王爷将在下找去，要我解释太极拳中的什么乱环诀、阴阳诀。可是先父武功本就平常，又逝世得早，没什么功夫传下来，在下懂得什么？定王爷便着落在下，去向吕师叔请问明白。”

赵半山心想：“太极门南北两宗各有门规，本门武功秘奥不得传于满人。

吕希贤不授秘决，此事大致不假。”于是点了点头。

陈禹脸色显得十分诚恳，说道：“在下奉王爷之命，与三位当差的兄弟到吕师叔府上去。那时他身上有病，肝火大旺，三言两语就对我痛下辣手。

赵三爷你想，以我这点点稀松平常的武功，怎能害得了广平太极门的第一把好手？”赵半山道：“那他是怎么死的？”陈禹道：”吕师叔本已有病，在下的言语又重了一些。吕师叔痰气上涌，失足摔了一交，在下连忙施救，已自不及。”

这番言语之中破绽甚多，赵半山正待驳斥，吕小妹已叫了起来：“爹爹是他打死的，爹爹是他……”第二句话没说完，陈禹扼着她脖子的手一紧，将她后半句话制住了。赵半山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既说他有病，怎地又斗不过他？再说，他小儿子与你无怨无仇，又何以伤害无辜？快放手！”

陈禹道：“赵三爷，你身在万里之外，怎知我门户中之事？我劝你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好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移动身子，慢慢退向厅口。赵半山双目如要喷火，只是眼见此人心狠手辣，若真上前拦阻，他定要伤害吕小妹性命。这女孩年纪虽小，性格却极是坚毅，孤身一人，竟然间关万里、历尽苦辛地寻到回疆。以这一条路上旅途之艰难，别说是这样一个小小孤女，就是个壮年汉子，也是十分不易。赵半山毅然插手管这件事，固然是为了孙刚峰斩手相托，可有一小半也瞧在这孤女的孝心份上。后来与她共骑东来，时日一久，已视她犹如女儿一般。

只见陈禹再退几步，便要出厅，赵半山空有一身暗器，竟然不敢向他发射一枚，心下盘算：“若用一枚最重的蛇头锥打他脑门，自能叫他立时丧命，但他临死之前只要手臂一送，吕小妹就是性命不保了。”

只见他又退了一步，此时桌上一枚大红烛所结的一个灯花，突然卜的一声爆了开来，烛光一暗，待得烛火再明，陈禹身后忽已多了一个老者。

只见那老者两手平举胸前，但光秃秃只有两根腕骨，手掌已齐腕斩去，身穿青布长袍，形容枯槁，双目深陷，颧骨高耸，脸上灰扑扑的甚是怕人。

陈禹见众人一齐望着自己身后，神情甚是异样，不由得回过头去。突见那人的两根腕骨已伸到自己脸前，险些碰到，一惊之下，忙让开了一步，叫道：“孙师伯，是你！”

那人竟不理会，拉起长袍，抢上一步，向赵半山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赵三爷，你的恩情，孙刚峰只好来生补报了。”赵半山急忙答礼，双眼却不离陈禹。陈禹急退两步，正要拥着吕小妹抢出厅门，孙刚峰身形一晃，抢先堵住了门，喝道：“回去！”陈禹道：“你让不让路？”孙刚峰道：“你已害过吕家二命，姓孙的早就没想活着。”转向赵半山道：“赵三爷，这位陈爷的话，在下在门外已听得清清楚楚，当真是一派胡言。我吕师弟是为了乱环诀与阴阳诀而死在这奸贼手下的。”

赵半山向陈禹侧目斜脱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陈爷精研我们的这两大秘诀，兄弟倒要领教。”孙刚峰道：“这倒不是。这位陈爷知道我太极拳有九大秘诀，而乱环诀与阴阳诀又是拳法关键，只可惜他父亲过世得早，没来得及传他。他千方百计要我和吕师弟吐露，我师兄弟知他心术不正，就没肯说。于是他用定王爷的势。力相压，吕师弟仍是不说。到后来他乘着吕师弟有病，夜中闯到吕师弟的病榻之前，抓住他一脉单传的一个娃儿，说道若不吐露乱环、阴阳二诀，就将孩子一刀杀了……姓陈的，我这话是真哪，还是假哪？”

陈禹铁青着脸，一言不发，心中又惊又怒，眼见已可脱身，这姓孙的老家伙偏偏在这时候闯了进来。只听孙刚峰埂咽着又道：“于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娃儿，便丧生在他利剑之下。吕师弟抱病与他拼命，又给他使云手功夫，拖得精疲力尽，虚脱而死。赵三爷，孙刚峰愧为掌门，年老无能，我北宗又是人才凋零，眼下只有这姓陈的武功最强，只有老着脸皮，请南宗主持公道。”

他转向陈禹道：“陈大爷，我的话没半句冤你吧？”

赵半山直听得义愤填膺，大步踏了上去，说道：“要学拳术的秘奥，自古以来只有求师访友，从来没听说过如你这等禽兽之行。”陈禹喝道：“你别动，给我站着。”说着手臂一紧，吕小妹呀的一声叫了出来。赵半山果然站定脚步，不敢再动。陈禹朗声道：“姓赵的，你要找我，尽管到北京福公子府来。今日请你叫他让让道。”赵半山无奈，只得向孙刚峰道：“孙师兄，今日咱们就暂且饶他！”

孙刚峰大急，说道：“你说今儿……今儿饶……饶了他？”赵半山道：“孙爷，你放心，赵某既然拉扯上了这回子事，定是有始有终。”孙刚峰急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说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赵半山：“让路给他吧。姓赵的若是料理不了这回事，我斩这一双手还你！”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，孙刚峰再无话说，身子往旁边一让，眼睁睁地盯着陈禹，目光中充满了怨毒。

陈禹心道：“今日我脱却此难，立时高飞远走，天下之大，何处不是容身之所？只要我隐姓埋名，你找一百年也找不着老子。”脸上不自禁露出一丝得意的神色，说道：“赵三爷，你我后会有期。孙师伯说得不错，我确想学一学太极门中乱环诀与阴阳诀的窍门。你上京来，做兄弟的要好好请你指点指点。”赵半山又是哼了一声，哪去理他。

陈禹不敢转身，挟着吕小妹妹一步步地倒退，经过孙刚峰身侧，微微一笑，左足跨出了门槛。

胡斐自与王剑英比掌之后，一直在旁凝神注视赵半山、陈禹、孙刚峰三人，此时眼见陈禹狡计得逞，心道：“赵三爷帮了我这个大忙，眼下他遇上难事，我如何不加理会？”他头脑灵敏，人又顽皮，心念一动，早有计较，运气将一泡尿逼到尿道口，解开了裤子，见陈禹即将踏出厅门，突然端起一张椅子，说道：“陈禹，我有一事请教。”陈禹一呆，却没将这孩子放在眼内，并不理睬。胡斐将椅子在他身前一放，跳上椅子，突然一泡急尿，往他眼中疾射过去。

陈禹急怒之下，伸左手在眼前一挡，阻住他射过来的尿水，右手一匕首就往胡斐胸口剁去。胡斐解裤之前，早就筹划好了下一步，眼见匕首刺到，双手握起椅子，身子一跃，人在半空，椅子已向他头顶猛砸下去。陈禹伸手格开，怒骂：“小贼！”胡斐人未落地，已向前一扑，抱住吕小妹一个打滚，滚开半丈。

陈禹大惊，纵上抢夺，胡斐钩脚反踢，随即站起身来，施展空手入白刃功夫，抢他手中匕首。陈禹心知不妙，不敢恋战，猛戳一刀，立即转身出厅，却见赵半山双手叉腰，神威凛凛地站在厅口。

胡斐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一泡尿还没撒完呢！”这一下变化，赵半山固是万万猜想不到，厅上众人也无一不是大出意料之外。待得各人明白他的用意，吕小妹早已获救，陈禹亦已困入重围。这一来商老太更增恨意，王氏兄弟妒念转深，马行空暗叫惭愧，殷仲翔喃喃怒骂，但不论是恨是妒，是愧是骂，各人心中，均带着三分惊佩赞叹：“若非这小子出此怪招，怎能将陈禹截得下来？”

赵半山心中对胡斐大是感激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对陈禹淡淡道：“陈爷，你为了学乱环诀和阴阳诀，伤了两条人命，其实大可不必这么费事。这两篇歌诀，在太极门中也算不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不传之秘，赵某不才，倒还记得。

你说过要向赵某讨教，今日就传了于你，也自不妨。”众人一呆，均想：“他已难逃你的掌握，却来说反话。”

却听赵半山又道：“我先说乱环诀与你，好好记下了。”于是朗声念道：“乱环术法最难通，上下随合妙无穷。陷敌深入乱环内，四两能拨千斤动。

手脚齐进竖找横，掌中乱环落不空。欲知环中法何在，发落点对即成功。”

这八句一念，孙刚峰和陈禹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。原来这八句诗不像诗、歌不像歌的话，正是太极门中的“乱环诀”。陈禹幼时也依稀听父亲说起过，只是全然不懂其中奥妙，万想不到赵半山真能原原本本地念给自己听。

他把心一横，生死置之度外，道：“其中含义，还请赵三爷指点。”

赵半山道：“本门太极功夫，出手招招成环。所谓乱环，便是说拳招虽有定型，变化却存乎其人。手法虽均成环，却有高低、进退、出入、攻守之别。圈有大圈、小圈、平圈、立圈、斜圈、正圈、有形圈及无形圈之分。临敌之际，须得以大克小、以斜克正、以无形克有形，每一招发出，均须暗蓄环劲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比划各项圈环的形状，又道：“我以环形之力，推得敌人进我无形圈内，那时欲其左则左，欲其右则右。然后以四两微力，拨动敌方千斤。务须以我竖力，击敌横侧。太极拳胜负之数，在于找对发点，击准落点。”

他所说的拳理明白浅显，人人能解，但其中实是含有至理。

厅上众人均是武学好手，听他口中讲述，手脚比拟，无不出神。要知能听到这样一位武学名家讲述拳理精义，实是一生之中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。

赵半山说的是太极拳秘诀，初时王氏兄弟、商老太、马行空、殷仲翔等还只存着观摩与切磋之心，但后来听他越说越是透彻，许多自幼积

在心中的疑难，师父解说不出、自己苦思不明，却凭他三言两语，登时豁然而通。

赵半山解毕“乱环诀”，说道：“口诀只是几句话，这斜圈无形圈使得对不对，发点与落点准不准，可是毕生的功力。你懂了么？”陈禹盼望这“乱环诀”盼了一生，此时听得明白，懂得透彻，知道只要再加十余年苦练，凭此一诀，便可成武学大师，不由得满心欢喜，又问：“请问赵爷那阴阳诀又是如何？”

赵半山道：”阴阳决也是八句歌，你记好了。”陈禹听得出神，就似当年听父亲传授武功一般，随口应道：“是，孩儿用心记着。”待得一言出口这才惊觉，不由得满脸通红，但众人都在倾听赵半山讲武，谁也没留意他说些什么，却无一个失笑。只听赵半山朗声念道：“太极阴阳少人修，吞吐开合问刚柔。正隅收放任君走，动静变里何须愁？生克二法随着用，闪进全在动中求。轻重虚实怎的是？重里现轻勿稍留。”

这口诀陈禹却从没听见过，但他此时全无怀疑，用心记忆。只见赵半山拉开架式，比着拳路，说道：“万物都分阴阳。拳法中的阴阳包含正反、软硬、刚柔、伸屈、上下、左右、前后等等。伸是阳，屈是阴；上是阳，下是阴。散手以吞法为先，用刚劲进击，如蛇吸食；合手以吐法为先，用柔劲陷入，似牛吐草。均须冷、急、快、脆。至于正，那是四个正面，隅是四角。

临敌之际，务须以我之正冲敌之隅。倘若正对正，那便冲撞，便是以硬力挤硬力。若是年幼力弱，功力不及对手，定然吃亏。”

胡斐一直在凝神听他讲解拳理，听到此处，心中一凛：“难道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么？是说我与王剑英以力拼力的错处么？”

却见赵半山一眼不望自己，手脚不停，口中也丝毫不停：“若是以角冲角，拳法上叫作：‘轻对轻，全落空’。必须以我之重，击敌之轻；以我之轻，避敌之重。再说到‘闪进’二字，当闪避敌方进击之时，也须同时反攻，这是守中有攻；而自己攻击之时，也须同时闪避敌方进招，这是攻中有守，此所谓‘逢闪必进，逢进必闪’。拳诀中言道：‘何谓打？何谓顾？打即顾，顾即打，发手便是。何谓闪？何谓进？进即闪，闪即进，不必远求。’若是攻守有别，那便不是上乘的武功。”这番话只将胡斐听得犹似大梦初醒，心道：“若是我早知此理，适才与王氏兄弟比武，未必就输。”心中对赵半山钦佩到了极处。

赵半山又道：“武功中的劲力千变万化，但大别只有三般劲，即轻、重、空。用重不如用轻，用轻不如用空。拳诀言道：‘双重行不通，单重倒成功’。

双重是力与力争，我欲去，你欲来，结果是大力制小力。单重却是以我小力，击敌无力之处，那便能一发成功。要使得敌人的大力处处落空，我内力虽小，却能胜敌，这才算是武学高手。”

只见他出手比划，许多拳法竟是胡斐刚才与王剑英对掌时所用。他详加解释，这一招如何可使敌招用空，这一招如何方始见功。胡斐听到此处，方始大悟：“原来赵三爷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却是在指点我的武功。”

要知陈禹是叛门犯上的奸徒，赵半山怎能授他太极秘法？只是他见胡斐拳招极尽奇妙，临敌之际却是凭着一己的聪明生变，拳理的根本尚未明白，想是未遇明师指点。武林之中规矩极多，若是别门别派的弟子，纵使他虚心请益求教，也未便率尔指教，否则极易惹起他本门师长的不快，许多纠纷祸患，常由此而起。他实不知胡斐无师自通，只凭了祖传的一部拳经，自行习练而成，眼见他良材美质，未加雕琢，甚是可惜，料想他师长未明武学至理，因此借着陈禹请问乱环诀与阴阳诀的机会，将武学的基本道理好好解说一通，每一句话都是切中胡斐拳法中的弊端，说得上是倾囊以授。他知胡斐聪明过人，必能体会，至于王剑英、马行空等人虽也听到了，但这些人年纪已大，纵明其理，也未必能再下苦功，练到这步田地。

经此一番指点，胡斐日后始得成为一代武学高手，只是如此传授功决，在武林中也可说是别开生面了。

赵半山讲解已毕，向陈禹道：“我说的可对么？”陈禹道：“承蒙指点，茅塞顿开。早知如此，在下也不必向孙吕二人苦苦哀求了。”赵半山冷然道：“是啊，早知如此，那也不必害死两杀人命了。陈禹一惊，只觉一道凉意从背脊上直透下去，心想：“他好端端传我拳诀，怎地又提此事？”向王氏兄弟、殷仲翔等人一望，但见各人脸上均现迷惘之色。

赵半山道：“陈爷，这两个拳决我是传于你了，如何使用，只怕你还领会不到，来，咱们来推推手。”那推手是太极同门练武的一种寻常手法，陈禹心中虽存疑惧，却也不便相拒，说道：“赵三爷，在下技艺平常，你多包涵着点儿。”赵半山铁青着脸道：“太极北宗第一高手吕希贤都死在阁下掌底，怎说得上技艺平常？看招吧！”一招“手挥琵琶”，向他击去。陈禹一惊，忙以“如封似闭”守住正中，但数招之间，拳路已全受敌人之制。两人使的太极拳虽有南北之分，拳路其实大同小异，可是功力深浅有别，又拆数招，陈禹的双掌似乎全给赵半山粘住了。

直到此时，孙刚峰心头一块大石方始落地，只听赵半山问道：“孙兄，你说吕希贤是给他用‘云手’累死的？”孙刚峰忙道：“是啊。我见到吕师弟的尸首，显是筋骨脱力。”陈禹越斗越惊，说道：”赵三爷，在下不是你的对手，咱们罢手啦。”赵半山道：”好，你再接我一招。”左下带着他的右手，转了一个人圈，一股极强的螺旋力带动他左手，正是太极云手。这云手连绵不断，一圈过后，又是一阁，当日陈禹害死吕希贤，使的正是这一路手法。陈禹想到吕希贤死时的惨状，想到他连声哀告而自己却绝不松劲，想到他连最后一分力气也给自己逼了出来，不由得汗如雨下。

赵半山见他脸上现出惊惧至极之色，心肠一软，实感不忍，劲力一松，粘力卸去，温言道：“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当，既行恶事，自有恶果，你好好想一想吧。”他生性仁善，虽知陈禹死有应得，却不愿见他如吕希贤一般惨受析磨而死。

他转过身子，负手背后，仰天叹道：“一个人所以学武，若不能卫国御侮，也当行侠仗义，济危扶困：若是以武济恶，那是远不如作个寻常农夫，种田过活了。”这几句其实也是说给胡斐听的，生怕他日后为聪明所误，走入歧途，他一生之中，从未见过胡斐这等美质，心中对之爱极，自忖此事一了，随即西归回疆，日后未必再能与之相见，因此传授上乘武学之后，复谆谆相诫，劝其勉力学好。

胡斐如何不懂他言中之意，大声喝道：“姓陈的，一个人做了恶事，就算旁人不问，也不如自尽了的好，免得玷污了祖宗的英名。”他这几句其实是答复赵半山的。

赵半山极是喜慰，转头望着他，神色甚是嘉许。胡斐眼中却满是感激之情。

正当一老一少惺惺相惜、心情互通之际，陈禹见赵半山后心门户大开，全无防备，自己与他相距不到二尺，心想：“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运劲右臂，奋起全身之力，一招“进步搬拦捶”，往赵半山背心击去。

陈禹这一拳，乃是他毕生功力之所聚，自知这一招若不能制敌于死命，自己就无活命之机，当真是拳去如风，势若迅雷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，赵半山身子一弓，正是太极拳中“白鹤亮翅”的前半招，陈禹这一拳的劲力登时落空。赵半山腰间一扭，使出“揽雀尾”的前半招，转过身来，双掌缓缓推出，用的是太极拳中的“按”劲。他以半招化解敌势，第二个半招已立即反攻，只两个半招，陈禹全身已在他掌力笼罩之下。

太极拳乃是极寻常的拳术，武学之士人人识得。众人见赵半山一守一攻都只使了半招，就能随心所欲，的是名家手段，非同凡俗，无不大为叹服。

此时陈禹咬紧牙关，拼着生平所学，与赵半山相抗，初一接招，只觉对方力道也不甚强，于是手上加劲。但发力一增，立觉对方反击的力道也相应大增，一惊之下，急忙松劲，对方的反力居然也即松了，然而要脱出他牵引之力，却也不能。

胡斐默默想着赵半山适才所授的“乱环诀”与“阴阳诀”，凝神观看二人过招，印证赵半山所说的拳决要义。但见陈禹发拳推掌，劲力虽强，可是只要给赵半山一拨一带，掌势的方位登时变了，那正是“乱环诀”中所谓“陷敌深入乱环内，四两能拨千斤动”的应用。他瞧了一会，笑道：“陈老兄，你已经深陷赵三爷的乱环之内了，我瞧你今日要归位。”

陈禹全神贯注地应付敌招，胡斐这几句话完全没有听见。又拆数招，胡斐瞧出陈禹拳招中露出破绽，叫道：“赵伯伯，他左肋空虚，何不击他？”

赵半山笑道：“正是！”拳随声至，攻向他的左肋。陈禹急忙闪避，胡斐又道：“攻他右肩。”赵半山道：“好！”一掌向他右肩拍去。

陈禹沉肩反掌架开。赵半山笑问道：“下一招怎地？”胡斐道：“踢他腰间。”赵半山左掌一带，陈禹拿劲稳住身子，赵半山果。然飞脚踢他腰间。

胡斐连叫数下，每一招都说的头头是道。赵半山赞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说的大有道理。”胡斐突然叫道：“拍他背心。”

这时赵半山正与陈禹相对，心中一怔：“这一招可叫得不对了，我与敌人正面相持，怎能攻他背心？”但微一迟疑，立时省悟：“原来这孩子是出了个难题给我做。”当下身子半斜，右掌向外拖引，陈禹也即斜身应招。赵半山左掌再向右一带，陈禹的身子又斜了几分，背心算是卖给了人家。赵半山轻轻一掌拍出，正击他的背脊。这一掌只要去得稍快，力道略强，陈禹已自毙命，他大骇之下，急忙转身，脸上惨无人色。

赵半山回头笑道：“对不对啊？”胡斐大拇指一翘，赞道：“好极了！”

陈禹死里逃生，但究是名家弟子，虽是惊魂未定，却已见到可乘之机，只见赵半山回身与胡斐说话，下盘空虚，心想：“我急攻两招，瞧来就能逃命。”飞腿“转身蹬脚”，猛向赵半山踢去，见他侧身一退，大喝一声，一招“手挥琵琶”，斜击敌人左肩。他这两招连环而出，势如狂风骤雨，用意不在伤敌，只求赵半山再退一步，他就能夺门而逃，自恃年轻力壮，腿长脚快，赵半山身子肥胖，拳术虽高，说到跑路，总胜不了自己。

赵半山见他起腿，便已猜到他的用意，待他“手挥琵琶”一招打到，竟不后退，踏上一步，也是一招“手挥琵琶”。这一招以力碰力，招数相同而处于逆势，原是太极拳中的大忌，与他适才所说“双重行不通”的拳理截然相反，即令是高手逢着低手，也是非败不可。旁观众人倒有半数轻轻“噫”

的一声。陈禹反掌一探，已抓着赵半山的手腕，就势一带，将他庞大的身躯举了起来，随即甩了出去。

孙刚峰与吕小妹齐声大叫：“啊哟！”胡斐却笑着叫道：”妙极，妙极！”

赵半山身在半空，心中暗叹：“无怪北宗太极盛极中衰。孙刚峰在为一派掌门，却不及一个小小孩子，竟然瞧不出我此招的妙用 / 跟着一阵喜欢：

“这孩子领悟了我指点的拳理精义，立即能够变通，当真难得。”

陈禹将敌人抓起，心中又惊又喜，这一下成功，却是他始料所不及，用力一甩之下，满拟就算不能伤敌，也可全身而出商家堡了。哪知举臂一挥，赵半山手掌一翻，反而将他手腕拿住，这一甩竟没将他摔出。

陈禹一惊，左掌随即向上挥击，赵半山居高临下，右击按落。拍的一声，双掌相交，两只手掌就似用极粘的胶水粘往了。陈禹左掌前伸，赵半山右掌便后缩，陈禹若是回夺，他便跟进，一个胖胖的身躯，却仍是双足离地，被陈禹举在半空。

按照常理，一人身子临空，失了凭借，那已是处于必败之地，但赵半山知己知彼，料定对方功力与自己相差太远，是以故行险着，要将平生所悟到最精奥的拳理，指点给胡斐知晓，要叫他临敌时不可拘泥一格，用正为根基，用奇为变着，免得如王剑英、王剑杰兄弟一般，胶柱鼓瑟，不懂“出奇制胜”

的道理。

他左手与陈禹右手相接，右手与他左手相接，不论陈禹如何狂甩猛摔，始终不能使他有一足着地。

赵半山身子肥胖，二百来斤的份量压在对方双臂之上。初时陈禹尚不觉得怎样，时刻稍久，但觉膀子上的压力越来越重，就似举了一块二百多斤的大石练功一般。若真是极重的一块大石，也就罢了，但赵半山人在空中，双足自由，不绝寻暇抵隙，踢他头脸与双目。

陈禹又支持片刻，已是额头见汗，猛地一个箭步，纵向柱边，挥手运力，想将敌人的身子往柱子上挥去。但赵半山岂能着了他的道儿，右足早出，撑在柱上。先前他身子在半空，压在陈禹膀上的只能是自身重量，要加上一两一钱的力道也是绝不能够，此时足上借了柱子之力，登时一股强力，如泰山压顶般盖将下来。陈禹双臂格格作响，如欲断折，暗叫：“不妙！”急忙跃开。

这时他全身大汗淋漓，渐渐湿透衣衫，不论使地堂拳着地打滚，或是纵横跳跃，赵半山总是身在半空，将自身重量压在他的身上。

胡斐见赵半山的武功如此神妙，不禁又是惊奇，又是喜欢，见他下盘凭虚，全然借敌人之力反击。只见陈禹身上汗水一滴滴地落在地下，就像是在一场倾盆大雨下淋了半天一般。不多一会，满地都是水渍。

胡斐还道他是出尽全力，疲累过甚。马行空、王剑英等行家，却知陈禹每流一滴汗水，功力便消耗…一，待得汗水流无可流，那便是油尽灯枯、毙命之时了。

陈禹自己也何尝不知，只觉得全身酸软，胸口空洞洞地难受之极，猛地想起：“我使云手累死吕希贤之时，他身上所受、心中所感，定与我此时一般无疑。这叫做自作自受，眼前报应。”一想到性命难逃，不禁害怕之极，刚勇之气一衰，再无半分力道与对手相抗，突然间双膝跪下，叫道：“赵三爷饶命！”

赵半山身在半空，全凭敌人的力气支持，陈禹突然地气竭跪倒，他轻轻向后一纵，伸出右掌，喝道：”留着你这奸徒何用？”正要一掌向他天灵盖击落，却见他仰脸哀求，满面惊惧之色。

赵半山素来心肠仁慈，纵遇穷凶极恶的神好巨憨，只要不是正好撞到他在胡作非为，常起怜悯之心，擒住了叫训一顿，即行释放，使他日后能够改过迁善。此时陈禹筋脉散乱，全身武功已失，已与废人无异，就算不肯痛改前非，也已不能作恶，眼见他神情可怜，一掌停在半空中却不击下，转头向孙刚峰道：“孙兄，此人的功夫已经废了，凭你处置吧。只是小弟求一个情，留他一条性命。”

孙刚峰望望赵半山，又望望陈禹，心下甚是为难，寻思：“这好贼罪大恶极，我拼着斩断双手，方能将你请到，怎可饶他？但这奸贼又是由你制服，你既出言留他性命，我又怎能拒却？”转头看吕小妹时，只见她双目中喷出怒火，恨恨地瞪着陈禹，登时有了主意，当即扑翻身躯，向赵半山便拜，说道：“赵三爷，今日你为我北宗清理门户，孙某永感大德。”说着连连磕头。

赵半山忙也跪下还礼，说道：“孙兄不必多礼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乃是我侠义道本份之事。何况你我同门，休戚相关，何劳言谢。”只见孙刚峰站起身来，口中却横咬着明晃晃的一柄尖刀。

赵半山站直身子，突然见到尖刀，不禁一惊，退了一步。

原来这柄匕首是陈禹所有，他本来用以指住吕小妹，其后胡斐施巧计救人，相斗之际，将匕首夺下掷在地上。后来赵半山口授拳诀，一件事紧跟着一件，陈禹始终无暇拾回匕首。孙刚峰没了双手，却乘着磕头之时，用口衔了起来。他踏前两步、走到吕小妹身前，弯腰将匕首送了过去，吕小妹伸手握住刀柄，目光中意存询问。

孙刚峰松开牙齿，说道：“赵三爷，你说什么，做兄弟的不敢驳回半句。

但吕小妹的父亲是给这奸贼活活打死的，她兄弟是这奸贼亲手杀的。饶不饶人，除了小妹自己，天下再无第二个人做得了主。赵三爷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赵半山叹口气，点了点头。

孙刚峰向吕小妹厉声道：“小妹，你要报仇，有胆子就将这奸贼杀了。

你若是心软害怕，就放他走了吧！”

众人目光一齐注视在吕小妹脸上。有的心想她既有坚志毅力远赴回疆求援，复仇之心极为坚决，自有胆量杀人；有的却见　她瘦小怯弱，提着明晃晃的一柄尖刀，全身已不住发抖，只怕未必敢去杀陈禹这长大汉子。

吕小妹身子打战，心中却无半分迟疑之意，提着尖刀，径自走向陈禹。

她身高还不到陈禹胸口，尖刀向前一送，正好刺向他的小腹。

这时陈禹四肢酸麻，能够直立不倒，已是万分勉强，眼见小妹一刀刺来，大叫一声，回头就走。吕小妹虽曾练过一些拳脚，究竟武功极浅，给他一缩身，一刀登时刺空，当下提着尖刀，随后追去。

陈禹脚步蹒跚，奔向厅门，突见大厅之门已于不知何时紧闭，急忙伸手去推，哪知大门竟然奇热，嗤嗤几声响，冒出白烟，两只手掌已被大门粘住。

他大惊之下，奋力回夺，只是全身劲力早失，一个踉跄，身子反而靠了上去，粘在门上，惨呼一声，随即全无声息。

这一下变故可没一人料想得到。众人一呆之下，一齐涌到门前，鼻中只闻到一阵焦臭，原来那厅门竟是一扇极厚的铁门，不知是谁在外已将门烧得炽热。陈禹被粘在门上，片刻间已然烫死。

众人看明真相，惊诧更甚。王剑英叫道："弟妹，怎么一回事？"却不听见商老太回答，转身寻人时，不但商老太母子影踪不见，连厅中传送酒菜的仆人也已个个躲得不知去向。王剑英脸上突然遮上一道阴影，急步走向内堂，只见通向内堂之门也已紧闭。那门正中绘了一个八卦，乌沉沉的似乎也是钢铁所铸。他不敢伸手去推，只走上两步，登觉一股热气扑面而至。原来后门也给烤热了。

王剑杰大声叫道："商家嫂子，你在捣什么鬼啊，快些出来！"他声音洪亮，四壁回音反震，更加响亮。众人自然而然地抬起头来，但见那厅竟无一扇窗子，前后铁门一闭，关得密不通风，连苍蝇也飞不出去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，这才省悟，原来商家堡这座大厅建造之时已是别具用心，门用铁铸，不设窗户，瞧来墙壁也是极其坚厚，非铁即石了。马行空提起一条长凳，双臂运劲，"嘿"的一声，往墙上撞去，长凳从中断为两截，墙上白粉簌簌落下几块，露出内里的花岗石来。

王剑英摆个马步，运劲于掌，双掌向墙壁排击过去。以他这一击之力，寻常墙壁纵不洞穿，也要打得土崩砖裂，但这墙壁显是以极厚极重的岩石砌成，在王剑英双掌并击之下，却是纹丝不动。

王剑杰心谎意乱，不注叫嚷："商家嫂子，你干什么？快开门！快开门！"

赵半山沉注了气，欲寻出路，但想："这大厅如此建造，本意就要害人，屋顶上也必布置严密，冲不出去。"

王剑杰叫了几声，心中害怕起来，住口不叫了，望着兄长，没半点主意。

这时厅中留着的是赵半山、胡斐、孙刚峰、吕小妹、王氏兄弟、马行空、徐挣、殷仲翔，一共九人，还加陈禹一具尸体。除了吕小妹外，其余八人都算得是武林好手，但困在这座铁铸石砌的厅中，空有全身武功，却无半点施展之法，一时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忽听得一个阴恻恻的声音着地传来："你们自命英雄好汉，今日想逃出我商家堡的铁厅，那叫做千难万难。这铁厅是先夫商剑鸣亲手所建，他虽死去多年，还能制你们的死命。众位大英雄，你们可服了么？"说着哈哈大笑。

众人听得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。寻声望去，原来商老太这番话是从墙脚边一个狗洞中传进来的。

王剑英俯下身来，对着狗洞叫道："弟妹，我兄弟与剑鸣师弟同门共师，有恩无仇。你把咱兄弟也关在这里，那算怎么一回事？"商老太又是阴恻恻地笑了几下。狗洞中传进来柴火爆裂时的毕卜之声，显是外面火头烧得极猛。

只听商老太枯哑的声音说道："剑鸣不幸为好奸胡一刀所害，你既与他有同门之谊，就该设法报仇。今日遇上仇人之子，你兄弟俩却怕了外人，袖手不顾，这等不仁不义之人，活在世上何用？"王剑英道："剑鸣师弟的死讯，我们今日才听到，更不知是胡一刀所害的。若是早知，自然已为他报了大仇。"商老太冷笑道："你昧了良心，说这等鬼话。"王剑英说道："刚才我手上受伤中毒，不也是为了……为了……"一言未毕，只听飕的一声，狗洞中射进一技箭来，若非王剑杰眼快，抢上一步踏住，伏在地下的王剑英还得中箭受伤。

殷仲翔自长剑被赵半山震断后，一直默不作声，心想自己与此事全然无涉，却在这里陪着送命，也可算得极冤，问道："商剑鸣造这座铁厅，想害什么人？"王剑英怒道："这人跟先父学艺之时，为人就不正派，鬼鬼祟祟地造起这种房屋，还能安什么好心眼了？"

胡斐心想："那商剑鸣打不过我爹爹，于是造了这座铁厅想来害他，哪知这个脓包还是死在我爹爹下里。"他心中想到，口里却不说话，四下察看，找寻脱身之计。

胡斐的推想却也错了。商剑鸣与胡一刀素不相识，他是与苗人凤结下了深仇，知道这位号称"打遍天下无敌手"的金面佛极不好惹，总有一日要找上门来，若是比武不胜，就可用这铁厅制他。哪知找上门来的不是苗人凤而是胡一刀。商剑鸣一向自负，全不将胡一刀放在眼里，一战之下，不及使用铁厅，首级已被割去。

这段仇恨商老太时刻在心，既知胡一刀已死而他的儿了胡斐武功又极是厉害，眼见大仇难复，乘着赵半山与陈禹相斗、众人凝神观战之际，她悄悄与儿子出厅，悄悄关上了前后铁门，然后指挥家丁，堆柴焚烧。这座铁厅门坚墙厚，外面烧火，厅中各人竞未知觉，待得陈禹烧死在铁门之上，各人已如笼中之鸟，插翅准飞了。

众人在厅中绕走傍惶，好在那厅极大，铁门虽然烧红，热气还可忍耐。

赵半山道："咱们总不能在这儿生生困死，大伙儿齐心合力，掘一条地道出去。"殷仲翔皱眉道："此处又无铁铲锄头，待得掘出，人都烤熟了。"徐挣一直担心未婚妻子马春花隔在厅外，不知有何凶险，他是个莽夫，空自焦急，想不出半点法子，这时听赵半山说到掘地道，大声道："赵三爷说得对，总是胜过束手待毙。"拔出单刀，将地下的一块大青砖挖起，突见一股热气冒将上来。

他吓了一跳，伸刀在热气上升处一击，只听当的一响，竟是金铁撞击之声。众人更是惊诧。王剑杰道："地底也是铁铸的？"用刀接连撬起几块青砖，果然下面连成一片，整个厅底乃是一块大钢铁。掘地道固然不用说了，更唬人的是，地面上的热气越冒越旺。

徐挣骂道："妈巴羔子，这老虔婆在地底下生火，这厅子原来是一只大铁馒。"胡斐笑道："不错，老婆子要把咱们九个人煮熟来吃了。"

众人眼见热气袅袅上冒，无不心惊。过得片刻，头顶也见到了热气，原来厅顶也是铁板，上面显然也堆了柴炭，正在焚烧。

王剑英突然又伏在狗洞之前，叫道："商家弟妹，你放我们出来，我兄弟为你取那姓胡的小杂种性命。"胡斐听他出言不逊，提起脚来往他屁股上踢去。赵半山拉住他手臂向后一扯，这一踢登时落空。赵半山低声道："这里大伙儿须得同舟共济，自己人莫吵，须得先想法子出去。"心想："只要商老太肯放王氏兄弟，便有脱身之机。"

却听商老太说道："小杂种的性命早已在我手中，何必要你假惺惺相助？

再过半个时辰，你们人人都化成焦炭。哈哈，这里面没一个是好人。姓胡的小杂种，马老头子，厅上好风凉吧？"

马行空皱眉不答，商老太又枭啼般笑了几声，叫道："马老头子，你的女儿我会好好照料她，你放心，我给她找一千个一万个好女婿。"马行空心如刀割，他年纪已大，对自己性命倒不怎么顾惜，只是独生爱女却落在外面，受这恶毒的老婆子折磨起来，那可是苦不堪言。

王剑英站起身来，在兄弟耳边说了几句话，王剑杰点了点头。王剑英向赵半山拱了拱手，说道："赵三爷，咱们同在难中，兄弟可有句不中听的言语。"赵半山拉着胡斐的手，说道："一切全凭王大哥吩咐。可是要伸手加害这小兄弟，却办不到。"原来赵半山见王氏兄弟交头接耳，已知二人为了活命，想先杀胡斐，再向商老太求情。

王剑英被他一言点破了心事，脸带杀气，厉声道："赵三爷，商老太的对头只有这孩子一人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！大伙儿犯不着一齐陪一个孩子做鬼。"

他向众人逐一望去，说道："各位说冤是不冤？"殷仲翔立即接口："除了这孩子，大伙儿跟这件事全没牵连。"王剑英道："马老镖头，你怎么说？"

马行空自忖商老太与已有仇，未必能放过自己师徒，但眼前情势危急异常，只有设法脱身先说，胡斐是死是活，原也不放在心上，于是说

道：“王大爷说得是，此事原与旁人无涉。”

王剑英道：“孙大哥，你来赶这蹚浑水，那更是犯不着。姓陈的已经烧死，你与吕家小妹妹的仇已经报了。”孙刚峰觉得他的话很有理，只是心中极感赵半山之情，实不便公然与他作对，于是劝道：“赵三爷，不是兄弟不顾义气，倘是你赵三爷……”

赵半山厉声喝道：“你们有六个，我们只有两人。咱们倒先瞧瞧，是姓赵姓胡的先死呢，还是你们姓王姓殷的先死。”说着挡在胡斐身前，神威凛凛。他平时面目慈祥，说话温和，心肠又是极软，可是面临生死关头，“仁侠”二字却是顾得极紧，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，竟不留半分余地。

王氏兄弟等一来忌他武功了得，二来又觉自己贪生怕死，迹近无义小人，倒也不敢一拥而上动手。但一个人到了生死之际，面目全露，实是半点假借不得。各人只觉脚底越来越是炽热，再也站立不住，都拖了一张长凳或是椅子，踏在上面。王剑杰八卦刀一扬，叫道：“赵三爷，兄弟今日要得罪了。”

左手向殷仲翔、马行空、徐铮一招手，喝道：“并肩子上啊！”他知孙刚峰决不能相助自己与赵半山为敌，但己方五人敌他一老一小，也大有可胜之机。

各人兵刃纷纷出手，只待赵半山身子一动，五人的刀剑要同时砍刺出去。

这一番只要动上了手，那是人人拼命，眼见厅中越来越热，多挨一刻，便是多一分危险。

胡斐心中却想：“只是为我一人，却陪上这几个人。王氏兄弟等死不足惜，赵三爷是大大的英雄好汉，如何能让他为我而死？这几人拥将过来，纵然赵三爷和我将他们杀了，我们仍是难逃性命。瞧来只有我自己死在商老太手里，才能救得赵三爷的性命。”眼见王氏兄弟跃跃欲动，只是无一人敢先发难，当下心念已决，朗声道：“大家且莫动手。”一俯身，将头钻出狗洞，叫道：“商老太，我在这里不动，你一镖打死我吧！快开门放赵三爷出来。”

商老太仰天大笑，从怀中掏出金镖，叫道：“剑鸣，剑鸣，今日我给你亲手报仇！”右手一扬，一枚喂有剧毒的金镖对准胡斐的面门急射过去。

胡斐眼见金光闪动，金镖向着自己眉心急射过来，双目一闭，心想：“商老太将我打死，遂了心愿。她与赵伯伯无仇，自会放他出来。”就在此时，突觉右足被人一扯，身子向后激射。他睁开眼来，身子已在半空，当即左臂长出，在柱上一抹，轻轻落下地来，只见赵半山手中接了一枝金镖，原来又是他救了自己性命。

王剑英眼见胡斐舍身救人，赵半山竟从中阻挠，不禁大怒，叫道：“姓赵的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此事原本与你我无干。他既自愿就死，又要你横加插手干么？”

赵半山微笑不答，转头向胡斐道：“小兄弟，适才你脑袋钻出了狗洞之外，是么？”胡斐道：“是啊。”见他神情镇定，笑容可掬，似乎已有了脱身之计，说道：“赵伯伯，请你吩咐。”赵半山道：“脑袋是硬的，无法缩小，肩膀与身子却是软的。”胡斐立时领悟，叫道：“是了，脑袋既钻得出，身子便也钻得出。”当即脱下棉袄，裹成一团，顶在头上，一来是易于钻出，二来是抵挡商老大的喂毒金镖。

赵半山道：“你且退后，我给你开路。”徐铮叫道：“不行，你这么肥胖，怎钻得出去？”赵半山哈哈一笑，不去理他，俯下身子，右手一扬，一枚袖箭从狗洞中激射而出，只听外面一名庄丁大声呼痛，叫道：“脚，脚，我的脚！”显是他的脚给袖箭打中了。赵半山左手微动，又将商老太的金镖发了出去。

这一次外面却无动静，想是各人均已避开。有人叫道：“快，快把狗洞堵死。”商老太喝道：“不许动，我要听他们烫死时的呼叫。大家避在一旁便是，暗器能拐弯么？”赵半山双手连扬，十余枚暗器接连射出，去势劲急异常，都射出十丈以外。

发到将近二十枚，他左手在胡斐背后轻轻一推。胡斐向前一扑，光将棉袄送了出去。商老太早已防到这着，火光下见黑黝黝的一团从狗洞中钻出，紫金八卦刀呼的一刀砍将下来，正中棉袄，但觉着刀之处软绵绵地，心知不对，急忙提刀。胡斐右手先出，手掌一翻，已抓住她手腕，跟着脑袋从狗洞中钻了出去。

商老太大叫一声。商宝震纵了过来，一刀向着胡斐头顶砍落，此时胡斐的肩头也已脱出狗洞，只是那狗洞极为狭小，挟住他胸口与左手，一时窜不出来，只得借劲将商老太的手腕挥去，当的一响，母子俩双刀相交。这一下手法，正是赵半山适才所授的借力打力功夫，也是他聪明过人，一学即能使用，否则非丧命于商宝震刀下不可。

赵半山听到双刀相交之声，却见胡斐身子尚未钻出，运起太极柔劲，在他大腿上一推。胡斐身不由主，腾空而起。正好商宝震第二刀复又砍下，这一刀劲力好大，正砍在墙基的花岗石上，火星四溅，刀口也卷了起来。胡斐在空中打了个旋子，火光中见商老太横刀向自己足上削来，急使个“千斤坠”，身子骤落，只听得呼的一声，八卦刀从头顶掠过。他足未落地，左掌翻起，以空手入白刃功夫去夺商老太手中金刀。

商老太见仇人居然死里逃生，眼都红了，八卦刀直上直下，狂所猛劈，胡斐空手抢攻数招，竟是丝毫占不到便宜，但听得众庄丁大声呐喊，烟火里商宝震提刀又上。胡斐心想此时厅上已烧得炽热异常，时候稍长，赵半山等性命难保，厅上八条人命，全凭自己能否于极短时刻之内击败商氏母子、杀散庄丁而打开厅门。他心中焦急，一双肉掌在两柄大刀之间穿来插去，狠命相扑。商氏母子也知这一战乃是生死存亡之所系，双刀呼呼，就如两头大虫般绕着胡斐围攻。

大厅中赵半山、王氏兄弟等八人一齐俯耳狗洞之旁，倾听胡斐与商氏母子相斗的胜败。王氏兄弟虽对胡斐颇为憎恨，但此时却与赵半山的心思并无二致，只盼胡斐快些杀败商氏母子。厅上热气越来越是难熬，桌椅必剥作响，蜡烛遇热熔尽，登时黑漆一团。突然火光一旺，却是墙壁上挂着的屏条字画遇热燃烧，但片刻烧尽，又是伸手不见五指，再过不久，只怕桌椅也要烧着了”。

众人心中急得也如烈火焚烧，却是准也不出声，凝神倾听外面三人相斗的声音。

王剑英突然在洞口叫道：“胡家小兄弟，快攻商老太下盘。她这路刀法下三路不稳。”他在八卦刀上浸淫数十年，听着刀风的声音，便知她如何使刀。

胡斐正苦于一时不能取胜，听得王剑英的叫声，心中大喜，身子一弓，伸拳往商老太腿上击去。商老太竟然不避，举刀往他背心直劈，她只求伤敌，已然不顾自身。胡斐扭腰侧身，让开了这一刀，商老太第二刀连绵而上。她明听得王剑英叫敌人攻击自己下盘，却偏偏不去守御。王剑英大叫：“她是在情急拼命，你夺不下她金刀的。快想别法吧。”胡斐心想：“这个我早知道，何必你来提醒、遇到这样一个疯婆子，有什么法子？”

狗洞之外战斗激烈，胡斐以一敌二，渐渐占到上风，但要取胜，只怕还在百余回合之后。商老太瞧出情势不利，又听得王剑英不住叫嚷指点敌人，将破解八卦刀的诀窍，一点一点他说了出来，心中恼怒异常，暗道：“你不给同门师弟报仇，已是大大不该，却反而来相助敌人，当真是狼心狗肺的奸贼。”她却不想王剑英身处绝境，若不反助胡斐，性命已活不过一时三刻。

她狂怒之下，心想：“这小杂种武艺高强，既然逃了出来，只怕难以杀他。

那么烧死了厅中这批奸人，也稍出我心中恶气。”于是大声呼喝庄丁，急速多加柴炭焚烧。

殷仲翔不注跌脚，埋怨胡斐无用。王剑杰道：“赵三爷，快发暗器相助。”

赵半山手中早扣了十余枚暗器，但商老人等三人在狗洞之旁恶斗，暗器无法拐弯。他的飞燕银梭等几种独门暗器虽能绕成弧形伤人，但胡斐与商氏母子短兵相接，贴身而战，瞧不见准头而凭虚发射出去、怎能保得定不会打中胡斐？小胡斐心思机敏，早已想到这节，数次要引商老太到狗洞之外。可是商老人忌惮赵半山暗器了得，始终不上这当。

这时厅上焦臭渐浓，先是各人的头发胡子鬈曲烧焦，接着衣服边缘都卷了起来，各人呼吸也渐感艰难。吕小妹抵受不住炙热，人已半晕。徐铮情急之下，伸头拼命向狗洞硬挤，但洞小头人，如何钻得出去？那狗洞四角均是极厚极重的花岗石，他双手扳住用力摇撼，竟是动不了半

分。

王剑杰猛地想起："小胡斐若有兵刃，商老太岂是他的敌手？我如何不早想到？"当即伸下去拾自己抛在地下的八卦刀。哪知这柄刀的刀头与地下铁板碰到，早已烤得炙热无比，他一抓之下，登时疼得大叫一声。这时在铁厅上片刻也延挨不得，他忍着手上烫伤，撕下一块衣襟，裹在刀柄之上，左下将徐铮拉开，叫道："小胡斐，兵刃来了，快接着。"手一挥，将钢刀从狗洞中抛了出去。

胡斐回身来接，商宝震也听到了叫声，同时过来抢夺。只听得两人同时惊呼一声，呛啷一响，两柄刀部跌在地下。

原来胡斐抢先抓到王剑杰的单刀，但刀柄奇热，一孤立即撒下。商宝震跃到狗洞之前，却给赵半山一技金钱镖打中手腕，手中钢刀也抛了下来。胡斐一抓不中，商老大的八卦刀已袭到后心，他身子一侧，抢到商宝震身旁，猛地使一招"掀牛喝水"，举掌掀住他后颈，一运劲，商宝震给他直掀下去，面颊俯地，正好碰到王剑杰那柄烧得半红的单刀，嗤的一声，跟着一声惨呼，半边俊俏的脸庞上已烫出一条长长的焦痕。

这一声惨叫，厅上各人都是一喜，只道商宝震已被胡斐打伤。商老太复仇之心与母子之情在胸中略一交战，竟尔不顾儿子，举刀急往胡斐肩头劈下。

当的一声，胡斐却不闪避，翻腕横刀架开，原来他已乘隙将商宝震的八卦刀抢在手中。

厅上众人身处黑暗与奇热之中，但听得双刀相交，叮叮当当乱响，知道胡斐已抢得兵刃，正在猛力急攻，心中各自多了一丝指望，王剑英大叫："砍她右肩，砍她右肩。"马行空叫道："先杀散加添柴火的庄丁。"孙刚峰叫道："别跟老太婆纠缠，设法打开厅门要紧。"徐铮放声大嚎："热死啦，热死啦！"众人乱成一片。

胡斐何尝不知设法打开厅门乃是第一要务，但商老太拼死纠缠，始终缓不出手脚。他刀法高出商老太甚多，只是此时局势特异，他年纪幼小，难以镇定应付，数次得到可乘之机，却都给商老太用拼命的狠招解救开去。

二人狼斗七八回合，商老太不住后退。商宝震从家丁手中接过一柄单刀，再行上前夹攻。众庄丁初见主母与小主人手有兵刃，对付一个空手的孩子，只道稳可得胜，此刻见主母头发散乱。不住后退，显是不敌，各人持刀挺枪，纷纷加入战团。众庄丁武艺低微，给胡斐刀砍足踢，霎时间伤了数人，但商家堡的庄丁个个勇悍，负伤之下，仍是拒战不退。但听得呐喊声、兵刃撞击声、呼喝斥骂声、柴火爆裂声，响成一片。

大厅上各人听得外面愈打愈乱，心想胡斐一人虽勇，以一个小孩子对敌商家堡全堡上下，如何能胜？于是有的咒骂，有的长叹，有的悲号，嘈杂之中又加上嘈杂。

忽听得一个声音叫道：”小胡斐听着，以阴阳诀先取主脑，以乱环诀散其附从。”这声音中气充沛，盖过了一切杂声，一个字一个字说得清清楚楚，正是赵半山的话声。

胡斐见敌人越战越多，本已心神烦躁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听得赵半山这几句话，心想赵伯伯英雄盖世，所说必定不错，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，钢刀呼呼呼三刀，往商老太中盘砍斫。他这刀取自商宝震，刃口虽已卷边，但只要砍中了，仍能致命。商老太见他来势猛恶，横刀急架，双刀碰撞时当当响了两下，第三下胡斐从刚劲突转柔劲，自阳变阴，一收一挥，手腕忽地转了三个圈子。

他是顺势而转，商老太的手臂却是逆转圈子，到第二个圈子时她手臂已转不过来，但觉时骨剧痛，只得撒手放刀。那八卦紫金刀激飞而起，射入天空。胡斐"阴阳诀"建功，跟着一刀往她肩头直劈下去。刀锋距她肩头约有半尺，只见她自发披肩，半边脸上满染血污，一个念头在心中一闪："这老婆子委实可怜，怎能一刀将她砍死？"疾忙刀身翻转，想用刀背撞她肩膀，使她无力再斗，便即赶去开门救人。

不料商老太金刀脱手，心中立时便存了与仇人同归于尽的念头，明见胡斐举刀砍下，毫不闪避，反而抢上一步滚入他的怀里，右手扣住他前胸"神封穴"，左手扣住他小腹"中注穴"牢牢抓定。胡斐大惊，刀背用力击下。

商老太"嘿"的一声，肩骨碎裂，但她不顾一切，抓住了胡斐穴道死也不放，同时右足力勾，二人一齐倒地。

胡斐直至此日方有临敌对战的经验，绝不知敌人拼命之时竟有如此的狠法，被她抓住之后只得出力挣扎。商老太一张口，又咬住了他前胸衣服，几个打滚，二人竟齐往大火堆中滚去。胡斐大叫："快放开，你不怕烧死么？"

他心神一乱，竟忘了该使"小擒拿手"卸脱这样贴身的纠缠，只是猛力回夺。

二人又滚两下，终于滚进了火堆。

商宝震大叫："妈！"飞身来救，提起单刀的刀柄，对准胡斐天灵盖凿了下去。胡斐偏头一避，这一刀柄还是打中了额角，疼得险些儿晕去。商宝震生怕母亲受伤，急忙伸手将二人从火堆中提了出来，看准胡斐背心，一刀疾砍而下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，胡斐神智倏地清明，反踢一脚，上中商宝震手腕，第二腿跟着踢出，这一腿出尽全力，竟踢得他跌出五六丈外，一时爬不起来。

胡斐衣服着火，额角又是疼痛欲裂，大喝一声，双臂疾振，格格两响，已摆脱了商老太的纠缠，在地上一个打滚，滚熄衣上火焰。商老太年老，给烟火一薰，已晕了过去。几名庄丁忙给她打扑身上火头。

胡斐空手奔入庄丁丛中，心中对自己极是恼怒："在这舍生忘死、狠命扑斗的当儿，我还要去可怜敌人，适才没送了小命，当真是无天理。"此时再不容情，夹手夺过一柄单刀，拳打足踢，刀劈时撞，犹如虎入羊群，片刻间将众庄丁打得东逃西窜。

他奔到厅门之前，从庄丁手中夺过一柄火叉，将堆在门前的柴炭一阵乱挑乱拨，只见铁门已烧得通红，不禁大惊："若是门钮与铁门烧得焊成一片，这门就打不开了。"危急中不及多想，提起单刀，将全身功劲运于右臂，奋力直砍下去，咯的一声，门钮应手而落，这一砍用力过巨，单刀竟向上翘起，弯成了一把曲尺。他抛下单刀，用火叉钩注门环向外拉扯，竟然不动。胡斐急得心中怦怦乱跳："莫要功亏一篑，到最后铁门竟然拉不开来。"又是用力一拉，但听得轧轧连声，铁门缓缓开了，黑烟夹着火头，从门中直扑出来。

他想不到厅中已烧得这般厉害，急叫：”赵伯伯，快出来！"只见烟雾猕漫之中，一人当先抢出，正是王剑英，接着殷仲翔、徐钵、马行空、孙刚峰先后奔出，最后才是赵半山抱着吕小妹出来。各人衣衫焦烂，狼狈不堪。

这时厅中木材都已着火，桌椅固已烧着，连梁柱也已大火熊熊。这时机真是相差不得片刻，倘若胡斐再迟一盏茶的时分破门，必定有人丧命。

胡斐见赵半山安然无恙，扑了上去，连叫："赵伯伯，赵伯伯。"赵半山须眉尽焦，但仍是镇定如恒，微微一笑，赞道："好孩子！"忽听得王剑英叫道："剑杰！剑杰！你在哪里？"赵半山四下一瞧，果然不见王剑杰，惊道："难道他没出来？"王剑英大叫："我兄弟没出来啊，没出来啊。"

此时厅中梁柱东一条西一条，横七竖八地倒塌，已烧成一个火窟，王剑英虽是手足情殷，却也不敢进去相救，只是大叫："剑杰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"

赵半山与胡斐同时想到："他若能够出来，岂有不出来之理？"他二人俱是天生的侠义心肠，当下更不多想，一老一少，不约而同地冲进火窟之中，冒烟突火，来寻王剑杰。胡斐踏在烧得炙热的砖上，不禁烫得双足乱跳。赵半山道："孩子，你快出去。"胡斐道："不，赵伯伯，你快出去。"他刚说了这句话，忽地叫道："在这里了！"俯身将王剑杰拉起，飞奔出外，原来王剑杰挨不住炽热，将口鼻凑在狗洞上吸气，不料一阵黑烟自外冲进，将他熏得晕了过去。

胡斐给烟呛得大声咳嗽，王剑杰身材魁梧，难以横抱，只好拉了他着地拖将出去，将到门口，门外众人突然大声惊呼，但见屋顶一根火梁直跌下来，压向胡斐头顶。胡斐加紧脚步，想要抢出厅门，但那梁木甚长，其势已然不及。赵半山哼了一声，踏上半步，一招"扇通背"，右掌已托住火梁。这梁木本身之重不下四五百斤，从上面跌将下来，势道更是惊人。赵半山双腿马步稳凝不动，右掌这一托，火梁反而向上一抬，那"闪通背"的下半招跟着发出，左掌搭在梁木上向外一送，只见一条火龙从厅口激飞而出，夭矫入空，直飞出六七丈外，方始落地。

厅门外众人见他露了这手功夫，呆了半晌，这才震天价响喝起采来，连商家堡的庄丁，也不自禁地站在远处叫好。

王剑英扶着兄弟，忙着替他扑熄衣上火焰，心中暗自惭愧："我自已亲兄弟有难，却要旁人相救。"

马行空与徐钵出了铁厅，立即找寻马春花，但东张西望，不见她的影踪。

徐铮心下起疑：”她定是与姓商的小子到什么地方捣鬼去了。”他身出火域，心中妒火又旺，叫道："师父，我去找她。"拔步飞奔。

马行空年纪一大，究已不如小伙子硬朗，给烟火炙得头晕眼花，只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会，突觉背后有掌风袭到。这一下突袭全然出他意料之外，那一掌来得又快又劲，马行空不及招架，只得吸气硬接，砰的一响，身子给打得摇摇晃晃，但觉眼前一黑，全身发软，接着臀上又被人踢了一腿，身不由主地向铁厅的火窟中跌去，迷糊中只听得商老太纵声大笑，叫道："剑鸣，剑鸣，我终于给你报了一点儿仇……"一阵热气裹住全身，登时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赵半山刚将吕小妹救醒，忽见商老太突然从烟火里钻出来，将马行空打入火窟，不禁一呆。只见商老太弓身走入厅门，对熊熊大火竟是视若无睹，他大叫："决出来，你这不是送死么？"

他一言方毕，又是一条极大火梁落了下来，腾的一声巨响，火焰四下飞舞，已将厅门封住。商老太怀抱紫金八卦刀，脸露笑容，端坐在火焰之中，全身衣服头发均已着火，却竟似不觉痛苦。她心中在想："复仇的心愿虽然难了，我却不久就可与剑鸣相会了。"

赵半山长叹一声，心想此位老太太虽是女流，性子刚烈，胜于须眉，又想此番东来之事已了，无意中结识了一个少年英雄，也算此行不虚，见孙刚峰、王剑英等各自正在忙碌，于是转头向胡斐道："小兄弟，咱们走吧，一起走一程如何？"胡斐道："好极，好极！"

在他幼小的心灵之中，想到了世间许许多多变幻难测之事，想到吕小妹的报仇是如此，而商老太的报仇却又如此。他与赵半山携手同行，默默想着心事，走出里许，回头一望，只见商家堡兀自烧得半天通红。

赵半山道："小兄弟，今天的事很惨，是不是？商老太的性子，唉！"

说着摇了摇头。胡斐道："赵伯伯……"

赵半山转过头来，说道："小兄弟，你我今日萍水相逢，意气相投，虽然我年纪大了几岁，但我见你侠义仁厚，实是相敬。他日你必名扬天下，我何敢以长辈自居？"此时东方初白，赵半山的脸色在朝曦照耀之下显得又是庄严，又是诚恳。

胡斐一张小脸上满是炭灰血渍，听了他这几句话，不禁胀得通红，又道："赵伯伯……"赵半山摇了摇手，说道："赵伯伯三字，今后休得再出你口。

我与你结义为异姓兄弟，可好？"

想千手如来赵半山在江湖上是何等的威名，何等的身分，今日竟要与一个十余岁的孩童义结金兰，实是事非寻常。他倒不是瞧在胡斐武功的份上，而是敬重他舍身救人的仁侠心肠，觉得他年纪虽小，但所作所为，与红花会众兄弟已并无二致。

胡斐听了此言，不由得感激不胜，两道泪水从眼中流下，扑翻身躯，纳头便拜，叫道："赵……赵……"赵半山跪下答礼，说道："贤弟，从今后你叫我三哥便了。"

于是一老一少两位英雄，在旷野中撮土为香，拜了八拜。

赵半山心中快慰，撮口长啸，只听得西面马蹄声急，那白马奋鬣扬蹄而来，片刻间奔到了身前。胡斐赞道："这马真好。"赵半山心想："可惜此马乃四弟妹所有，她爱若性命，否则经你这么一赞，我自然送你。"当下微微一笑，也不解释，问道："贤弟，你在此间可还有什么未了之事？"胡斐道："我去跟平四叔说一声，当送三哥一程。"赵半山也不舍得立即与他分别，道："那再好没有。"

@@牵了疆绳，和胡斐并肩而行。

转过一个山坡，忽见一株大树后面站着一人，探头探脑地在不住窥探。

胡斐认得他的背影，低声道：”这是徐铮！”心想他师父惨遭焚死，他躲在此处不知鬼鬼祟祟地干什么勾当，说道："我过去瞧瞧。"悄悄走上前去，在他身后向前一张。徐挣正瞧得出神，不知身后来了旁人。

只见前面二十余丈一株杨树之下，一男一女，相互偎倚在一起，神情异常亲密。胡斐凝伸一看，原来男的是商家堡作客的福公子，女的竟是马春花。

但见福公子一手搂着她腰，不住亲她面颊。马春花软洋洋地靠在他怀里，低声不知说些什么。胡斐年幼，还不大明白男女之事，只是瞧得有趣，心中暗暗好笑："马姑娘和这公子只相识一天，便这般要好。"却听得徐铮口中发出叽叽格格的怪声，原来是在咬牙切齿，又举起拳头，不住捶打自己胸口，已是愤怒到了极点。

胡斐笑道："徐大哥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"徐铮全神贯注在马春花身上，对胡斐的话竟是全没听见。突然之间，他大叫一声："我和你拚了！"拔出腰间单刀，向福公子冲去。

胡斐虽然聪明伶俐，对这种私情纠葛却是全然不解，隐隐约约只知道马春花生得美丽，所以前日晚间商宝震对她这样，而今日福公子和徐铮又是为她打架。

福公子和马春花在大厅上溜了出来，唯恐给人见到，远远躲到这株大杨树下偎倚蜜语。男欢女爱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商家堡闹得天翻地覆，他二人竟是半点也不知道，突见徐铮全身烧焦、披头散发地提刀杀来，同时大惊站起。

徐铮双目如欲喷出火来，这一刀砍下去力道极猛。福公子武艺平庸，眼见钢刀迎头砍到，急忙后退。徐铮这一刀用力大了，登的一声却砍在大杨树上，急切间拔不出来。马春花急道："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"徐铮怒喝：

"干什么？我要杀了这小子！"用力一拔，那刀脱却杨树，反弹上来，砰的一下，刀背撞上他的额头。

马春花吃了一惊，叫道："小心！可撞痛了么？"徐铮伸手使劲将她推开，道："不用你假惺惺做好人。"跟着赶上前去，举刀又向福公子砍下。

马春花见这个平日对自己从来不敢违拗半点的师哥，此时突然发疯一般，知他妒火中烧，不可抑制，心中又是羞愧，又是焦急，抢过去拦在他面前，双手叉腰，说道："师哥，你要杀人，先杀了我吧。"

徐铮见她一意维护福公子，更是大怒若狂，厉声道："我先杀他，再来杀你。"左手在她肩头一推。马春花一个踉跄，险险跌倒，随手抢起地下一根桔枝，挡架他的单刀，一面转头向福公子叫道：”你快走，快走啊。”福公子不知她和徐铮乃是未婚夫妇，大声道："这人疯了，你可要小心。"一面远远躲开。

徐挣舞动单刀，数招之间，已将马春花手中桔枝砍断，喝道："你再不让开，可莫怪我无情了。"马春花将半截桔枝往地下一丢，转过了头，将脖子向着他刀口，说道："师哥，这一生一世，我终究是不能做你妻子的了。

你一刀将我杀了吧。"徐铮满脸紫胀，怒道："我……我……"左手用力抓胸，说不出话来。

胡斐见他单刀上下挥荡，神色狂怒，只怕一个克制不住，顺手便往马春花身上砍了下去，当即抢上前去，隔在二人之间，左掌起处，已按在徐铮胸前，微一发劲，将他推得退后三步，笑道："徐大哥，天下有谁想动马姑娘一根毫毛，除非先将我胡斐杀了"徐挣一愣，怒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连你这乳臭未干的孩子，她也勾搭上了？"

只听啪的一声，马春花纵上前来打了他一记耳光。徐铮一来是盛怒之下神智不清，二来胡斐夹在中间，挡住了他的眼光，这一巴掌竟是没能避开，结结实实地，打得他半边脸颊也肿了。

胡斐却不懂徐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也不明白马春花何以大怒。在他心中，自己给商老太擒住拷打之时，马春花曾向商宝震求情，后来又求他释放自己，虽然自己已经先脱捆缚，但对她这番眷念之恩，却是铭感于心。此时马春花与师哥起了争执，他自是全力维护。

徐挣见过胡斐与王氏兄弟动手，论到武功，自知与他可差得太远，但心情激动之下，连性命也不理会了，还顾什么胜负？一柄单刀直上直下地往他头上、颈中、肩头连连砍去。胡斐既不迈步，亦不后退，只是站在当地，在他刀缝间侧身闪避，突然左手伸出，一拳向他鼻梁打去。徐铮举刀横削，斫他手臂。胡斐这一拳打到一半，手臂拐弯，翻掌抓住他手腕，顺势一扭，已将单刀夺在手中，跟着转过身去，将刀交给马春花。他将背脊向着徐挣，当真是艺高人胆大，对之丝毫不加提防。

徐铮知道再斗也是无用，长叹一声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忽地大放悲声，叫道："师父，师父，你老人家死得好惨。"回身掩面便走。

马春花猛吃一惊，问道："你说什么？"提刀赶去。徐铮不答，低首疾行。马春花连问："爹爹怎么了？你说什么死得好惨？"一路在后面追赶。

福公子站得远远的，没听清楚他师兄妹的对答，只见马春花追赶徐铮而去，心中急了，叫道："春妹，春妹，回来，别理他。"马春花挂念父亲，不理会福公子的叫喊，只是追问徐铮。福公子见钢刀已到了马春花手中，不再惧怕徐铮，快步赶上。

追出十余步，忽见一株大树后转出一人，五十余岁年纪，身形微胖，唇留微髭，正是红花会的三当家千手如来赵半山。

福公子和他一朝相，只吓得面如上色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赵半山笑道："福公子，你好啊！"福公子双手一拱，勉强道："赵三当家，你好。"再也顾不得马春花如何，转过身来，飞步便行，一直奔出十余丈，回头向赵半山一望，脚步更加快了。

霎时之间，福公子向北，徐铮与马春花向南，俱已奔得影踪不见，只有赵半山脸带微笑，胡斐神色述茫，相向站在高坡之上。

胡斐道："三哥，这福公子认得你啊，他好像很怕你。"赵半山微笑道："不错，他曾落在我们手中，很吃了些苦头。"

原来这福公子，正是当今乾隆皇帝驾前第一红人福康安。他是乾隆的私生儿子，是以皇帝对他恩遇隆厚，群臣莫及。他曾被红花会群雄擒住，逼得乾隆重修少林寺，不敢与红花会为难。此时事隔数年，忽然又与赵半山相遇，他只道红花会群雄从回疆大举东来，只吓得魂飞魄散，哪敢再追查马春花到了何处？与王剑英等会合后，片刻不敢停留，急急回北京去了。

胡斐见福康安不会武艺，对他未加留意，没再追问他的来历。赵半山伸出右手，握住他手，二人携手同行，走了里许，来到路旁一所茶铺之前。赵半山道："贤弟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你我就此别过。"胡斐虽是恋恋不舍，但他是豁达豪迈之人，说道："好，三哥，过几年等我长得几岁，到回疆来寻你相会。"赵半山点头道："我在回疆等你便了。"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朵红绒扎成的大红花来，说道："贤弟，天下江湖好汉，一见此花，便知是你三哥的信物。你若遇上急需，要人要钱，凭着此花，向各处朋友尽管要便是。"

胡斐接过了放在怀内，好生羡慕，心想日后学到三哥的本领未必为难，但要学到他朋友遍天下的交情，却是大大的不易。赵半山到茶铺倒了两大碗茶，将一碗递给胡斐，说道："以茶代酒，你我喝了这碗别酒吧。"二人举起碗来，仰头饮干。

赵半山搁下茶碗，一手牵住马疆，说道："贤弟，临别之际，做哥哥的问你一句话。"胡斐道："三哥请问便是。"赵半山道："除了商家堡之外，贤弟是否还有什么厉害的仇人对头？"胡斐一凛，心道："我爹爹不知是谁害的，此人既杀得我爹爹，自然武功非同小可。若是三哥知我大仇未报，竟查到我仇人的姓名，他义气为重，前去找他拼斗，一来我杀父大仇不能叫人代报，二来焉能让三哥冒此凶险？"他年纪虽小，却是满腹的傲气，仰头道："不劳三哥挂怀，便是有什么仇敌对头，小弟也料理得了。"赵半山哈哈大笑，翘起大拇指赞道："好！"飞身上马，向西疾驰而去，只听他远远说道："石上的小包，哥哥送了给你。"

胡斐回过头来，只见大石上放着一个包裹，本来是赵半山挂在白马背上的。他伸手一提，只觉沉甸甸的有些压手，急忙解开，但见金光耀眼，却是二十枚二十两重的金锭，一共是黄金四百两。胡斐哈哈一笑，心道："我贫你富，若是赠我黄金，我也不能拒却。三哥怕我推辞，赠金之后急急驰走，未免将我胡斐当作小孩子了。"

回头望见马蹄溅起一路尘土，数里不歇，想起今日竟交上了这样一位肝胆相照的好友，不由得喜不自胜，提了黄金，高声唱着山歌，大踏步而行。

胡斐找着平阿四后，分了二百两黄金给他，要他回沧州居住，自己却邀游天下，每日里习拳练刀，打熬气力，参照赵半山所授的武学要诀，钻研拳经刀谱上的家传武功。

鍾四嫂跪在地下，不住向鳳天南磕頭，叫道：『鳳老爺你大仁大義，北帝爺爺保佑你多福多壽。我小三子在閻王爺面前告了你一狀……』瘋瘋癲癲地又跪又拜，又哭又笑。



第五章　血印石

数年之间，他身材长高了，力气长大了，见识武功，也是与日俱进。四海为家，倒也悠然自得，到处行侠仗义，扶危济困，却也说不尽这许多。只是他出手豪阔，赵半山所赠的二百两黄金，却已使得荡然无存了。

一日想起，常听人说，广东富庶繁盛，颇有豪侠之士，左右无事，于是骑了一匹劣马，径往岭南而来。

这一日到了广东的大镇佛山镇。那佛山自来与朱仙、景德、汉口并称天下四大镇，端的是民丰物阜，市廛繁华。胡斐到得镇上，已是巳末午初，腹中饥饿，见路南有座三开间门面的大酒楼，招牌上写着“英雄楼”三个金漆大字，两边敞着窗户，酒楼里刀杓乱响，酒肉香气阵阵喷出。胡斐心道：“这酒楼的招牌起得倒怪。”一摸身边，只剩下百十来文钱，心想今日喝酒是不成的了，吃一大碗面饱饱肚再说。当下将马拴在酒楼前的木桩上，径行上楼。

酒楼中伙计见他衣衫敝旧，满脸的不喜，伸手拦住，说道：“客官，楼上是雅座，你不嫌价钱贵么？”胡斐一听，气往上冲，心道：“你这招牌叫做英雄楼，对待穷朋友却是这般狗熊气概。我不吃你一个人仰马翻，胡斐便在称英雄了。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只要酒菜精美，却不怕价钱贵。”那伙计将信将疑，斜着眼由他上楼。

楼上桌椅洁净。座中客人衣饰豪奢，十九是富商大贾。伙计瞧了他的模样，料得没甚油水生发，竟是半天不过来招呼。胡斐暗暗寻思，要生个什么念头，白吃他一顿，忽听得街心一阵大乱，一个女人声音哈哈大笑，拍手而来。

胡斐正坐在窗边，倚窗向街心望去，见一个妇人头发散乱，脸上、衣上、手上全是鲜血，手中抓着一柄菜刀，哭一阵，笑一阵，指手划脚，原来是个疯子。旁观之人远远站着，脸上或现恐惧，或显冷悯，无人敢走近她身旁。

只见她指着“英雄楼”的招牌拍手大笑，说道：“凤老爷，你长命百岁，富贵双全啊，我老婆子给你磕头，叫老天爷生眼睛保佑你啊。”说着跪倒在地，登登登的磕头，撞得额头全是鲜血，却似丝毫不觉疼痛，一面磕头，一面呼叫：“凤老爷，你日进一斗金，夜进一斗银，大富大贵，百子千孙啊。”

酒楼中闪出一人，手执长烟袋，似是掌柜模样，指着那妇人骂道：“锺四嫂，你要卖疯，回自己窝儿去，别在这儿扰了贵客们吃喝的兴头。”那锺四嫂全没理会，仍是又哭又笑，向着酒楼磕头，掌柜的一挥手，酒楼中走出两名粗壮汉子，一个夹手抢过她手中菜刀，另一个用力一推。锺四嫂登时摔了一个筋斗，滚过街心，挣扎着爬起后痴痴呆呆地站着，半晌不言不语，突然捶胸大哭，号叫连声：“我那小三宝贝儿啊，你死得好苦啊。老天爷生眼睛，你可没偷人家的鹅吃啊。”

抢了菜刀的那汉子举起刀来，喝道：“你再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我就给你一刀。”锺四嫂毫不害怕，仍是哭叫。掌柜的见街坊众人脸上都有不以为然之色，呼噜呼噜的抽了几口烟，喷出一股白烟，将手一挥，与两名汉子回进了酒楼。

胡斐见两个汉子欺侮一个妇道人家，本感气恼，但想这妇人是个疯子，原也不可理喻，忽听得坐在身后桌边两名酒客悄声议论。一个道：“凤老爷这件事，做得也太急躁了些，活生生逼死一条人命，只怕将来要遭报应。”

胡斐听到“活生生逼死一条人命”这九个字，心中一凛。只听另一人道：“那也不能说是凤老爷的过错，家里不见了东西，问一声也是十分平常，谁叫这女人失心疯了，竟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剖开了肚子。”胡斐听到最后这句话，哪里还忍耐得注，猛地转过身来，只见说话的二人都是四十左右年纪，一个肥胖，一个瘦削，穿的都是绸缎长袍，瞧这打扮，均是店东富商。二人见他回头，相视一眼，登时住口不说了。

胡斐知道这种人最是胆小怕事，若是善言相问，必定推说不知，决不肯但直以告，当下站起身来，作了个揖，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两位老

板，肉在广州一别，已有数年不见了，两位好啊？”那二人和他素不相识，听他口音又是外省人，心中均感奇怪，但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，当即拱手还礼，说道：“你好，你好。”胡斐笑道：“小弟这次到佛山来，带了一万两银子，想办一批货，只是人地生疏，好生为难。今日与两位巧遇，那再好也没有了，正好请两位帮忙。”二人一听到“一万两银子”五个字，登时从心窝里笑了出来，虽见他衣着不似有钱人，但“一万两银子”非同小可，岂能交臂失之？

齐道：“那是该当的，请过来共饮一杯，慢慢细谈如何？”

胡斐上要他二人说这句活，哪里还有客气，当即走将过去，打横里坐了，开门见山的问道：”适才听两位言道，什么活生生的逼死了一条人命，倒要请教。”那二人脸上微微变色，正欲推搪，胡斐伸出左手，在桌底自左至右的一移，已将每人一只手腕抓住，握在手掌之中，略一用劲，二人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立时脸色惨白。楼头的伙计与众酒客听到叫声，一齐回头过来。胡斐低声道：“不许出声！”二人不敢违拗，只得同时苦笑。旁人见无别事，就没再看。

这二人手腕被胡斐抓在掌中，宛如给铁箍牢牢箍住了一般，哪里还动弹得半分？胡斐低声道：“我本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盗，现下改邪归正，学做生意，要一万两银子办货，可是短了本钱，只得向二位各借五千两。”二人大吃一惊，齐声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啊。”胡斐道：“好，你们把凤老爷逼死人命的事，说给我听。哪一位说得明白仔细，我便不向他借钱。这一万两银子，只好着落在另一位身上。”二人忙道：“我来说，我来说。”先前谁都不肯说，这时生怕独力负担，做了单头债主，竟然争先恐后起来。

胡斐见这个比赛的法儿收效，微微一笑，听那胖子说北方话口音较正，便指着他道：“胖的先说，侍会再叫瘦的说。哪一位说得不清楚，那便是我的债主老爷了。”说着放脱了二人手腕，取下背上包裹，打了开来，露出一柄明晃晃的钢刀，拿起桌上一双象牙筷子，在刀口轻轻一掠，筷子登时断为四截。这二人面面相觑，张大了口合不拢来，两颗心却是怦怦地跳个不住。

胡斐伸出双手，在二人后颈摸了摸，好似在寻找下刀的部位一般，将二人更是吓得面如土色。胡斐点点头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好，好！”又将包裹包上。

那胖商人忙道：“小爷，我说，保管比……比他说得明白……”那瘦商人抢着道：“那也不见得，让我先说吧。”胡斐脸一沉，道：“我说过要先听他说，你忙什么？”那瘦商人忙道：“是，是。”胡斐道：“你不遵我吩咐，要罚！”那瘦商人吓得魂不附体，胖商人却脸有得色。

胡斐道：“酒微菜寡，怎是敬客的道理？快叫一桌上等酒席来。”瘦商人一听处罚甚轻，如逢大赦，忙叫伙计过来，吩咐他即刻做一席五两银子的最上等酒菜。那伙计见胡斐和他们坐在一起，甚是诧异，听到有五两银子的买卖，当即眉开眼笑地连声答应。

胡斐在窗口探头一望，见那撞四嫂披头散发地坐在对街地下，抬头望天，口中喃喃的自言自语，不知说些什么。

那胖商人道：“小爷，这件事我说便说了，可不能让人知道是我说的。”

胡斐眉头一皱，道：“你不说也罢，那就让他说。”说着转头向瘦商人。胖商人忙道：“我说，我说。小爷，这位凤老爷名字叫作凤天南，乃是佛山镇上的大财主，有一个绰号，叫作……”瘦商人接口道：”叫作南霸天。”胡斐喝道：“又不是说相声，你插口干么？”瘦商人低下了头，不敢再言语了。

那胖商人道：“凤老爷在佛山镇上开了一家大典当，叫作英雄当铺；一家酒楼，便是这家英雄楼：又有一家大赌场，叫作英雄会馆，他财雄势大，交游广阔，武艺算得全广东第一。镇上的人私下里还说，每个月有人从粤东、粤西、粤北三处送银子来孝敬他，听说他是什么五虎派的掌门人，凡是五虎派的弟兄们在各处发财，便得抽个份儿给他。这些江湖上的事，小的也弄不明白。”胡斐点头道：“是了，他是大财主，又是坐地分赃的大强盗。”二人向他望了一眼，心想：“那你与他是同行哪。”胡斐早已明白他们的心意，笑道，“常言道同行是冤家。我跟这位凤老爷不是朋友。你们有好说好，有歹说歹，不必隐瞒。”

那胖商人道：“这凤老爷的宅子一连五进，本来已够大啦，可是他新近娶了一房七姨太，又要在后进旁边起一座什么六凤楼，给这位新姨太太住。

他看中的地皮，便是锺四嫂家传的菜园。这块地只有两亩几分，但锺阿四种菜为生，一家五口全靠着这菜园子吃饭。凤老爷把锺阿四叫去，说给五两银子买他的地。锺阿四自然不肯。凤老爷加到十两。锺阿四还是不肯，说道便是一百两银子，也吃得完，可是在这菜园子扒扒土、浇浇水，只要力气花上去，一家儿口便饿不死了。凤老爷恼了，将他赶了出来，昨天便起了这偷鹅的事儿。

“原来凤老爷后院中养了十只肥鹅，昨天忽然不见了一只家丁说是锺家的小二子、小三子兄弟俩偷了，寻到他菜园子里，果然见菜地里有许多鹅毛。

锺四嫂叫起屈来，说她两个儿子向来规矩，决不会偷人家的东西，这鹅毛准是旁人丢在菜园子里的。

家丁们找小二小三去问，两个都说没偷。凤老爷问道：‘今儿早晨你们吃了什么？’小三子道：”吃我，吃我。’凤老爷拍桌大骂，说：‘小三子自己都招了，还说没偷？’于是叫人到巡检衙门去告了一状，差役便来将锺阿四锁了去。

“锺四嫂知道自己家里虽穷，两个儿子却乖，平时一家又很惧怕凤家，决不会去偷他们的鹅吃，便到凤家去理论，却给凤老爷的家丁踢了出来。她赶到巡检衙门去叫冤，也给差役轰出。巡检老爷受了凤老爷的嘱托，又是板子，又是夹棍，早已将锺阿四整治得奄奄一息。锺四嫂去探监，见丈夫满身血肉模糊，话也说不出了，只是胡里胡涂地叫道：‘不卖地，不卖地！没有偷，没有偷。’锺四嫂心里一急，便横了心。她赶回家里，一手拖了小三子，一手拿了柄菜刀，叫了左右乡邻，一齐上祖庙去。乡邻们只道她要在神前发誓，便同去作个见证。小人和她住得近，也跟去瞧瞧热闹。

“锺四嫂在北帝爷爷座前磕了几个响头，说道：‘北帝爷爷，我孩子决不能偷人家的鹅。他今年还只四岁，刁嘴拗舌，说不清楚，在财主爷面前说什么吃我，吃我！小妇人一家横遭不白，赃官受了贿，断事不明，只有请北帝爷爷伸冤！’说着提起刀来，一刀便将小三子的肚子剖了。”

胡斐一路听下来，早已目眦欲裂，听到此处，不禁大叫一声，霍地站起，砰的一掌，打得桌上碗盏跃起，汤汁飞溅，叫道：“竟有此事？”

胖瘦二商人见他神威凛凛，一齐颤声道：“此事千真万确！”胡斐右足踏在长凳之上，从包袱中抽出单刀，插在桌上，叫道：“決说下去！”胖商人道：“这……这不关我事。”

酒楼上的酒客伙计见胡斐凶神恶煞一般，个个胆战心惊。胆小的酒客不等吃完，一个个便溜下楼去。众伙计远远站着，谁都不敢过来。

胡斐叫道：“決说，小三子肚中可有鹅肉？”那胖商人道：“没有鹅肉，没有鹅肉。他肚腹之中，全是一颗颗螺肉。原来锺家家中贫寒，没什么东西裹腹，小二小三哥儿俩就到田里摸田螺吃。螺肉很硬，小三子咬不烂，一颗颗都囫囵的吞了下去，因此隔了大半天还没化。他说，‘吃我，吃我！’却是说的‘吃螺！’唉，好好一个孩子，便这么死在祖庙之中。锺四嫂也就此疯了。”（按：吃螺误为吃鹅，祖庙破儿腹明冤，乃确有其事，佛山镇老人无一不知。今日沸山祖庙之中，北帝神像之前有血印石一方，尚有隐隐血迹，即为此千古奇冤之见证。作者曾亲眼见到。读者如赴佛山，可往参观。唯此事之年代及人物姓名，年久失传。作者当时向佛山镇上文化界人士详加打听，无人知悉，因此文中人名及其他故事均属虚构。

胡斐拔起单刀，叫道：“这姓凤的住在哪里？”那胖商人还未回答，忽听得远处隐隐传来一阵犬吠之声，瘦商人叹道：“作孽，作孽！”胡斐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瘦商人道：“那是凤老爷的家丁带了恶狗，正在追拿锺家的小二子。”胡斐怒道：“冤枉已然辨明，还拿人干什么？”瘦商人道：“凤老爷言道：小三子既然没吃，定是小二子吃了，因此要拿他去追问。邻居知道凤老爷恼羞成怒，非把这件冤枉套在小二子头上不可，暗暗叫小二子逃走。

今日凤老爷的家丁已到处搜拿了半天呢。”

此时胡斐反而抑住怒气，笑道：“好好，两位说得明白，这一万两银子我便向凤老爷借去。”说着提起酒壶就口便喝，将三壶酒喝得涓滴不剩，一叠声催伙计拿酒来。

但听得狗吠声吆喝声越来越近，响到了街头。胡斐靠到窗口，只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从转角处没命地奔来。他赤着双足，衣裤已被恶狗的爪牙撕得稀烂，身后一路滴着鲜血，不知他与众恶犬如何厮斗，方能逃到这里。他身后七八丈远处，十余条豺狼般的猛犬狂叫着追来，眼见再过须臾，便要扑到锺小二身上。

锺小二此时已是筋疲力尽，突然见到母亲，叫一声：”妈！”双腿一软，摔倒在地，再也爬不起来。锺四嫂虽然神智胡涂，却认得儿子，猛地站起，冲了过去，挡在众恶犬之前，护住儿子。众恶犬登时一齐站定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齿，呜呜发威。

这些恶犬只只凶猛异常，平时跟着凤老爷打猎，连老虎大熊也敢与之搏斗，但见了锺四嫂这股拼死护子的神态，一时竟然不敢逼近。众家丁大声吆喝，催促恶犬。只听得呜呜几声，两头凶狼般的大犬跃起身来，向卧在地上的锺小二咬去。

锺四嫂扑在儿子身上，第一头大犬张开利口，咬住她的肩头。第二头恶犬却咬中她的左腿。双犬用力拉扯，就似打猎时擒着白兔花鹿一般。众家丁呼喝助威，锺四嫂不顾自身疼痛，仍是护住儿子，不让他受恶犬的侵袭。锺小二从母亲身下爬了出来，一面哭喊，一面和众恶犬厮打，救护母亲。霎时之间，十余条恶犬从四面八方围攻了上去。

街头看热闹的闲人虽欢，但迫于凤老爷的威势，个个敢怒而不敢言。要知当此情景之下，只要有谁稍稍惹恼了这些家丁，一个手势之下，众恶犬立时扑上身来。有的不忍卒睹这场惨剧，掩面避开。众家丁却是兴高采烈，犹似捕获到了大猎物一般。

胡斐在酒楼上瞧得清清楚楚，他迟迟不出手救人，是要亲眼看明白那凤天南是否真如这两个商人所说的那么歹毒，以免误信人言，冤枉无辜。初时他听胖商人述说这件惨事，心中极其恼怒，后来听说那凤天南既已平白无端地逼死了一条人命，还派恶犬追捕另一个孩子，觉得世上纵有狠恶之人，亦不该如此过份，倒有些将信将疑起来，直到亲见恶犬扑咬锺氏母子，那时更无怀疑，眼见街头血肉横飞，再迟得片刻，这一双慈母孝子不免死于当场，当下抓起桌上三双筷子，劲透右臂，一枚枚的掷了下去。

但听得汪汪汪、呜呜呜几声渗叫，六头恶犬均被筷子打中脑门，伏地而死，其余恶犬呆在当地，不知该当继续扑咬，还是转身逃去。胡斐又拿起桌上的酒杯，飞掷下街，当真是差不失寸，劲力透骨，每一只酒杯的杯底都击中在每一头恶犬的鼻头上。三头大狗叫也没叫一声，登时翻身而死。余下几条恶犬将尾巴挟在后腿之间，转眼逃得不知去向。

带狗的家丁共有六人，仗着凤天南的威势，在佛山镇上一向凶横惯了的，眼见胡斐施展绝技杀狗，竟然不知死活，一齐怒喝：“什么人到佛山镇来撒野？打死了凤老爷的狗，要你这小子偿命。”各人身上都带着单刀铁链，纷纷取出，蜂拥着抢上楼来。

众酒客见到这副阵仗，登时一阵大乱。那“英雄楼”是凤天南的产业，掌柜的、站堂的、送菜的、大厨二厨，一见凤府家丁上楼拿人，各自抄起火叉、菜刀、铁棒，都要相帮动手。胡斐瞧在眼里，只是微微冷笑。

但见六名家丁奔到身前，为首一人将铁链呛啷啷一抖，喝道：“臭小子，跟老爷走吧。”胡斐心想：“一个乡绅的家丁，也敢拿铁链锁人，这姓凤的府中，难道就是佛山镇的衙门？”他也不站起，反手一掌，正中那家了的左脸，手掌缩回时，顺手在他前颈“紫宫”、后脑“风府”两穴各点了一下。

这是人身的两处大穴，那家丁登时呆呆站着，动弹不得。

其时第二、第三个家丁尚未瞧得明白，各挺单刀从左右袭上。胡斐见二人双刀砍来时颇有劲力，显是练过几年武功，倒非寻常狐假虎威的恶奴可比，正是如此，更可想见那凤天南的凶横，当下如法炮制，啪啪两记巴掌，打得那两名家了愣愣的站着。余下三名家丁瞧出势头不对，一个转身欲走，另一个叫道：“凤七爷，你来瞧瞧这是什么邪门。”

那凤七是凤天南的远房族弟，就在这英雄酒楼当掌柜，武功是没有什么，为人却极是机灵，这时已站在楼头，瞧出胡斐武功甚是了得，当即抢上两步，抱拳说道：“原来今日英雄驾到，恕凤某有眼不识泰山……”

胡斐见三名家丁慢慢向楼头移步，想乘机溜走，当即从身边站着不动的家丁手中取过铁链，着地卷去，回劲一扯，铁链已卷住三名家丁六只脚，但听得“啊哟，啊哟”声中，三个人横倒在地，跌成一堆，一齐给他拖将过来。

胡斐拿起铁链两端，打了一个死结，对凤七毫不理睬，自斟自饮。

英雄楼众伙计虽见胡斐出手厉害，但想好汉敌不过人多，各执家伙，布成阵势，只待凤七爷一声令下，便即一拥而上。

胡斐喝了一杯酒，问道：”凤天南是你什么人？”凤七笑道：“凤老爷是在下的族兄，尊驾可认得他么？”胡斐道：“不认得，你去叫他来见我。”

凤七心中有气，暗道：“凭你这小子也请得动凤老爷？便是你登门磕头，也不知他老人家见不见你呢？”但脸上仍是笑嘻嘻地道：“请教尊驾贵姓大名，好得通报。”

胡斐道：“我姓拔，杀鸡拔毛的拔。”凤七暗自哺咕：“怎么有这个怪姓儿？”陪笑道：“原来是拔爷，物以稀为贵，拔爷的姓数，南方倒是少有。”

胡斐道：“是啊，俗语道物以稀为贵，掉句文便是‘凤毛麟角’，在下的名字便叫作‘凤毛’。”凤七笑道：“高雅，高雅！”突然转念：“不对，他这‘拔凤毛’三字，岂不是有意来寻晦气，找岔子？”脸色一变，厉声道：“尊驾到底是谁？到佛山镇有何贵干？”胡斐笑道：“早就听说佛山镇有几只恶凤凰，我既然名叫拔凤毛，便得来拔几根毛儿耍耍。”

凤七退后一步，呛啷一响，从腰间取出一条软鞭，左手一摆，叫手下众人小心在意，右腕抖动，软鞭挟着一股劲风，向胡斐头上猛击下来。

胡斐心中盘算已定：“单凭凤天南一人，也不能如此作恶多端。他手下的帮凶之辈，个个死有余辜。今日下手不必容情。”眼见软鞭打到，反手一带，已抓住鞭头，轻轻向内一扯，凤七立足不住，向前冲了过来。胡斐左手在他肩头一拍，凤七但觉一股极大力量往下挤迫，不由自主的双膝一软，跪倒在地。胡斐笑道：“不敢当！”顺下将那十三节软鞭往他身上一卷，已将他缚在一张八仙桌桌脚上。

酒楼众伙计正要扑上动手，突见如此变故，吓得一齐停步。

胡斐指着一个肥肥的厨子叫道：“喂，将菜刀拿来。”那肥厨子张大了嘴，不敢违拗，将下中握着的菜刀递了过去。胡斐道：“炒里脊用什么材料？”

肥厨子道：“用猪背上脊骨两旁的上好精肉，你是要吃糖醋、椒盐、油炸，还是清炒？”胡斐伸下一扯，嗤的一响，将凤七背上的衣服撕破。露出肥肥白白的背脊来，摸摸他的脊粱，道：”是不是这里下刀？”那肥厨子的大口张得更大，哪敢回答？凤七连连磕头，叫道：“英雄饶命！”胡斐心想：“饶你性命可以，但不给你吃些苦头，岂不是作恶没有报应？”菜刀一起，在他脊骨旁划了一条长长的伤口，问道：“半斤够了么？”厨子呆头呆脑地道：“一个人吃，已经够啦！”

凤七吓得魂飞天外，但觉背上剧痛，只道真的已给他割了半斤里脊肉去，只听胡斐又问：”炒猪肝用什么作料？清蒸猪脑用什么作料？”凤七心想：

“炒里脊那还罢了，这炒猪肝、蒸猪脑两样一作，我这条老命，还剩得下么？”

拚命的磕头，只把楼板磕得冬冬直响，叫道：“英雄有事便请吩咐，只求饶了小人一命。”

胡斐见吓得他也够了，喝道：”你还敢帮那凤天南作恶么？”凤七忙道：“小人不敢。”胡斐道：“好，快赶走楼上与雅座的客人，大堂与楼下的客人一个也不许走。”凤七叫道：“伙计，快遵照这　位好汉爷的吩咐，快！快！”

楼上众酒客不是财主，便是富商，个个怕事，一见打架，早想溜走，苦于梯口给下执兵刃的众伙计守住，欲行不得，这时也不用人赶，早

心急慌忙地走了。楼下大堂的客人都是穷汉，十个中倒有七八个吃过凤七的亏，见今日有人上门寻事，实在说不出的痛快，都要留下来瞧瞧热闹。

胡斐叫道："今日我请客，朋友们的酒饭钱，都算在我帐上，你不许收一文钱，快抬酒坛子出来，做最好的菜肴敬客，把街上九只恶狗宰了，烧狗肉请大家吃。"他吩咐一句，凤七答应一句。

众伙计行动稍迟，胡斐便扬起菜刀，问那肥厨子："红烧大肠用什么作料？炒腰花用什么作料？"那厨子据实回答，用的是大肠一副，腰子两枚。

只把凤七惊得脸无人色，不住口的催促。

那六名家丁见胡斐如此凶狠，不知他要如何对付自己，心中都如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，偷瞧胡斐的脸色一眼，又互相对望一眼，心中只是焦急："凤老爷怎地还不过来救人？再迟片刻，这凶神便要来对付我们了。"

胡斐见众伙计已照自己吩咐，一一办理不误，大步走到楼下，倒了一大碗酒，说道："今日小弟请客，各位放量饮酒，想吃什么，便叫什么，酒楼上若有丝毫怠慢，回头我一把火将它烧了。"众酒客欢然吃喝，只是在凤家积威之下，谁也不敢接口。

胡斐回到楼上，解开了三名家丁的穴道，将铁链分别套在各人颈里，连着另外三名家丁，将六个人一齐拉下楼来，问道："凤天南开的当铺在哪里？

我要当六只恶狗。"便有酒客指点途径，说道："向东再过三条横街，那一堵高墙便是。"胡斐说声："多谢！"牵了六人便走。一群瞧热闹的人远远跟着，要瞧活人如何当法。

胡斐一下拉注六根铁链，来到"英雄典当"之前，大声喝道："英雄当狗来啦！"牵了六名家丁，走到高高的柜台之前，说道："朝奉，当六条恶狗，每条一千两银子。"

坐柜的朝奉大吃一惊，佛山镇上人人知道，这"英雄典当"是凤老爷所开，十多年来准也不敢前来胡混，怎么今日竟有个失心疯的汉子来当人？凝伸一看，认出那六个被他牵着的竟是凤府家丁，这一来更是惊讶，说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你当什么？"胡斐喝道："你生不生耳朵？我当六条恶狗，每条一千两，共是六千两银子，这笔生意便宜你啦。"

那朝奉知他有意来混闹，悄声向旁边的朝奉说了一声，命他快去呼唤护院武师来打发这疯子，一面向胡斐客客气气地道："典当的行规，活东西是不能当的，请尊驾原谅。"胡斐道："好，活狗你们不收，那我便当死狗。"

六名家丁大惊，一齐叫道："俞师爷，你快收下来，救命要紧。"

但典当的朝奉做事何等精明把细，岂肯随随便便的送六千两银子出去，只是陪笑道："你老请坐啊，用杯茶不用？"胡斐道："先把活狗弄成死狗，再喝你的茶。"四下一瞧，心下已有了计较，两步走到大门旁，抓注门缘向上一托，已将一扇黑漆大门抬了下来。那俞朝奉见事情越加不对，叫道："喂，喂，你这位客人干什么啊？"胡斐不去理他，左一腿，右一腿，将六名家丁踢倒在地，横转门板，压在六人身上。俞朝奉叫道："唉，不要胡闹，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典当是谁的产业？"

胡斐心想："瞧你这副尖酸刻薄的样儿，佛山镇上定有不少穷人吃过你的苦头。"走到柜台之前，夹手一把抓住他的辫子，从高高的柜台后面揪将出来，也压在门板之下，接着走到门口，抱起门边那只又高又大的石鼓，砰的一声，摔上了门板。这石鼓何止五百斤重，这一摔上去，门板下七人齐声惨呼，有的更是痛得屎尿齐流。门外闲人与柜台内的众朝奉也是同声惊叫起来。

胡斐又抱起另一只石鼓，叫道："恶狗还没死，得再加一个石鼓！"说着将那石鼓往空中一抛，眼看又要往门板上落去，但听得众人齐声大叫，他双手环抱，倏地将石鼓抱住，又压在门板之上。这时门板上已压了一千余斤，虽由七人分担，但人人已压得筋骨欲断。俞朝奉大叫道："好汉爷饶命！快取银子出来！"胡斐道：”什么？你还要我取银子出来？"俞朝奉身子瘦弱，早已给压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忙道："不……不……我是叫当里取银子出来典当里众朝奉见情势险恶，只得将一封封银子捧了出来，一百两一封，共是六十封，胡斐将银子都堆在门板之上，说道："六条恶狗当六千两，还有一个朝奉呢？难道堂堂英雄典当的一位大朝奉，还不及一条恶犬吗？至少得当三千两。"这六千两银子，足足有三百七十余斤，又压在门板上，下面七人更是抵受不住。

正乱间，忽然门外有人叫道："哪一个杂种吃了豹子胆，来凤老爷的铺子混闹？"人群往两旁一分，闯进来两条汉子。两人一般的高大魁伟，黑衣黑裤，密排白色扣子，武师打扮。胡斐身形一晃，窜到两人背后，一手一个，已抓住了两人后颈。那两人正是英雄典当的护院，闲着无事，却在赌场赌博，听得当铺中有人混闹，这才匆匆赶回，哪知还没瞧清楚对手的身形面目，已被他抓住要害，提了起来。

胡斐双手一抖，一个身上落下七八张天九牌，另一个手中却掉下两粒骰子。胡斐笑道："好啊，原来是两个赌鬼！"将两人头对头一撞，腾腾两声，将两人摔在门板之上。这两个护院武师武功虽然平平，身子的重量却是足斤加三。门板上又加了四百来斤，只压得下面七人想呻吟一句也是有声无气。

典当的大掌柜只怕闹出人命，忙命伙计又捧出三千两银子　来，不住向胡斐打躬作揖，陪笑说好话，心下纳闷："怎地凤老爷不亲来料理？"

胡斐在酒楼中命人烹狗，到典当中来当人，用意本是要激凤天南出来。

他自从少年时在商家堡铁厅遇险之后，行事极为谨慎，心想这凤天南既然号称"南霸大"，家中的布置只怕比商家堡更为厉害，常言道："强龙不斗地头蛇。"若是上门去与他为难，只怕中了他的毒计，是以先闹酒楼，再闹当铺，哪知凤天南始终不露面，倒也大出意料之外。他见又有三千两银子搬到，头一摆，道："一齐放在门板上。"众伙计明知一放上去，又是加上一百八九十斤，但不敢违拗，只得一包包轻轻地放了上去。

胡斐叫道："你们这典当是皇帝老子开的么？怎样做事这等横法？"大掌柜陪笑道："不敢，不敢。好汉爷还有什么吩咐？"胡斐道："当东西的没当票么？"那大掌柜心想这六个家丁皮粗肉厚，压二会儿还不怎样，这俞朝奉只怕转眼就要一命呜呼，一叠连声地叫道："决写当票。"

柜面的朝奉不知如何落笔，见大掌柜催得紧，只得提笔写道："今押到凤府家丁六名，俞朝奉一名，皮破肉烂，手足残缺，当足色纹银九千两整。

年息二分，凭票取赎。虫蚁鼠咬，兵火损失，各安天命，不得争论。三年为期，不赎断当。"原来天下当铺的规矩，就算你当的是全新完整之物，他也要写上"残缺破烂"的字样，以免赎当时有所争执。当铺当活人，那是从所未有之事，那朝奉写得惯了，也给加上"皮破肉烂，手足残缺"八字评语。

大掌柜将当票恭恭敬敬递了过去，胡斐一笑收下，提起两名武师，喝道："将石鼓取下来。"两名武师兀自头晕眼花，却自知一人搬一个石鼓不够力气，只得二人合力，一个个的抬了下来。胡斐道："好，咱们到赌场去逛逛，你两条大汉，抬着本钱跟我来。"

两名武师给他治得服服帖帖，一前一后抬苦门板，端了九千两纹银，跟在胡斐后面。看热闹的闲人见他赤下空拳，斗赢了佛山镇上第一家大典当，无不兴高采烈，但怕凤老爷见怪，却不敢走近和他说话，听他说还要去大闹赌场，更是人人精神百倍，跟在后面的人越来越多。

那赌场开设在佛山镇头一座破败的庙宇里，大门上写着"英雄会馆"四个大字，胡斐大踏步走进门去，只见大殿上围着黑压压一堆人，正在掷骰子押大小。

开宝的宝官浓眉大眼，穿着佛山镇的名产胶绸衫裤，敞开胸膛，露出黑毵毵的两丛长毛，见到胡斐进来，后面跟着两名武师，抬着一块大门板，放着近百封银子，心里一怔，叫道："蛇皮张，你做什么？"那姓张的武师努一努嘴，道："这位好汉爷要来玩一手。"

那宝官听蛇皮张说得恭敬，素知凤老爷交游广阔，眼前这人年纪虽轻，多半是他老人家的朋友，心想："好哇，你是抬了银子给我们场里

送来啦。

开饭店的不怕大肚汉，开赌场的岂怕财主爷？再抬了两门板来也不嫌多。”

咧嘴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位朋友贵姓？请坐请坐。”

胡斐大剌剌的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我姓拔，名字叫作风毛。”那宝官一愣，心道：“啊，你是存心来跟我们过不去了”拿起骰盅一摇，放下来合在桌上，四周数十名赌客纷纷下注，有的押“大”，有的押“小”。

胡斐有意要延挨时刻，等那凤天南亲自出来，好与他相斗，当下笑嘻嘻的坐着，并不下注。只见宝官揭开盅来，三枚骰子共是十一点，买“大”的赌客纷纷欢呼，买小的却是垂头丧气。那宝官连开三次，部是“大”。

胡斐心想：“十赌九骗，这凤天南既然如此横法，所开的赌场鬼花样必多，待我查出弊端，大闹他一场。”当下注目看那骰盅，又倾听骰子落下的声音，要查究骰中是否灌铅，听了片刻，觉得骰子倒无花巧。他练过暗器听风术，耳音极精，纵在黑暗之中，若有暗器来袭，一听声音，立知暗器来势方位，是何种类，手劲如何。如赵半山这等大行家，当日在商家堡中一听到身后暗器射到，即猜到对方是嵩山少林寺不疑大师的弟子，暗器听风之术，一精至斯。胡斐的耳音较之赵半山虽然尚有不及，但听了一阵，竟已听出三枚骰子向天的是什么点数。要知骰子共有六面，每面点数不同，一点的一面与六点的一面落下之时，声音略有差别，虽然所差微细之极，但在内力精深、暗器功夫极佳之人听来，自能分辨。

胡斐又让他开了几盅，试得无误，笑道：“宝官，限注么？”那宝官大声道：“广东通省都知，南霸天的赌场决不限注，否则还能叫英雄会馆么？”

胡斐微微一笑，伸出大拇指一翘，道：“是啊，若是限注，岂不成了狗熊会馆？”听他骰子落定，乃是十六点，回头叫道：“蛇皮张，押一千两‘大’。”

那宝官虽在赌场中混了数十年，但骰子到底开大开小，也是要到揭盅才知，见他一押便是一千两，不由得一怔，揭开盅来，只见三枚骰于两枚六点，一枚四点，不由得脸都白了，当下由下手赔了一千两，接下去摇骰时声音错落，胡斐听不明白，袖手不下，开出来是个八点小。跟着他押了二千两“小”，盅子揭起，果然是四占“小”。

如此只押得五六次，场中已赔了一万一千两。那宝官满手是汗，举起骰盅猛摇。胡斐听得明白。盅中正是十四点，说道：“蛇皮张，把二万两都给押上‘大’！”两名武师将门板上的银子一封封的尽往桌上送。宝官掀起骰盅一边，眼角一张，已看到骰子共是十四点。他手脚也真利落，小指在盅边轻轻一推，盅边在骰子上一碰，一枚六点的骰子翻了一转，十四点变成九点，那是“小”了”。这一己手法，若不是数十年苦功，也真不能练成，比之于武功，可算得是厉害之极的绝招。

那宝官见他浑然不觉，心想这次胜定你了，得意洋洋的道：“大家下定注了？”胡斐左手将一大堆银子往桌子中心一推，说道：“这里是二万两银子，是‘小’你便尽数吃去。”宝官叫道：“好！好！吃了！”揭开宝盅，不禁张大了口合不拢来，只见三枚骰子共是十二点。

众赌客早已罢手不赌，望着桌上这数十封银两，无不惊心动魄，突见开出来的是“大”，不约而同的齐声惊呼：”啊！”这声音中又是惊奇，又是艳羡。要知他们一生之中，从未见过如此的大赌，胡斐哈哈人笑，一只脚提起来踏在凳上，叫道：”二万两银子，快赔来！”

原来那宝官作弊之时，手脚虽快，却哪里瞒得过胡斐的眼光？他虽瞧不出那宝官如何捣鬼，但料定三枚骰子定是给他从“大”换成了“小”，他左手推动银两之际，右手伸到桌底，隔着桌面在盅底轻轻一弹。三枚骰子本来一枚是三，一枚是一，一枚是五，合共九点，他这一弹力道用得恰到好处。

三枚骰子一齐翻了个身，变成四点、六点、两点，合成十二点“大”。

那宝官脸如土色，砰的一下，伸下在桌上一拍，喝道：“蛇皮张，这人是什么路数？到凤老爷的场子来搅局？”蛇皮张哭丧着脸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

也不知道啊。”胡斐道：“快赔，快赔，二万两银子，老爷赢得够了，收手不赌啦！”那宝官在桌上又是砰的一击，骂道：“契弟，你搞鬼出老千，当老子不知道么？”胡斐虽不明白他骂人的言语，料想决非好话，笑道：“好，你爱拍桌子，咱们赌拍桌子也成！”右手在桌子角上一拍，桌子角儿应手而落，跟着 左手一折，另一只角又掉在地上。

这一手惊人武功显了出来，这宝官哪里还敢凶横？突然飞起一脚，要想将桌子踢翻，乘乱溜走。几个地痞赌客跟着起哄：“抢银子啊！”胡斐右手一伸，已将宝官踢出的一脚抓住，倒提起来，将他头顶往桌面一桩。这一下力道奇重，桌面登时给他脑门撞破一洞，脑袋插到了桌面之下，肩膀以上的身子却倒栽在桌上，手脚乱舞，蔚为奇观。

众赌客齐声惊叫，纷纷退开。突然大门中抢进一个青年，二十岁上下年纪，身穿蓝绸长衫，右手摇着折扇，叫道：“是哪一个好朋友光降，小可未曾远迎，要请恕罪啊！”胡斐见这人步履轻捷，脸上英气勃勃，显是武功不弱，不觉微微一怔。

那少年收拢折扇，向胡斐一揖，说道：“尊兄贵姓大名？”胡斐见他彬彬有礼，便还了一揖，道：“没请教阁下尊姓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小弟姓凤。”

胡斐双眉一竖，哈哈笑道：“如此说道，在下的姓名未免失敬了。我姓拔，名叫凤毛。老兄与凤天南怎生称呼？”那少年道：“那是家父。家父听说尊驾光临，本该亲来迎接，不巧恰有要务缠身，特命小弟前来屈驾，请到舍下喝一杯水酒。”

他转头向英雄当铺的两名护院喝道：“定是你们对拔爷无礼，惹得他老人家生气，还不赔罪？”那两位护院喏喏连声，一齐打躬请安，道：“小人有眼不识泰山。”胡斐微微冷笑，心想：”瞧你们闹些什么玄虚。”

那宝官的脑袋插在赌桌上，兀自双脚乱舞，啊啊大叫。那少年抓住他背心，轻轻向上一提，将他倒过身来，那桌子却仍旧连在他项颈之中，只是四只桌脚向天，犹似颈中戴了一个大枷。那宝官双手托住桌子，这情状当真是十分滑稽，十分狼狈，向那少年道：“大爷，你来得正好，他……他……”

眼望胡斐，却不敢再说下去了。

胡斐道：“你不赌了，是不是？那也成，我赢的钱呢？英雄会馆想赖帐么？”那少年骂宝官道：“拔爷赢了多少银子，快取出来！慢吞吞的干什么？”

说着抓注桌子两角，双手向外一分，喀的一响，桌面竟被他撕成了两边。这一手功夫甚是干净利落，赌场中各人一齐喝采。

那宝官有小主撑腰，胆子又大了起来，向胡斐恶狠狠地望了五眼，道：“这人出老千。”那少年叱道：”胡说！人家是英雄好汉。怎会出老千？馆里银子够么？若是不够，快叫人往当铺取去。”胡斐不懂“出老千”三字是何意思，但想来多半是“欺骗作弊”之意，心想：”这少年武功不弱，行事也有担当，我可不能丝毫大意了。”只听那少年道：“拔爷的银子，决不敢短了半文。这些市井小人目光如豆，从来没见过真好汉大英雄的气概，拔爷不必理会。现下便请拔爷移玉舍下如何？”

他明知“拔凤毛”三字决非真名，乃是存心来向凤家寻事生非，但还是拔爷前，拔爷后，丝毫不以为意。胡斐道：“你们这里凤凰太多，不知大爷的尊号如何称呼？”那少年似乎没听出他言语意含讥讽，连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小弟名叫一鸣。”胡斐道：“在下赌得兴起，还要在这里玩几个时辰，不如请你爸爸到这里会面吧。”那宝官听他说还要赌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忙道：“不，不……”

凤一鸣脸一沉，叱道：“我们在说话，也有你插嘴的份儿？”转头向胡斐陪笑道：“家父对朋友从来不敢失礼，得知拔爷光临佛山，心中喜欢得了不得，恨不得立时过来相见，只是恰好今日京中来了两位御前侍卫，家父须得陪伴，实是分身不开。请拔爷包涵原谅。”胡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御前侍卫，果然是好大的官儿。一鸣兄，小弟在江湖上有个外号，你想必知道。”

凤一鸣正自嘀咕：“不知此人真姓名究是什么，若能摸清他几分底细，对付起来就容易得多了。”听他提起外号，忙道：“小弟孤陋寡

闻，请拔爷告知。”

胡斐“哼”的一声，道：“亏你也是武林中人，怎地连大名鼎鼎的‘杀官殴吏拔凤毛’也不知道？”凤一鸣一怔，道：“取笑了。”

胡斐左手倏地伸出，抓注他的衣襟，喝道：“咦，好大的胆子！你怎敢将我的一块凤凰肉吃下了肚中。”凤一鸣再也忍耐不住，右手虚出一掌，左手便来拿他手腕。胡斐手掌疾翻，当真快如电火，叫人猝不及防，啪的一声，凤一鸣左颊已吃了一记巴掌，顺手将他右手拿住，喝道：”还我的凤凰肉来。”

凤一鸣家学渊源，武功竟自不弱，只觉自已右掌宛似落入了一双铁钳之中，筋骨部欲碎裂，急忙飞起右足，向胡斐小腹上踢去，胡斐提起脚来，从空一足踏落，正好踏注他的足背。凤一鸣脚上又如被铁锤一击，忍不住“啊”

的一声叫了出来。胡斐左手反手一掌，凤一鸣右颊早着，双颊就如猪肝般又红又肿。

胡斐大声叫道：“各位好朋友听着，我千里迢迢地从北方来到佛山，向这里的锺阿四锺老兄买到一块凤凰肉，却让这厮一口偷吃了。你们说该打不该打？”赌场中众人面面相觑，不敢说话，心中都知他是在为被逼死的锺小三出气伸冤。凤一鸣给他踏住一足，握住一手，已是全身无法动弹。

只见人丛中转出一个老者，手中拿着一根短烟袋，正是英雄当铺的大掌柜，他给胡斐逼去了九千两银子，哪里便肯罢休？一面命人急报凤天南，一面悄悄跟到英雄会馆来瞧他的动静，这时见小主人被腐，忙上前陪笑道：“好汉爷，这是我们凤老爷的独生爱子，凤老爷当他犹如性命一般。好汉爷要银子使用，尽管吩咐，”可请快放了我们少主人。”胡斐道：“谁叫他偷吃了我的凤凰肉？是凤老爷的独生爱子，便能偷吃人家东西么？”大掌柜笑道：“好汉取笑了。天下哪有什么凤凰肉？便算有，我们小主人也决不会偷吃。”

胡斐喝道：“这凤凰肉乃大补之剂，真是无价之宝，一吃下肚，立时满面通红，肥胖起来。你们大家看，他的脸是否比平时红了胖了？还说没偷吃我的凤凰肉么？”大掌柜陪笑道：”这是好汉爷下手打肿的，不与凤凰肉相干。”

胡斐道：“大家来评个理，这小子可偷吃了我的凤凰肉么？”

在赌场中胡混之人，一小半是凤天南的手下，另一半不是地痞流氓，便是破落户子弟，人人畏惧凤天南的威势，听胡斐如此询问，七嘴八舌他说道：“没见到你有什么凤凰肉。”“凤大爷决不能偷你东西吃。”“凤老爷府上的东西还怕少了么？怎能偷人东西？”“笑话笑话！”“好汉快放了他，别闹出大事来。”

胡斐道：“好，你们大家说他没偷吃，我难道赖了他？咱们到北帝庙判个理去。”

众人一怔，立时想起锺四嫂在北帝庙中刀剖儿腹之事。那大掌柜暗暗吃惊，心想：“一到北帝庙，那可要闹得不可收拾。”不住向胡斐打躬作揖，道：“好汉爷说得对，我们都错了。少主人吃了好汉的凤凰肉，好汉要怎么赔，便怎样赔就是。”胡斐冷笑道：“你倒说得容易。这里人人不服，不到北帝庙评个明白，我今后还有脸见人么？”说着将凤一鸣挟在腋下，银子也不要了，大踏步走出赌场，向途人问了路，径向北帝庙而来。

那北帝庙建构宏伟，好大一座神祠，进门院子中一个大水塘，塘中石龟石蛇，昂然盘踞。

胡斐拉着凤一鸣来到大殿，只见神像石板上血迹殷然，想起锺四嫂被逼切剖儿腹的惨事，胸间热血上冲，将凤一鸣往地上一推，抬头向着北帝神像，朗声说道：“北帝爷，北帝爷，你威灵显赫，替小民有冤伸冤，有仇报仇。

这贼厮鸟偷吃了我的凤凰肉，但旁人都说他没吃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猛觉背后风声飒然，左右有人双双来袭。他头一低，身子一缩，那二人已然扑空。他双手分别在二人背上一推，砰的一声，二人脸对脸猛地一撞，登时晕去。只听得一人高声怒吼，又扑了上来。

胡斐听他脚步沉重，来势威猛，心想：“这人功夫倒也不弱。”一侧身间，乘势一带，只见刀光闪动，一条肥水牯似的粗壮大汉已在身旁掠过，一刀径向凤一鸣头顶砍落，总算他武功不低，危急之际手臂一偏，一刀砍在地下青砖之上，砖屑纷飞。胡斐叫道：“妙极！”左足伸出，已踏住他的手肘。

那大汉狂吼一声，放手撒刀。胡斐右足一挑，单刀飞将起来，顺手接过，笑道：“我正愁没刀剖他肚子，你巴巴的赶来送刀，当真有劳了。”

那大汉怒极，使力挣扎。胡斐左腿一松，竟被他翻身跃起，原来这大汉蛮力过人。他右足一撑，双手十指如钩，在空中径向胡斐扑到。胡斐一转身，已绕到他的身后，左手搭他肥臀之上，借力一送，喝道：“上天吧！”这一送有八成倒是借了那大汉本身纵跃之势。那大汉身不由主，向上疾飞，旁观众人大叫声中，眼见要穿破庙顶而出。他忙伸出双手，抱住了大殿正中的横梁，总算没撞破脑门，但就这么挂在半空，向下一望，离地数丈。他没练过轻功，身子又重，外家硬功虽然不弱，却不敢跃下。这大汉在五虎门中位居第三，乃是凤天南的得力助手，佛山镇上人人惧怕，这时挂在梁上，上不得，下不来，极是狼狈。

胡斐拉住凤一鸣的衣襟，向上一扯，嗤的一响，露出肚腹肌肤，横过刀锋，向挤在殿上的众人叫道：“他是否吃了凤凰肉，大家睁大眼睛瞧个明白，别说我冤枉了好人。”

旁边四五个乡绅模样的人一齐来劝，都道：“好汉爷高抬贵手，若是剖了肚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那可不得了。”胡斐心想：“这些人鬼鬼祟祟，定与凤天南一鼻孔出气。”回头怒喝：“那锺四嫂剖孩子肚子，你们何以便不劝了？有钱子弟的性命值钱，穷人的孩子便不是性命？你们快回家去，每人把自己的儿子送一个来，若不送到，我自己上门找寻。我的凤凰肉若不是他吃的，便是你们儿子吃八我一个个剖开肚于来，查个明白。”这几句话直把那几个乡绅吓得魂不附体，再也不敢开口。

正乱间，庙门外一阵喧哗，抢进一群人来。当先一人身材高大，穿一件古铜色缎袍，双手一分，大殿上已有七八人向两旁跌出数尺。

胡斐见了他这等气派威势，又是如此横法，心想：”啊哈，正点子终于到了。”眼光向他从头上瞧到脚下，又从脚下看到头上。只见他上唇留着两撇花白小髭，约莫五十来岁年纪，右腕戴一只汉玉锅，左下拿着一个翡翠鼻烟壶，俨然是个养尊处优的大乡绅模样，实不似个坐地分赃的武林恶霸，只是脚步凝稳，双目有威，多半武功高强。

这人正是五虎门掌门人南霸天凤天南，他陪着京里来的两名侍卫在府内饮宴，听得下人一连串的来报，有人混闹酒楼、当铺、赌场。他不愿在御前侍卫跟前失了气派，一直置之不理，心想这些小事，手下人定能打发，直听到儿子遭擒，被拿到北帝庙中要开膛剖肚，这才匆匆赶来。他还道是极厉害的对头来到寻仇，哪知一看胡斐，竟是个素不相识的乡下少年，当下更不打话，俯身便要扶起儿子。

胡斐心想：“这老家伙好狂，竟将我视如无物。”待他弯腰俯身，一掌便往他腰间拍去，凤天南竟不回身，左手回掌，想将他手掌格开，胡斐一催劲力，啪的一声，双掌相交，凤天南身子一晃，险些跌在儿子身上，才知这乡下少年原来是个劲敌。当下顾不得去扶儿子，右手横拳，猛击胡斐腰眼。

胡斐见他变招迅捷，拳来如风，果然是名家身手，挥刀往他拳头上疾砍下去。

这一刀虽然凶猛，凤天南也只须一缩手便能避过，但凤一鸣横卧在地，他缩手不打紧，儿子却要受了这一刀。当此危急之际，他应变倒也奇速，一扯神坛前的桌披，倒卷上来，格开了这一刀。胡斐叫道：“好！”左手伸出，已抓住桌披一端。两人同时向外拉扯，啪啦的一响，桌披从中断为两截。

此时凤天南哪里还有半点小觑之心？向后跃开半丈，早有弟子将他的兵刃黄金棍送在手中。这金棍长达七尺，径一寸有半，通体黄金铸成，可算得武林中第一豪阔富丽的沉重兵器。他将金棍一抖，指着胡斐说道：“阁下是哪一位老师的门下？凤某什么地方得罪了阁下，却要请教。”胡斐道：“我一块凤凰肉给你儿子偷吃了，非剖开他肚子瞧个明白不可。”

凤天南凭一条熟铜棍打遍岭南无敌手，这才手创五虎门，在佛山镇定居，家业大发之后，将熟铜棍改为黄金棍。武家所用之棍，以齐眉最

为寻常，依身材伸缩，短者五尺不足，长者六尺有余，凤天南这条棍却长达七尺，黄金又较镇铁重近两倍，仗着他膂力过人，使开来两丈之内一团黄光，端的是厉害之极。

他听了胡斐之言，知道今日已不能善罢，金棍起处，手腕抖了两抖，棍端将神坛上两点烛火点熄了，叫道：“在下素来爱交朋友，与尊驾素不相识，何苦为一个穷家小子伤了江湖义气？是友是敌，但凭尊驾一言而决。”

要知金棍乃极沉重的兵器，他一抖棍花而打灭烛火，妙在不碰损半点蜡烛，烛台毫不摇晃，手法之准，可说是极罕见的功夫。他言语中软里带硬，要胡斐知难而退，不必多管闲事。胡斐笑道：“是啊，你的话再对也没有，你只须割一块凤凰肉赔我，我立即拍拍灰尘走路，你看可好？”凤天南脸一沉，喝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兵刃上分高下便了。”说着提棍跃向院子。

胡斐提起凤一鸣往地下一摔，将单刀插在他的身旁，喝道：“你若是逃走，便要你老子抵命！”空手走出，大声道：“老爷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大名鼎鼎‘杀官殴吏拔凤毛’便是。凤毛拔不到，臭鸡臭鸭的屁股毛拔几根也是好的。大家瞧清楚了。”一言甫毕，突然左手探出，径来抓对方棍头。

凤天南知他武功厉害，心想你自己托大，不用兵刃，那可怪不得我，眼见他出手便夺兵刃，竟对自己藐视已极，当下棍尾抖起，一招“驱云扫月”，向他头颈横扫过来。

这一招虽以横扫为主，但后着中有点有打，有缠有挑，所谓“单头双头缠头，头头是道；正面侧面背面，面面皆灵”，的是武学中的极上乘棍法。

胡斐身随棍转，还了一掌。

众人凝神屏息，注视二人激斗。凤天南手下人数虽众，但不得他的示意，谁也不敢插手相助，何况二人纵跃如风，旁人武功远远不及，便要相助，也是无从着手。

二人恶斗正酣，庙门中又闯进三个人来。当先一个妇人乱发披身，满身血污，正是锺四嫂。她一路磕头，一路爬着进来，身后跟着二人，一个是她丈夫锺阿四，一个是她儿子锺小二。

锺四嫂跪在地下，不住向凤大南磕头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”凤老爷你大仁大义，北帝爷爷保佑你多福多寿，保佑你金玉满堂，四季发财，我小三子在阎王爷面前告了你一状，阎王爷说你大富大贵，后福无穷哪。”她疯疯癫癫地又跪又拜，又哭又笑。锺阿四却铁青着脸，一声不作。

凤天南与胡斐拆了十余招，早已全然落在下风。金棍挥成的陶子越来越小，见锺四嫂似疯非疯地向着自己跪拜，更是心神不宁，知道再斗下去定要一败不可收拾，当下劲贯双臂，使一招“扬眉吐气”，往胡斐下颚挑去。

这一棍势夹劲风，金光耀眼，胡斐却不闪不缩，伸手竟然硬　夺他的金棍。

凤天南又惊又喜，心想：“你这只手爪子就算是铁铸的，也打折了你。”当下力透手腕，急挑之力更大，胡斐手掌与棍头一搭着，轻轻向后一缩，已将他挑力卸去，手指弯过，抓住了棍头。总算凤天南在这条棍上已下了三十余年苦功，忙使一招“上滑下劫”，跟着一招“翻天彻地”，以极刚猛的外劲硬夺回去。胡斐叫道：”拔臭鸡毛了！”双手内外向内圈转。却来捏他咽喉，也不知他如何移动身形，竟在这一抓一夺之际，顺势攻进了门户。凤天南的金棍反在外档，已然打他不着。

凤天南大骇之下，急忙低头，同时伸出下护颈，胡斐左手在他天灵盖上轻轻一拍，除下他的帽子，右下已抓住他的辫子尾端，叫道：“这一掌暂不杀你！”左下已然抓住辫根，双手向外一分，蹦的一声，一条辫子断成了两截。凤天南吓得面如上色，急忙跃开，胡斐右手一扬，凤天南的帽子飞出，刚好套在石蛇头上，跟着踏上两步，一掌击在石龟昂起的头顶，砰的一响，水花四溅，石龟之头齐颈而断，落入水塘。胡斐哈哈一笑，将凤天南那条长辫绕在石龟颈中，双手弹一弹身上灰尘，笑道：”还打么？”

旁观众人见他显了这手功夫，人人脸上变色。凤天南知他适才这一掌确是下下留俏，否则以掌击石龟之力击在肉己头顶，哪里还有命在？但断辫绕龟，飞帽戴蛇，如此的奇耻大辱如何忍耐得了？舞动金棍，一招“青龙卷尾”，猛扫而至。这时他已是性命相拚，再非以掌门人身分与人比武过招。

胡斐心想：“此人平素横得可以，今日若不扫尽他的颜面，佛山一镇之人冤气难出。”见他金棍上威力虽增，棍法却已不如适才灵动，空手拆了几招，见他使一招”铁牛耕地”，着地卷到，当下看准棍端，右足一脚踹了下去，棍头着地，给他踏在脚下。凤天南急忙运劲后夺，胡斐出脚奇快，刚觉右脚下有些松动，左足已踏在棍腰，猛力住下一蹬。凤天南再也拿捏不住，双手一松，棍尾正好打中他右足足背，两根小骨登时断折。

这一下痛得他脸如金纸，但他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哼，双手反在背后，刚声说道：”我学艺不精，无话可说，你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”锺四嫂却还是不住向他磕头，哭叫：“多谢凤老爷成全了我家小三子，他真是偷吃了你的鹅么？”

胡斐见凤天南败得如此狼狈，实不想再折辱于他。但见到锺四嫂发疯的惨状，神坛前石板上的血迹，心思这南霸天除了此事之外，这许多年来定是更有不少恶行，既撞在我的手里，岂能轻饶？当下大踏步过去，将凤一鸣一把提起，拔起插在地下的单刀，转头向凤天南道：“凤老爷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可是令郎偷吃了我的凤凰肉，实在太不讲理，这里佛山镇的人都护着你，我冤屈难明，只好剖开令郎的肚子，让列位瞧瞧。”说着刀锋在凤一鸣的肚子上轻轻一拖，雪白的肌肤上登时现出一条血痕。

凤天南固然作恶多端，却颇有江湖汉子的气概，败在胡斐手下之后，仍是十分刚硬，不失掌门人的身分，但一见独生爱子要惨被他开膛剖腹，不由得威风尽夫，傲气全消，叫道：“且慢！”从身旁手下人手中，抢过一柄单刀。

胡斐笑道：”你还不服气，要待再打一场？”凤天南惨然道：“一身做事一身当，凤某行事不当，惹得尊驾打这个抱不平，这与小儿可不相干。凤某不敢再活，但求饶了小儿性命。”说着横过单刀，便往颈中刎去。

忽听得屋梁上一人大叫：“凤大哥，使不得！”原来那个粗壮大汉兀自双手抱住横梁，悬身半空。

凤天南脸露苦笑，挥刀急砍。众人大吃一惊之下，谁也不敢阻拦，眼见他单刀横颈，立时要血溅当场、尸横祖庙，忽听得嗤嗤声响，一件暗器从殿门外自高而下的飞射过来，铮的一声，在单刀上一碰。凤天南手一荡，单刀立时歪了，但还是在左肩上划了一道口子，鲜血迸流。

胡斐定睛一看，只见射下的暗器却是一枚女子手上所戴的指环。凤天南膂力甚强，这小小一枚首饰，居然能将他手中年刀荡开，那投掷指环之人的武功，只怕不在自己之下。他心中惊诧，纵身抢到天井，跃上屋顶，但见西南角上人影一闪，倏忽间失了踪迹，胡斐右足一点，扑了过去，暮色苍茫之中，四顾悄然，竟无人影，他心中嘀咕：”这背影小巧苗条，似是女子模样，难道世间女子之中，竟有这等高手？”

他生怕凤天南父子逃走，不敢在屋顶久耽，随即转身回殿，只见凤天南父子搂抱在一起。凤天南脸上老泪纵横，也不知是爱是怜，是痛是悔？

胡斐见了这副情景，倒起了饶恕他父子之意。凤天南放脱儿子，走到胡斐跟前，扑地跪下，说道：“我这条老命交在你手里，但望高抬贵下，饶了我儿子性命。”凤一鸣抢上来说道：”不，不！你杀我好了。你要替姓锺的报仇，剖我肚子便是。”

胡斐一时倒不知如何发落，若要杀了二人，有些不忍下手，倘是给他父子俩一哭一跪，便即饶恕，又未免太便宜了他们。正自踌躇，锺阿四突然走上前来，向胡斐道：“好汉爷救了小人的妻儿，又替小人一家明冤雪恨，大恩大德，小人粉身难报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扑翻在地，冬冬冬冬，磕了几个响头，胡斐连忙扶起。

锺阿四转过身来，脸色铁青，望着凤天南道：“凤老爷，今日在北帝爷爷神前，你凭良心说一句，我家小三子有没偷你的鹅吃？”凤天南为胡斐的威势所慑，低头道：“没有。是……是我弄错了。”锺阿四又道：”凤老爷，你再凭良心说，你叫官府打我关我，逼死我的儿子，全是为了要占我的菜园，是不是？”

风天南向他脸上望了一眼，只见这个平时忠厚老实的菜农，咬紧牙关，目喷怒火，神情极是可怕，不由得低下了头，不敢回答，锺阿四道：“你快说，是也不是？”凤天南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不错，杀人偿命，你杀我便了。”

忽听庙门外一人高声叫道：“自称拔凤毛的小贼，你敢不敢出来斗三百回合？你在北帝庙中缩头缩颈，干么不敢出来啊？”这几句话极是响亮，大殿上人人相顾愕然，听那声音粗鲁重浊，满是无赖地痞的口气。

胡斐一怔之下，抢出庙门，只见前面三骑马向西急驰，马上一人回头叫道：“缩头乌龟，料你也不敢和老子动手。”胡斐大怒，见庙门旁一株大红棉树下系着两匹马，纵身过去一跃上马，拉断僵绳，双腿一夹，催动坐骑，向那三人急追下去。

远远望见三乘马向西沿着河岸急奔，瞧那三人坐在马背上的姿式，手脚笨拙，骑术更劣，不知是否有意做作，但胯下所乘却是良马，胡斐赶出里许，始终没能追上。听那三人不时高声叫骂，肆无忌惮，对自己毫不畏惧，实似背后有极厉害之人撑腰，他焦躁起来，俯身在地下抓起几块石子，手腕抖处，五六块石子飞了出去，只听得“啊哟”“妈呀”之声不绝，三个汉子同时打中，一齐摔下马来。

两个人一跌下来，趴在地上大叫，第三人却左足套在马镫之中，被马拖着直奔，霎时之间已转入柳荫深处。

胡斐跳下马来，只见那二人按住腰臀，哼哼唧唧的叫痛。胡斐在一人身上踢了一脚，喝道：“你说要和我斗三百回合，怎不起身来斗？”那人爬起身来，说道：”欠了赌债不还，还这么横！总有一日凤老爷亲自收拾你。”

胡斐一怔，问道：“谁欠了赌债不还？”

另一人猛地里跳将起来，迎面一拳往胡斐击去。这一拳虽有几斤蛮力，但出拳不成章法，显是全无武功。胡斐微微一笑，挥手轻带。那人一拳打偏，砰的一声，正好打中同伴的鼻子，登时鼻血长流。出拳之人吓了一跳，不明白怎地这一拳去势全然不对，只抚着拳头发呆。被击之人大怒，喝道：”狗娘养的，打起老子来啦！”飞起一腿，踢在他的腰里。那人回子相殴，砰砰嘭嘭，登时打得十分热闹，不再理会胡斐。

胡斐见这二人确实不会武功，居然敢向自己叫阵，其中大有蹊跷，双手分别抓住两人头颈，往后一扯，将两人分了开来。但两人打得眼红了，不住口的污言秽语互相辱骂，一个骂对方专偷人家萝卜，另一个说对方是佛山的偷鸡好手，看来两人都是市井无赖，心中越加起疑，大声喝道：“谁叫你们来骂我的？”说昔双手一摆，砰的一下，将两人额角对额角的一撞，登时变了两条怒目相向的独角龙。

那偷鸡贼胆子极小，一吃到苦头，连声：“爷爷，公公，我是你老人家的灰孙子。”胡斐喝道：“呸，我有你这等贱孙子？快说。”那偷鸡贼道：”

英雄会馆开宝的邝宝官说，你欠了会馆里的赌债不还，叫我们三个引你出来打一顿。他给了我们每人五钱银子，这坐骑也是他借的。你赌债还不还，不关我事……”

胡斐听到这处，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心道：“糟啦，糟啦！我恁地胡涂，竟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。”双手往外一送，将两名无赖双双跌了个狗吃屎，飞身上马背，急往来路驰回，心想：“凤天南父子定然躲了起来，偌大一座佛山镇，我却往哪里找去？好在他搜刮霸占的产业甚多，我一处处的闹将过去，搅他个天翻地覆，瞧他躲得到几时？”

不多时已回到北帝庙前，庙外本有许多人围着瞧热闹，这时已走得干干净净，连孩子也没留下一个。胡斐心想：“那凤天南果然走了。”翻身下马，大踏步走向庙中，一步跨进大殿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胸口呼吸登时凝住，只吓得身子摇摇摆摆，险些要坐倒在地。

原来北帝庙大殿上满地鲜血，血泊中三具尸身，正是锺阿四、锺四嫂、锺小二三人。每人身上都是乱刀砍斩的伤口，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

胡斐呆了半晌，一股热血从胸间直冲上来，禁不住伏在大殿地上，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锺四哥四嫂，锺家兄弟，是我胡斐无能，竟然害了你们性命。”

只见三人虽死，眼睛不闭，脸上充满愤怒之色，他站起身来，指着北帝神像说道：“北帝爷爷，今日要你作个见证，我胡斐若不杀凤天南父子给锺家满门报仇，我回来在你座前自刎。”说着砰的一掌，将神案一角打得粉碎，案上供奉的香炉烛台都震在地下。

他定神一想，到庙门外牵进马匹，将三具尸身都放上马背，心中悔恨不已：“我年幼无知，不明江湖上的鬼蜮伎俩，却来出头打抱不平，枉自又害了三条人命。那姓凤的家中便是布满了刀山油锅，今日也要闯进去杀他个落花流水。”当下牵了马匹，往大街而来。

们见家家店铺都关上了大门，街上静悄悄的竟无一个人影，只听得马蹄得得，在石板路上一路响将过去。

胡斐来到英雄当铺和英雄酒楼，逐一踢开大门，均是寂然无人，似乎霎时之间，佛山镇上数万人忽地尽数消失，只是当铺与酒楼各处堆满柴草，不知是何用意。再去赌场，也是一个人也没有，成万两银子却兀自放在门板之上，没一人敢动。

胡斐随下取了几百两放入包袱，心中暗暗惊讶：“这凤天南定然摆下鬼计，对付于我，彼众我寡，莫要再上他的当。”

他步步留神，沿街走去，转了几个弯，只见一座白墙黑瓦的大宅第，门上悬着一面大匾，写着“南海凤第”四个大字。那宅第一连五进，气象宏伟。

大门、中门一扇扇都大开着，宅中空空荡荡的似乎也无一人。胡斐心道：“就算你机关万千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龟洞，瞧你出不出来。”正要去觅柴草放火，忽见屋子后进和两侧都有烟火冒将上来，一怔之间，已明其理：“这凤天南好厉害的手段，竟然舍却家业不要，自己一把火烧个干净。如此看来，他定要高飞远走。若不急速追赶，只怕给他躲得无影无踪。”

于是将马匹牵到凤宅旁锺家菜园，找了一柄锄头，将锺阿四夫妇父子三人葬了。只见菜园中萝卜白菜长得甚为肥美，菜畦旁丢着一顶小孩帽子，一个粗陶娃娃。胡斐越看越是伤心恼怒，伏地拜了几拜，暗暗祝祷：“锺家兄嫂，你若在天有灵，务须助我，不能让那凶手走脱了”

忽听得街上脚步声响，数十人齐声呐喊：“捉拿杀人放火的凶手！”“莫走了无法无天的江洋大盗！”“那小强盗便在这里。”胡斐绕到一株大树之后，向外一张，只见二三十名衙役兵丁，手执弓箭刀枪、铁尺铁链，在凤宅外虚张声势地叫喊。他凝神一看，人群中并无凤家父子在内，心道：“这凤天南惊动官府，明知拿我不住，却是要挡我一阵。”当下纵身上马，向荒僻处疾驰而去。

出得镇来，回头望时，只见凤宅的火焰越窜越高，同时当铺、酒楼、赌场各处也均冒上火头。看来凤天南决意将佛山镇上的基业尽数毁却，那是永远不再回头的了。胡斐心中恼恨，却也不禁佩服这人阴鸷狠辣，勇断明决，竟然不惜将十来年的经营付之一炬，心想：“此人这般工于心计，定有藏身避祸的妙策，该当到何处找他才是？”一时立马佛山镇外，徬徨不定。

远远听得人声嘈杂，救火水龙在石板路上隆隆奔驰。胡斐心想：“适才追那三个无赖，来去不到半个时辰。这凤天南家大业大，岂能在片刻之间料理清楚？他今晚若不亲自回来分断，定有心腹亲信去他藏身的所在请示。我只守住路口便了。”

料想白日定然无人露面，于是在僻静处找了株大树，爬上树去闭目养伸，想到锺家四口破害的惨状，悲愤难平，心中翻来覆去地起誓：“若不杀那凤贼全家，我胡斐在自生于天地之间。”等到暮色苍茫，他走到大路之旁，伏在长草中守候，睁大了眼四处观望，几个时辰过去，竟是没点动静，直到天色大明，除了卖菜挑粪的乡农之外，无人进出佛山。

正感气沮，忽听马蹄声响，两乘快马从镇上奔了出来，马上乘客穿着武官服色，却是京中侍卫的打扮。

胡斐心中一动，记起凤一鸣曾道，他父亲因要陪伴御前侍卫，不能分身来见，这两名侍卫定与凤天南有所干连。心念甫起，两骑马已掠过他伏身之所，当即捡起一块小石，伸指弹出，波的一声轻响，一匹马的后腿早着。石子正好打中那马后腿的关节，那马奔跑止速，突然后腿一曲，向后坐倒，那腿登时断折。马上乘客骑术甚精，这一下变故突起，他提身跃起，轻轻落在道旁，见马匹断了后腿，连声哀鸣，不由得皱起眉头，叫道：“糟糕，糟糕，”

胡斐离着他有七八丈远，只见另一名侍卫勒马回头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那侍卫道：”这畜牲忽然失蹄，折断了腿，只怕不中用啦。”胡斐听了他说话的声音，猛然想起这人姓何，数年前在商家堡中曾经见过。

另一名侍卫道：“叫们回佛山去，另要一头牲口。”那姓何的侍卫正是当年和徐铮打过一架的何思豪，说道：“凤天南走得不知去向，佛

山镇上乱成一团，没人理事，还是去向南海县要马吧。”说着拔出匕首，在马脑袋中一剑插进，免得那马多受痛苦。

那侍卫道：”咱们合骑一匹马吧，慢慢到南海县去。何大哥，你说凤天南当真不回佛山了？”何思豪道：“他毁家避祸，怎能回去？”那侍卫道：“这次南来，不但白辛苦一趟，还害死了你一匹好马。”

何思豪跨上马背，说道：“也不一定是白辛苦。福大帅府里的天下掌门人大会，是何等盛事，凤天南是五虎门掌门，未必不到。”说着伸下在马臀上一拍。那马背上乘了两人，不能快跑，只有迈步缓行。

胡斐听了“福大帅府里的天下掌门人大会”这几个字，心里一喜，暗想：

“天下掌门人聚会，那可热闹得紧哪。凤天南便算不去，他落脚何方，多少也能在会中打听到一些消息。但不知那福大帅邀会各派学门人，却是为了何事？”

第六章　紫衣女郎

突見鬆樹上一個人影落了下來，正好騎在白馬背上，袁紫衣這時哪裏再容他逃脱，雙足在馬鐙上一蹬，躍在半空。



第六章　紫衣女郎

胡斐回到大树底下牵过马匹，纵骑向北，一路上留心凤天南和五虎门的踪迹，却是半点影子也无。这一日过了五岭，已入湖南省境，只见沿路都是红土，较之岭南风物，大异其趣。

胡斐纵马疾驰，过马家铺后，将至栖凤渡口，猛听得身后传来一阵迅捷异常的马蹄声响，回头一望，只见一匹白马奋鬣扬蹄，风驰而来，当即勒马让在道旁。刚站定，耳畔呼的一响，那白马已从身旁一窜而过，四蹄竟似不着地一般。马背上乘着一个紫衣女子，只因那马实在跑得太快，女子的面貌没瞧清楚，但见她背影苗条，稳稳地端坐马背。

胡斐吃了一惊："这白马似是赵三哥的坐骑，怎么又来到中原？"他心中记挂赵半山，想要追上去问个明白，刚张口叫了声："喂！"那白马已奔得远了，垂柳影下，依稀见那紫衣女子回头望了一眼，白马脚步不停，片刻之间，已奔得无影无踪。

胡斐好生奇怪，催马赶路，但白马脚程如此迅速，纵然自己的坐骑再快一倍，就算日夜不停奔驰，也决计赶她不上，催马追赶，也只是聊尽人事而已。

第三日到了衡阳。那衡阳是湘南重镇，离南嶽衡山已不在远。一路上古松夹道，白云绕山，令人胸襟为之一爽。

胡斐刚入衡阳南门，突见一家饭铺廊下系着一匹白马，身长腿高，貌相神骏，正是途中所遇的那匹快马。胡斐少年时与赵半山缔交，对他的白马瞧得极是仔细，此时一见，俨是故物，不禁大喜，忙走到饭铺中，想找那紫衣女子，却是不见人影。

胡斐要待向店伙询问，转念一想，公然打探一个不相识女子的行踪，大是不便，于是坐在门口，要了酒饭。

少停酒菜送上，湖南人吃饭，筷极长，碗极大，无菜不辣，每味皆浓，颇有豪迈之风，很配胡斐的性子。他慢慢喝酒，寻思少待如何启齿和那紫衣女子说话，猛地想起："此人既乘赵三哥的白马，必和他有极深的渊源，何不将赵三哥所赠的红花放在桌上？她自会来寻我说话。"他右手拿着酒杯，反伸左手去取包袱，却摸了个空，回过头一看，包袱竟已不知去向。

包袱明明放在身后桌上，怎地一转眼便不见？向饭铺中各人一望，并无异样人物，心中暗暗称奇："若是寻常盗贼顺手牵羊，我决不能不知。此人既能无声无息地取去，倘在背后突施暗算，我也必遁毒手，瞧来今日是在湖南遇上高人了。"当下问店伙道："我的包袱放在桌旁，怎地不见了？你见到有人取去没有？"

那店伙听说客人少了东西，登时大起忙头，说道："贵客钱物，概请门理，除非交在柜上，否则小店恕不负责。"胡斐笑道："谁要你赔了？我只问你瞧见有人拿了没有。"那店伙道："没有，没有。我们店里怎会有贼？

客官千万不可乱说。"胡斐知道跟他缠不清楚，又想连自己也没察觉，那店伙怎能瞧见？正自沉吟，那店伙道："客官所用酒饭，共是一钱五分银子，请会钞吧。"

那包袱之中，尚有从凤天南赌场中取来的数百两银子，他身边可是不名一文，见店伙催帐，不由得一窘。那店伙冷笑道："客官若是手头不便，也不用赖说不见了包袱啊。"

胡斐懒得和他分辩，到廊下去牵过自己坐骑，却见那匹白马已不知去向，不由得一怔："这白马跟偷我包袱之人必有干连。"

这么一来，对那紫衣女子登时多了一层戒备之心，于是将坐骑交给店伙，说道："这头牲口少说也值得八九两银子，且押在柜上，待我取得银子，连牲口的草料钱一并来赎。"那店伙立时换了一副脸色，陪笑道："不忙不忙，客官走好。"

胡斐上要去追寻白马的踪迹，那店伙赶了上来，笑道："客官，今日你也无钱吃饭，我指点你一条路，包你有吃有住。"胡斐嫌他摞唆，

正要斥退，转念一想："什么路子？是指点我去寻包袱么？"于是点了点头。

那店伙笑道："这种事情一百年也未必遇得上，偏生客官交了运，枫叶庄万老拳师不迟不早，刚好在七日前去世，今日正是头七开丧。"胡斐道："那跟我有甚相干？"那店伙笑道："大大的相干。"转身到柜上取了一对素烛，一筒线香，交给胡斐，说道："从此一直向北，不到三里地，几百棵枫树围着一座大庄院，便是枫叶庄了。客官拿这副香烛去吊丧，在万老拳师的灵前磕几个响头，庄上非管吃管住不可。明儿你说短了盘缠，庄上少说也得送你一两银子路费。"

胡斐听说死者叫做"万老拳师"，心想同是武林一脉，先有几分愿意，问道："那枫叶庄怎地如此好客？"那店伙道："湖南几百里内，谁不知万老拳师慷慨仗义？不过他生前专爱结交英雄好汉，像客官不会武艺，正好乘他死后去打打秋风了。"胡斐先怒后笑，抱拳笑道："多承指点。"问道："那么万老拳师生前的英雄朋友，今天都要赶来吊丧？"那店伙道："谁说不是呢？客官便去开开眼界也是好的。"胡斐一听正中下怀，接过素烛线香，径往北去。

不出三里，果如那店伙所言，数百株枫树环抱着一座大庄院，庄外悬着白底蓝字的灯笼，大门上钉了麻布。

胡斐一进门，鼓手吹起迎宾乐曲，但见好大一座灵堂，两厢挂满素幛挽联。他走到灵前，跪下磕头，心想："不管你是谁，总是武林前辈，受我几个头想来也当得起。"

他跪拜之时，三个披麻穿白的孝子跪在地下磕头还礼。胡斐站起身来，三个孝子向他作揖致谢。胡斐也是一揖，只见三人中两个身材粗壮，另一人短小精悍，相貌各不相同，心道："万老拳师这三个儿子，定然不是一母所生，多半是三个妻妾各产一子了。"回身过来，但见大厅上挤满了吊客，一小半似是当地的乡邻士绅，大半则是武林豪士。胡斐逐一看去，并无一个相识，凤天南父子固不在内，那紫衣女子也无影踪，寻思："此间群豪聚会，我若留神或能听到一些五虎门凤家父子的消息。"

少顷开出素席，大厅与东西厢厅上一共开了七十来桌。胡斐坐在偏席，留心众吊客的动静。但见年老的多带戚容哀色，年轻的却高谈阔论，言笑自若，似是够不上跟万老拳师有什么交情，也不因他逝世而悲伤了。

正瞧间，只见三个孝子恭恭敬敬地陪着两个武官，让向首席，坐了向外的两个首座。两个武官穿的是御前侍卫服色。胡斐一怔，认得这二人正是何思豪和他同伴。首席上另外还坐了三个老年武师，想来均是武林中的前辈。

三个孝子坐在下首作陪。

众客坐定后，那身材矮小的孝子站起身来，举杯谢客人吊丧。他谢过之后，第二个孝子也谢一遍，接着第三个又谢一遍，言辞举动一模一样，众客人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起立还礼，不由得颇感腻烦。

胡斐正觉古怪，听得同桌一个后生低声道："三个孝子一齐谢一次也就够了，倘若万老拳师有十个儿子，这般干法，不是要连谢十次么？"一个中年武师冷笑道："万鹤声有一个儿子也就好了，还说十个？"那后生奇道："难道这三个孝子不是他儿子么？"中年武师道："原来小哥跟万老拳师非亲非故，居然前来吊丧，这份古道热肠，可真是难得之极了。"那后生胀红了脸，低下头不再说话。胡斐暗暗好笑："此君和我一般，也是打秋风吃白食来的。"

那中年武师道："说给你听也不妨，免得有人问起，你全然接不上榫头，那可脸上下不来。万老拳师名成业就，就可惜膝下无儿。他收了三个徒弟，那身材矮小的叫做孙伏虎，是老拳师的大弟子。这白脸膛的汉子名叫尉迟连，是二弟子。红脸膛酒糟鼻的大汉，名叫杨宾，是他的第三弟子。这三人各得老拳师之一艺，武功是很不差的，只是粗人不明礼节，是以大师兄谢八二师兄也谢，三师弟怕失礼，跟着也来谢一次。"那后生红青脸，点头领教。

其实三个师兄弟各谢一次，真正的原因却不是粗人不明礼节。

胡斐跟首席坐得虽不甚近，但留神倾听，盼望两名侍卫在谈话之中会提到五虎门，透露一些凤天南父子行踪的线索。只听何思豪朗声道："兄弟奉福大帅之命，来请威震湘南的万老拳师进京，参与天下掌门人大会，好让少林韦陀门的武功在天下武师之前大人露脸，想不到万老拳师一一病不起，当真可惜之极了"众人附和叹息，何思豪又道："万老拳师虽然过世，俱少林韦陀门是武林中有名的宗派，掌门人不可不到，不知贵门的掌门人由哪一位继任？"

孙伏虎等师兄弟三人互视一眼，各不作声。过了半晌三师弟杨宾说道："师父得的是中风之症，一发作便人事不知，是以没留下遗言。"另一名侍卫道："嗯，嗯。贵门的前辈尊长，定是有一番主意了。"二弟子尉迟连道："我们几位师伯叔散处各地，向来不通音问。"那侍卫道："如此说来，立掌门之事，倒还得费一番周折。福大帅主持的掌门人大会，定在八月中秋，距今还有两个月，贵门须得及早为计才好。"师兄弟三人齐声称是。

一名老武师道："自来不立贤便立长，万老拳师既无遗言，那掌门一席，自非大弟子孙师兄莫属。"孙伏虎笑了笑，神色之间甚是得意。另一名老武师道："立长之言是不错的。可是孙师兄虽然入门较早，论年岁却是这位尉迟师兄大着一岁。尉迟师兄老成精干，韦陀门若是由他接掌，定能发扬光大，万老拳师在天之灵，也必极为欣慰八"尉迟连伸袖擦了擦眼，显得怀念师父，心中悲戚。第三名老武师连连摇手，说道："不然不然，若在平日，老朽原无话可说。但这番北京大会，各门各派齐显神通。韦陀门掌门人如不能艺压当场，岂不是坏了韦陀门数百年的英名？因此以老朽之见，这位掌门人须得是韦陀门中武功第一的好卞手，方能担当。"这番话说得众人连连点首，齐声称是。

那老武师又道："三位师兄都是万老拳师的得意门生，各擅绝艺，武林中人人都是十分钦佩的。不过说到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那还是后来居上，须推小师弟杨宾了。"第一名老武师哼了一声，道："那也未必。武学之道，多练一年，功夫便深一年，杨师兄虽然天资聪颖，但就功力而言，那是远远不及孙师兄了。刀枪拳脚上见功夫，这是丝毫勉强来的。"第二名老武师道："说到临阵取胜，斗智为上，斗力其次，兄弟虽是外人，但平心而论，足智多谋，还该推尉迟师兄。"

他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起初言语中部还客气，到后来渐渐面红耳赤，声音也越说越大。几十桌的客人停杯不饮，听他三人争论。胡斐心道："原来三个老武师都是受人之托，来作说客的，说不定还分别受了三名弟子的好处。"

吊客之中，有百余人是韦陀门的门人，大都是万老拳师的再传弟子，各人拥戴自己师父，先是低声讥讽争辩，到后来忍不住大声吵嚷起来。各亲朋宾客或分解劝阻，或各抒已见，或袒护交好，或指斥对方，大厅上登时乱成一片，有几个脾气暴躁、互有心病之人，竟拍桌相骂起来，眼见便要抡刀使拳。万老拳师尸骨未寒，门下的徒弟便要为掌门一席而同室操戈了。

那坐在首席的侍卫听着各人争吵，并不说话，望着万老拳师的灵位，只是微笑，眼见各人越闹越是厉害，突然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各位且莫争吵，请听兄弟一言。"众人敬他是官，一齐住口。那侍卫道："适才这位老师说得不错，韦陀门掌门人，须得是本门武功之首，这一节各位都是赞同的了？"

大家齐声称是。那侍卫道："武功谁高准低，嘴巴里是争不出来的。刀枪拳脚一比，立时便判强弱。好在三位是同门师兄弟，不论胜负，都不会失了和气，更不会折了韦陀门的威风。咱们便请万老拳师的灵位主持这场比武，由他老人家在天之灵择定掌门，倒是一段武林佳话呢。"

众人听了，一齐喝采，纷纷道："这个最公平不过。""让大家见识见识韦陀门的绝艺。""凭武功分胜败，事后再无争论。""究竟是北京来的侍卫老爷，见识高人一等。"

那侍卫见众人一致附和其说，神情甚是得意，说道："同门师兄弟较艺比武，那是平常之极的事，兄弟却要请三位当众答允一件事。"尉迟连在师兄弟三人之中最是精明干练，当即说道："但凭大人吩咐，我们师兄弟自当遵从。"那侍卫道："既是凭武功分上下，那么武功最高的便为掌门，事后任准不得再有异言，更起纷争。"三人齐声道："这个自然。"他三人武功各有所长，常言道："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"各人自忖虽然并无必胜把握，但奋力一战，未始便不能压服两个同门。

那侍卫道："既是如此，大伙儿便挪地方出来，让大家瞻仰韦陀门的精妙功夫。"众人七手八脚搬开桌椅，在灵位前腾出老大一片空地。

眼见好戏当前，各人均已无心饮食，只有少数饕餮之徒，兀自低头大嚼。

那侍卫道："哪两位先上？是孙师兄与尉迟师兄么？"孙伏虎说道："好，兄弟献丑。"早有他弟子送上一柄单刀。孙伏虎接刀在手，走到师父灵前磕了三个头，转身说道："尉迟师弟请　上吧。"

尉迟连心想若是先与大师兄动手，胜了之后还得对付三师弟，不如让他们二人先斗个筋疲力尽，自己再来卞庄刺虎，捡个现成，于是拱手道："兄弟武艺既不及师兄，也不及师弟，这个掌门原是不敢争的。只是各位老师有命，不得不勉强陪师兄师弟喂招，还是杨师弟先上吧。"

杨宾脾气暴躁，大声道："好，由我先上便了。"从弟子手中接过单刀，大踏步上前。他也不知该当先向师父灵位磕头，当下立个门户，右手持刀横置左肩，左乎成钩，劲坐右腿，左脚虚出，乃是六合刀法的起手"护肩刀"。

少林韦陀门拳、刀、枪三绝，全守六合之法。所谓六合，"精气神"为内三合，"手眼身"为外三合，其用为"眼与心合，心与气合，气与身合，身与手合，手与脚合，脚与胯合。"全身内外，浑然一体。宾客中有不少是武学行家，见杨宾横刀一立，神定气凝，均想："此人武功不弱。"孙伏虎刀藏右侧，左手成掌，自怀里翻出，使一招""滚手刺扎"，说道："师弟请！"

与胡斐同桌的那中年武师卖弄内行，向身旁后生道："单刀看的是手，双刀看的是走。使单刀的右手有刀，刀有刀法，左手无物，那便安顿为难。

因此看一人的刀上功夫，只要瞧他左手出掌是否厉害，便知高低。你瞧孙师兄这一掌翻将出来，守中有攻，功力何等深厚？"胡斐听他说得不错，微微点头。

说话之间，师兄弟俩已交上了手，双刀相碰，不时发出叮当之声。那中年武师又道："这二人刀法，用的都是'展、抹、钩、剁、砍、劈'六字诀，法度是很不错的。"那后生道："什么叫做钻母钩肚？"中年武师冷笑一声道："刀法之中，还有钻他妈妈、钩你肚子么？刃口向外叫做展，向内为抹，曲刃为钩，过顶为砍，双手举刀下斩叫做劈，平手下斩称为剁。"那后生胀红了脸，再也不敢多问。

胡斐虽然刀法精奇，但他祖传刀谱之中，全不提这些细致分别，注重的只是护身伤敌诸般精妙变招，这时听那中年武师说得头头是道，心想："原来刀法之中还有这许多讲究。但瞧这师兄弟俩的刀招，也无什么特异之处。"

眼见二人越斗越紧，孙伏虎矫捷灵活，杨宾却胜在腕力沉雄，一时倒也难分上下。正斗之间，大门外突然走进一人，尖声说道："韦陀门的刀法，哪有这等脓包的，炔别现世了吧！"孙杨二人一惊，同时收刀跃开。

胡斐早已看清来人是个妙龄少女，但见她身穿紫衣，身材苗条，正是途中所遇那个骑白马的女子。她背上负着一个包袱，却不是自己在饭铺中所失的是什么？只见她一张瓜子脸，双眉修长，肤色虽然微黑，却掩不了姿形秀丽，容光照人，不禁大是惊讶："这女子年纪和我相若，难道便有一身极高武功，如此轻轻巧巧地取去包袱，竟使我丝毫不觉？"

孙杨二人听来人口出狂言，本来均已大怒，但停刀一看，却是个娉婷袅娜的女郎，愕然之下，说不出话来。

那女郎道："六合刀法，精要全在'虚、实、巧、打'四字。你们这般笨劈蛮砍，还提什么韦陀门？什么六台刀？想不到万老拳师英名远播，竟调教了这等弟子出来。"她声音爽脆清亮，人人均觉动听之至。

说这番话的如是一个汉子，孙杨二人早已发话动手，然而见这女郎纤腰削肩，宛似弱不禁风，哪里是个会武之人？但听她说出六合刀法那"虚、实、巧、打"四字诀，却又一点不错，一时不知如何对答。

尉迟连走上前去，抱拳说道："请教姑娘尊姓大名。"那女郎哼了一声，并不回答。尉迟连道："敝门今日在先师灵前选立掌门。请姑娘上坐观礼。"

说着右手一伸，请她就坐。

那女郎秀眉微竖，说道："少林韦陀门是武林中有名门派，却从这些人中选立掌门，岂不堕了无相大师以下列祖的威名？"此言一出，厅上江湖前辈都是微微一惊。原来无相大师是少林寺的得道高僧，当年精研韦陀杵和六合拳法，乃是韦陀门的开山祖师，想不到这一个弱质少女，竟也知道这件武林掌故。

尉迟连抱拳道："姑娘奉哪一位前辈之命而来？对敝门有何指教？"他一直说话客气，但孙伏虎与杨宾早已大不耐烦，只是听那女郎出语惊人，这才暂不发作。

那女郎道："我自己要来便来，何必奉人之命？我和韦陀门有点儿渊源，见这里闹得太不成话，不得不来说几句话。"

这时杨宾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声道："你跟韦陀门有什么渊源？谁也不认得你是老几。我们正有要事，快站开些，别在这儿碍手碍脚！"转头向孙伏虎道："大师兄，咱哥儿俩胜败未分，再来吧。"左步踏出，单刀平置腰际，便欲出招。

那女郎道："这一招'横身拦腰斩'，虚步踏得太实，凝步又站得不稳，目光不看对方，却斜视瞧着我。错了，错了。"孙伏虎、尉迟连、杨宾三人均是一怔，心想："这几句话对门对路，正如当日师父教招的说话，莫非她真会六合刀法吗？"

何思豪听那女郎与尉迟连对答，一直默不作声，这时插口说道："姑娘来此有何贵干？尊师是哪一位？"那女郎并不回答他的问话，却反问道："今日少林韦陀门选立掌门，是也不是？"何思豪道："是啊！"那女郎又道："只要是本门中人，谁的武功最强，谁便执掌门派，旁人不得异言，是也不是？"何思豪道："正是！"那女郎道："很好！我今日是抢韦陀门的掌门人来啦。"

众人见她脸色郑重，说得一本正经，不禁愕然相顾。何思豪见这女郎生得美丽，倒起了一番惜玉怜香之意，笑道："姑娘若是也练过武艺，待会请你演一路拳脚，好让大家开开眼界。现下先让他们三位师兄弟分个高低如何？"

那女郎哼了一声，道："他们不必再比了，一个个跟我比便是，"她下指韦陀门的一名弟子，说道："把刀惜给我一用。"她虽年轻纤弱，但说话的神态之中自有一股威严，竟令人不易抗拒。那弟子稍一迟疑，将刀递了过去，可是他并非倒转刀柄，而是刀尖向着女郎。

那女郎伸出两指，轻轻挟住刀背，轻轻提起，一根小指微微翘出，倒似是闺中刺绣时的兰花手一般。

她两指悬空提着单刀，冷然道："是两位一起上么？"

杨宾虽然鲁莽，但自来瞧不起女子，心想好男不与女斗，我堂堂男子汉，岂能跟娘儿们动手？何况这女郎疯疯癫癫，倒有几分邪门，还是别理她为妙，于是提刀退开，说道："大师哥，你打发了她吧！"孙伙虎也自犹豫，道："不，不……"

他一言未毕，那女郎叫道："燕子掠水！"右手两根手指一松，单刀下掉，手掌一沉，已抓住了刀柄，左手扶着右腕，刃口自下向上掠起，左手成钩，身子微微向后一坐。这一刀正是韦陀门正宗的六合刀法。

孙伏虎料不到她出招如此迅捷，但这一路刀法他浸淫二十余年，已练得熟到无可再熟，当下还了一招"金锁坠地"。那女郎道："关平献印。"翻转刀刃，向上挺举。按理她既使了"燕子掠水"单刀自下向上，那么接下去的第二招万万不该再使"关平献印"，仍是自下向上。哪知她这一招刀身微斜，举刀过顶，突然生出奇招，刃口陡横。孙伏虎吓了一跳，急忙低头。那女郎又叫道："凤凰旋窝！"左手倏出，在孙伏虎子腕上一击，单刀自上向下急斩。

只听当的一声，孙伏虎单刀落地，女郎的单刀却已架在他的颈中，旁观众人"啊"的一下，齐声惊呼，眼见她一刀急斩，孙伏虎便要人头落地。哪知这一刀疾挥而下，势道极猛烈，却忽地收住，刃口刚好与他头颈相触，连颈皮也不划破半点。这手功夫真是匪夷所思。

胡斐只瞧得心中怦怦乱跳，自忖要三招之内打败孙伏虎并不为难，但最后一刀劲力拿捏如此之准，自己只怕尚是有所不及。厅上众人之中，个来只有他一人知道那女郎武功广得，但经此三招，人人桥舌不下。

孙伏虎头一沉，想要避开刃锋，岂知女郎的单刀顺势跟了下来：孙伏虎本已弯腰低头，此时额角儿欲触地，犹似向那女郎磕头。他空有一身武功，利刃加颈，竟是半分动弹不得。

那女郎向众人环视一眼，收起单刀，道：“你练过凤凰旋窝’这一招没有？”孙伏虎站直身子，低头道：“练过。”心想：“这一招我生平不知使过几千几万遍，但从来没这样用法，”惊疑之下，心中乱成一片，提刀退开。

杨宾见那女郎三招便将大师兄制服，突然起了疑心：“莫非大师兄摆下诡计，要夺掌门，故意和这女子串通了来装神装鬼？”他越想越对，大声质问道：“大师哥，你三招便让了人家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韦陀门的威名也不顾了吗？”孙伏虎惊魂未定，也不知怎地胡里胡涂的便让人家制在地下，一时无言可答，只是结结巴巴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杨宾怒道：“我什么？”

提刀跃出，戟指喝道：“你这……”

只说了两个字，眼前突见白光一闪，那女郎的单刀自下而上掠了过来，她刀法太快，竟是瞧不清楚，依稀似是一招“燕子掠水”。杨宾忙乱之中，顺手还了一招“金锁坠地”，这是他在师门中练熟了的套子。那女郎不等双刃相交，单刀又是一举，变为“关平献印”，跟着斜刀横出。杨宾吓了一跳，大叫道：“凤凰旋窝。”语声未毕，只觉手腕一麻，手中单刀落地，对方的钢刀已架在自己颈上。

那女郎这三招与适才对付孙伏虎的刀法一模一样，只是出手更快，更是令人猝不及防，而这一刀斩下，离地不到三尺，杨宾的额头几欲触及地上。

那女郎冷然道：“服不服了，”杨宾满腔怒火，大声道：“不服。”那女郎手上微微使劲，刀刃向下稍压。岂知杨宾极是强项，心想：“你便是将我脑袋斩下，我额头也不点地。”头颈反而一挺。

那女郎无意伤他性命，将单刀稍稍提起，道：“你要怎地才肯服了？”

杨宾心想她的刀法有些邪门，但真实武功决计不能胜我，于是大声道：“你有胆子，就跟我比枪。”那女郎道：“好！”收起单刀，向借刀的弟子抛了过去，说道：“我瞧瞧你的六合枪法练得如何？”

杨宾跳起身来，他脸色本红，这时盛怒之下，更是胀得紫酱一般，大叫道：“快取枪来，快取枪来！”一名弟子到练武厅去取了一柄枪来。杨宾大怒若狂，反手便是一个耳括子，骂道：“这女人要和我比枪法，你没听见么？”

这弟子给他一巴掌打得昏头昏脑，一时会不过意来。另一名弟子怕他再伸手打人，忙道：“弟子去再拿一把。”奔入内堂，又取了一把枪来。

那女郎接过长枪，说道：“接招吧！”提枪向前一送，使的是一招“四夷宾眼”。这一招是六合枪中最精妙的招数，称为二十四式之首，其中妙变无穷，乃是中平枪法。

胡斐精研单刀拳脚，对其余兵刃均不熟悉，向那中年武师望了一眼，目光中含有请教之意。这武师武功平平，但跟随万老拳师多年，对六合门的器械拳脚却看得多、听得多了，于是背诵歌决道：“中平枪，枪中王，高低远近都不妨；去如箭，来如线他歌诀尚未背完，但见杨宾还了一招。那女郎枪尖向下一压。那武师道：“这招‘美人认针’，招数也还平平，她枪法只怕不及杨师兄……”突见那女郎双手一捺，枪尖向下，已将杨宾的枪头压注，正是六合枪法中的“灵猫捕鼠”。这一招称为“无中生有枪”，乃是从虚式之中，变出极厉害的家数。

只三招之间，杨宾又已被制，他力透双臂，吼声如雷，猛力举枪上崩，那女郎提枪一抖，喀的一声，杨宾枪头已被震断。那女郎枪尖翻起，指在他小腹之上，轻声道：“怎么？”

众人的眼光一齐望着杨宾，但见他猪肝般的脸上倏地血色全无，惨白如纸，身子一颤，拍的一声，将枪杆抛在地下，叫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转身向外急奔。他一名弟子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追近身去。杨宾飞起一腿，将弟子踢了个筋斗，头也不回地奔出大门去了。

大厅上众人无不惊讶莫名。这女郎所使刀法枪法，确是韦陀门正宗武功。

孙伏虎与杨宾都是韦陀门中著名好手，但不论刀枪，都是不过三招，便给她制得更无招架余地。

尉迟连早收起了对那女郎的轻视之意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，抱拳上前，说道：“姑娘武功精妙绝伦，在下自然不是对手，不过……”那女郎秀眉微蹙，道：“你话儿很多，我也不耐烦听，你若是口服心服，便拥我为掌门，若是不服，爽爽快快的动手便是。”尉迟连脸上微微一红，心道：“这女子手上辣，口上也辣得紧，”于是说道：“我师兄师弟都已服输，在下不献献丑是不成的了那女郎截住话头，道：“好，你爱比什么？”尉迟连道：‘韦陀门自来号称拳刀枪三绝……”那女郎也真爽快，将大枪一抛，道：“晤，那你是要比拳脚了，来吧！”尉迟连道：“咱们正宗的六合拳是不用比了，我自然和姑娘差得远，在下想请教一套赤尻……”那女郎脸色更是不豫，道：“哼，你精研赤尻连拳，那也成！”右掌一起，便向他肩头琵琶骨上斩了下去。

原来这“赤尻连拳”也是韦陀门的拳法之一，以六合拳为根基，以猴拳为形，乃是一套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手法，每一招不是拿抓勾锁，便是点穴打穴。尉迟连见她刀枪招数厉害，自恃这套赤尻连拳练得极是纯熟，心想她武功再强，小姑娘膂力总不及我，何况贴身近战，女孩儿家有许多顾忌之处，自己便可乘机取胜。

那女郎知道他的心意，一起手便出掌而斩。尉迟连左手挥出，想格开她右掌，顺手回点肩井穴。那女郎手腕竟不与他相碰，手掌一偏，指头已偏向左侧，径点他左胸穴道，尉迟连大喜，右掌回格，左手拿向她的腰间。那女郎右腿突然从后绕过自己左腿，砰的一腿，将他踢得直飞出去，摔在天井的石板之上，脸颊上鲜血直流。那女郎使的招式正是赤尻连拳，但竟是不容他近身。三个师兄弟之中，倒是这尉迟连受伤见血。

何思豪见那女郎武功如此高强，心中甚喜，满满斟了一杯酒，恭恭敬敬地送过去，说道：“姑娘艺压当场，即令万老拳师复生，也未必有此武功。

姑娘今日出任掌门，眼见韦陀门大大兴旺。实是可喜可贺。”

那女郎接过酒杯，正要放到口边，厅角忽有一人怪声怪气他说道：“这位姑娘是韦陀门的么？我看不见得吧。”那女郎转头往声音来处看去，只见人人坐着，隔得远了，不知说话的是谁，于是冷笑道：“哪一位不服，请出来说话。”

隔了片刻，厅角中寂然无声。何思豪道：“咱们活已说明在先，掌门人一席凭武功而定。这位姑娘使的是韦陀门正宗功夫，刀枪拳脚，大家都亲眼见到了，可没一点含糊。本门弟子之中，有谁自信胜得过这位姑娘的，尽可上来比试。兄弟奉福大帅之命，邀请天下英雄豪杰进京，邀到的人武艺越高，兄弟越有面子，这中间可决无偏袒啊。”说着干笑了几声。

他见无人接口，向那女郎道：“众人既无异言，这掌门一席，自是姑娘的了。武林之中，各门各派的掌门人兄弟也见过不少，可是从无一位如此年轻，如此美……咳咳，如此年轻之人，当真是英雄出在年少，有志不在年高。

咱们说了半天话，还没请教姑娘尊姓大名呢。”

那女郎微一迟疑，想要说话，却又停口，何思豪道：“韦陀门的弟子，今天到了十之八九，待会便要拜见掌门，姑娘的大名，他们可不能不知啊。”

那女郎点头道：“说的是。我姓袁……名叫……名叫紫衣。”何思豪武功平平，却是见多识广，瞧她说话的神情，心想这未必是真名，她身穿紫衫，随口便诌了“紫衣”两字，但也不便说破，笑道：“袁姑娘便请上坐，我这首席要让给你才是呢。”

按照礼数，何思豪既是京中职位不小的武官，又是韦陀门的客人，袁紫衣便算接任掌门，也得在未座主位相陪。但她毫不谦逊，见何思豪让座，当即大模大样地在首席位上坐下了。

忽听厅角中那怪声怪气的声音哭了起来，一面哭，一面说道：“韦陀门昔年威震当世，今日怎地如此衰败？竟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女娃娃上门欺侮啊！哦哦，哇哇哇！”他哭得真情流露，倒并不是有意调侃。

袁紫衣大声道：“你说我乳臭未干，出来见过高低便了。”这一次她瞧清楚了发话之人，是个六十来岁的老者，身形枯瘦，留着一撇鼠尾须，头戴瓜皮小帽，脑后拖着一根稀稀松松的小辫子，头发已白了九成。他伏在桌上，号陶大哭，叫道：“万鹤声啊万鹤声，人家说你便是死

而复生，也敌不过这位如此年轻、如此貌美的姑娘，当真是佳人出在年少，貌美不可年高啊。”

他最后这几句话，显是讥刺何思豪的了。厅中几个年轻人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只听这老者又哭道：“武林之中，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兄弟也见过不少，可是从无一位如此不要脸的官老爷啊！”这两句话一说，厅上群情耸动，人人知他是出言正面向何思豪挑战了。

何思豪如何忍得，大声喝道：“有种的便滚出来，鬼鬼祟祟地缩在屋角里做乌龟么？”那老者仍是放声而哭，说道：“兄弟奉阎罗王之命，邀请官老爷们到阴世大会，邀到的人官儿做得越大，兄弟越有面子啊。”何思豪霍地站起，向厅角急奔过去，左掌虚晃，右手便往老者头颈里抓去。那老者哭声不停，众人站起来看时，突然一道黑影从厅角里直飞出来，砰的一声，摔在当地，正是何思豪。众人都没瞧明白他是如何摔的，另一名侍卫见同伴失利，拔出腰刀抢上前去，厅上登时一阵大乱，但见黑影一幌，风声响处，这侍卫又是砰的一声摔在席前。

胡斐一直在留神那老者，见他摔跌这两名侍卫手法干净利落，使的便是尉迟连与袁紫衣适才过招的“赤尻连拳”，看来这老者也是韦陀门的，只是他武功高出尉迟连何止倍蓰，定是他们本门的名手。他对清廷侍卫素无好感，见这二人摔得狼狈，隔了好一阵方才爬起，心中暗自高兴。

袁紫衣见到了劲敌，离席而起，说道：“你有何见教，爽爽快快他说吧，我可见不得人装神弄鬼。”那老者从厅角里缓缓出来，脸上仍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。袁紫衣见他面容枯黄，颧骨高起，双颊深陷，倒似是个陈年的痨病鬼，但双目炯炯有神，当下不敢怠慢，凝神以待。

那老者不再讥刺，正色说道：“姑娘，你不是我门中人。韦陀门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何苦来拆这个档子？”袁紫衣道：“难道你便是韦陀门的？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姓刘，名叫刘鹤真。‘韦陀双鹤’的名头你听见过么？我若不是韦陀门的弟子，怎能与万鹤声合称‘韦陀双鹤’？”

“韦陀双鹤”这四个字，厅上年岁较大之人倒都听见过的，但大半只认得万鹤声，都知他为人任侠好义，江湖上声名甚好，另一只“鹤”是谁，就不大了然。这时听这个糟老头儿自称是“双鹤”之一，又亲眼见他一举下便将两个侍卫打得动弹不得，一时群相注目，窃窃私议。只是谁都不知他的底细，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

袁紫衣摇头道：“什么双鹤双鸭，没听见过，你要想做掌门，是不是？”

刘鹤真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千万不可冤枉。我是师兄，万鹤声是师弟。我要做掌门，当年便做了，何必等到今日？”袁紫衣小嘴一扁，道：“哼，胡说八道，谁信你的话？那你要干什么？”刘鹤真道：“第一、韦陀门的掌门，该由本门真正的弟子来当。第二、不论谁掌门，不许趋炎附势，到京里结交权贵。我们是学武的粗人，乡巴佬儿，怎配跟官老爷们交朋友哪？”他一双三角眼向众人横扫了一眼，说道：“第三、以武功定掌门，这话先就不通。

不论学文学武，都是人品第一。若是一个卑鄙小人武功最强，大伙儿也推他做掌门么？”

此言一出，人群中便有许多人暗暗点头，觉得他虽然行止古怪，形貌委琐，说的话倒颇有道理。

袁紫衣冷笑道：“你这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我一件也不依，那便怎样？”

刘鹤真道：“那又能怎样了？只好让我几根枯瘦精干的老骨头，来挨姑娘的粉拳罢啦！”

胡斐见二人说僵了便要动手，他自长成以来，游侠江湖，数见清廷官吏欺压百姓，横暴贪虐，心中素来恨恶，这时见刘鹤真公然折辱清廷侍卫，言语之中颇有正气，暗暗盼他得胜。只是那紫衣少女出手敏捷，实是个极厉害的好手，生怕刘鹤真未必敌得她过。

袁紫衣神色傲慢，竟是全不将刘鹤真放在眼内，冷然说道：“你要比拳脚呢，还是比刀枪？”刘鹤真道：“姑娘既然自称是少林韦陀门的弟子，咱们就比韦陀门的镇门之宝。”袁紫衣道：“什么镇门之宝？说话爽爽快快，我最讨厌是兜着圈子磨耗。”刘鹤真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连本门的镇门之宝也不知道，怎能担当掌门？”

袁紫衣脸上微露窘态，但这只是一瞬间之事，立即平静如恒，道：“本门武功博大精深，练到最高境界，即令是最平常的一招一式，也能横行天下。

六合刀也好，六合枪也好，哪一件不是本门之宝？”

刘鹤真不禁暗 1 佩服，她明明不知本门的镇门之宝是什么武功，然而这 番话冠冕堂皇，令人难以辩驳，想来本门弟子人人听得心服，于是左手摸了摸上唇焦黄的胡髭，说道：“好吧，我教你一个乖。本门的镇门之宝，乃是天罡梅花桩，你总练过吧？”

袁紫衣冷笑道：“嘿嘿，这也算是什么宝贝了？我教你一个乖。武功之中，越是大路平实的，越是贵重有用，什么梅花桩，尖刀阵，这些花巧把式，都是吓唬人、骗孩子的玩意儿。不过不跟你试试，谅你心中不服。你的梅花桩摆在哪儿？”

刘鹤真拿起桌上一只酒碗，仰脖子喝干，随手往地下一摔。众人都是一怔，均想这一下定是呛啷一响，打得粉碎，哪知他这一摔，劲力用得恰到好处，酒碗在地下轻轻一滑，下掉的力道登时消了，平平稳稳的合在厅堂的方砖之上，竟是丝毫无损。他一摔之后，随即又拿起第二只酒碗往地下摔去，双手接连不断，倘是空碗，便顺手抛出，碗中若是有酒，不论是满碗还是半碗，都是一口喝干。

片刻之间，地下已布满了酒碗，共是三十六只碗散置覆合。众人见他摔碗的手法固然巧劲惊人，而酒量也是大得异乎寻常，这一番连喝连掷，少说也喝了十二三碗烈酒。但见他酒越喝得多，脸色越黄，身子一晃，轻飘飘纵出，右足虚提，左足踏在一只酒碗的碗底，双手一拱，说道：“领教。”

袁紫衣实不知这天罡梅花桩是如何练法，但仗着轻功造诣甚高，心下并不畏惧，左足一点，也跃上了一只酒碗的碗底，她径自站在上首，双手微抬，却不发招，要瞧对方如何出手，这才随机应变，只是见了他摔掷酒碗这番巧劲，知他与孙伙虎等不可同日而语，已无半分轻敌之意。

刘鹤真右足踏上一步，右拳劈面向袁紫衣打到，正是六合拳“三环套月”

中的第一式，袁紫衣见对方拳到，自食指以至小指，四指握得参差不齐，生出三片棱角，知道这三角拳法用以击打人身穴道，此人自是打穴好手，当下左足斜退一步，还了一招六合拳中的“栽锤”，右手握的也是三角拳。

刘鹤真见她身法、步法、拳法、外形，无一不是本门正宗功夫，们适才折服孙伏虎等三人，所使变化心法，绝非本门所传只不过其中差异，若非本门的一流高下却也瞧不出来，心中又是惊异，又是恼怒，当下踏上左步，击出一招“反躬门省”。这一拳以手背击人，在六合拳中称为“苦恼拳”，因拳法极难，练习之际苦恼异常，故有此名。

这苦恼至具有极大威力，非十余年以上功力不办，袁紫　衣无此修为，于是避难趋易，还了一招“摔手穿掌”，右手出的是摔碑下，左手出的是柳叶掌，那也是六合拳中的正宗功夫。

两人在三十六只酒碗碗底之上盘旋来去，使的都是六合拳法。在这天罡梅花桩上动手过招，要旨是抢得中桩，将敌手逼至外缘，如是则一有机会，出手稍重，敌下无路可退，只有跌落桩下。刘鹤真自幼便对这路武功深有心得，在这桩上已苦练数十年，左右进退，每一步踏下去实无分毫之差，数招之间，便已抢得中桩，于是拳力逐步加重。他知这少女年纪虽轻，武功实得高人传授，却也不敢贸然迸犯，心想只要守住中桩，便已稳操胜算。

袁紫衣与孙伏虎、尉迟连等动手，虽说是三招取胜，其实在第一招中已是制敌机先，但此时在梅花桩上与刘鹤真比拳，每一掌每一拳击将出去，均遇到极重极厚的力道反击，她足底踏的是酒碗，只要着力稍重，酒碗立破，这场比武便算是输了，因此上一沾即走，从无一招敢稍稍用老，眼见敌人守得极稳，难以撼动，只得以上乘轻功点踏酒碗，围着对手身周游动，只盼找到敌方破绽。两人拆到三十余招，一套六合拳法的招数均已使完，但见刘鹤真瘦瘦的身形屹立如山，拳风渐响，显见劲力止自加强。

各门武功之中，均有桩上比武之法，只是桩子却变异百端，或竖立木桩，或植以青竹，或叠积砖石，甚至是以利刃插地，但这般在地下覆碗以代梅花桩，厅上众武师却从未见过。刘鹤真这三十六只酒碗似乎散放乱置，并非整整齐齐地列成梅花之形，但其中自有规范，他早已习练

纯熟，即使闭目而斗，也是一步不会踏错。袁紫衣却是每一步都须先向地下一望，瞧定酒碗方位，这才出足，如此时候一长，拳脚上竟是渐落下风。

刘鹤真心中暗喜，拳法渐变，右手三角拳着着打向对方身上各处大穴，左手苦恼拳却以厚重之力，拦封横闩，使的全是截手法。袁紫衣眼见不敌，左手突然间肉掌变指，倏地向前刺出，竟是六合枪法中的“四夷宾服”。刘鹤真吃了一惊，不及思索，急忙侧身避过，岂知袁紫衣右手横斩，出招是六合刀法中的一招“钩挂进步连环刀”，刘鹤真想不到她拳法竟会一变而成刀法，微一慌乱，肩头已被斩中，他肩头急沉，于瞬息之间将斩力卸去了八成，跟着还击一拳。袁紫衣左手“白猿献桃”自下而上削出，那是双手都使刀法，所用的不但是单刀，且是双刀了。

这一下掌刀斩至，刘鹤真再难避过，砰的一响，胁下中掌，身子一晃，跌下碗来。

胡斐在旁瞧得明白，心想这位武学高手如此败于对方怪招之下，大是可惜，随手抓起席上两只空酒碗，学着刘鹤真的手法，向地下斜摔过去。两只酒碗轻轻一滑，正好停在刘鹤真的脚下。

刘鹤真这一跌下梅花桩来，只道已然败定，猛觉得脚底多了两只酒碗，一怔之下，已知有高人自旁暗助。众人目光都集于相斗的两人，胡斐轻掷酒碗，竟没一人留意。

袁紫衣以指化枪，以手变刀，出的虽然仍是六合枪、六合刀的功夫，但是韦陀门之中，从无如此怪异的招数。刘鹤真惊疑不定，抱拳说道：“姑娘武功神妙，在下从所未见，敢问姑娘是哪一门哪一派高人所授？”袁紫衣道：“哼，你定然不认我是本门弟子。也罢，倘若我只用六合拳胜你，那便怎地？”

刘鹤真正要她说这句话，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姑娘如真用本门武功折服在下，那是光大本门的天大喜事。小老儿便是跟姑娘提马鞭儿，也所甘愿。”

他适才领教了袁紫衣的武功，狂傲之气登敛，跟着转头向胡斐那方位拱手说道：“小老儿献丑。”这一拱手是相谢胡斐掷碗之德，他虽不知援手的是谁，但知这两只酒碗是从该处掷来。

袁紫衣当刘鹤真追问她门派之时，已想好了胜他之法，见刘鹤真抱拳归一，踏步又抢中桩，当即出一招“滚手虎坐”，使的果然是六合拳正路武功。

数招一过，刘鹤真又渐抢上风。此时他出拳抬腿之际，比先前更加了一分小心谨慎，生怕她在拳招之中又起花样，再拆数招，见对方拳法无变，心中略感宽慰，眼见她使的是一招“打虎式”，当即右足向前虚点，出一招”

乌龙探海”，突觉右脚下有些异样，眼光向下一瞥，不由得一惊。只见本来合覆着的酒碗，不知如何这时竟转而仰天。幸好他右足只是虚点，这一步若是踏实了，势必踏在碗心，酒碗固然非破不可，同时身子向前一冲，焉得不败？

他一惊之下，急忙半空移步，另踏一碗，身子晃动，背上已出了一身冷汗，斜眼看时，只见袁紫衣左足提起时将酒碗轻轻带起，也不知她足底如何使劲，放下时那酒碗已翻了过来，她左足顺势踏在碗口，右足提起，又将另一只酒碗翻转，这一手轻功自己如何能及？心想：“只有急使重下，乘着她未将酒碗尽数翻转，先将她打下桩去。”当下催动掌力，加快进逼。哪知袁紫衣不再与他正面对拳，只是来往游走，身法快捷异常，在碗口上一着足立即换步，竟无霎时之间停留，片刻之间，已将三十八只酒碗翻了三十六只，只剩下刘鹤真双脚所踏的两只尚未翻转。若不是胡斐适才掷了两只碗过去，他是连立足之处也没有了。

当此情势，刘鹤真只要一出足立时踏破酒碗，只有站在两只酒碗之上，不能移动半步，呆立少时，脸色凄惨，说道：“是姑娘胜了。”举步落地，脸上更是黄得宛如金纸一般。

袁紫衣大是得意，问道：’这掌门是我做了吧？”刘鹤真黯然道：“小老儿是服了你啦，但不知旁人有何话说？”袁紫衣正要发言询问众人，忽听得门外马蹄声急促异常，向北疾驰；听这马蹄落地之声，世间除了自己的白马之外，更无别驹。

她脸色微变，抢步出门，只见白马的背影刚在枫林边转过，马背上骑着一个灰衣男子，正是自己偷了他包袱的胡斐。

她纵声大叫：“偷马贼，快停下！”胡斐口头笑道：“偷包贼，咱们掉换了吧！”说着哈哈大笑，策马急驰。

袁紫衣大怒，提气狂奔。她轻功虽然了得，却怎及得上这匹日行千里的快马？奔了一阵，但见人马的影子越来越小，终于再也瞧不见了。

这一个挫折，将她连胜韦陀门四名好手的得意之情登时消得干干净净。

她心下气恼，却又奇怪：“这白马大有灵性，怎能容这小贼偷了便跑，毫不反抗？”

她奔出数里，来到一个小镇，知道再也赶不上白马，要待找家茶铺喝茶休息，忽听得镇头一声长嘶，声音甚熟，正是白马的叫声。她急步赶去，转了一个弯，但见胡斐骑着白马，回头向她微笑招手。

袁紫衣大怒，随下拾起一块石子，向他背心投掷过去。胡斐除下头上帽子，反手一兜，将石子兜在帽中，笑道：“你还我包袱不还？”袁紫衣纵身向前，要去抢夺白马，突听呼的一响，一件暗器来势劲急，迎面掷将过来。

她伸左手接住，正是自己投过去的那块石子，就这么缓得一缓，只见胡斐双腿一夹，白马奔腾而起，倏忽已在十数丈外。

袁紫衣怒极，心想：“这小子如此可恶，”她不怪自己先盗人家包袱，却恼他两次戏弄，只恨白马脚程太快，否则追上了他，夺还白马不算，不狠狠揍他一顿，也真难出心头之气，只见一座屋子檐下系着一匹青马，她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奔过去解开缰绳，飞身而上，向胡斐的去路疾追，侍得马主惊觉，大叫大骂地追出来时，她早已去得远了。

袁紫衣虽有坐骑，但说要追上胡斐，却是休想，一口气全出在牲口身上，不住的乱鞭乱踢。那青马其实已是竭尽全力，她仍嫌跑得太慢。驰出数里，青马呼呼喘气，渐感不支。将近一片树林，只见一棵大松树下有一件白色之物，待得驰近，却不是那白马是什么？

她心中大喜，但怕胡斐安排下诡计，引自己上当，四下里一望，不见此人影踪，这才纵马注松树下奔去。离那白马约有数丈，突见松树上一个人影落了下来，正好骑在白马背上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袁姑娘，咱们再赛一程。”

这时袁紫衣哪再容他逃脱，双足在马镣上一登，身子突地飞起，如一只大鸟般向胡斐扑了过去。

胡斐料不到她竟敢如此行险，在空中飞扑而至，若是自己击出一掌，她在半空中如何能避？当即一勒马缰，要坐骑向旁避开，岂知白马认主，口中低声欢嘶，非但不避，反而向前迎上两步。

袁紫衣在半空中右掌向胡斐头顶击落，左手往他肩头抓去。胡斐一生之中，从未和年轻女子动过手，这次盗她白马，一来认得这是赵半山的坐骑，要问她一个明白，二来怪她取去自己包袱，显有轻侮之意，要小小报复一下，但突然见她当真动手，不禁脸上一红，身子一偏，跃离马背，从她身旁掠过，已骑上了青马。

二人在空中交差而过。胡斐右手伸出，潜运指力，扯断她背上包袱的系绳，已将包袱取在手中。袁紫衣夺还白马，余怒未消，又见包袱给他取回，叫道：“小胡斐，你怎敢如此无礼？”胡斐一惊，问道：“你怎知我名字？”

袁紫衣小嘴微扁，冷笑道：“赵三叔夸你英雄了得，我瞧也稀松平常。”

胡斐听到“赵三叔”三字，心中大喜，忙道：“你识得赵半山赵三哥么？

他在哪里？”袁紫衣俏脸上更增了一层怒气，喝道：“姓胡的小子，你敢讨我便宜？”胡斐愕然道：“我讨什么便宜了？”袁紫衣道：“怎么我叫赵三叔，你便叫赵三哥，这不是想做我长辈么》？”

胡斐自小生性滑稽，伸了伸舌头，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你当真叫他赵三叔？”袁紫衣道：“难道骗你了？”胡斐将脸一板，道：“好，那我便长你一辈。你叫我胡叔叔吧，喂，紫衣，赵三哥在哪里啊？”

袁紫衣却从来不爱旁人开她玩笑，她虽知胡斐与赵半山义结兄弟，乃是千真万确之事，只见他年纪与自己相若，却厚起脸皮与赵半山称兄

道弟，强居长辈，更是有气，刷的一声，从腰间抽出一条软鞭，喝道：“这小子胡说八道，我教训教训你。”

胡斐见她这条软鞭乃银丝缠就，鞭端有一枚小小金球，模样甚是美观，她将软鞭在空中挥厂个圈子，太阳照射之下，金银闪灿，变幻奇丽。她本想下马和胡斐动手，但一转念间，怕胡斐诡计多端，又要夺马，于是催马上前，挥鞭往胡斐头顶击落。这软鞭展开来有一丈一尺长，绕过胡斐身后，鞭头弯转，金球径自击向他背心上的“大椎穴”。

胡斐上身一弯，伏在马背，只道依着软鞭这一掠之势，鞭子必在背脊上掠过。猛听得风声有异，知道不妙，左子抽出单刀，不及回头瞧那软鞭来势，随手一刀反挥，当的一声，单刀与金球相撞，已将袁紫衣的软鞭反荡了开去。

原来她软鞭掠过胡斐背心，跟着手腕一沉，金球忽地转向，打向他右肩的“巨骨穴”。她眼见胡斐伏在马背，只道这一下定已打中他的穴道，要叫他立时半身麻软。哪知他听风出招，竟似背后生了眼睛，刀鞭相交，只震得她手臂微微酸麻。

胡斐抬起头来，嘻嘻一笑，心中却惊异这女郎的武功好生了得，她以软鞭鞭梢打穴，已是武学中十分难得的功夫，何况中途变招，将一条又长又软的兵刀使得宛如手指一般，击打穴道，竟尤厘毫之差，同时不禁暗肉惭愧，幸好她打穴功夫极其高强，闩己才不受伤。

原来他虽见袁紫衣连败韦陀门四好手，武功高强，但仍道她艺不如己，对招之际，不免存了三分轻视之心，岂知她软鞭打穴，过背回肩，着着大出于自己意料之外，适才反手这一刀，料定她是击向自己巨骨穴，这才得以将她鞭梢荡开，若是她技丛略差，打穴稍有不准，这一刀自是砍不中她鞭梢，那么肉己背上便会重重吃了一下，虽然不中穴道，一下剧痛势必难免。

袁紫衣但见他神色自若，实不知他心中已是大为吃惊，不由得微感气馁，长鞭在半空中一抖，啪的一声爆响，鞭梢又向他头上击去。

胡斐心念一功：“我要向她打听赵三哥的消息，眼见这姑娘性儿高傲，若不占些便宜，怎肯明白跟我说出？说不得，瞧在赵三哥面上，便让她一招。

见鞭梢堪堪击到头顶，将头向左一让，这一让方位是恰到好处，时刻却略迟一霎之间，但听得波的一声，头上帽子已被鞭梢卷下。胡斐双腿一夹，纵马窜开丈许，还刀入鞘，回头笑道：“姑娘软鞭伸技，胡斐佩服得很。赵三哥他身子可好？他眼下是在回疆呢还是到了中原？”

他若是真心相让，袁紫衣胜了这一招，心中一得意，说不定便将赵半山的讯息相告。偏生他年少气盛，也是个极好胜之人，这一招让是让了，却让得太过明显，侍她鞭到临头，方才闪避，而帽子被卷，脸上不露丝毫羞愧之色，反而含笑相询，简直有点长辈戏耍小辈模样。袁紫衣早已一眼看出，冷然道：“你故意相让，当我不知道么？帽子还你吧！”说着长鞭轻轻一抖，卷着帽子往他头上戴去。

胡斐心想：“她若能用软鞭又将帽子给我戴上，这分功夫也就奇妙得紧，我如伸手去接，反而阻了她的兴头。”于是含笑不动，瞧她是否真能将这丈余长的银丝软鞭，运用得如臂使手。似见鞭梢卷着帽子，顺着他胸口从下而上兜将上来，只因上势太慢，将与他脸平之时，鞭梢上兜的劲力已衰，鞭尾一软，帽子下落，胡斐忙伸手去接，突见眼前白光一闪，心知不妙，只听拍的一响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半边脸颊奇痛透骨。他知已中了暗算，立即右足力撑，左足一松，人已从左方钻到了马腹之下，但听得拍的一响，木屑纷飞，马鞍已被软鞭击得粉碎，那马吃痛哀嘶。

胡斐在马腹底避过她这连环一击，顺势抽出单刀，待得从马人翻上马背，单刀已从左手交向右手，右颊兀自剧痛，伸手一摸。只见满下鲜血，这一鞭实是打得不轻。

袁紫衣冷笑道：“你还敢冒充长辈么？姑娘这一鞭若不是手下留情，不打下你十七八颗牙齿才怪。”

这句话倒非虚语，她偷袭成功，这一鞭倘是使上全力。胡斐倾骨非碎不可，左边牙齿也势必尽数打落，但饶是如此已是他　艺成以来从所未有之大败，不由得怒火直冲，圆睁双目，举刀往她肩头直劈下去。袁紫衣心中微感害怕，知道对手实非易与，这一次他吃了大亏，动起下来定然全力施为，于是舞动长鞭，劲透鞭梢，将胡斐挡在两丈之外，要叫他欺不近身来。

就在此时，只听得大路上鸾铃响动，三骑马缓缓驰来，见到有人动手，一齐驻马而观。胡斐和袁紫衣同时向三人望了一眼，只见两个穿的是清廷侍卫服色，中间一人穿的是常服，身材魁伟，约莫四十来岁年纪。

鞭长刀短，兵刃上胡斐先已吃亏，何况他骑的又是一匹受了伤的劣马。

袁紫衣的坐骑却是神骏无伦，她骑术又精，竟似从小便在马背上长大一般，因此拆到十招以外，胡斐仍是欺不近身去。

他刀法一变，正要全力抢攻，忽听得一个侍卫说道：“这女娃子模样儿既妙，手下也很来得啊。”另一个侍卫笑道：“曹大哥你若是瞧上了，不如就伸手，别让这小子先得了甜头。”那姓曹的侍卫仰天哈哈大笑。

胡斐恼这两人出言轻薄，怒目横了他们一眼。袁紫衣乘隙挥鞭击到，胡斐头一低，从软鞭底下钻进，抢前数尺。只见袁紫衣纤腰一扭，那白马猛地向左疾冲。

这一下去势极快，但见银光闪烁，那姓曹的侍卫肩上已重重吃了一鞭。

她回鞭抽向胡斐头顶，胡斐横刀架开。那白马已在另一名侍卫身旁掠过，只见她素下一伸，已抓住那侍卫后颈“天柱穴”。那白马一冲之势力道奇大，她并不使力，顺下已将那侍卫拉下马来，摔在地下，她也不回身，长鞭从肩头甩过，向后抽击第三个大汉。

这四下兔起鹘落，迅捷无伦，胡斐心中不禁暗暗喝了声彩，心想这大汉虽然未出一声，但既与这两名侍卫结伴同行，少不免也要受一鞭无妄之灾。

哪知道这大汉只是一勒马头，空手竟来抓她银鞭的鞭头。

袁紫衣见他出手如钩，竟是个劲敌，当即手腕一振，鞭梢甩起，冷笑道：“阁下可是去京师参与掌门人大会么？”

那大汉一愣，道：“姑娘何以知道？”袁紫衣道：“瞧你模样，稍稍有点掌门人的味儿。你叫什么名字，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掌门？”这两句话问得无礼之极，那大汉哼了一声，并不理会。那姓曹的侍卫狼狈爬起，大叫道：“蓝师傅，教训教训这臭女娃子！”

袁紫衣腿上微微使劲，白马突地向那姓曹的侍卫冲去。白马这一下突然发足，直是叫人出其不意。姓曹侍卫大骇，急忙向左避让，袁紫衣的银鞭却已打到背心。那大汉见情势急迫，抽出腰中短剑，一招“拦腰取水四门剑”，以斜推正已将鞭梢拨开。

袁紫衣足尖点着踏镫轻轻向后一推，白马猛地后退数步，这马疾趋疾退，竟是同样的迅捷。那大汉高声喝彩：“好马！”

袁紫衣冷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广西梧州八仙剑的掌门人蓝秦。”

这大汉正是蓝秦，眼见这少女不过二十左右年纪，容色如花，虽然出乎迅捷，但能有多人江湖阅历，怎地只见一招，便道出自己的姓名身分？他心中惊诧，一面却也不禁得意，暗道：“蓝某虽然僻处南疆，居然连一个年轻少女也知我威名。”微微一笑，问道：“姑娘怎知在下姓名？”袁紫衣道：“我正要找你，在这里撞见，那是再好也没有。”蓝秦更感奇怪，心想我和你素不相识啊，问道：“姑娘高姓大名，找蓝某有何指教？”袁紫衣道：“我叫你不用上京去啦，由我代你去便是。”蓝秦更是摸不着头脑，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袁紫衣道：“哼，这还不明白？我叫你把八仙剑的掌门之位让了给我！”

蓝秦听她言语无礼，不由得大是恼怒，但适才见她连袭四人，手法巧妙之极，连自己也没瞧清，否则便能护住身旁侍卫，不让他如此狼狈地摔下马来。他生性谨细，心想她口出大言，必有所恃，当下却不发作，抱拳说道：“姑娘尊姓大名？令师是谁？”

袁紫衣道：“我又不跟你套交情，问我姓名干么？我师父的名头更加不能说给你知。我师父曾跟你有一面之缘。若是提起往事，我倒不便硬要你让这掌门之位了。”

蓝秦眉头紧蹙，想不起相识的武林名宿之中，有哪一位是使软鞭的能手。

两名侍卫一个吃了一鞭，一个被扯下马，自是均极恼怒。他们一向横行惯了的，吃了这亏哪肯就此罢休？两人齐声唿哨，一个马上，一个步下，同时向袁紫衣扑去。两人手中本来空着，当下一个拔刀，一个便伸手去抽腰中长剑。

袁紫衣软鞭晃动，拍的一响，拔刀的侍卫右腕上已重重吃了一记。他手指抓住刀柄，但觉手腕剧痛入骨，再也无力拔出腰刀。袁紫衣这银丝软鞭又长又细，与一般软鞭大不相同，一招打中那侍卫的手腕，鞭梢毫不停留，快如电光石火般一吐，又已卷住了那姓曹侍卫的剑柄，顺势上提。这一下真是快得出奇，比那侍卫伸下去握剑还要抢先一步。姓曹的但见银光一闪，自己手指尚未碰到剑柄，剑已出鞘，大骇之下，急忙挥手外甩，饶是如此，剑锋已在他手掌心划过，登时鲜血淋漓。

农紫衣软鞭一振，长剑激飞上天，竟有数十丈高，她将软鞭缠回腰间，便如紫衣外系厂一条银色丝绦，旁人一瞥之下，哪知这是一件厉害兵刃？她并不抬头行剑，却向蓝秦问道："你这掌门之位到底让是不让？"

监秦上仰头望着天空急落而下的长剑，听她说话，随口道："什么？"

袁紫衣道："我要你让这八仙剑掌门之位。"这时长剑已落到她跟前，袁紫衣一面说话，一面听风辨器，一伸手便抓注广剑柄，长剑从数十丈高处落将下来，势道何等凌厉，何况这剑除厂剑柄之外，通身是锋利的刃口，她竟眼角也没斜一下，随随便便就拿住了剑柄。

这一手功夫不但蓝秦大为震惊，连旁观的胡斐也暗自佩服，心想："她适才夺了少林韦陀门的掌门，何以又要夺八仙剑的掌门？"但见她正当妙龄，武功却如此了得，生平除赵半山外，从未见过如此武学的高下，心中一起赞佩之意，脸上的鞭伤似乎也不怎么疼痛。

蓝秦见她露了这手绝技，更不敢贸然从事，想用言语套问出她的底细，说道："姑娘这手听风辨器的功夫，似是山西佟家的绝艺啊。"袁紫衣一笑，道："你眼光倒好。那么我这手掷剑上天的功夫呢？"说着右手一挥，长剑又飞向天空。这一次却不是剑尖向上的直升，而是一路翻着筋斗，舞成个银色光圈，冉冉上升。虽然去势不急，但形状特异，蔚为奇观。

蓝秦抬头观剑，猛听得风声微动，身前有异，急忙一个倒纵步退开丈许，只见金光一闪，袁紫衣银丝软鞭上的小金球刚从自己腰间掠过，若不是见机得快，身上佩剑又已被她抢去。

原来袁紫衣知他武功高出两个侍卫甚多，是以故意掷剑成圈引开他的目光，再突然出手抢剑，哪知还是给他惊觉避开。她心中连叫可惜，蓝秦却已暗呼惭愧。他雄霸西南，门徒遍及两广云贵，二十年来从未遇到挫折，想不到这样一个黄毛丫头今日竟来如此轻侮于己，这时再也难以忍耐，刷的一声，长剑出手，叫道："好，我便领教姑娘的高招。"

这时空中长剑去势已尽，笔直下堕，袁紫衣软鞭甩上，鞭头卷住剑柄，倏地向前一送，长剑疾向蓝秦当胸刺来。两人相隔几及两丈，但一霎之间，剑尖距他胸口已不及一尺，就如一条丈许长的长臂抓住剑柄，突然向他刺到一般。这一招蓝秦又是出其不意，一惊之下，急忙横剑封挡。

袁紫衣叫道："湘子吹箫！"蓝秦这一招正是八仙剑法中的"湘子吹箫"。

八仙剑在西南各省甚为盛行，他想你识得我的招数有何希罕，要瞧你是否挡得住了，双眉一扬，喝道："是'湘子吹箫'便怎地？"袁紫衣道："阴阳宝扇！"一语未毕，软鞭卷着长剑，向他左胸右胸分刺一剑，正是八仙剑的止宗剑法"汉锺离阴阳宝扇"。

蓝秦又是一惊，心想她会使八仙剑法并不出奇，奇在以软鞭送剑，居然力透剑尖，刃直如矢，当下踏上一步，要待抢攻，心想她以软鞭使剑，剑上力道虚浮，只要双剑一交，还不将她长剑击下地来。哪知他长剑一提，手势刚起，还未出招，袁紫衣叫道："采和献花！"忽地收转软鞭，此时鞭上势道已完，长剑下落，她左手接剑，右手持鞭，笑吟吟地望着对手。

蓝秦又给她叫破一招，暗想鞭长剑短，马高步低，自己双重不利，何况她怪招百出，一味戏耍纠缠，肉己只要稍有疏神，着了她的道儿，岂非一世威名付于流水？当下按剑横胸，正色说道："如此儿戏，那算什么，姑娘倘若真以八仙剑赐招，在下便奉陪走走。"

袁紫衣道："好，若不用正宗八仙剑法胜你，谅你也不甘让那掌门之位。"

说着一跃下马，便在下马之时，已将软鞭缠回腰间。

蓝秦剑尖微斜，左手捏个剑决，使的是半招"铁拐李葫芦系腰"，只待对手出剑，下半招立时发出。

袁紫衣长剑一抖，待要进招，回眸朝胡斐望了一眼，向蓝秦道："跟你比试一下不打紧，我这宝马可别让马贼盗了去。"胡斐道："当你跟人动手之时，我不打你这马儿的主意便是。"袁紫衣道："哼，小胡斐诡计多端，谁信了他谁便上当。"左手拉住马疆，嗤的一剑，金刃带风，一招"张果老倒骑驴"斜斜刺出。

蓝秦见她左手牵马，右乎使剑，暗想这是你自己找死，可怪不得旁人，当即"拨云见日"、"仙人指路"、"魁星点元"，拆了一招却还了两剑。

农紫衣见他剑招凌厉，脸上虽是仍含微笑，心中却登时收起轻视之意，暗想师父所言非虚，八仙剑法果是剑中一绝，此人使将出来，比我的功力可要深厚得多了，于是也以八仙剑法见招拆招。她左手拉着马缰，既不能转身抢攻，也难以大纵大跃，自是诸多受制。但她门户守得甚是严密，蓝秦却也找不到破绽，只见她所使剑法果是本门嫡派，不由得暗暗称异，心想本门之中，怎能出了如此人物？

斗剑之处，正当衡阳南北来往的官道大路，两人只拆得十余招，北边来了一队推着小车的盐贩，跟着南边大道上也来了几辆骡车，众商贩服见路上有人相斗，一齐停下观看。不多时南北两端又到广些行旅客商。众人一来见斗得热闹，二来畏惧两个朝廷武官，都候在路上静静旁观。

又斗一阵，蓝秦已瞧出对方虽然学过八仙剑术，但剑法中许多精微奥妙之处，却并未体会得到，只是她武功甚杂，每到危急之际，便突使一招似是而非的八仙剑法，将自己的杀着化解了开去，因此一时倒也不易取胜。他见旁观者众，对手非但是个少女，而且左手牵马，显是以半力与自己周旋，纵使和她打成平手，也已没脸面上京参与掌门人之会了，当下催动剑力，将数十年来钻研而得的心法一招招使将出来，旁观众人见他越斗越勇，剑光霍霍，绕着袁紫衣身周急攻，不由得都为她担心。只有那两名侍卫却盼蓝秦得胜，好代他们一雪受辱之耻。

袁紫衣久战不下，偶一转身，见到胡斐脸上似笑非笑，似有讥嘲之意，心想："好小子，你笑我来着，叫你瞧瞧姑娘手段！"但这番斗剑限于只使八仙剑，其余武功尽数使不出来，左手又牵着白马，若是斗了一会将马疆放开，凭轻功取胜，那还是叫胡斐小看了。她好胜心切，眼见蓝秦招招力争上风，自己剑势已被他长剑笼住，倏地左手轻轻向前一带。那白马极有灵性，受到主人指引，猛然一冲，直立起来，似要往蓝秦的头上踏落。

蓝秦一惊，侧身避让，突觉手腕一麻，手中长剑已脱手飞上天空，他全神闪避马蹄，竟没防到手中兵刃遭了对方暗算。他在武林中虽不算得是一流高手，但数十年来事事小心，这才长保威名，想不到一生谨慎，到头来还是百密一疏，败在一个少女的手下。蓝秦兵刃脱手，立时一个箭步，抢到自己坐骑之旁，又从鞍旁取出一柄长剑，原来此人做事精细之极，连长剑也多带了一把。

突见白光一闪，袁紫衣将手中长剑也掷上了天空，双剑在空中相交，当的一声响蓝秦那柄剑竟在空中断成两截。

她这震剑断刀的手法全是一股巧劲，否则双剑在空中均无着力之处，如何能将纯钢长剑震断？她使此手法，意在哗众取宠，便如变戏法一般，料想旁人非喝彩不可这彩声一作，蓝秦心中恼怒，再斗便易胜过他了。

果然旁观众人齐声喝彩。蓝秦一呆之下，脸色大变，袁紫衣接住空中落下的长剑，分心刺到，叫道："曹国舅拍板！"蓝秦提剑挡格，当的一响，长剑又自断为两截。

这一下仍是袁紫衣取巧，她出招虽是八仙剑法，但双剑相交之际，剑身微微一抖，已然变招。蓝秦一剑落空，被她蓦地里凌空拍击，殊无半点力道相抗，待得运劲，剑身早断，拆穿了说，不过是他横着剑身，任由对方斩断而已。只是袁紫衣心念如闪电，出招似奔雷，一计甫过，二计又生，实是叫他防不胜防。

旁观众人见那美貌少女连断两剑，又是轰雷似的一声大彩。

蓝秦心下琢磨："这女子虽未能以八仙剑法胜我，但她武功甚博，诡异百端，我再跟她动手也是枉然。"眼见她洋洋肉得，翻身上了马背，便拱手道："佩服，佩服！"弯腰拾起三截断剑，说道："在下这便还乡，终身不提剑字。只是旁人问起，在下输在哪一派哪一位英雄豪

杰剑底，却叫在下如何回答？”

袁紫衣道：“我姓袁名紫衣，至于家师的名讳吗？……”纵马走到蓝秦耳旁，凑近身去，在他耳边轻说了几个字。

蓝秦一听之下，脸色又变，脸上沮丧恼恨之色立消，变为惶恐恭顺，说道：“早知如此，小人如何敢与姑娘动手？姑娘见到尊师之时，便说梧州蓝某向他老人家请安。”说着牵马倒退三步，候在道旁。

袁紫衣在白马鞍上轻轻一拍，笑道：“得罪了！”回头向胡斐嫣然一笑，一提马缰。那白马并未起步，突然跃起，在空中越过厂十余辆盐车，向北疾驰，片刻间已不见了影踪。

大道上数十对眼睛一齐望着她的背影。一人一马早已不见，众人仍是呆呆地遥望。

袁紫衣一日之间连败南方两大武学宗派的高手，这份得意之情，实是难以言宣，但见道旁树木不绝从身边飞快倒退，情不自禁，纵声唱起歌来。

只唱得两句，突觉背上热烘烘的有些异状，忙伸手去摸，只听轰的一声，身上登时着火。这一来如何不惊？一招“乳燕投林”，从马背飞身跃起，跳入了道旁的河中，背上火焰方始熄灭。她急从河中爬起，一摸背心，衣衫上已烧了一个人洞，虽未着肉，但里衣也已烧焦。

她气恼异常，低声骂道：“小贼胡斐，定是你又使鬼计。”当下从衣囊中取出一件外衫，待要更换，一瞥间只见白马左臀上又黑又肿，两只大蝎子爬着正自吮血。袁紫衣大吃一惊，用马鞭将蝎子挑下，抬起一块石头砸得稀烂，这两只大蝎毒性厉害，马臀上黑肿之处不住地慢慢扩展。白马虽然伸骏，这时也已抵受不住痛楚，纵声哀鸣，前腿一跪，卧倒在地。

袁紫衣榜惶无计，口中只骂：“小贼胡斐，胡斐小贼！”顾不得更换身上湿衣，伸手想去替白马挤出毒液。白马怕痛，只是闪避。正狼狈间，忽听南方马蹄声响，三乘马快步奔来，当先一人正是胡斐。

银光一闪，袁紫衣软鞭在手，飞身迎上，挥鞭向胡斐夹头夹脑劈去，骂道：“小贼，暗箭伤人，算什么好汉？”

胡斐举起单刀，当的一下将她软鞭格开，笑道：“我怎地暗箭伤人了？”

袁紫衣只觉手臂微微酸麻，心想这小贼武功果然不弱，倒也不可轻敌，骂道：“你用毒物伤我坐骑，这不是下三烂的卑鄙行径吗？”胡斐笑道：“姑娘骂得很是，可怎知是我胡斐下的手？”

袁紫衣一怔，只见他身后两匹马上，坐的是那两个本来伴着蓝秦的侍卫。

两人垂头丧气，双手均被绳子缚着。胡斐手中牵着两条长绳，绳子另一端分别系住两人的马缰，原来两名侍卫被他擒着而来。袁紫衣心念一动，已猜到了三分，便道：“难道是这两个家伙？”

胡斐笑道：“他二位的尊姓大名，江湖上的名号，姑娘不妨先劳神问问。”

袁紫衣白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既知道了，便说给我听。”胡斐道：“好，在下来给袁姑娘引见两位武林中的成名人物。这位是小祝融曹猛，这位是铁蝎子崔百胜。你们三位多亲近亲近。”

袁紫衣一听两人的浑号，立时恍然，“小祝融”自是擅使火器，铁蝎子当然会放毒物，定是这二人受了折辱，心中不忿，乘着自己与蓝秦激斗之时，偷偷下手相害。当即拍拍拍、拍拍拍，连响六下，在每人头上抽了三马鞭，只打得两人满头满脸都是鲜血。她指着铁蝎子喝道：“快取解药治好我的马儿，否则再吃我三鞭，这一次可是用这条鞭子了！”说着软鞭一扬，喀喇一声响，将道旁一株大柳树的枝干打下了一截。

铁蝎子吓了一跳，将绑缚着的双手提了一提，道：“我怎能……”胡斐不等他说完，单刀一挥，擦的一声，割断了他手上绳索。这一刀疾劈而下，绳索应刃而断，妙在出刀恰到好处，没伤到他半分肌肤。

袁紫衣横了他一眼，鼻中微微一哼，心道：“显本事么？那也没什么了不起。”

铁蝎子从怀中取出解药，给白马敷上，低声道：“有我的独门解药，便不碍事。”稍稍一顿，又道：“只是这牲口三天中不能急跑，以免伤了筋骨。”

袁紫衣道：“你去给小祝融解了绑缚。”铁蝎子心中甚喜，暗想：“虽然吃了三马鞭，幸喜除曹大哥外并无熟人瞧见。他自己也吃三鞭，自然不会将此事张扬出去。”要知他们这些做武官的，身上吃些苦头倒没什么，最怕是折了威风，给同伴们瞧低了。他走过去给曹猛解了绑缚，正待要走，袁紫衣道：“这便走了么？世间上可有这等便宜事情？”

崔曹两人向她望了一眼，又互瞧一眼。他二人给胡斐手到擒来，单是胡斐一人已非敌手，何况加上这个武艺高强的女子，只得勒马不动，静候发落。

袁紫衣道：“小祝融把身边的火器都取出来，铁蝎子把毒物取出来，只要留了了一件，小心姑娘的鞭子。”说着软鞭挥出，一抖一卷，在空中拍的一声大响。

两人无奈，心想：“你要缴了我们的成名暗器，以解你心头之恨，那也叫做无法可想。”只得将暗器取出。

小祝融的火器是一个装有弹簧的铁匣。铁蝎子手里却拿着一个竹筒，筒中自然盛放着蝎子了，这竹筒精光滑溜，起了一层黄油，自已使用多年。袁紫衣一见，想起筒中毛茸茸的毒物，不禁心中发毛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人竟敢对姑娘暗下毒手，可算得大胆之极。今日原是非死不可，幸亏姑娘生平有个惯例，一天之中只杀一人，总算你们运气……”崔曹二人相望一眼，均想：

“不知你今天已杀过了人没有。”却听袁紫衣接着道：“……二人之中只须死一个便够。到底哪一个死，哪一个活，我也难以决定，这样吧，你们互相发射暗器，谁身上先中了，那便该死：躲得过的，就饶了他性命。我素来说一不二，求也无用。一、二、三！动手吧！…曹崔二人心中犹豫，不知她这番话是真是假，但随即想起：“若是给他先动了手，我岂非在送了性命？”

二人均是心狠手辣之辈，心念甫动，立即出手，只见火光一闪，两人齐声惨呼。小祝融颈中被一只大蝎咬住，铁蝎子胸前火球乱舞，胡子着火。

袁紫衣格格娇笑，说道：“好，不分胜败！姑娘这口恶气也出了，都给我滚吧！”曹崔二人身上虽然剧痛，这两句话却都听得清洁楚楚，当下顾不得毒蝎在颈，须上着火，一齐纵马便奔，直到驰出老远，这才互相救援，解毒灭火。

袁紫衣笑声不绝，一阵风过来，猛觉背上凉艘飏的，登时想起衣衫已破，一转眼，只见胡斐笑嘻嘻的望着自己，不由得大羞，红晕双颊，喝道：“你瞧什么？”胡斐将头转开，笑道：“我在想幸亏那蝎子没咬到姑娘。”袁紫衣不由得打个寒哄，心想：“这话倒也不错，给蝎子咬到了，那还了得了”

说道：“我要换衣衫了，你走开些。”胡斐道：“你便在这大道之上换衣衫么？”袁紫衣又生气又好笑，心想自己一着急，出言不慎，于是又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走到道旁树丛之后，急忙除下外衣，换了件杏黄色的衫子，内衣仍湿，却也顾不得了。烧破的衣衫也不要了，卷成一团，抛入河中。

胡斐眼望着紫衣随波逐流而去，说道：“姑娘高姓大名，可叫做袁黄衫？”

袁紫衣哼了一声，知他料到“袁紫衣”三字并非自己真名，忽然尖叫一声：

“啊哟，有一只蝎子咬我。”伸手按住了背心。胡斐一惊，叫道：“当真，”

纵身过去想帮她打下蝎子。哪料到袁紫衣这一叫实是相欺，胡斐身在半空，袁紫衣忽地伸手用力一推。这一招来得无踪无影，他又全没提防，登时一个筋斗摔了出去，跌向河边的一个臭泥塘中。他在半空时身子虽已转直，但双足一落，臭泥直没至胸口。袁紫衣拍手嘻笑，叫道：“阁下高姓大名，可是叫作小泥鳅胡斐？”

胡斐这一下真是哭笑不得，自己一片好心，那料到她会突然出手，足底又是软软的全不受力，无法纵跃，只得一步一顿，拖泥带水地走了上来。这时已不由得他不怒，但见袁紫衣笑靥如花盛放，心中又微微感到一些甜意，张开满是臭泥的双掌，扑了过去，喝道：“小丫头，我叫你改名袁泥衫！”

袁紫衣吓了一跳，拔脚想逃。那知胡斐的轻功甚是了得，她东窜西跃，却始终给他张开双臂拦住去路，但见他一纵一跳，不住的伸臂扑来。她又不敢和他动手拆招，只要一还手，身上非溅满臭泥不可。这一来逃既不能，打又不得，眼见胡斐和身纵上，自己已无法闪避，一下便要给他抱住，索性站定身子，俏脸一板，道：“你敢碰我？”

胡斐张臂纵跃，本来只是吓她，这时见她立定，也即停步，鼻中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，忙退出数步，说道：“我好意相助，你怎地狗咬吕洞宾？”

袁紫衣笑道：“这是八仙剑中的一招，叫作吕洞宾推狗。你若不信，可去问那个姓蓝的。”胡斐道：“以怨报德，没良心啊，没良心！”袁紫衣道：“呸！

还说手我有德呢，这叫做市恩，最坏的家伙才是如此。我问你，你怎知这两个家伙放火下毒，擒来给我？”

这句话登时将胡斐问得语塞。原来两名侍卫在她背上暗落火种，在她马臀上偷放毒蝎。胡斐确是在旁瞧得清楚，当时并不叫破，待袁紫衣去后，这才擒了两人随后赶来。

袁紫衣道：“是么？所以我才不领你这个情呢。”她取出一块手帕，掩住鼻子，皱眉道：“你身上好臭，知不知道？”胡斐道：“这是拜吕洞宾之赐。”袁紫衣微笑道：”这么说，你自己认是小狗啦。”她向四下一望，笑道：“快下河去洗个干净，我再跟你说赵三……赵半山那小子的事。”她本想说“赵三叔”，但怕胡斐又自居长辈，索性改口叫“赵半山那小子”。

胡斐大喜，道：“好好。你请到那边歇一会儿，我洗得很快。”袁紫衣道：“洗得快了，臭气不除。”胡斐一笑，一招“一鹤冲天”，拔起身子，向河中落下。

袁紫衣看看白马的伤处，那铁蝎子的解药果然灵验，这不多时之间，肿势似已略退，白马不再嘶叫，想来痛楚已减。她遥遥向胡斐望了一眼，只见他衣服鞋袜都堆在岸边，却游到远远十余丈之外去洗身上泥污，想是赤身露体，生怕给自己看到。

袁紫衣心念一动，从包裹中取出一件旧衫，悄悄过去罩在胡斐的衣衫之上，将他沾满了泥浆的衣服鞋袜一古脑儿包在旧衫之中，抱在手里，过去骑上了青马，牵了白马，向北缓缓而行，大声叫道：“你这样慢！我身有要事，可等不及了！”说着策马而行，生怕胡斐就此赤身爬起来追赶，始终不敢回头。但听得身后胡斐大叫：“喂，喂！袁姑娘！我认栽啦，你把我衣服留下，”

叫声越来越远，显是他不敢出河追赶。

袁紫衣一路上越想越是好笑，接连数次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又想最后一次作弄胡斐不免行险，若他冒冒失失，不顾一切，就此抢上岸来追赶，反要使自己尴尬万分。

这日只走了余里，就在道旁找个小客店歇了。她跟自己说：“白马中了毒，铁蝎子那混蛋说的，若是跑动，便要伤了筋骨。”但在内心深处，却极盼胡斐赶来跟自己理论争闹。

一晚平安过去，胡斐竟没踪影。次晨缓缓而行，心中想像胡斐不知如何上岸，如何去弄衣衫穿，想了一会，忍不住又好笑起来。她每天只行五六十里路程，但胡斐始终没追上来，芳心可可，竟是尽记着这个浑身臭泥的小泥鳅胡斐。

第七章　風雨深宵古廟

胡斐道：『我先前祇道回疆是沙漠荒蕪之地，哪知竟有姑娘這般美女。』袁紫衣臉上一紅，『呸』了一聲道：『你瞎說什麼？』



第七章　风雨深宵古庙

这一日到了湘潭以北的易家湾，离省城长沙已不在远，袁紫衣正要找饭店打尖，只听得码头旁人声喧哗。但见湘江中停泊着一艘大船，船头站着一个老者，拱手与码头上送行的诸人为礼。她一瞥之下，见送行的大都是武林中人，个个腰挺背直，精神奕奕，老者身后站着两名朝廷的武官。

她见了这一副势派，心中一动："莫非又是哪一派的掌门人，到北京去参与福大帅的大会？"凝神瞧那老者时，见他两鬓苍苍，颔下老大一部花白胡子，但满脸红光，衣饰华贵，左手手指上戴着一只碧玉班指，远远望去，在阳光下发出晶莹之色，只听他大声说道："各位贤弟请回吧！"抱拳一拱，身形端凝，当真是稳若泰山。

岸上诸人齐声说道："恭祝老师一路顺风，为我九龙派扬威京师。"那老者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扬威京师是当不起的，只盼九龙派的名头不在我手里砸了，也就是啦。"袁紫衣听他声音洪亮，中气充沛，这几句话似是谦逊，但语气间其实甚是自负。

只听得劈拍声响，震耳欲聋，湘江中红色纸屑飞舞，原来岸上船中一齐放起鞭炮。

袁紫衣知道鞭炮一完，大船便要开行，于是轻轻跃下马来，拾起两片石子，往鞭炮上掷去。两串鞭炮都是长逾两丈，石片掷到，登时从中断绝，嗤嗤声响，燃着的鞭炮堕入湘江，立时熄灭了。

这一来，岸上船中，人人耸动。鞭炮断灭，那是最大的不祥之兆。众人瞧得清楚，鞭炮是这黄衫少女用石片打断。六七名大汉立即奔近身去，将她团团围住，大声喝道："你是谁？"

"谁派你来捣乱混闹？""打断鞭炮，是什么意思？""当真是吃了豹子胆、老虎心，竟敢来惹九龙派的易老师。"若非见她只是孤身的美貌少女，早就老拳齐挥，一拥而上了。

袁紫衣深知韦陀门与八仙剑的武功底细，出手时成竹在胸，并不畏惧，这九龙派却不知是什么来历，眼见众人声势汹汹，只得微笑道："我用石子打水上的雀儿，不料失手打断了炮仗，实在过意不去。"

众人听她语声清脆，一口外路口音，大家又七嘴八舌地道："失手打断一串，也还罢了，岂有两串一齐打断之理？"

"你叫什么名字？""到易家湾来干么？""今日是黄道吉日，给你这么一混闹，唉，易老师可有多不痛快！"

袁紫衣笑道："两串炮仗有什么稀罕？再去买过两串来放放也就是了。"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锭黄金，约莫有二两来重，托在掌中，这锭金子便是买一千串鞭炮也已足够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均觉这少女十分古怪，无人伸手来接。

袁紫衣笑道："各位都是九龙派的弟子吗？这位易老师是贵派的掌门人，是不是？他要到北京去参与福大帅的天下掌门人大会，是不是？"她问一句，众人便点一点头。袁紫衣摇头道："炮仗熄灭，那是大大的不祥。易老师还是趁早别去，在家安居纳福的好。"

人群中一个汉子忍不住问道："为什么？"袁紫衣神色郑重，说道："我瞧易老师气色不正，印堂上深透黑雾，杀纹直冲眉梢。若是到了京师，不但九龙派威名堕地，易老师还有杀身之祸。"众人一听，不由得相顾变色。有的在地上直吐口水，有的高声怒骂，也有的窃窃私议，只怕这女子会看相，这话说不定还真有几分道理。

众人站立之处与大船船头相去不远，她又语音清亮，每一句话都传入了那易老师耳中。他细细打量袁紫衣，见她身材苗条，体态婀娜，似乎并不会武，但适才用石片打断鞭炮，出手巧妙，劲道不弱，又见她所乘白马神骏英伟，实非常物，料想此人定是有所为而来，于是拱手说道："姑娘贵姓，请借一步上船说话。"袁紫衣道："我姓袁，还是易老师上岸来吧。"

当时湘人风俗，乘船远行，登船之后，船未开行而再回头上岸，于此行极为不利。那易老师眉头微皱，沉吟不语。他虽武功深厚，做到一派掌门，但生平对星相卜占、风水堪舆等说极是崇信，眼见炮仗为这年轻女子打灭，又说什么杀身之祸等等不祥言语，心想她越说越是难听，还不如置之不理，于是对船家说道："开船吧！"喃喃自语："阴人不祥，待到了省城，咱们再买福物，请神冲煞。"船家高声答应，有的拉起铁锚，有的便拔篙子。

袁紫衣见他不理自己，竟要开船，大声叫道："慢来慢来！

你若不听我劝告，不出百里便要桅断舟覆，全船人等尽数死于非命。"易老师脸色更是阴沉，厉声道："我瞧你年纪轻轻，不来跟你一般见识。若再胡说八道，可莫怪我不再容情。"

袁紫衣一跃上船，微笑道："我全是一片好意，易老师何必动怒？请问易老师大名如何称呼，我再跟你拆一个字，对你大有好处。"易老师哼了一声，道："不须了！"袁紫衣道："好，易老师既不肯以尊号相示，我便拆一拆你这个姓。

'易'字上面是个'日'字，下面是个'勿'字，'勿日'便是'不日'，意思是命不久矣。易老师此行乘船，走的是水路，'易'字加'一'加'水'，便成为'汤'，'赴汤'蹈火，此行大为凶险。舟为器皿之象，'汤'下加'皿'为'盪'，所谓'盪然无存'，全船人等，性命难保。'汤'字之上加'草'为'荡'，古诗云：'荡子行不归'，易老师这一次只怕要死于异乡客地了。"

易老师听到此处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伸手在桅杆上用力一拍，砰的一声，一条粗大的桅杆不住摇晃，喝道："你有完没完？"

袁紫衣笑道："易老师此行，百事须求吉利，那个'完'字，是万万说不得的。易老师，你到北京是去争雄图霸，不是动拳脚，便要动刀枪。'易'字加'足'为'踢'，加'刀'为'剔'，因此你不但自己给人踢死，九龙派还给人剔除。"

易老师越听越怒，但听她说得头头是道，也不由得暗自心惊，强言道："我单名一个'吉'字，早便吉祥吉利了，你还有何话说？"袁紫衣摇头道："大凶大险。这个'吉'字本来甚好，但偏偏对易老师甚为不祥。'易'者，换也，将吉祥更换了去，那是什么？自然是不吉了。"易吉默然。

袁紫衣又道："这'吉'字拆将开来，是'十一口'三字。

易老师啊，凡人只有一口，你却有十一口。多出来的十口是什么口？那自然是伤口，是刀口了。由此观之，你此番上北京去，命中注定要身中十刀，尸骨不归故乡。"

越是迷信之人，越是听不得不祥之言。易吉本来雍容宽宏，面团团的一副富家翁气象，此时眉间突现煞气，斜目横睨袁紫衣，冷笑道："好，袁姑娘，多谢金玉良言。你是哪一位老师门下？令尊是谁？"

袁紫衣笑道："你也要给我算命拆字么？何必要查我的师承来历？"易吉冷笑道："瞧你年纪轻轻，咱们又素不相识，你定是受人指使，来踢易某的盘子来着。姓易的大不与小斗，男不与女争，你叫你背后那人出来，瞧瞧到底是谁身中十刀，尸骨不归故乡。"他伸手指着她脸，大声道："你背后那人是谁？"

袁紫衣笑道："我背后的人么？"假装回头一看，不由得一惊，只见岸边站着一人，穿一身粗布青衣，打扮作乡农模样，正是胡斐，心想不知他何时到了此处，自己全神贯注的给易吉拆字，竟没察觉。她不动声色，回过头来，笑道："我背后这人么？我瞧他是个看牛挑粪的乡下小子。"

易吉怒道："你莫装胡羊。我说的是在背后给你撑腰、叫你来捣鬼的那人，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何必藏头露尾，鬼鬼祟祟？"他料定是仇家暗中指使袁紫衣前来混闹，好使自己出行不利，此人必然熟知自己的性情忌讳，否则她何以尽说不吉之言？

其实袁紫衣存心捣乱，见他越是怕听不吉利的说话，便越是尽拣凶险灾祸来说，当下正色道："易老师，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我这番逆耳忠言，听不听也由得你。至于九龙派嘛，你若不去，由小女子代你去便了。"

当袁紫衣跃上船头不久，胡斐即已跟踪而至。那日他在河里洗澡时衣服被夺，赤身露体的不便出来，好在为时已晚，不久天便黑了，这才到乡农家去偷了一身衣服。他最关怀的是那本家传拳经刀谱。这刀谱放在贴肉衣服袋中，竟给她连衣带书，一起取了去，心想这女子先偷我包袱，又取我衣服，定是为了这本刀谱，心中十分忧急，一路疾赶。当日便追上了她，但见她勒马缓缓而行，却又不是偷了刀谱便即远走高飞的模样。他越想越疑，无法推测这女子真意何在，心想若是动手强抢，未必能够得手，于是暗暗在后窥伺，要瞧她有何动静，另有何人接应。但跟了数日，始终不见有何异状。这日在易家湾湘江之畔，却见她向易吉起衅，竟是又要抢夺掌门人的模样。

胡斐暗暗称奇："这位姑娘竟是有一味掌门人癖。她遇到了掌门人便抢，为的是在江湖上树信立威呢，还是另有深意？

看来两人说僵了便要动手，且让他们鹬蚌相争，我便来个渔翁得利，设法夺回刀谱。此时牵她白马，易如反掌，但好曲子不唱第二遍，重施故技，未免显得我小泥鳅胡斐太也笨蛋。"

于是慢慢走近船头，等候机会抢夺她背上包袱。

只见易吉一张红堂堂的脸膛由红转紫，嘶哑着嗓子说道："姑娘这么说，那是骂易某无能，不配作九龙派的掌门人？"袁紫衣微笑道："那也不是。易老师既然此行不利，性命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不如把九龙派的掌门人让与我吧。小女子一片好心，纯系为你着想……"

她话未说完，突见船舱中钻出两条汉子，手中各持一条九节软鞭。一个中年大汉道："这女子疯疯癫癫，师父不必理她。待弟子赶她上岸，莫误了开船的吉时。"说着左手伸出，便去推袁紫衣的肩头。袁紫衣伸指在他手臂上轻轻一弹，说道："吉时早已误了！"那汉子登觉臂弯中一麻，手掌没碰到她肩头，上臂便已软软的垂了下来。另一个汉子喝道："大师哥，动家伙吧！"

两人齐声呼哨，呛啷啷一阵响亮，两条九节软鞭同时向袁紫衣膝头打去。他们不想伤她性命，是以软鞭所指之处并非要害。

袁紫衣见两人都使九节鞭，心念一动："是了，他们叫做九龙派，大概最擅长的便是九节鞭。"她与易吉东拉西扯，一来是要他心烦意乱，二来是想探听他的武功家数，这时见双鞭击到，心中大喜："好啊，你们遇上使软鞭的老祖宗啦。"双手伸出，快速无伦的抓住两根软鞭鞭头，相互一缠，打成结形，身子毫不移动，微笑着站在当地。

两名汉子尚未察觉，见鞭头并未打到她身上，反而双鞭互缠，各自用力一扯，这一来正中了袁紫衣之计，双鞭鞭头本来松松搭着，一扯之下，登成死结。两人惊得呆了，又是用力一扯。师兄弟俩膂力相当，谁也扯不动谁，两条软鞭却缠得更加紧了。

易吉喝道："莽撞之徒，快退开了。"双手抓住长袍衣襟，向外一抖，喀喇喇一阵响，袍子上七个软和一齐拉脱，左手反到身后一扯，长袍登时除了下来，露出袍内的劲装结束。这一手干净利落，威风十足。岸上站着的大都是他的弟子亲友，也有不少闲人，登时齐声喝了个大彩。

袁紫衣摇头道："口采不好。这一手'脱袍让位'，脱袍不打紧，让位嘛，却是注定把掌门人之位让给我啦。"易吉心中一凛，果觉这一手也是不祥之兆，右手伸到腰间，轻轻一抖，手中已多了一条晶光闪亮的九节鞭。

这一抖寂然无声，钢鞭的九节互相竟无半点碰撞。袁紫衣暗叫："啊哟，不好！这手功夫我可不会，今日只怕要糟！"

只见他这条鞭子每一节均有鸡蛋粗细，他身材又极魁梧，便如船头上立了一座铁塔，拿着这条大鞭，当真是威风凛凛。

这时船家已收起了铁锚，船身在江中摇晃不定。易吉手臂一抖，九节鞭飞出去卷住了船头铁锚，跟着一挥，扑通声响，水花四溅，铁锚又已落入江中，船身登时稳住。这一手若非臂上有六七百斤膂力，焉能如此挥洒自如？眼见他这条九节鞭并有软鞭与钢鞭之长，内外兼修，非同小可。

袁紫衣心想："他膂力强大，挥鞭无声。此人只可智取，不能力敌。"见他身材魁梧，年纪又大，想来功力虽深，手脚就未必灵便，于是心生一计，说道："易老师，我是女子，如在船头跟你相斗，不论胜负，都于你此行不利。咱们总得另觅一个地方较量才是。"易吉心觉此言有理，可是又不愿上岸。

袁紫衣又道："易老师，咱们话得说在前头，若是我胜了你，你这九龙派掌门人之位，自得拱手相让，不知你门下的弟子们服是不服？"易吉气得紫脸泛白，喝道："不服也得服。

但若你输了呢？"袁紫衣娇笑道："我跟你磕头，叫你作干爹，请你多疼我这干女儿啊。"说着倏地跃起，右足在桅索上一撑，左足已踏上了帆底的横杆，腰中银丝鞭挥出，向上一抖，卷住了桅杆，手上使劲，带动身子向上跃高。

她左臂刚抱住桅杆，右手又挥出银丝鞭再向上一卷，最后一招"一鹤冲天"，身子已高过桅杆，轻轻巧巧地落将下来，站在帆顶。这几下轻灵之极，码头上旁观的闲人无不喝彩。九龙派的弟子中却有人叫了起来："喂，玩这手有什么意思？有种的便下来，领教领教易老师威震三湘的九龙鞭功夫。"袁紫衣大声道："在上边比武，大伙儿都瞧得清楚些。"

易吉哼了一声，将九龙鞭在腰间一盘，左手抓住桅杆，身子已离地二尺，跟着右手一搭，身子又上升二尺。那桅杆比大碗的碗口还粗，一手原是无法握住，但他手指劲力厉害，掌力又极沉雄，双手交互握抓，身子竟平平稳稳地上升，虽无袁紫衣的快捷剽悍，但在行家看来，这手功夫既稳且狠，实是非同小可。

袁紫衣眼见他离桅顶尚有丈余，心想一给他爬上，就不好斗，只有居高临下，先制止他上升，当下银丝鞭一晃，喝道："我这是十八龙鞭，多了你九龙。"鞭梢在空中抖动，搂头盖将下来。

易吉双手不空，如何抵挡？若要闪避，只有溜下桅杆，如此一招不交，已然输了，码头上的众弟子又高声叫骂起来：

"不要脸！""这哪是公平交手？""兀那婆娘，你下来动手！"却见易吉将头一偏，左臂抱住桅杆，右手挥动九节钢鞭，竟自下迎上，往银丝鞭上砸去。

袁紫衣生怕双鞭相交，若是给缠住了，拉扯起来，自己力小，必定吃亏，于是抖手扬鞭，避开他的兵刃，待要回转再击，哪知易吉使一招"插花盖顶"，舞动钢鞭护住头脸，左臂一松一紧，身子一纵一提，四五个起落，已稳稳坐上桅杆之顶，但听得码头上欢声大起，鼓掌如雷。

他这一来占得了有利地势，袁紫衣心中却反而放宽，见他适才出鞭，力道虽猛，招数中却无特异变化，远不及自己鞭法的精微巧妙，当下身子向左一探，刷的一声，银丝鞭自右环击而至。易吉稳稳坐着，九节鞭回转，将对方软鞭挡开。

这时阳光照耀，湘江中泛出万道金波，两人在五六丈高处相斗，两条软鞭犹似灵蛇盘旋，的是好看煞人。岸边人众越聚越多，湘江中上上下下的船舶也多收帆停舵，船中水手乘客，一齐仰首观斗。

易吉自知轻身功夫不如对方，只是稳坐帆顶，双足挟住桅杆，先占了个不败之地。袁紫衣却是东窜西跃，在帆顶的横桁上忽进忽退。她银丝鞭比对手的九龙鞭长了一倍有余，只有她攻击易吉的份儿，易吉却无法反击。拆到六十余招后，她手中一条长鞭如银蛇飞舞，招数愈出愈奇。易吉来来去去却只是七八招，密密护住了全身，俟机去缠对方软鞭。

一眼看来，袁紫衣似是占尽了上风，但她如此打法极是吃力，只要久攻不下，鞭法中稍有破绽，或是足下一滑一绊，那便输了。原来易吉的用心，正是孙子兵法中所谓"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"。袁紫衣早知他的心意，但不论如何变招进攻，他这七八招守护全身，竟是严密异常，无隙可乘。如在平地，她自可凌空下击，或是着地滚进，但自己引他高空相斗，反给他占了地利，却非始料之所及了。

又斗片刻，情势仍无变化，袁紫衣微感气息粗重，纵跃之际，已稍不及初时轻捷。易吉瞧出转机已至，待她长鞭掠到面前，突出左手，径去抓她鞭上金球。袁紫衣一惊，软鞭下沉，哪知易吉的九龙鞭反过来一压一钩，若非她银丝鞭闪避得快，双鞭已缠在一起。易吉得理不让人，瞧准了她鞭头回起之处，九龙鞭一招"青藤缠葫芦"，大喝一声，已将银丝鞭缠住。

袁紫衣只觉手臂一酸，手中长鞭给一股强力往外急拉，知道若与对方蛮夺，自己必输，她心思转得好快，危急中倏出险招，右手猛地一甩，银丝鞭的鞭柄脱手飞出，绕着桅杆意转圈子，但见银光闪动，刷喇喇一阵响，九节钢鞭和银丝软鞭两条软鞭，竟将易吉双腿连同右臂一齐绕在桅杆之上。

这一下变生不测，易吉怎料想得到？大惊之下，忙伸左手去解鞭，倏见袁紫衣扑到身前，左手探出，便来挖他眼珠。

易吉左手急忙放脱软鞭，举手挡架。哪知袁紫衣这一下乃是虚招，左掌在空中微一停顿，牵制他的左掌，右手疾出，早已点中了他左腋下的"渊腋穴"。这一招在旁人看来，简直是易吉自举手臂，露出腋底任由对方点穴一般。他穴道破点，左臂软软下垂，双腿与右臂却又给缚在桅上，可说是一败涂地，再无回手之力。

胡斐在地下见她败中取胜，这一手赢得巧妙无比，刚叫了声好，忽见黄光闪动，九枚金钱镖急向桅杆上飞去，射向袁紫衣后心。

袁紫衣将易吉打得如此狼狈，心中大是得意，正要在高处夸言几句，逼他亲口许诺让了掌门，这才放他，没料到下面竟然有人偷袭。这九枚金钱镖来得既快，部位又四下分散，她身在横桁之上，只要向左或是向右踏出半步，立时从五六丈高处摔将下来，却又如何避得？情急智生，身子向后一仰，登时摔下，九枚钱镖从帆顶掠过。船头岸上众人惊呼声中，只见她双足钩住横桁，身子挂在半空。

岸上偷发暗器之人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跟着又是三枚钱镖射出，这一次却是一枚袭她身子，两枚射向横桁，只要她身子向上翻起，刚好是自行凑向钱镖。胡斐知道这一下袁紫衣再也无法避让，立即也是三枚制钱射出。他出手虽后，但手劲凌厉，钱镖去势却快，六枚铜钱在空中互撞，铮铮铮三声，一齐斜飞，落入了江中。

袁紫衣背上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刚欲翻身而起，胡斐大叫一声："这算什么？"跃上了船头，只听喀喇、喀喇两声巨响，横桁断折。袁紫衣跟着横桁向江中跌落，而易吉处身所在的桅杆，却也从中断绝。袁紫衣当时头下脚上，亲眼见到何人发射暗器偷袭，胡斐如何出手相救，但横桁怎地断折，却未瞧见。

原来易吉左胁穴道被点，半身动弹不得，右手却尚可用力，忙从双鞭缠绕之中脱出手臂，眼见袁紫衣倒挂桁上，当即将全身劲力运于掌上，发掌击向横桁。他膂力好大，连击三掌，桁断人落。

就在此时，胡斐也已跃上了船头，心想若是袁姑娘落水，这姓易的反而安坐桅顶，待他慢慢溜将下来，岂非是他胜了？

当即背靠桅杆，运劲向后力撞，这桅杆又坚又粗，一撞之下只晃了几下。胡斐心中急了，拔出单刀，刷的一刀，劈断了桅杆。

眼见袁紫衣与易吉各自随着一段巨木往江中跌落，只是袁紫衣的横桁先断，身在半截桅杆之下，若是给断桅击中，性命可忧，胡斐当即抓起船头拉纤用的竹索，对准袁紫衣身前摔将过去，大喝道："抓住了！"竹索飞出，有如一条极长的软鞭。

袁紫衣身在半空，心中忙乱，她虽识得水性，但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落水，待会湿淋淋地爬起，岂非狼狈万状？突见竹索飞到，急忙伸手抓住。胡斐一挥一拉，袁紫衣借势跃起，轻轻巧巧地落在船头。

她双足刚落上船板，只听得扑通一声巨响，水花四溅，无数水珠飞到了她头上脸上，正是易吉与断桅一齐落水。岸上人众大声呼叫，扑通扑通响声不绝。原来易吉不会水性，九龙派的十七八名弟子纷纷跃入湘江，争先恐后地去救师父。

袁紫衣向胡斐嫣然一笑，道："胡大哥，谢谢你啦！"胡斐笑道："我这'胡'字拆开来是'月十口'三字，看来我每月之中，要身中九刀。"

袁紫衣笑得更是欢畅，心想我适才给那易吉拆字，原来都叫他偷听去啦，笑道："幸好你名字中有个'非'字，这一'非也非也'，那九刀之厄就逢凶化吉了。"胡斐笑道："多谢姑娘金口。"

袁紫衣与他重逢，心中极是高兴，又承他出手相救，有意与他修好，又笑道："你这'斐'字是文采斐然，那不必说了。'非'字下加'羽'字为'翡'，主得金玉翡翠；加'草'字头为'菲'，主芬芳华美；加绞丝旁为'绯'，红袍玉带，主做大官。"胡斐伸了伸舌头，道："升官发财，可了不起！"

两人在船头说笑，旁若无人。忽听得码头上一阵大乱，九龙派众门人将易吉连着断桅，七手八脚地抬上岸来。他年老肥胖，又不通水性，

吃了几口水，一气一怒，竟自晕了过去。

袁紫衣暗暗心惊："莫要弄出人命，这事情可闹大了。"低声道："胡大哥，咱们快走吧！"说着一跃上岸，伸手去取那缠在断桅上的银丝软鞭。

九龙派众门人纷纷怒喝，六七条软鞭齐往她身上击了下来。只听得呛啷啷响成一片，六七条软鞭互相撞击，便似一道铁网般当头盖到。她银丝软鞭在手，借力打力，一鞭从头顶横过，身子已斜窜出去。她偷眼再向易吉望了一眼，只见他一个胖胖的身躯横卧地下，一动不动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胡斐翻身上马，右手牵着白马，叫道："九龙派掌门人不大吉利，不当也罢。"袁紫衣笑道："那就听你吩咐啦！"跃起身来，上了马背。

九龙派的众弟子大声叫嚷，纷纷赶来阻截。两条软鞭着地横扫，往马足上打去。袁紫衣回身一鞭，已将两条软鞭的鞭头缠住，右手一提马缰，白马向前疾奔。这马神骏非凡，脚步固然迅捷无比，力气也是大得异常，发力冲刺，登时将那两名手持软鞭的汉子拖倒。

这一下变起不意，两名汉子大惊之下，身子已被白马在地下拖了六七丈远。两人急欲站起，但白马去势何等快速，两人上身刚抬起，立时又被拖倒，惊惶之中竟自想不起抛掉兵刃，仍是死死地抓住鞭柄。

袁紫衣在马上瞧得好笑，倏地勒马停步，待那两名汉子站起身来，只见两人目青鼻肿，手足颜面全为地下沙砾擦伤，问道："你们的软鞭中有宝么？怎地不舍得放手？"两句话刚问完，不等他们回答，右足足尖在马腹上轻轻一点。白马向前一冲，又将两人拖倒。这时两人方始省悟，撒手弃鞭，耳听得袁紫衣格格娇笑，与胡斐并肩驰去。

易家湾九龙派弟子众多，声势甚大，此日为老师送行，均会聚在码头之上，眼见易吉受挫，原要一拥而上。袁紫衣与胡斐武功虽强，终究是好汉敌不过人多。幸好袁紫衣临去施一手回鞭拉人，事势奇幻，众弟子瞧得目瞪口呆，一时会不过意来，待要抢上围攻，二人已驰马远去。这时易吉悠悠醒转，众弟子七嘴八舌地上前慰问，痛骂袁紫衣使奸行诈，纷纷议论，却谁也不知她的来历，于是九龙派所有的对头，个个成了她背后指使之人。

袁紫衣驰出老远，直至回头望不见易家湾的房屋，才将夺来的两根九节钢鞭抛在地下。她转眼瞧瞧胡斐，见他穿着一身乡农的衣服，土头土脑，憨里憨气，忍不住好笑，但想适才若不是他出手救援，多半自己已将一条小命送在易家湾，此刻回思，不禁暗自心惊。

两人并骑走了一阵，胡斐道："袁姑娘，天下武学，共有多少门派？"袁紫衣笑道："不知道啊，你说有多少门派？"胡斐摇头道："我说不上，这才请教。你现下已当了韦陀门、八仙剑、九龙派三家的大掌门啦。还得再做几派掌门，方才心满意足？"袁紫衣笑道："虽然胜了易吉，但他门下弟子不服，这九龙派的掌门人，实在是当得十分勉强的。至于少林、武当、太极这些大门派的掌门人，我是不敢去抢的。再收十家破铜烂铁，也就够啦。"胡斐伸了伸舌头，道："武林十三家总掌门，这名头可够威风啊。"

袁紫衣笑道："胡大哥，你武艺这般强，何不也抢几家掌门人做做？咱们一路收过去。你收一家，我收一家，轮流着张罗。到得北京，我是十三家总掌门，你也是十三家总掌门。

咱哥儿俩一同去参与福大帅的什么天下掌门人大会，岂不有趣？"

胡斐连连摇手，道："我可没这个胆子，更没姑娘的好武艺。多半掌门人半个也没抢着，便给人家一招'吕洞宾推狗'，摔在河里，变成了一条拖泥带水的落水狗！若是单做泥鳅派掌门人呢，可又不大光彩。"袁紫衣笑弯了腰，抱拳道："胡大哥，小妹这里跟你陪不是啦。"胡斐抱拳还礼，一本正经地道："三家大掌门老爷，小的可不敢当。"

袁紫衣见他模样老实，说话却甚是风趣，心中更增了几分喜欢，笑道："怪不得赵半山那老小子夸你不错！"胡斐心中对赵半山一直念念不忘，忙问："赵三哥怎么啦？他跟你说什么来着？"袁紫衣笑道："你追得上我，便跟你说。"伸足尖在马腹上轻轻一碰。

胡斐心想你这白马一跑，我哪里还追得上？眼见白马后腿一撑，便要发力，急忙腾身跃起，左掌在白马臀上一按，身子已落在白马的马背，正好坐在袁紫衣身后。那白马背上多了一人，竟是毫不在意，仍是放开四蹄，追风逐电般向前飞奔。那匹青马在后跟着，虽然空鞍，但片刻之间，已与白马相距数十丈之遥。

袁紫衣微微闻到背后胡斐身上的男子气息，脸上一热，待要说话，却又住口。奔驰了一阵，猛听得半空中一个霹雳，抬头一望，乌云已将半边天遮没。此时正当盛暑，阵雨说来便来，她一提马缰，白马奔得更加快了。

不到一盏茶时分，西风转劲，黄豆大的雨点已洒将下来。

一眼望去，大路旁并无房屋，只左边山坳中露出一角黄墙，袁紫衣纵马驰近，原来是一座古庙，破匾上写着"湘妃神祠"四个大字，泥金剥落，显已日久失修。

胡斐跃下马来，推开庙门，顾不得细看，先将白马拉了进去。这时空中焦雷一个接着一个，闪电连晃，袁紫衣虽然武艺高强，禁不住脸上露出畏惧之色。

胡斐到后殿去瞧了一下，庙中人影也无，回到前殿，说道："还是后殿干净些。"找了些稻草，打扫出半边地方，道："这雨下不长，待会雨收了，今天准能赶到长沙。"

袁紫衣"嗯"了一声，不再说话。两人本来一直说说笑笑，但自同骑共驰一阵之后，袁紫衣心中微感异样，瞧着胡斐，不自禁地有些腼腆，有些尴尬。

两人并肩坐着，突然间同时转过头来，目光相触，微微一笑，各自把头转了开去。

隔了一会，胡斐问道："赵三哥身子安好吧？"袁紫衣道："好啊！他会有什么不好？"胡斐道："他在哪里？我想念他得紧，真想见见他。"袁紫衣道："那你到回疆去啊。只要你不死，他不死，准能见着。"

胡斐一笑，道："你是刚从回疆来吧？"袁紫衣回眸微笑，道："是啊。你瞧我这副模样像不像？"胡斐摇头道："我不知道。我先前只道回疆是沙漠荒芜之地，哪知竟有姑娘这般美女。"袁紫衣脸上一红，"呸"了一声，道："你瞎说什么？"

胡斐一言既出，心中微觉后悔，暗想孤男寡女在这枯庙之中，说话可千万轻浮不得，于是岔开话题，问道："福大帅开这个天下掌门人大会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姑娘能见告么？"

袁紫衣听他语气突转端庄，不禁向他望了一眼，说道："他王公贵人，吃饱了饭没事干，找些武林好手消遣消遣，还不跟斗鸡斗蟋蟀一般。只可叹天下无数武学高手，受了他的愚弄，竟不自知。"

胡斐一拍大腿，大声道："姑娘说的一点也不错。如此高见，令我好生佩服。原来姑娘一路抢那掌门人之位，是给这个福大帅捣乱来着。"袁紫衣笑道："不如咱二人齐心合力，把天下掌门人之位先抢他一半。这么一来，福大帅那大会便七零八落，不成气候。咱们再到会上给他一闹，叫他从此不敢小觑天下武学之士。"胡斐连连鼓掌，说道："好，就这么办。

姑娘领头，我跟着你出点微力。"袁紫衣道："你武功远胜于我，何必客气。"

两人说得高兴，却见大雨始终不止，反而越下越大，庙后是一条山涧，山水冲将下来，轰轰隆隆，竟似潮水一般。那古庙年久破败，到处漏水。胡斐与袁紫衣缩在屋角之中，眼见天色渐黑，乌云竟要似压到头顶一般，看来已是无法上路。

胡斐到灶间找了些柴枝，在地下点燃了作灯，笑道："大雨不止，咱们只好挨一晚饿了。"

火光映在袁紫衣脸上，红红的愈增娇艳。她自回疆万里东来，在荒山野地歇宿视作寻常，但是孤身与一个青年男子共处古庙，却是从所未有的经历，心头不禁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

胡斐找些稻草，在神坛上铺好，又在远离神坛的地下堆了些稻草，笑道："吕洞宾睡天上，落水狗睡地下。"说着在地下稻草堆里一躺，翻身向壁，闭上了眼睛。袁紫衣暗暗点头，心想他果然是个守礼君子，笑道："落水狗，明天见。"跃上了神坛。

她睡下后心神不定，耳听着急雨打在屋瓦之上，哗啦啦的乱响，直过了半个多时辰，才蒙胧睡去。

睡到半夜，隐隐听得有马蹄之声，渐渐奔近，袁紫衣翻身坐起，胡斐也已听到，低声道："吕洞宾，有人来啦。"

只听马蹄声越奔越近，还夹杂着车轮之声，胡斐心想：

"这场大雨自下午落起，中间一直不停，怎地有人冒着大雨，连夜赶路？"只听得车马到了庙外，一齐停歇。袁紫衣道："他们要进庙来！"从神坛跃下，坐在胡斐身边。

果然庙门呀的一声推开了，车马都牵到了前殿廊下。跟着两名车夫手持火把，走到后殿，见到胡袁二人，道："这儿有人，我们在前殿歇。"当即回了出去。只听得前殿人声嘈杂，约有二十来人。有的劈柴生火，有的洗米煮饭，说的话大都是广东口音。乱了一阵，渐渐安静下来。

忽听一人说道："不用铺床，吃过饭后，不管雨大雨小，还是乘黑赶路。"胡斐听了这口音，心中一愣，这时后殿点的柴枝尚未熄灭，火光下只见袁紫衣也是微微变色。

又听前殿另一人道："老爷子也太把细啦，这么大雨……"这时雨声直响，把他下面的话声淹没了。先前说话的那人却是中气充沛，语音洪亮，声音隔着院子，在大雨中仍是清清楚楚地传来："黑夜之中又有大雨，正好赶路。莫要贪得一时安逸，却把全家性命送了，此处离大路不远，别鬼使神差地撞在小贼手里。"

听到此处，胡斐再无怀疑，心下大喜，暗道："当真是鬼使神差，撞在我手里。"低声道："吕洞宾，外边又是一位掌门人到了，这次就让我来抢。"袁紫衣"嗯"了一声，却不说话。胡斐见她并无喜容，心中微感奇怪，于是紧了紧腰带，将单刀插在腰带里，大踏步走向前殿。

只见东厢边七八个人席地而坐，其中一人身材高大，坐在地下，比旁人高出了半个头，身子向外。胡斐一见他的侧影，认得他正是佛山镇的大恶霸凤天南。只见他将那条黄金棍倚在身上，抬眼望天，呆呆出神，不知是在怀念佛山镇那一份偌大的家业，还是在筹划对付敌人、重振雄风的方策？胡斐从神龛后的暗影中出来，前殿诸人全没在意。

西边殿上生着好大一堆柴火，火上吊着一口大铁锅，正在煮饭。胡斐走上前去，飞起一腿，呛啷啷一声响亮，将那口铁锅踢得飞入院中，白米撒了一地。

众人一惊，一齐转头。凤天南、凤一鸣父子等认得他的，无不变色。空手的人忙抢着去抄兵刃。

胡斐见了凤天南那张白白胖胖的脸膛，想起北帝庙中锺阿四全家惨死的情状，气极反笑，说道："凤老爷，这里是湘妃庙，风雅得行啊。"

凤天南杀了锺阿四一家三口，立即毁家出走，一路上昼宿夜行，尽拣偏僻小道行走。他做事也真干净利落，胡斐虽然机灵，毕竟江湖上阅历甚浅，没能查出丝毫痕迹。这日若非遭遇大雨，阴差阳错，决不会在这古庙中相逢。

凤天南眼见对头突然出现，不由得心中一寒，暗道："看来这湘妃庙是凤某归天之处了。"但脸上仍是十分镇定，缓缓站起身来，向儿子招了招手，叫他走近身去，有话吩咐。

胡斐横刀堵住庙门，笑道："凤老爷，也不用嘱咐什么。

你杀锺阿四一家，我便杀你凤老爷一家。咱们一刀一个，决不含糊。你凤老爷与众不同，留在最后，免得你放心不下，还怕世上有你家人剩着。"

凤天南背脊上一凉，想不到此人小小年纪，做事也居然如此辣手，将黄金棍一摆，说道："好汉一人做事一身当，多说废话干么？你要凤某的性命，拿去便是。"说着抢上一步，呼的一声，一招"搂头盖顶"，便往胡斐脑门击下，左手却向后急挥，示意儿子快走。

凤一鸣知道父亲决不是敌人对手，危急之际哪肯自己逃命？大声叫道："大伙儿齐上！"只盼倚多为胜，说着挺起单刀，纵到了胡斐左侧。随着凤天南出亡的家人亲信、弟子门人，一共有十六七人，其中大半均会武艺，听得凤一鸣呼叫，有八九人手执兵刃，围将上来。

凤天南眉头一皱，心想："咳！当真是不识好歹。若是人多便能打胜，我佛山镇上人还不够多？又何必千里迢迢地背井离乡，逃亡在外？"但事到临头，也已别无他法，只有决一死战。他心中存了拚个同归于尽的念头，出手反而冷静，一棍击出，不等招术用老，金棍斜掠，拉回横扫。

胡斐心想此人罪大恶极，如果一刀送了他性命，刑罚远不足以抵偿过恶，眼见金棍扫到，单刀往上一抛，伸手便去硬抓棍尾，竟是一出手便是将敌人视若无物，凤天南暗想我一生闯荡江湖，还没给人如此轻视过，不由得怒火直冲胸臆，但佛山镇上一番交手，知对方武功实非己所能敌，手上丝毫不敢大意，急速收棍，退后一步。只听得头顶秃的一响，众人虽然大敌当前，还是忍不住抬头一看，原来胡斐那柄单刀抛掷上去，斩住了屋梁，留在梁上不再掉下。

胡斐纵声长笑，突然插入人群之中，双手忽起忽落，将凤天南八九名门人弟子尽数点中了穴道，或手臂斜振，或提足横扫，一一甩在两旁。霎时之间，大殿中心空空荡荡，只剩下凤氏父子与胡斐三人。

凤天南一咬牙，低声喝道："鸣儿你还不走，真要凤家绝子绝孙么？"凤一鸣兀自迟疑，提着单刀，不知该当上前夹击，还是夺路逃生？

胡斐身形一晃，已抢到了凤一鸣背后，凤天南一声大喝，金棍挥出，上前截拦。胡斐头一低，从凤一鸣腋下钻了过去，轻轻一掌，在他肩头一推，凤一鸣站立不稳，身子后仰，便向棍上撞去。凤天南大惊，急收金棍，总算他在这棍上下了数十年苦功，在千钧一发之际硬生生收回，才没将儿子打得脑浆迸裂。

胡斐一招得手，心想用这法子斗他，倒也绝妙，不待凤一鸣站稳，右手抓住了他后颈，提起左掌，便往他脑门拍落。

凤天南想起他在北帝庙中击断石龟头颈的掌力，这一掌落在儿子脑门之上，怎能还有命在？急忙金棍递出，猛点胡斐左腰，迫使他回掌自救。

胡斐左掌举在半空，稍一停留，待金棍将到腰间，右手抓着凤一鸣脑袋，猛地往棍头急送。凤天南立即变招，改为"挑袍撩衣"，自下向上抄起，攻敌下盘。胡斐叫道："好！"左掌在凤一鸣背上一推，用他身子去抵挡棍招。

如此数招一过，凤一鸣变成了胡斐手中的一件兵器。胡斐不是拿他脑袋去和金棍碰撞，便是用他四肢来格架金棍。凤天南出手稍慢，欲待罢斗，胡斐便举起手掌，作势欲击凤一鸣要害，叫他不得不救，但一救之下，总是处处危机，没一招不是令他险些亲手击毙了儿子。又斗数招，凤天南心力交瘁，突然向后退开三步，将金棍往地下一掷，当的一声巨响，地下青砖碎了数块，惨然不语。

胡斐厉声喝道："凤天南，你便有爱子之心，人家儿子却又怎地？"

凤天南微微一怔，随即强悍之气又盛，大声说道："凤某横行岭南，做到五虎派掌门，生平杀人无算。我这儿子手下也杀过三四十条人命，今日死在你手里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还不动手，摽里摽唆的干么？"胡斐喝道："那你自己了断便是，不用小爷多费手脚。"凤天南拾起金棍，哈哈一笑，回转棍端，便往自己头顶砸去。

突然间银光闪动，一条极长的软鞭自胡斐背后飞出，卷住金棍，往外一夺。凤天南膂力甚强，硬功了得，这一夺金棍竟没脱手，但回转之势，却也止了。这挥鞭夺棍的正是袁紫衣，她手上用力，向里一拉，凤天南金棍仍是凝住不动，她却已借势跃了出来。

袁紫衣笑道："胡大哥，咱们只夺掌门之位，可不能杀伤人命。"胡斐咬牙切齿地道："袁姑娘你不知道，这人罪恶滔天，非一般掌门人可比。"袁紫衣摇头道："我抢夺掌门，师父知道了不过一笑。若是伤了人命，他老人家可是要大大怪罪。"胡斐道："这人是我杀的，跟姑娘毫无干系。"袁紫衣答道："不对，不对！抢夺掌门之事，因我而起。这人是五虎派掌门，怎能说跟我没有干系？"胡斐急道："我从广东直追到湖南，便是追赶这恶贼。他是掌门人也好，不是掌门人也好，今日非杀了他不可。"

袁紫衣正色道："胡大哥，我跟你说正经话，你好好听着了。"胡斐点了点头。袁紫衣道："你不知我师父是谁，是不是？"胡斐

道："我不知道。姑娘这般好身手，尊师定是一位名震江湖的大侠，请问他老人家大名怎生称呼。"

袁紫衣道："我师父的名字，日后你必知道。现下我只跟你说，我离回疆之时，我师父对我说道：'你去中原，不管怎么胡闹，我都不管，但只要杀了一个人，我立时取你的小命。'我师父向来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决没半分含糊。"胡斐道："难道十恶不赦的坏人，也不许杀么？"袁紫衣说道："是啊！

那时我也这般问我师父。他老人家道：'坏人本来该杀。但世情变幻，一人到底是好是坏，你小小年纪怎能分辨清楚？世上有笑面老虎，也有虎面菩萨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只要杀错一个人，那便终身遗恨。'"胡斐点头道："话是不错。但这人亲口自认杀人无算，他在佛山镇上杀害良善，又是我亲眼见到，决计错不了。"袁紫衣道："我是迫于师命，事出无奈。胡大哥，你瞧在我份上，高抬贵手，就此算了吧！"

胡斐听她言辞恳切，确是真心相求，自与她相识以来，从未听过她以这般语气说话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，但随即想起锺阿四夫妇父子死亡枕藉的惨状，想起北帝神像座前石上小儿剖腹的血迹，想起佛山街头恶犬扑咬锺小二的狠态，一股热血涌上心头，大声道："袁姑娘，这儿的事你只当没碰上，请你先行一步，咱们到长沙再见。"

袁紫衣脸色一沉，愠道："我生平从未如此低声下气地求过别人，你却定是不依。这人与你又无深仇大怨，你也不过是为了旁人之事，路见不平而已。他毁家逃亡，昼宿夜行，也算是怕得你厉害了。胡大哥，为人不可赶尽杀绝，须留三分余地。"胡斐朗声说道："袁姑娘，这人我是非杀不可。我先跟你赔个不是，日后尊师若是怪责，我甘愿独自领罪。"说着一揖到地。

只听得刷的一响，袁紫衣银鞭挥起，卷住了屋梁上胡斐那柄单刀，一扯落下，轻轻一送，卷到了他面前，说道："接着！"胡斐伸手抓住刀柄，只听她道："胡大哥，你先打败我，再杀他全家，那时师父便怪我不得。"胡斐怒道："你一意从中阻拦，定有别情。尊师是堂堂大侠，前辈高人，难道就不讲情理？"

袁紫衣轻叹一声，柔声道："胡大哥，你当真不给我一点儿面子么？"火光映照之下，娇脸如花，低语央求，胡斐不由得心肠一软，但越是见她如此恳切相求，越是想到其中必有诈谋，心道："胡斐啊胡斐，你若惑于美色，不顾大义，枉为英雄好汉。你爹爹胡一刀一世豪杰，岂能有你这等不肖子孙？"

眼见若不动武，已难以诛奸杀恶，叫道："如此便得罪了。"单刀一起，一招"大三拍"，刀光闪闪，已将袁紫衣上盘罩住，左手扬处，一锭纹银往凤天南心口打去。

袁紫衣见他痴痴望着自己，似乎已答应自己要求，心中正自喜欢，哪知道他竟会突然出手，两人相距不远，这一招"大三拍"来得猛恶，银丝鞭又长又软，本已不易抵挡，而他左手又发暗器，但听风声劲急，显是这暗器出手极是沉重，只怕凤天南未必挡得住。袁紫衣心念一闪："他不会伤我！"长鞭甩出，急追上去，当的一声，将那锭纹银打落，对胡斐的刀招竟是不封不架。

原来胡斐知她武功决不在己之下，只要一动上手，便非片时可决，凤天南父子不免逃走，是以突然发难，但身边暗器只有钱镖，便是打中也不能致命，于是将一锭五两重的纹银发了出去，这一下手劲既重，去势又怪，眼见定可成功，岂料袁紫衣竟然冒险不护自身，反而去相救旁人，他刀锋离她头顶不及数寸，凝臂停住，喝道："这为什么？"袁紫衣道："迫不得已！"身形蓦地向后纵开丈余，银鞭回甩，叫道："看招吧！"

胡斐举刀一挡，待要俟机再向凤天南袭击，但袁紫衣的银丝软鞭一展开，招招杀着，竟是不容他有丝毫缓手之机，只得全神贯注，见招拆招。大殿上只见软鞭化成一个银光大圈，单刀舞成一个银光小圈，两个银圈盘旋冲击，腾挪闪跃，偶然发出几下刀鞭撞击之声。

斗到分际，袁紫衣软鞭横甩，将神坛上点着的蜡烛击落地下，胡斐心念一动："她要打灭烛火，好让那姓凤的逃走。"

可是虽知她的用意，一时却无应付之策，只有展开祖传胡家刀法中精妙之招，着着进攻。袁紫衣叫道："好刀法！"鞭身横过，架开了一刀，鞭头已卷住了西殿地下点燃着的一根柴火，向他掷去。

煮饭的铁锅虽被胡斐踢翻，烧得正旺的二三十根柴火却兀自未熄。胡斐见她长鞭卷起柴火掷来，不敢用力去砸，只怕火星溅开，伤了头脸，于是跃开闪避，这一闪一避，便不能再向前进击。袁紫衣缓出手来，将火堆中燃着的柴火随卷随掷，一根甫出，二根继至，一时之间，黑暗中闪过一道道火光。

胡斐见柴火不断掷来，又多又快，只得展开轻功，在殿中四下游走。眼见凤天南的家人、子弟、车夫仆从一个个溜向后殿，点中了穴道的也给人抱走，凤天南父子却目露凶光，站在一旁。他生怕凤天南乘机夺路脱逃，刀光霍霍，身子竟是不离庙门。

斗了一会，空中飞舞的柴火渐少，掉在地下的也渐次熄灭。

袁紫衣笑道："胡大哥，今日难得有兴，咱们便分个强弱如何？"说着软鞭挥动，甫点胡斐前胸，随即转而打向右胁。

胡斐举刀架开了前一招，第二招来得怪异，急忙在地下一个打滚，这才避开。

袁紫衣笑道："不用忙，我不会伤你。"这句话触动了胡斐的傲气，心想："难道我便真的输于你了？"催动刀法，步步进逼。此时大殿正中只余一段柴火，兀自燃烧，只听袁紫衣道："我这路鞭法招数奇将，你可要小心了！"突然风雷之声大作，轰轰隆隆，不知她软鞭之中，如何竟能发出如此怪声。胡斐叫了声："好！"先自守紧门户，要瞧明白她鞭法的要旨，再谋进击，忽听得必卜一声，殿中的一段柴火爆裂开来，火花四溅，霎时之间，火花隐灭，殿中黑漆一团。

这时雨下得更加大了，打在屋瓦之上，刷刷作声，袁紫衣的鞭声夹在其间，更是隆隆震耳。胡斐虽然大胆，当此情景，心中也不禁栗栗自危，猛地里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中一转："那日在佛山北帝庙中，凤天南要举刀自杀，有一女子用指环打落他的单刀。瞧那女子的身形手法，定是这位袁姑娘了。"想到此处，胸口更是一凉："她与我结伴同行，原来是意欲不利于我。"不知怎地，心中感到的不是惊惧，而是一阵失望和凄凉，意念稍分，手上竟也略懈，刀头给软鞭一卷，险些脱手，急忙运力往里回夺。

袁紫衣究是女子，招数虽精，膂力却远不及胡斐，给他一夺之下，手臂发麻，当即手腕外抖，软鞭松开了刀头，鞭梢兜转，顺势便点他膝弯的"阴谷穴"。胡斐闪身避过，还了一刀。

这时古庙中黑漆一团，两人只凭对方兵刃风声招架。胡斐更是全神戒备，心想："单是这位袁姑娘，我已难胜，何况还有凤天南父子相助。"此时他料定袁紫衣与凤天南乃是一党。今日显是落入了敌人的圈套之中。

两人又拆数招，都是每一近身便遇凶险。胡斐刷的一刀，翻腕急砍，袁紫衣身子急仰，只觉冷森森的刀锋掠面而过，相距不过数寸，不禁吓了一跳，察觉他下手已毫不容情，说道："胡大哥，你真生气了么？"软鞭轻抖，向后跃开。

胡斐不答，凝神倾听凤天南父子的所在，防他们暗中忽施袭击。袁紫衣笑道："你不睬我，好大的架子！"突然软鞭甩出，勾他足踝。这一鞭来得无声无息，胡斐猝不及防，跃起已自不及，忙伸刀在地下一拄，欲待挡开她的软鞭，不料那软鞭一卷之后随即向旁急带，卸开了胡斐手上的抓力，轻轻巧巧便将单刀夺了过去。

这一下夺刀，招数狡猾，劲力巧妙，胡斐暗叫不好，兵刃脱手，今日莫要丧生在这古庙之中，当下不守反攻，纵身前扑，直欺进身，伸掌抓她喉头。这一招"鹰爪钩手"招数极是狠辣，他虽依拳谱所示练熟，但生平从未用过。袁紫衣只觉得一股热气凑近，敌人手指竟已伸到了自己喉头，此时软鞭已在外缘，若要回转挡架，哪里还来得及？只得将手一松，身子后仰，呛啷啷一响，刀鞭同时摔在地下。

胡斐一抓得手，第二招"进步连环"，跟着追击。袁紫衣反手一指，戳中在胡斐右臂外缘，黑暗之中瞧不清对方穴道，这一指戳在肌肉坚厚之处，手指一拗，"啊哟"一声呼痛。胡斐暗叫："惭愧！幸好她瞧不清我身形，否则这一指已被点中要穴。"

两人在黑暗之中赤手搏击，均是守御多，进攻少，一面打，一面便俟机去抢地下兵刃。袁紫衣但觉对方越打越狠，全不是比武较量的模样，心下也是越来越惊，暗想："他怎地忽然如此凶狠？"她自出回疆以来，会过不少好手，却以今晚这一役最称恶斗，突然间身法一变，四下游走，再不让胡斐近身。胡斐见对方既不紧逼，当下也不追击，只守住了门户，侧耳静听，要查知凤天南父子躲在何处，立即发掌先将两人

击毙。但袁紫衣奔跑迅速，衣襟带风，掌力发出来也是呼呼有声，竟听不出凤天南父子的呼吸之声。

胡斐心生一计："她既四下游走，我便来个依样葫芦。"当下从东至西，自南趋北，依着"大四象方位"，斜行直冲，随手胡乱发掌，只要凤天南父子撞上了，不死也得重伤，便算不撞上，只要一架一闪，立时便可发觉他父子藏身之所。

两人本来近身互搏，此时突然各自盲打瞎撞，似乎互不相关，但只要有谁跃近兵刃跌落之处，另一人立即冲上阻挡，数招一过，又各避开。

胡斐在殿上转了一圈，没发觉凤天南父子的踪迹，心想：

"莫非他已溜到了后殿？不对不对！眼下彼强我弱，以他众人之力，一拥而上，足可制我死命。定是他正在暗中另布陷阱，诱我入彀。大丈夫见机而作，今日先行脱身，再图后计。"于是慢慢走向殿门，要待跃出。忽听得呼喇一响，一股极猛烈的劲风扑面而来，黑暗中隐约瞧来，正是一个魁梧的人形扑到。胡斐大喜，叫道："来得好！"双掌齐出，砰的一声，正击在那人胸前。这两拳他用上了十成之力，凤天南当场便得筋折骨断，立时毙命。

但手掌甫与那人相触，已知上当，只觉着手处又硬又冷，掌力既发，便收不回来，四下里泥屑纷飞，瑟瑟乱响，原来扑过来的竟是庙中的神像。只听得又是砰嘭一声巨响，那神像直跌出去，撞在墙上，登时碎成数截。袁紫衣笑道："好重的掌力！"这声音发自山门之外，跟着呛啷啷一响，却是软鞭与单刀都已被她抢在手中。

胡斐寻思："兵刃已被她夺去，该当上前续战，还是先求脱身？"对方虽是个妙龄少女，但武功之强，实在丝毫轻忽不得，各持兵刃相斗，一时难分上下，眼下她有软鞭在手，自己只余空手，那就非她之敌，何况她尚有帮手，这念头甫在心中一转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袁紫衣叫道："喂，南霸天，你怎么就走了？可太不够朋友了！"雨声中马蹄声又响，听得她上马追去。

胡斐暗叫："罢了，罢了！"这一下可说是一败涂地。虽想凤天南的家人弟子尚在左近，若要出气，定可追上杀死一批，但罪魁已去，却去寻这些人的晦气，不是英雄所为。

他从怀中取出火折，点燃了适才熄灭的柴火，环顾殿中，只见那湘妃神像头断臂折，碎成数块，四下里白米柴草撒满了一地。庙外大雨兀自未止。他瞧着这番恶斗的遗迹，想起适才的凶险，不由得暗自心惊，看了一会，坐在神坛前的木拜垫上，望着一团火光，呆呆出神。

心想："袁姑娘与凤天南必有瓜葛，那是确定无疑的了。

这南霸天既有如此强援，再加上佛山镇上人多势众，制我足足有余，却何以要毁家出走？他们今日在这古庙中设伏，我已然中计，若是齐上围攻，我大有性命之忧，何以既占上风，反而退走？瞧那凤天南的神情，两次自戕，半点不假，那么袁姑娘暗中相助，他事先是不知的了。"

再想起袁紫衣武功渊博，智计百出，每次与她较量，总是给她抢了先着。适才黑暗中激斗，唯恐惨败，将她视作大敌，此时回想，嘴角边忽露微笑，胸中柔情暗生。

不自禁想到："我跟她狠斗之时，出手当真是毫不留情？"

这一问连自己也难以回答，似乎确已出了全力，但似乎又未真下杀手。"当她扑近劈掌之时，我那'穿心锥'的厉害杀着为何不用？我一招'上马刀'砍出，她低头避过，我为什么不跟着使'霸王卸甲'？胡斐啊胡斐，你是怕伤着她啊。"突然间心中一动："她那一鞭刚要打到我肩头，忽地收了回去，那是有意相让呢，还是不过凑巧？还有，那一脚踢中了我左腿，何以立时收力？"

回忆适才的招数，细细析解，心中登时感到一丝丝的甜意："她决不想伤我性命！她决不想伤我性命。难道……难道……"想到这里，不敢再往下想，只觉得腹中饥饿，提起适才踢翻了的铁锅，锅中还剩着一些白米，于是将倒泻在地的白米抓起几把，在大雨中冲去泥污，放入锅中，生火煮了起来。

过不多时，锅中渐渐透出饭香，他叹了一口长气，心想：

"若是此刻我和她并肩共炊，那是何等风光？偏生凤天南这恶贼闯进庙来。"转念一想："与凤天南狭路相逢，原是佳事。我胡思乱想，可莫误入了歧途。"

心中暗自警惕，但袁紫衣巧笑嫣然的容貌，总是在脑海中盘旋来去，米饭渐焦，竟自不觉。

就在此时，庙门外脚步声响，啊的一声，庙门轻轻推开。

胡斐又惊又喜，跃起身来，心道："她回来了！"

火光下却见进来两人，一个是五十岁左右的老者，脸色枯黄，形容瘦削，正是在衡阳枫叶庄见过的刘鹤真，另一人是个二十余岁的少妇。

那刘鹤真一只手用青布缠着，挂在颈中，显是受了伤。那少妇走路一跷一拐，腿上受伤也自不轻。两人全身尽湿，模样甚是狼狈。胡斐正待开口招呼，刘鹤真漠然向他望了一眼，向那少妇道："你到里边瞧瞧！"那少妇道："是！"从腰间拔出单刀，走向后殿。刘鹤真靠在神坛上喘息几下，突然坐倒，脸上神色是在倾听庙外声息。

胡斐见他并未认出自己，心想："那日枫叶庄比武，人人都认得他和袁姑娘。我杂在人群之中，这样一个乡下小子，他自是不会认得了。"揭开锅盖，焦气扑鼻，却有半锅饭煮得焦了。胡斐微微一笑，伸手抓了个饭团，塞在口中大嚼，料想刘鹤真见了自己这副吃饭的粗鲁模样，更是不在意下。

过了片刻，那少妇从后殿出来，手中执着一根点燃的柴火，向刘鹤真道："没什么。"刘鹤真吁了口气，显是戒备之心稍懈，闭目倚着神坛养神，衣服上的雨水在地下流成了一条小溪流，水中混着鲜血。那少妇也是筋疲力尽，与他偎倚在一起，动也不动。瞧两人神情，似是一对夫妇，只是老夫少妻，年纪不称。

胡斐心想："凭着刘鹤真的功夫，武林中该当已少敌手，怎会败得如此狼狈？可见江湖间天上有天，人上有人，实是大意不得。"便在此时，隐隐听得远处又有马蹄声传来。

刘鹤真霍地站起，伸手到腰间一拉，取出一件兵刃，却是一条链子短枪，说道："仲萍，你快走！我留在这儿跟他们拚了。"又从怀里取出一包尺来长之物，交在她的手里，低声道："你送去给他。"

那少妇眼圈儿一红，说道："不，要死便大家死在一起。"

刘鹤真怒道："咱们千辛万苦，负伤力战，为的是何来？此事若不办到，我死不瞑目，你快从后门逃走，我缠住敌人。"那少妇兀自恋恋不肯便行，哭道："老爷子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没好好服侍你，便这么……这么……"刘鹤真顿足道："你给我办妥这件大事，比什么服侍都强。"左手急挥，道："快走，快走！"

胡斐见他夫妻情重，难分难舍，心中不忍，暗想："这刘鹤真为人正派，不知是什么人跟他为难，既叫我撞见了，可不能不理。"

便在此时，马蹄声已在庙门外停住，听声音共是三匹坐骑，两匹停在门前，一匹却绕到了庙后。

刘鹤真脸现怒色，道："给人家堵住了后门，走不了啦。"

那少妇四下一望，扶着丈夫手臂，爬上神坛，躲入了神龛之中，向胡斐做个手势，满脸求恳之色，叫他千万不可泄漏。

神龛前的黄幔垂下了不久，庙门中便走进两个人来。胡斐仍是坐在地下，抓着饭团慢慢咀嚼，斜目向那两人瞧去，饶是江湖上的怪人见过不少，此刻也不禁一惊，但见这两人双目向下斜垂，眼成三角，一大一小，鼻子大而且扁，鼻孔朝天，相貌实是奇丑。

两人向胡斐瞧了瞧，并不理会，一左一右，走到了后殿，过不多时重又出来，院子中轻轻一响，一人从屋顶跃下。原来当两人前后搜查之际，堵住后门那人已跃到了屋顶监视。

胡斐心道：“这人的轻功好生了得！”但见人影一晃，那人也走进殿来。瞧他形貌，与先前两人无大差别，一望而知三人是同胞兄弟。

三人除下身上披着的油布雨衣，胡斐又是一惊，原来三人披麻带孝，穿的是毛边粗布孝衣，草绳束腰，麻布围颈，便似刚死了父母一般。大殿上全凭一根柴火照明，雨声淅沥，凉风飕飕，吹得火光忽明忽暗，将三个人影映照在墙壁之上，倏大倏小，宛似鬼魅。

只听最后进来那人道：“大哥，男女两个都受了伤，又没坐骑，照理不会走远，左近又无人家，却躲去了哪里？”年纪最大的人道：“多半躲在什么山洞草丛之中。咱们休嫌烦劳，便到外面搜去。他们虽然伤了手足，但伤势不重，那老头手下着实厉害，大家须得小心。”另一人转身正要走出，突然停步，问胡斐道：“喂，小子，你有没见到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堂客？”胡斐口中嚼饭，惘然摇了摇头。

那大哥四下瞧了瞧，见地下七零八落地散满了箱笼衣物，一具神像又在墙脚下碎成数块，心中起疑，仔细察看地下的带水足印。

刘鹤真夫妇冒雨进庙，足底下自然拖泥带水。胡斐眼光微斜，已见到神坛上的足迹，忙道：“刚才有好几个人在这里打架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把湘妃娘娘也打在地下。有的逃，有的追，都骑马走了。”

那三弟走到廊下，果见有许多马蹄和车轮的泥印，兀自未干，相信胡斐之言不假，回进来问道：“他们朝哪一边去的？”

胡斐道：“好像是往北去的。小的躲在桌子底下，也不敢多瞧……”那三弟点点头，道：“是了！”取出一小锭银子，约莫有四五钱重，抛在胡斐身前，道：“给你吧！”胡斐连称：“多谢。”拾起银子不住抚摸，脸上显得喜不自胜，心中却想：

“这三人恶鬼一般，武功不弱，若是追上了凤天南他们，乱打一气，倒也是一场好戏。”

那二哥道：“老大，老三，走吧！”三人披上雨衣，走出庙门。胡斐依稀听到一人说道：“这中间的诡计定然厉害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抢在前头……”又一人道：“若是截拦不住，不如赶去报信。”先前那人道：“唉，咱们的说话，他怎肯相信？何况……”这时三人走入大雨之中，以后的说话给雨声掩没，再也听不见了。

胡斐心中奇怪：“不知是什么厉害的诡计？又要去给谁报信了？”听得神龛中喀喇几声，那少妇扶着刘鹤真爬下神坛。

日前见他在枫叶庄与袁紫衣比武，身手何等矫捷，此时便爬下一张矮矮的神坛，也是颤巍巍的唯恐摔跌，胡斐心想：“怪不得他受伤如此沉重。那三个恶鬼联手进攻，原也难敌。”

刘鹤真下了神坛，向胡斐行下礼去，说道：“多谢小哥救命大恩。”胡斐连忙还礼，他不欲透露身分，仍是装作乡农模样，笑道：“那三个家伙强横霸道，凶神恶煞一般，开口便是小子长、小子短的，我才不跟他们说真话呢。”刘鹤真道：“我姓刘，名叫鹤真，她是我老婆。小哥你贵姓啊？”

胡斐心想：“你既跟我说真姓名，我也不能瞒你。但我的名字不像乡农，须得稍稍变上一变。”于是说道：“我姓胡，叫做胡阿大。”他想爹妈只生我一人，自称阿大，也非说谎。

刘鹤真道：“小哥心地好，将来定是后福无穷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眉头一皱，咬牙忍痛。那少妇急道：“老爷子，你怎么啦？”刘鹤真摇了摇头，倚在神坛上只是喘气。胡斐心想他夫妇二人必有话说，自己在旁不便，于是道：“刘老爷子，我到后边睡去。”说着点了一根柴火，便到后殿。

他望着铺在神坛上的那堆稻草，不禁呆呆出神，没多时之前，袁紫衣还睡在这稻草之上，想不到变故陡起，玉人远去，只剩下荒山凄凄，古庙寂寂，不知日后是否尚能相见一面？

过了良久，手中柴火爆了个火花，才将思路打断，猛然想起：“啊哟不好，我那本拳经刀谱已给她盗了去！此刻我尚能与她打成平手。等她瞧了我的拳经刀谱，那时我每一招每一式她均了然于胸，岂非一动手便能制我死命？”满胸柔情，登时化为惧意，将柴火一抛，颓然倒在地下稻草之中。

一躺下去，刚好压在自己的包袱之上，只觉包袱有异，似乎大了许多，他本来将包袱当作枕头，后来听到凤天南说话之声，出去寻仇，那包袱并未移动，现在却移到了腰下。胡斐大是奇怪，心想：“刘鹤真夫妇与那三兄弟都到后殿来过，难道是他们动了我的包袱。”于是晃火折再点燃柴火，打开包袱一看，不由得呆了。

只见除了原来的衣物之外，多了一套外衣，一套衬里衣裤，一双鞋子，一双袜子。这些衣裤鞋袜本是他的，那日被袁紫衣推入泥塘，下河洗澡时除了下来，便都给她取了去。想不到此时衣裤鞋袜尽已洗得干干净净，衣襟上原有的两个破孔也已缝补整齐。他翻开衣服，那本拳经刀谱正在其下，刀谱旁另有一只三寸来长的碧玉凤凰。

这玉凤凰雕刻得极是精致，纹路细密，通体晶莹，触手生温。

胡斐呆了半晌，包上包袱，那只玉凤凰却拿在手中，吹灭柴火，躺在稻草堆里，思潮起伏：“若说她对我好，何以要救凤天南，竭力和我作对？若道对我不好，这玉凤凰，这洗干净、缝补好的衣服鞋袜又为了什么？”

在黑暗中睁大了双眼，哪里还睡得着？

胡斐躺在稻草之中，隱約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，也不知是出于自己想像，還是袁紫衣當真留下了香澤，不由得心中又喜又愁。

第八章　江湖風波惡



第八章　江湖风波恶

突然殿门口火光闪动，刘鹤真手执柴火，靠在妻子臂上，缓缓走进后殿，说道：“还是在这儿睡一会儿吧。”说着径往神坛走去，瞧模样便要睡在袁紫衣刚才睡过的稻草之中。

胡斐是少年人心性，一见大急，忙道：“刘老爷子，你爬上爬下不便，在地下睡方便得多，我的铺位让你。”说着提起包袱，奔到神坛旁边，伸脚跨上，抢先在稻草堆中躺下了。刘鹤真谢道：“小哥真是心好。”

胡斐躺在稻草之中，隐约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，也不知是出于自己想像，还是袁紫衣当真留下了香泽，心中又喜又愁，又伸手去摸怀中的那只玉凤凰。

睡了一会，忽听得刘鹤真低声道：“仲萍，这位小哥为人真好，咱夫妇俩须得好好报答他才是。”那名叫仲萍的少妇道：“是啊，若不是他一力遮掩，这庙中躺着的，那就是咱夫妻的两具尸首啦。”刘鹤真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适才当真险到了极处，锺氏三兄弟若要为难这位小哥，我便是拚了老命不要，也得救他。”仲萍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别人以侠义心肠相待，我们便得以侠义心肠报答。这位小哥虽是不会武艺，但为人却胜过不少江湖豪杰呢。”刘鹤真道：“低声！莫吵醒了他。”接着低低唤了几声：“小哥！小哥！”

胡斐并没睡着，但听他们极力夸赞自己，料知他又要开口称谢，未免不好意思，于是假装睡熟，并不答应。

仲萍低声道：“他睡着了。”刘鹤真道：“嗯！”隔了一会，又低声道：“仲萍，刚才我叫你独自逃走，你怎么不走？”语气之中，大有责备之意。仲萍黯然道：“唉！你伤势这么重，我怎能弃你不顾？”刘鹤真道：“自从我那老伴死后，我只道从此是一世孤苦伶仃了。不料会有你跟着我，对我又是这般恩爱。我又怎舍得跟你分开？可是你知道这封书信干系何等重大，若不送到金面佛苗大侠手中，不知有多少仁人义士要死于非命……”

胡斐听到“金面佛苗大侠”六字，心中一凛，险些儿“啊”的一声，惊呼出来。他知苗人凤与自己父亲生前有莫大牵连，据江湖传言，自己父亲便死在他手中，但每次询问抚养自己长大的平四叔，他总说此事截然不确，现下自己年纪尚小，将来定会原原本本的告知。胡斐当年在商家堡中，曾与苗人凤有过一面之缘，但觉他神威凛凛，当时幼小的心灵之中，对他大为钦服。直到此时，生平遇到的人物之中，真正令他心折的，也只赵半山与苗人凤两人而已。赵半山和他拜了把子，苗人凤却是没跟他说过一句话，甚至连眼角也没瞥过他一下，然而每次想到此人，总觉为人该当如此，才算是英雄豪杰。

只听仲萍低声道：“禁声！此事机密万分，便在无人之处，也不可再说。”刘鹤真道：“是啦！咱们这番奔走，是为了无数仁人义士，实无半点私心在内。皇天有灵，定须保佑相咱们成功。”这几句话说得正气凛然。胡斐暗暗佩服，心道：“这是侠义之事，不管苗人凤于我有恩还是有仇，我定当相助刘鹤真将信送到。”

两夫妻此后不再开口。过了良久，胡斐朦朦胧胧，微有睡意，合上眼正要入睡，忽听北面又有马蹄声响，锺氏兄弟三乘去而复回。胡斐微微一惊：“这三人再回庙来，此番刘鹤真定难躲过，不如我到庙外去打发了他们。便算不敌，也好让刘氏夫妇乘机逃走，去送那封要函。”于是将包袱缚在背上，轻轻溜下神坛，走出庙门，向锺氏三兄弟的坐骑迎去。

此时大雨已停，路面积水盈尺，胡斐践水奔行，片刻之间，黑暗中见三骑马头尾相接地奔来。他在路中一站，双手张开，大声喝道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若要从此过，留下买路钱！”

当头的锺老三哑然失笑，喝道：“哪里钻出来的小毛贼！”

一提马缰，便往胡斐身上冲来。胡斐左手倏地伸出，抓住马缰一勒，那马这一冲不下数百斤之力，但被他一勒，登时倒退了几步。他跟着使出借力之技，顺着那马倒退之势，一送一掀，一匹高头大马竟然站立不定，砰的一声，翻倒在地。总算锺老三见机得快，先自跃在路边。

这一来，锺氏三兄弟尽皆骇然，锺老大与锺老二同时下马，三人手中已各持了一件奇形兵刃。这时即将黎明，但破晓之前，有一段短短时光天色更暗，兼之大雨虽停，满天黑云迄未消散，胡斐虽睁大了眼睛，仍瞧不清三人手中持的是什么兵刃。

只听得一人粗声粗气地说道："鄂北锺氏兄弟行经贵地，未曾登门拜访，极是失礼。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"他三人听胡斐口音稚嫩，知他年岁不大，本来丝毫没放在心上，待见他一勒一推，竟将一匹健马掀翻在地，这功夫实是非同小可，不由得耸然改容。老大锺兆英出口叫字号，言语之中颇具礼敬。

胡斐虽然滑稽多智，生性却非轻浮，听得对方说话客气，便道："在下姓胡，没请教三位大号。"

锺兆英心想："我锺氏三雄名满天下，武林中人谁不知闻？

你听了'鄂北锺氏兄弟'六字，还要询问名号，见识也忒浅了。"于是答道："在下草字兆英，这是我二弟兆文，三弟兆能。我三兄弟有急事在身，请胡大哥让道。胡大哥既在此处开山立柜，我们兄弟回来，定当专诚道谢。"说着将手一拱。

以他一个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对后辈说话如此谦恭，也算是难得之极，只因他见胡斐一出手便显露了极强的武功，知道此人极是难斗，又想他未必只是孤身一人，若是另有师友在侧，那就更加棘手了。

胡斐抱拳还礼，说道："锺老师太过多礼。三位可是去找那刘鹤真夫妇么？"

这时天色渐明，锺氏三雄已认出这眼前之人，便是适才在湘妃庙所见的乡下少年。三兄弟互瞧了一眼，均想："这次可走了眼啦，原来这小子跟刘鹤真夫妇是一路。"

晨光熹微之中，胡斐也已瞧明白锺氏三兄弟手中的奇形兵刃，但见锺兆英手执一块尺许长的铁牌，上面隐约刻得有字；锺兆文拿的是一根哭丧棒；锺兆能手持之物更是奇怪，竟是一杆插在死人灵座上的招魂幡，在晨风之中一飘一荡，模样诡奇无比。三人相貌丑陋，衣着怪异，再经这三件凶险的兵刃一衬，不用动手已令人气为之夺。胡斐只怕他们突然发难，自己可不知这三件奇门兵刃的厉害之处，当下全神戒备，不敢稍有怠忽。

锺兆英道："阁下跟刘鹤真老师怎生称呼？"胡斐道："在下和刘老师今日是第二次见面，素无渊源。只是见三位相逼过甚，想代他说一个情。常言道得好：能罢手时便罢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刘老师夫妇既已受伤，三位便容让几分如何？"

锺兆文心中急躁，暗想在此耗时已久，莫要给刘鹤真乘机走了，当下向大哥使个眼色，慢慢移步，便想从胡斐身旁绕过。

胡斐双手一伸，说道："三位跟刘老师有什过节，在下全不知情。但那刘老师有要事在身，且让他办完之后，三位再找他晦气如何？那时在下事不干己，自然不敢冒昧打扰。"锺兆文怒道："我们就是不许他去办这件事。你到底让不让道？"

胡斐想起刘鹤真夫妇对答之言，说那通书信干连着无数仁人义士的性命，眼见这锺氏三兄弟形貌凶狠，显然生平作恶多端，料想今日若不动手，此事难以善罢，于是哈哈一笑，说道："要让路那也不难，只须买路钱三百两银子。"

锺兆文大怒，一摆哭丧棒，上前便要动手。锺兆英左手一拦，说道："二弟且慢！"探手入怀，取出四只元宝，道："这里三百两银子足足有余，便请取去。"锺兆文叫道："大哥，你干什么？"他想锺氏三雄纵横荆楚，怎能对一个后辈如此示弱？但锺兆英知道事机急迫，非尽快将刘鹤真截下不可，事有轻重缓急，胡斐这样一个无名少年，合三兄弟之力胜之不武，但稍有耽搁，那便误了大事，因此他说要买路钱，便取三百两银子给他。

这一着却也大出胡斐的意料之外，他笑嘻嘻地摇了摇头，并不伸手去接，说道："多谢，多谢！锺老师说这四只元宝不止三百两，可是晚辈的定价只是一百两银子一位，三位共是三百两，倘若多取，未免太不公道。这样吧，咱们同到前面市镇，找一家银铺，请掌柜的仔细秤过，晚辈只要三百两，不敢多取一分一毫……"

锺氏三雄听到此处，垂下的眉毛都竖了上来。锺兆英将银子往怀里一放，说道："二弟，三弟，你们先走。"向胡斐叫道："亮兵刃吧。在下讨教老弟的高招。"

胡斐见他神闲气定，实是个劲敌，自己单刀已给袁紫衣抢走，此时赤手空拳斗他三人，只怕难以取胜。他一想到袁紫衣，心中微微一甜，但随即牙齿一咬，心思若非你取去我的兵刃，此时也不致处此险境，眼见锺兆文、兆能兄弟要从自己身侧绕过，却如何阻挡？心念动处，倏地侧身抢上两步，右拳伸出，砰的一声，击在锺兆英所乘的黄马鼻上。这一拳他用了重手法，正是胡家拳谱中所传极厉害的杀着。那黄马立时脑骨碎裂，委顿在地，一动也不动的死了。

这一下先声夺人，锺氏三雄都是一呆。胡斐顺手抓起黄马的马鞍，微一用力，马肚带已然迸断，他将马鞍挡在胸前，双手各持一根镫带，说道："得罪了！只因在下未携兵刃，只好借这马鞍一用。"说着左手的铁镫挥出，袭向锺兆文的面门，右手铁镫横击锺兆能右胁，双镫齐出，已拦住两人去路。

锺氏三雄又惊又怒。三兄弟本来都使判官笔，但八年前败于苗人凤手下，引为奇耻大辱，从此弃笔不用，三人各自练了一件奇形兵刃，八年苦功，武功大进，满心要去和苗人凤再决雌雄，岂知在这穷乡僻壤之间，竟受这无名少年的折辱？锺兆英一声呼啸，兆文、兆能齐啸相应、啸声中阴风恻恻，寒气森森，胡斐听了，不由得心惊，只见三人举起铁灵牌、哭丧棒、招魂幡，分自三面攻上，当即将马鞍护在胸前当作盾牌，双手舞动铁镫，便似使着一对流星锤，居然有攻有守。

他拳脚和刀法虽精，却不似袁紫衣般精通多家门派武功，这流星锤的功夫他从未练过，只是仗着心灵手快，武学根底高人一等，这才用以施展抵挡。虽说一法通，万法通，武学高强之士即是一竹一木在手，亦能用以克敌护身，但锺氏三雄究是一流好手，以本身功力而论，每人均较他深厚。幸好他全然不会流星锤的招术，这才与三人拆了二三十招，尚未落败。

原来锺氏三雄见多识广，见胡斐拿了两只马镫当作流星锤使，即便着意辨认他的武功家数。只见他右手马镫横击而至，心想这是山东青州张家流星锤法中的一招"白虹贯日"，左手马镫也必顺势横击。哪知胡斐见锺兆文的哭丧棒正自下向上挑起，头顶露出空隙，当即抖动马镫，当头压落。锺氏三雄心中奇怪："这是什么家数？"

胡斐见锺兆文举棒封格，右手马镫径向锺兆能扫去。三兄弟暗暗点头，心想："是了，原来他是陕西延州褚十锤的门下，这一下'扬眉吐气'，下半招定是将双镫当胸直荡过来了。"

三人见过他推马击马，膂力极其沉雄，若是双锤当胸直荡，倒是大意不得，当下三人各举兵刃挺在胸间，齐运真力，要硬接硬架他这一荡。不料胡斐全不知"扬眉吐气"是什么招数，眼见三人举兵刃护胸，双镫蓦地下掠，击向三人下盘。三兄弟吓了一跳："怎么用起'翻天覆地'的招数来？"

锺兆能一面招架，一面叫道："喂，太原府'流星赶月'童老师是你什么人？莫非大水冲倒龙王庙么？"原来山西太原府童老师童怀道善使流星双锤，外号人称"流星赶月"，和锺氏三雄是莫逆之交，那"翻天覆地"的招数，正是他门中的单传绝技，别家使流星锤的决不会用。胡斐误打误撞，这一招使得依稀仿佛，他听锺兆能相询，笑道："童老师是我师弟。"

跟着双镫直挥过去。锺兆能"呸"的一声，骂道："混小子胡说八道！"

三人见他马镫的招数神出鬼没，没法摸准他武学师承，均自奇怪："我们数十年来足迹遍天下，哪一家哪一派的流星锤没见过？这小子却真是邪门。"

本来动手比武，若能识得对方的武功家数，自能占敌机先，处处抢得上风，但锺氏三雄连猜几次全都猜错，心神一乱，所使的招数竟然大不管用。这皆因胡斐神拳毙马，使得三人心有所忌，否则也用不着辨认他家数门派，一上手便各展绝招，胡斐早已糟了。

二十余招之后，锺氏三雄见他双镫的招数虽然奇特，威力却也不强，于是各展八年来苦练的绝技，牌、棒、幡三件奇形兵刃的怪招源源而至。锺兆英的灵牌是镔铁铸成，走的全是刚猛路子，硬打硬砸，胡斐此时看得清楚，牌上写的是“一见生财”四字。锺兆能的招魂幡却全是柔功，那幡子布不像布，革不像革，马镫打上去全不受力，但若给幡子拂中身体，想来滋味定然极不好受。锺兆文的哭丧棒却是介乎刚柔之间，大致是杆棒的路子，却又杂着鞭锏的家数。三兄弟兵刃不同，但三件兵刃的木柄仍是当判官笔使，刚柔相济，互辅互成。胡斐暗暗叫苦，知道再斗片刻，非败不可，突然双掌回转，托在马鞍之后，向外急推。这一推之力势道不小，呼的一声响，马鞍疾飞而前。

锺氏三雄急跃闪开，不知他又要出什么怪招。

胡斐大声说道：“在下本是好心劝架，并没跟三位动手之意，因此赤手空拳，没带兵器，用这马鞍子怎能够斗得过三位当世英雄？今日算我认输便是。”说着闪身让在道旁。

锺氏三雄明知他出言相激，但因有要事在身，不愿跟他纠缠。锺兆能便道：“好吧，下次你取得趁手兵刃，我们再领教高招。”说着拔足便走。

胡斐笑道：“下次，下次，好一个下次！原来锺氏三兄弟是如此这般的人物。”锺兆文怒道：“什么如此这般？你自己没兵刃，又怪得谁来？”胡斐道：“我倒有个妙法，就只恐你们不敢跟我比试。”锺氏三雄经他一激再激，再也忍耐不住，齐声道：“你划下道儿吧！”锺兆英跟着说道：“我两位兄弟在这里领教，在下却要少陪。”说着纵身跃起。

胡斐跟着跃起，双手在空中一拦。锺兆英没想到他身法竟是如此迅捷，铁牌一抖，迎面打去。胡斐拳脚功夫却胜他甚多，当下不闪不避，身子尚未落地，右手已跟着回转，抓住了他右腕，一抖一扭，锺兆英手中的铁牌竟险些给他夺去。

兆文、兆能齐吃一惊，分自左右攻到，相助兄长。胡斐一声长笑，向后跃开丈许，顺势在道旁一株松树上折了根树枝，说道：“三位敢不敢试试我的刀法？”

锺兆英这一下虽没给他夺去铁牌，但手腕已给抓得隐隐生疼，心中更是加了三分疑惧，暗想：“这少年实非寻常之辈，我若孤身去追刘鹤真，留下二弟三弟在此，实是放心不下，须得合兄弟三人之力，先料理了他。纵有耽搁，也说不得了。”

锺兆文见胡斐手中拿了一根四尺来长的松枝，不知捣什么鬼，眼望大哥，听他的主意。

锺兆英沉住了气，说道：“阁下要比刀法，可惜我们也没携得单刀，否则倒也可奉借。”胡斐道：“咱们素不相识，自无深仇大怨，比武只求点到为止，是也不是？”锺兆英道：“不错！”胡斐用左手折去松枝上的桠叉细条，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根枝条，说道：“这松枝便算是一柄刀，三位请一齐上来。

咱们话说在先头，这松枝砍在何处，便算是钢刀砍中。锺氏三兄弟说话算不算数？”

锺兆英见他如此托大，心中更是有气，大声道：“锺氏三雄信义之名早遍江湖，那时你这位小兄弟可还没出世呢。”

胡斐道：“如此最好，看刀吧！”举起松枝，刷的一招横砍。锺兆文自后抢上，提棒便打。胡斐斜跃避开，松枝已斩向锺兆能颈中。锺兆能倒转幡杆，往他松枝上砸去，同时锺兆英的铁牌也已打到。

那胡家刀法真有鬼神莫测之变，锺氏三雄武功虽强，但胡斐一将那松枝当作刀使，立时着着抢攻，在三人之间穿插来去，砍削斩劈，一根小小的松枝，竟然显出了无穷威力。锺氏三雄越斗越奇，只见他这松枝决不与三般兵刃碰撞，但乘暇抵隙，招招都杀向自己的要害。被松枝击中虽然无碍，但有约在先，决不能让它碰到身体。锺兆文焦躁起来，挥棒横扫，猛砸胡斐胫骨。他三兄弟每一招都是互有呼应，只待胡斐跃起相避，锺兆能的招魂幡便从他头顶盖落，兆英的铁牌却猛击他的右腰。哪知胡斐并不跃起，反而抢前一步，直欺入怀，手起枝落，松枝已击中锺兆文的左肩。

这一招凌厉之极，那松枝如换成了钢刀，锺兆文的一条左臂已立时被卸了下来。这松枝的一击自然伤他不着什么，但锺兆文面色大变，叫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将哭丧棒往地下一抛，垂手退开。

锺兆英、锺兆能兄弟心中一寒，牌幡却舞得更加紧了，各施杀着，只盼能将胡斐打中，扯个平手。但过不数招，锺兆英颈中给松枝一拖而过，锺兆能却是右腿上被松枝划了一下。

两人相顾惨然，一齐抛下兵刃。突然间锺兆英“哇”的一声，喷出一大口鲜血。

胡斐见他们信守约言，暗想这三兄弟虽然凶恶，说话倒是作得准，他自知并未下手打伤锺兆英，他口吐鲜血，定是急怒攻心所致，心下颇感歉疚，双手一拱，待要说几句来交代。锺兆能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阁下武技惊人，佩服佩服！只是年纪轻轻，不走正途。可惜了一副好身手。”胡斐愕然道：“我怎地不走正途了？”锺兆文怒道：“三弟，还跟他说些什么？”

扶起锺兆英骑上马背，牵着缰绳便走。

三件奇门兵刃抛在水坑之中，谁都没再去拾。

胡斐眼见三人掉头不顾而去，地下剩下一匹死马，三件兵刃，心中颇有感触，瞧了好一阵子，这才回向古庙。

走进庙中，前殿后殿都不见刘鹤真夫妇的人影，知他二人已乘机远去，想起刚才做了一件好事，心中也不禁有得意之感，又想：“那苗人凤不知住在何处？此人号称‘打遍天下无敌手’，武功不知如何了得？”这人与自己过世了的父亲有莫大关连，当日商家堡一见，自己拳经刀谱的头上两页，也是凭着他的威风才从阎基手中取回，此后时时念及，此刻很想跟着刘鹤真夫妇去瞧瞧，但那凤天南虽然逃去，去必不远，此仇不报，非丈夫也，到底是追踪哪一个好，一时竟自打不定主意。

他低头寻思，又从故道而回，走到适才与锺氏三雄动手之处，只见地下的三件奇门兵刃已然不见，那匹死马却兀自横卧在地。他大是奇怪：“我这一来一去，只是片刻间的事，这时天色尚早，不会有过路之人顺手捡了去，难道锺氏兄弟去而复回么？”

他在四处巡视，不见有异，一路察看，终于在离相斗处十余丈的一株大树干上，看到一个污泥的足印。这足印离地约莫一丈三尺高，印在树干不向道路的一面，若非细心检视，决不会看到。足印的污泥甚湿，当是留下不久，而足印的鞋底纤小，又显是女子的鞋印。

他心中一动：“难道是她？我和锺氏三雄相斗之时，她便躲在树上旁观？”想到这里，一颗心怦怦乱跳，立即纵身而起，攀住一根树干翻身上树，果然在一根横枝之上，又见到两个并列的女子湿泥足印，在横枝之旁，却有一根粗大的树枝被踏断了，断痕甚新。他反感疑惑：“倘若是袁姑娘，以她的轻身功夫，决不会踏断这根树枝。”再攀上一看，只见另一根横枝上又有两只并列的男子脚印。他心中疑窦立时尽去，却不由得感到一阵失望：“原来是刘鹤真夫妇在这里偷看。”

然而心中刚明白了一个疑窦，第二个、第三个疑窦跟着而来：“他二人身负重伤，怎能窜高躲在此处，我竟丝毫没有察觉？锺氏三雄既去，他们怎又不出声跟我招呼？”转念一想：

“啊，是了。他们本来只道我不会武艺，但突见我打败锺氏三雄，心中起疑，只怕我于他们有所不利，是以不敢露面。江湖间风波险恶，处处小心在意，原是前辈的风范。又何况他们有要事在身，怎能大意？”想到这里，便即释然，只见两排带泥足印在草丛间向东北而去，他起了好奇之心，便顺着足印向前追踪。

整夜大雨之后遍地泥泞，这一男一女的足印甚是清晰，跟随时毫不费力，但见两对足印始终避开道路，在草丛间曲曲折折地穿行。跟了一个多时辰，到了一个小市镇，镇外足迹杂沓，再也分不清楚了。

胡斐心想：“他二人饿了一晚，此时必要打尖，就只怕他们只买些馒头点心，便穿镇而去，那便不易追寻。”于是在镇口的山货店里买了一件蓑衣一顶斗笠，穿戴起来，将大半个脸都遮住了，走到镇上几家饭店和骡马行去探视。

瞧了几家都不见影踪，这市镇不大，转眼便到了镇头，正要回过身来，自行去买饭吃，忽听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：“大嫂，有针线请相借一使。”正是刘鹤真之妻的声音。

他低头从斗笠下斜眼看去，见话声是从一家民居中发出，心想：“他夫妇怕敌人跟踪，是以不敢住店。”又想：“瞧他们这等严加防备的模样，只怕除了锺氏兄弟，尚有极厉害的对头和他们为难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索性暗中保护，务必让他们将书信送到苗大侠手中。”回头不到七八家门面，便是一家小客店，于是找一个房住了，一直注视刘鹤真借住的那家人家。

直到傍晚，刘鹤真夫妇始终没有露面。胡斐心想：”前辈做事真是仔细，他们定要待天黑透了方才启程。”果然待到二更天时，望见刘鹤真夫妇从那民居中出来，疾奔出镇，脚步迅捷，显然身上并未受伤。

胡斐心想：“原来他们先前的受伤全是假装，不但瞒过了锺氏兄弟，连我也给瞒过了。”他不敢怠慢，跃出窗户，跟随在后。只见刘鹤真腋下挟着一个长长的包裹，不知包着什么东西。他的轻身功夫比刘鹤真高明得多，悄悄跟随在后，料想刘氏夫妇定然毫不知觉。

跟着二人走了五六里路，来到孤零零的一所小屋之前，只见刘鹤真打个手势，命妻子伏在草丛之中，走上几步，朗声道：“金面佛苗大侠在家么？有朋友远道来访。”

只听屋中一人说道：“是哪一位朋友？恕苗人凤眼生，素不相识。”这话声并不十分响亮，胡斐听在耳中只觉又是苍凉，又是醇厚。

刘鹤真道：“小人姓锺，奉鄂北鬼见愁锺氏兄弟之命，有要函一通送交苗大侠。”胡斐大是惊奇：“怎么那信是锺氏兄弟的？他们却何以又要拦阻？”只听苗人凤道：“请进吧！”屋中点起灯火，呀的一声，木门打开。胡斐伏在一株栗树之后，但见一个极高极瘦的人影站在门框之间，头顶几要碰到门框，右手执着一只烛台。

刘鹤真拱手行礼，走进屋中。胡斐待两人进屋，便悄悄绕到左边窗户下偷瞧。苗人凤道：“另外两位不进来么？”刘鹤真心想：“哪里还有两位？”口中含糊答应。

胡斐一听苗人凤说到“另外两位”，心中一惊：“这苗人凤果然厉害之极，我脚步声虽轻，他却早知共有三人同来。”

心想在此偷看，他也必定知觉，正想退开，忽听刘鹤真道：“锺氏兄弟八年前领教了苗大侠的高招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现下另行练了三件兵刃，特命小人先送给苗大侠瞧瞧，以免动手之际，苗大侠说他们兵刃怪异，占了便宜。”说着打开包裹，呛啷啷几声响，将三件兵器抖在桌上。

胡斐觉得他的举动越来越是不可思议，俯眼到窗缝上向内张望，但见桌上三件兵器正是那铁灵牌、哭丧棒和招魂幡，兵刃上泥污斑斑，兀自未擦干净。

苗人凤哼了一声，向三件兵刃瞧了一眼，并不答话。刘鹤真从怀里摸出一封书信，双手递了上去，说道：“请苗大侠拆看，小人信已送到，这便告辞。”说着双手一拱，就要退出。

苗人凤接过信来，说道：“慢着。我瞧信之后，烦你带一句回话。”他心知这封定是战书，当下撕开封皮，取出信来。

胡斐乘苗人凤看信，仔细打量他的形貌，但见他比之数年前在商家堡相见之时，似已老了许多，脸上神色也大是憔悴。苗人凤看着书信，双眉登竖，眼中发出愤怒之极的光芒。

胡斐瞧得害怕，正想退开，突见他双手抓住书信，嗤的一下，撕成两半。

书信一破，忽然间他面前出现一团黄色浓烟，苗人凤叫声：“啊哟！”双手揉眼，脸现痛苦之色。刘鹤真急纵向后，跃出丈余。

这变故起于俄顷，但便在这一霎之间，胡斐心中已然雪亮：“原来这刘鹤真在信中暗藏毒药，毒害苗大侠的双目。”他大叫：“狗贼休走！”飞身向刘鹤真扑去。

刘鹤真挫膝沉肘，从腰间拔出链子枪，回手便戳。胡斐心中愧怒交攻，侧身闪避，伸手去夺他链子枪，猛觉背后风声劲急，一股刚猛无比的掌力直扑自己背心，只得双掌反击，运力相卸。

他知道苗人凤急怒之下，这掌力定然非同小可，不敢硬接硬架，当下使出赵半山所授的太极拳妙术“阴阳诀”，想卸开对方掌力，岂知双手与对方手掌甫接，登时眼前一黑，胸口气塞，腾腾腾连退三步，苗人凤的掌力只卸去了一半，余一半还是硬接了过来。胡斐叫道：“苗大侠，我帮你拿贼……”

两人这一交掌，刘鹤真已乘空溜走。

苗人凤只觉双目剧痛，宛似数十枚金针同时攒刺，他与胡斐交了一招，觉得此人武功甚强，实是个劲敌，不由得暗自心惊，胡斐那句“我帮你拿贼”的话竟没听见。

胡斐眼见刘鹤真夫妇往西逃去，正要拔步追赶，忽见大路上三人快步奔来。这三人披麻戴孝，不用瞧面目，便知是锺氏三雄了。

胡斐回过头来，见苗人凤双手按住眼睛，脸上神情痛楚，待要上前救助，又怕他突然发掌，于是朗声说道：“苗大侠，我虽不是你朋友，可也决计不会加害，你信也不信？”

这几句话说得极是诚恳。苗人凤虽未见到他面目，自己又刚中了奸人暗算，双目痛如刀剜，但一听此言，自然而然觉得这少年绝非坏人，真所谓英雄识英雄，片言之间，已是意气相投，于是说道：“你给我挡住门外的奸人。”他不答胡斐“信也不信？”的问话，但叫他挡住外敌，那便是当他至交好友一般。

胡斐胸口一热，但觉这话豪气干云，若非胸襟宽博的大英雄大豪杰，决不能说得出口，当真是有白头如新，有倾盖如故，苗人凤只一句话，胡斐立时甘愿为他赴汤蹈火，眼见锺氏三兄弟相距屋门尚有二十来丈，当即拿起烛台，奔至后进厨房中，拿水瓢在水缸中舀了一瓢水，递给苗人凤，道：“快洗洗眼睛。”

苗人凤眼睛虽痛，心智仍极清明，听得正面大路上有三人奔来，另有四个人从屋后窜上了屋顶。他接过水瓢，走进内房，先在床上抱起了小女儿，这才低头到水瓢中洗眼。这毒药实是猛恶之极，经水一洗，更是剧痛透骨钻心。

那小女孩睡得迷迷糊糊，说道：“爹爹，你同兰儿玩么？”

苗人凤道：“嗯，乖兰儿，爹抱着你，别睁开眼睛，好好的睡着。”那女孩道：“那老狼真的没吃了小白羊吗？”苗人凤道：“自然没有，猎人来了，老狼就逃走啦！”那女孩安心地叹了口气，将脸蛋儿靠在父亲胸口，又睡着了。

胡斐听他父女俩对答，微微一怔，随即明白，女孩在睡觉之前，曾听父亲说过老狼想吃小白羊的故事，在睡梦之中兀自记着。

此时锺氏兄弟距大门已不到十丈，只听得噗噗两声，两个人从屋顶跃入了院子。胡斐关上大门，拖过桌子顶住，叫锺氏兄弟不能立即入屋，以免前后受攻，跟着左手一煽，烛火熄灭。跃入院子的两人见屋中没了火光，不敢立时闯进。

苗人凤低声道：“让四个人都进来。”胡斐道：“好！”取出火刀火石，又点燃了蜡烛，将烛台放在桌上。

只听得大门外锺兆英叫道：“鄂北锺兆英、兆文、兆能三兄弟拜见苗大侠，有急事奉告。”苗人凤“哼”了一声，并不理睬。

院子中的两人一人执刀，另一人拿着一条三节棍，眼见苗人凤双目紧闭，睁不开来，但震于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的威名，哪敢贸然进屋？那持刀的人向屋上一招手，叫道：“他眼睛瞎了！”屋上两人大喜，一齐跃下。

胡斐瞧这两人身手矫捷，比先前两人强得多，当下身形一闪，抢到了两人背后，双掌向前推出。喝道：“进去！”这一推力道刚猛，两人不敢硬接，向前急冲了几步，跨过门槛，进了客堂。

胡斐守在边门之外，轻轻吸一口气，猛力一吐，波的一声，一丈多外的烛火登时又灭了。客堂中黑漆一团。

来袭的四人吓了一跳，一怔之下，各挺兵刃向苗人凤攻了上去。

那女孩睡在苗人凤怀中，转了过身，问道：“爹，什么声音？是老狼来了么？”苗人凤道：“不是老狼，只是四只小耗子。”听到兵刃劈风之声袭向头顶，中间夹着锁链扭动的声音，知是三节棍、链子枪一类武器，右手倏地伸出，抓住三节棍的棍头一抖，那人“啊”的一声，手

臂酸麻，三节棍已然脱手。苗人凤顺手挥出，拍的一响，击在他腰眼之上。那人立时闭气，晕了过去。其余两人使刀，一人使一条铁鞭，默不作声的分从三面攻上。三人知道苗人凤视力已失，全凭听觉辨敌，是以不敢稍有声响。

那女孩道："爹，耗子会咬人么？"苗人凤道："耗子想偷偷摸摸的来咬人，不过见到老猫，耗子便只好逃走了。"那女孩道："什么声音响？是刮大风吗？爹，是不是要下雨了？"苗人凤道："是啊！待会儿还要打雷呢！"那女孩道："雷公菩萨只打恶人，不打好人。是不是？"苗人凤道："是啊！雷公菩萨喜欢乖女孩儿。"苗人凤单手拆解三般兵刃，口中和女儿一问一答，竟没将身旁三个敌人放在心上。

那三人连出狠招，都给苗人凤伸右手抢攻化解。一个使刀的害怕起来，叫道："风紧，扯呼！"转身出外，冲到门边时，胡斐左腿扫出，将他踢倒在地，顺手将他的单刀夺了过来。

苗人凤道："乖宝贝，你听。要打雷啦！"一拳击出，正中那使铁鞭的下颚，砰的一声，这人飞了起来，越过胡斐头顶，摔在院子之中。另一个使刀的武功最强，手脚滑溜。苗人凤连发两拳，竟都给他避开。苗人凤生怕惊吓了女儿，只是坐在椅上，并不起身追出。

那人这时已明白苗人凤眼睛虽瞎，自己可奈何他不得，又知守在门口那人也是个极厉害的脚色，自己困在小屋之中，变成了瓮中之鳖，难道束手待毙不成？突然向苗人凤猛砍一刀，乘他侧身避让，一闪身进了卧室，他晃亮火折，点燃了床上的纱帐，跟着从窗中窜出，上了屋顶。

纱帐着火极快，转瞬之间，已是浓烟满屋。

锺兆英在门外叫道："苗大侠，我三兄弟是来找你比武较量，但此时决不乘人之危，你放心便是。"锺兆文见窗中透出火光，叫道："起火，起火！"锺兆能叫道："贼子如此卑鄙。

大哥，咱们先救火要紧。"三兄弟跃上屋顶。

胡斐知道锺氏兄弟武功了得，非适才四人可比，苗人凤本事再强，总是双目不能见物，怀中又抱着女儿，定然难以抵敌，须得自己出手助他打发，于是大声喝道："无耻奸徒，不许进来！"

那女孩道："爹，好热！"苗人凤推开桌子，一足踢出，门板向外飞出四五丈。他抱着女孩踏出大门，向屋顶上的锺氏兄弟招招手，说道："下来动手便是。"他怕惊吓了女儿，虽对敌人说话，仍是低声细气。

心中不自禁想到：八年之前，也是与锺氏三雄对敌，也是屋中起火，也是自己身上有伤，只是陪着自己的却不是女儿，而是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姑娘。不，她没有陪，是在危急之际先逃出去了……

胡斐眼见火势猛烈，转眼便要成灾，料想苗人凤必可支持得一时，倒是先救火要紧，抛下单刀奔进厨房，见灶旁并列着三只七石缸，缸中都贮着清水，于是伸臂抱住了一只，喝一声："起！"一只装了五六百斤水的大缸竟给他抱了起来。饶是他此时功力已臻第一流好手之境，也不禁脚步蹒跚。他不敢透气，奋力将水缸抱到卧室之外，连缸带水，一并掷了进去。

火头给这缸水一浇，登时小了，但兀自未熄。胡斐又去抱了一缸水，走到卧室门外，正要奋力掷出，忽听背后呼的一响，有人偷袭。原来先前被他踢倒的那人拾起地下单刀，向他背心砍落。

胡斐双手抱着水缸。无法挡格躲闪，急忙反脚向后勾踢。

这一踢怪异之极，当年阎基学得这一招，连马行空这等著名武师都难以拆解。这时胡斐反脚踢出，正中那人小腹。砰的一响，那人连刀带人飞了起来，掠过胡斐头顶，跌在他抱着的水缸之中。

他抱着那口七石缸本已十分吃力，手上突然又加了一百五六十斤重量，如何支持得住？顺手一推，水缸与人一齐飞入火中。水缸破裂，只割得那人满身是伤，好在火头已熄，才不致葬身火窟。

胡斐将火救熄，正要出去相助苗人凤，忽听屋后传来大声喝骂，又有拳打足踢之声，有两人斗得极是激烈。听那喝骂的声音，却是刘鹤真所发，只听他喝道："好奸贼，给我上这个大当！"

胡斐心想："他与谁动手？此人是罪魁祸首，说什么也得将他抓住。"从后门奔将出去，只见刘鹤真正和一人近身纠缠，赤手厮打。瞧这人身形，便是纵火的那人。胡斐大是奇怪，心想今日之事当真难以索解，这两人明明是一路，怎么自相火拚起来了？反正两个都不是好人，当下纵身而前，施展大擒拿手，一抓下去便擒住了两人后心要穴，两人正自恶斗，分不出手相抗，否则二人武功都颇不弱，也不能给他一拿便即得手。

胡斐侧耳没听到大门外有相斗的声音，生怕苗人凤目光不便，遭了锺氏兄弟的毒手，眼见身头有一口井，于是一手一个，将刘鹤真和那人都投入井中，又到厨房中抱出第三口大缸压在井上，这才绕过屋子，奔到前门。

但见锺氏兄弟已跃在地下，与苗人凤相隔七八丈，手中各拿着一对判官笔，却不欺近动手、胡斐道："苗大侠，我给你抱孩子。"

苗人凤正想自己双目已瞎，纵然退得眼前的锺氏三兄弟，但由于"打遍天下无敌手"这个外号太恶，生平结下仇家无数，只要江湖上一传开自己眼睛瞎了，强仇纷至沓来，那时如何抵御？看来性命难以保全，最放心不下的便是这个女儿。

他以耳代目，听得胡斐却敌救火，干净利落，智勇兼全，这人素不相识。居然如此义气，女儿实可托付给他，于是问道："小兄弟，你尊姓大名，与我可有渊源？"

胡斐心想我爹爹不知到底是不是死在他的手下，此刻不便提起，当下说道："丈夫结交，何重义气，只须肝胆相照，何必提名道姓？苗大侠若是信托得过，在下便是粉身碎骨，也要保护令爱周全。"

苗人凤道："好，苗人凤独来独往，生平只有两个知交，一个是辽东大侠胡一刀，另一个便是你这位不知姓名、没见过面的小兄弟。"说着抱起女儿，递了过去。

胡斐虽与他一见心折，但唯恐他是杀父仇人，恩仇之际，实所难处，待听他说自己父亲是他生平知交，心头一喜，双手接过女孩，只见她约莫六七岁年纪，但生得甚是娇小，抱在手里，又轻又软，淡淡星光之下见她合眼睡着，呼吸低微，嘴角边露着一丝微笑。

锺氏三雄见胡斐也在此处，又与苗人凤如此对答，心中都感奇怪。

苗人凤撕下一块衣襟，包在眼上，双手负在背后，低沉着嗓子道："无耻奸贼，一齐上吧。我女儿睡着了，可莫大声吵醒了她。"

锺兆英踏上一步，怒道："苗大侠，当年我徒儿死在你手下，我兄弟来跟你算帐，后来得知我徒儿觊觎别人利器，行止不端，死有应得，这事还得多谢你助我清理门户。"苗人凤"哼"了一声，道："说话小声些，我听得见。"

锺兆英怒气更增，大声道："只是那时你腿上受伤，我三兄弟仍非敌手，心中不服，苦练了八年武功之后，今日再要来讨教。在途中得悉有奸人要对你暗算，我兄弟兼程赶来，要请你提防。眼下奸人已去，你肯不肯赐教，但凭于你，何以口出恶言？又何以自缚双眼，难道我锺氏三雄如此不肖，你连一眼都不屑看么？还是你自以为武功精绝，闭着眼睛也能打败我三兄弟？"

苗人凤听他语气，似乎自己双目中毒之事，他并不知情，沉着嗓子道："我眼睛瞎了！"

锺兆英大惊，颤声道："啊唷，这可错怪了你苗大侠，我兄弟苦练八年，武功也没什么长进，跟你讨教之事，那不用提了。你可知韦陀门有个名叫刘鹤真之人吗！适才你打走的人中，并没他在内。此人一两日内，定会来访。苗大侠你眼睛不便，此人来时，务须小心在意。"

胡斐插口说道："锺大爷，那刘鹤真下毒之事，你当真不知情么？"锺兆英道："你跟苗大侠到底是友是敌？咱们要阻截那刘鹤真，你何以反而极力助他？"胡斐道："此事说来惭愧，其中原委曲折，小弟也弄不明白。好在那刘鹤真已给小弟擒住，压在后面井中。咱们一问便知端的。"转头问苗人凤道："锺氏三兄弟到底是好人，还是坏人？"

锺兆文冷冷地道："我们既不行侠仗义，又不济贫助孤，算什么好人？"苗人凤道："锺氏三雄并非卑鄙小人。"三兄弟听了苗人凤这句品评，心中大喜，当真是一言之褒，荣于华衮。三张丑脸都是显得又喜欢又感激。

兆文、兆能兄弟俩绕到屋后，拾开井上的水缸，喝道："跳上来吧！"只听得井中哼哼唧唧，竟有两个人的声音，砰的一响，又是拍的一声，还夹着稀里哗啦的水声，那两人似乎正在拚命相斗。在这井中一个人转折都是不便，两人竟挤着互殴，狼狈之情，可想而知。锺兆文将井边的吊桶垂了下去，喝道："抓住吊桶。我吊你们上来。"觉得绳上一紧，下面已经抓住，于是使劲收绳，果然湿淋淋的吊起两人。

刘鹤真脚未着地，一掌便向另一人拍了过去。那人武功不及他，在井中已吃了不少苦头，给他按着喝饱了水，已然昏昏沉沉。锺兆文眼见这一掌能致他死命，忙伸手格开。锺兆能一对判官笔分点两人后心，喝道："要命的便不许动。"兄弟俩将两人抓到屋中。

这时胡斐已将那女孩交回给苗人凤，点亮了烛台。卧室中烧得一塌胡涂，满地是水，竟无立足之处。苗人凤将女儿放在厢房中自己床上，回身出来时，锺氏兄弟已将刘鹤真和另一人抓到。

苗人凤轻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'韦陀双鹤'的名头，我二十多年前便已听到过。刘师兄和万师兄两位，江湖上的声名并不算坏啊。"刘鹤真道："苗大侠，我上了奸人的当，追悔莫及。你眼睛的伤重么？"锺氏三兄弟一齐"啊"的一声。

他们不知苗人凤眼睛受伤，原来还只适才之事。

苗人凤不答，向那使刀之人说道："你是田归农的弟子吧？

天龙门的武功也学到七成火候了。"那人吓得魂不附体，突然双膝跪倒，连连叩头，说道："苗大侠，小人是受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请你老人家高抬贵手。"猛地里"哇、哇"两声，吐出几口水来。

刘鹤真骂道："奸贼，你骗得我好苦！"扑上去又要动手。

锺兆英伸手一拦，道："有话好好说，到底是怎地？"

刘鹤真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只因上了别人的大当，这才气急败坏，难以自制，给锺兆英这么一拦，想起自己既做了错事，又给人抛在井里，弄得如此狼狈，实是生平的奇耻大辱，眼前一黑，颓然坐倒在地，说道："罢了，罢了！苗大侠，真正对你不住。"

苗人凤道："一个人一生之中，不免要受小人的欺骗，那又算得了什么？定是这人骗你来送信给我了。"他双目中毒，显已瞎了，说话却仍是如此轻描淡写，胡斐和锺氏兄弟等都好生佩服，均想如此定力，人所难及。

刘鹤真道："这人我是在衡阳枫叶庄上识得的。他自称名叫张飞雄，说以前受过万师弟的恩惠，得知万师弟的死讯后十分难过，赶来吊丧。"苗人凤道："万鹤声老师死了？"刘鹤真道："是啊。我见这姓张的说话诚恳，他又着意和我结纳，也就没起疑心，两人结伴北上。他在途中见到锺氏三雄，显得很是害怕，当晚在客店中我和他同室而睡，听得他说起梦话来，说什么这封信若不送到，便害了无数仁人义士的性命。

我想此事不能袖手旁观，便用言语探问。他说：'刘老师，我见你跟朝廷的侍卫为难，大是英雄豪杰，这话也不用瞒你。'于是取出一封信来，说必须送到金面佛苗大侠手中，请他出手相救，否则有几十位义士要给朝廷害死。"

苗人凤不置一词。刘鹤真续道："这姓张的奸贼又说，锺氏三雄与苗大侠有仇，定要设法截阻。他不是锺氏三雄的敌手：请我相助一臂之力。我想这件事义不容辞，当下一力承当。但途中和锺氏三雄一交手，我这老儿还是栽了筋斗。后来内人王氏赶到相助，仍是不敌。也是事当凑巧，在湘妃庙中遇上了这位小兄弟。我在枫叶庄上曾得他之助，后来又见他连显身手，武功实在高强，于是我夫妇假装受伤，安排机关，请他阻挡锺氏三雄，这位小兄弟果然上了我的当，我却又上了这奸贼的当。"说着圆睁双目，髭须翘动，气愤难平。

胡斐默想经过，心道："这人的话倒似不假，原来我和袁姑娘一路上之事，有许多都给他瞧见了。"想到此处，脸上微微一热，瞥眼见到桌上放着的三件兵刃，问道："那你拿了锺氏三雄的兵刃，又来干么？"

刘鹤真道："锺氏三雄前来寻仇，苗大侠未必知道。我先行给他报个讯息，教他好有所防备。送这兵刃前来，是取信的意思。至于我说这信是锺氏兄弟送来，那是说给你小兄弟听的。我知你紧紧跟随在后，怕你不利于我，这么一说，盼你心中疑惑难明，便不会贸然动手，反正苗大侠一看信便知端的，岂知，岂知……"胸口气塞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锺兆英道："我兄弟无意之中，听到了这姓张的奸谋，又见刘老师跟他鬼鬼祟祟，定是要来暗算苗大侠，是以全力阻截，想不到中间尚有这许多过节。苗人侠，你眼睛怎么受的伤？"

苗人凤不答，将蒲扇般的大手挥了挥，道："过去之事，那也不用提了。"

胡斐眼光四下扫动，要找他撕破的信笺，果见两片破纸尚在屋角落中，有一半已被浸湿。他怕纸上尚有剧毒，不敢走近，放眼望去，见纸上只有寥寥三行字，每个字都有核桃大小。他眼光在两片破纸上扫来扫去，见那信写道："人凤我兄：令爱资质娇贵。我兄一介武夫，相处甚不合宜，有误令爱教养。兹命人相迎，由弟抚养可也。弟田归农顿首。"

想苗人凤对这女儿爱逾性命，田归农拐诱了他妻子私奔，这时竟然连女儿也想要了去，叫他如何不怒？自然顺手撕信，毒药暗藏在信笺的夹层之中，信笺一破，立时飞扬，再快的身手也是躲闪不了。田归农这一条计策，也可算得厉害之极了。胡斐回想昔年在商家堡中所见苗人凤、苗夫人、苗家小女孩以及田归农四人之间的情状，恨不得立时去找到田归农，将他一刀杀了。

刘鹤真越想越气，喝道："姓张的，你便是奉了师命，要暗算苗大侠，自己送信来便是了，何以偏偏瞧上了我姓刘的？"

张飞雄嗫嚅道："我怕……怕苗大侠瞧破我是天龙门弟子，有了提防……又害怕……害怕苗大侠的神威……"刘鹤真恨恨地道："你怕万一奸计败露，逃走不及。好小子，好小子！"他转头向苗人凤道："苗大侠，我向你讨个情，这小子交给我！"

苗人凤缓缓地道："刘老师，这种小人，也犯不着跟他计较。张飞雄，这院子中还有你的两个同伴，受伤都不算轻，你带了他们走吧，你去跟你师父说……"他寻思要说什么话，沉吟半晌，挥手道："没什么可说的，你走吧！"

张飞雄只道这次弄瞎了苗人凤双眼，定是性命难保，岂知他宽宏大量，竟然并不追究，当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心中感激，当即跪倒，连连磕头。

他同来一共四人，原想乘苗人凤眼瞎后将他害死，再将他女儿劫走，哪料到竟有胡斐这样一个好手横加干预，使他们的毒计只成功了第一步。给胡斐摔入卧室、遍身鳞伤那人已乘乱逃走，另外给苗人凤用三节棍及拳力打伤的两人却伤势极重，一个晕着兀自未醒，一个低声呻吟，有气无力。

刘鹤真寻思："苗人凤假意饶这三人，却不知要用什么毒计来折磨他们？"他久历江湖，曾见许多人擒住敌人后不即杀死，要作弄个够，使敌人痛苦难当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这才慢慢处死。只见张飞雄扶起受伤的两个师弟，一步步走出门外，逐渐远去，苗人凤始终没有出手，眼见三人已隐没在黑暗之中，忍不住说道："苗大侠，可以捉回来啦，那姓张的小子手脚滑溜，再放得远，只怕当真给他走了！"苗人凤淡淡的道："我饶他们去了，又捉回来作甚？"他微微一顿，说道："他们和我素不相识，是别人差使来的。"

刘鹤真又惊又愧，霍地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苗大侠，我刘鹤真素不负人，今日没生眼珠，累你不浅。"左手一抬，食指中指伸出，戳向自己的眼睛。

胡斐忙抢过去，伸手想格，终究迟了一步，只见他直挺挺地站着，脸上两行鲜血流下，已然自毁双目。锺氏兄弟大惊，一齐站起身来。苗人凤道："刘老师何苦如此？在下毫没见怪之意。"刘鹤真哈哈一笑，手臂一抖，大踏步走出屋门，顺手在道旁折了一根树枝，点着道路，径自去了。过不多时，只听一个女子声音惊呼起来，却是他的妻子王氏。

屋中五人均觉惨然，万料不到此人竟然刚烈至此。

苗人凤只怕胡斐也有自疚之意，说道："小兄弟，你答应照顾我的女儿，可别忘了。"胡斐知他心意，昂然道："做错了事，应当尽力设法补救。刘老师自毁肢体，心中虽安，却不免无益于事。"锺兆英叹道："不错！但这位刘老师也算得是一位响当当的好汉子！"

五人相对而坐，良久不语。过了好一会，胡斐道："苗大侠，你眼睛怎样？再用水洗一洗吧！"苗人凤道："不用了，只是痛得厉害。

”站起身来，向锺氏三雄道：“三位远来，无以待客，当真简慢得紧。我要进去躺一躺，请勿见怪。”

锺兆英道：“苗大侠请便，不用客气。”三人打个手势，分在前门后门守住，只怕田归农不肯就此罢手，又再派人来袭。

胡斐手执烛台，跟着苗人凤走进厢房，见他躺上了床，取被给他盖上。那小女孩在里床睡得甚沉，这一晚屋中吵得天翻地覆，她竟始终不知。

胡斐正要退出，忽听脚步声响，有人急奔而来。锺兆能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又来啦！”接着当的一声，兵刃相交。张飞雄的声音叫道：“我有句话跟苗大侠说，实无歹意。”锺兆能低声道：“苗大侠睡了，有话明天再说。”

张飞雄道：“好，那我跟你说。苗大侠大仁大义，饶我性命，这句话不能不说。苗大侠眼中所染的毒药，乃是断肠草的粉末，是我师父从毒手药王那里得来的。小人一路寻思，若是求毒手药王救治，或能解得。我本该自己去求，只不过小人是无名之辈，这事决计无力办到。”锺兆能“哦”的一声，接着脚步声响，张飞雄又转身去了。

胡斐一听大喜，从厢房飞步奔出，高声问道：“这位毒手药王住在哪里？”锺兆英道：“他在洞庭湖畔隐居，不过……

不过……”胡斐道：“怎么？”锺兆英低声说道：“求这怪人救治，只怕不易。”胡斐道：“咱们好歹也得将他请到，他要什么便给他什么。”锺兆英摇头道：“便难在他什么也不要。”胡斐道：“软求不成，那便蛮来。”锺兆英沉吟不语。

胡斐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小弟这便动身。三位在这里守护，以防再有敌人前来。”他奔回厢房，向苗人凤道：“苗大侠，我给你请医生去。”苗人凤摇头道：“请毒手药王么？那是徒劳往返，不用去了。”

胡斐道：“不，天下无难事！”说着转身出房，道：“三位锺爷，这位药王叫什么名字？他住的地方怎么去法？”

锺兆文道：“好，我陪你走一遭！他的事咱们路上慢慢再说。”对兆英、兆能二人道：“大哥，三弟，你们在这里瞧着。”

锺兆英、兆能两人脸上微微变色，均有恐惧之意，随即同声说道：“千万小心。”

事在追切，胡锺两人展开轻身功夫，向北疾奔。天明后在市集上各买了一匹马，上马急驰。

第九章　毒手藥王

胡斐伸手接住了兩盆藍花。那村女道：『你們要去藥王莊，還是向東北去的好。』



第九章　毒手药王

两人都知苗人凤这次受毒不轻，单单听了那“断肠草”三字，便知是厉害之极的毒药，眼睛又是人身最娇嫩柔软的器官，纵然请得名医，时候一长，也必无救，因此早治得一刻便好一刻。两人除了让坐骑喝水吃草之外，不敢有片刻耽搁，沿途买些馒头点心，便在马背上胡乱吃了充饥。

如此不眠不休的赶路，锺胡两人武功精湛，虽然两日两晚没睡，尽自支持得住，胯下的坐骑在途中已换过两匹，但这一日赶下来，也已脚步踉跄，眼见再跑下去，非在道上倒毙不可。锺兆文道：“小兄弟，咱们只好让牲口歇一会儿。”胡斐应道：“是！”心道：“倘若我骑的是袁姑娘那匹白马，此刻早已到了洞庭湖畔了。”一想到袁紫衣，不自禁探手入怀，抚摸她所留下的那只玉凤，触手生温，心中也是一阵温暖。

两人下马，坐在道旁树下，让马匹吃草休息。锺兆文默不作声，呆呆出神，皱起了眉头。胡斐知道此行殊无把握，问道：“锺二爷，那毒手药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？”锺兆文不答，似乎没听见他的说话，过了半晌，突然惊觉，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！”

胡斐见他心不在焉，知他是挂念苗人凤的病况，暗想此人虽然奇形怪状，难为他很够义气，本来与苗人凤结下了梁子，这时竟不辞烦劳的为他奔波，想到此处，不禁脱口而出：

“锺二爷，昨天多有得罪，真是惭愧得紧。晚辈要是早知三位如此仗义，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冒犯。”

锺兆文咧开阔嘴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算得什么？苗大侠是响当当的好汉，我三兄弟倘若见危不救，那还是人么？小兄弟你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我兄弟和苗大侠虽没交情，总还有过一面之缘，你可跟他见都没见过呢。”

其实数年之前，胡斐在商家堡中曾见过苗人凤一面，只不过胡斐知道这事，苗人凤却在当时就对那个黄黄瘦瘦的小厮视而不见。更早些时候，在十八年之前，胡斐生下还只一天，苗人凤在河北沧州的小客店中也曾见过他，这件事苗人凤知道，胡斐可不知道。

但苗人凤哪里会知道：十八年前那个初生婴儿，便是今日这个不识面的少年英雄？

锺兆文又问：“你刚才问我什么？”胡斐道：“我问那毒手药王是怎么样的人物？”锺兆文摇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胡斐奇道：“你不知道？”锺兆文道：“我江湖上的朋友不算少了，可是谁也不知毒手药王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。”

胡斐好生纳闷，心想：“我只道你必定知晓此人的底细，否则也可向那张飞雄打听个明白。”锺兆文猜到了他心意，说道：“便是那张飞雄，也未必便知。不，他一定不会知道的。”

胡斐“啊”了一声，不再接口。

锺兆文道：“大家只知道，这人住在洞庭湖畔的白马寺。”

胡斐道：“白马寺？他住在庙里么？”锺兆文道：“不，白马寺是个市镇。”胡斐道：“想是他隐居不见外人，所以谁都没见过他。”锺兆文又摇头道：“不，有很多人见过他。正因为有人见过，所以谁也不知他是怎么样的人物，不知他是胖还是瘦，是俊是丑，是姓张还是姓李。”

胡斐越听越是胡涂，心想既然有很多人见过他，就算不知他姓名，怎会连胖瘦俊丑也不知道？

锺兆文道：“有人说毒手药王是个相貌清雅的书生，高高瘦瘦，像是个秀才相公。有人却说毒手药王是个满脸横肉的矮胖子，就像是个杀猪的屠夫。又有人说，这药王是个老和尚，老得快一百岁了。”他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还有人说，这药王竟然是个女人，是个跛脚驼背的女人。”

胡斐满脸迷惘，想笑，却又笑不出来。

钟兆文接着道："这人既然号称药王，怎么会是女人？但说这话的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德高望重，素来不打谎语，不由得人不信，可是那些说他是书生、是屠夫、是和尚的，也都不是信口雌黄之辈，个个言之凿凿。你说奇不奇怪？"

胡斐当离开苗家之时，满怀信心，料想只要找到那人，好歹也要请了他来治伤，至不济也能讨得解药，此时听钟兆文这么一说，一颗心不由得沉了下去，是怎么样一个人也无法知道，却又找谁去？转念一想，说道："是了！这人一定擅于化装易容之术，忽男忽女，忽俊忽丑，叫人认不出他的真面目来。"

钟兆文道："江湖上的朋友也都这么说，想来他使毒天下无双，害得人多，结仇太广，因此躲躲闪闪，叫人没法找他报仇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住在洞庭湖畔的白马寺，却又不是十分偏僻之处，要寻上门去，也算不得怎么为难。"

胡斐道："这人用毒药害死过不少人么？"钟兆文悠然出神，道："那是没法计算的了。不过死在他手下的人，大都自有取死之道，不是作恶多端的飞贼大盗，便是仗势横行的土豪劣绅，倒没听说有哪一个侠义的死在他的手下。但因他名声太响，有人中毒而死，只要毒性猛烈，死得奇怪，这笔帐便都算在他头上，其实大半未必便是他害的。有时候两个人一南一北，相隔几千里，同时中毒暴毙，于是云南的人说毒手药王到了云南，辽东的人却说药王在辽东出没。这么一宣扬，这个人更是奇上加奇了。近来已好久没听人提到'毒手药王'四字，想不到苗大侠的中毒竟会和他有关。唉，既是此人用的药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"说到这里，不住摇头。

胡斐心想此事果然极难，不知如何着手是好。钟兆文站起身来，道："咱们走吧！小兄弟，有一件事你千万记住，一到了白马寺，在离药王庄三十里之内，可千万不能喝一口水，不能吃一口东西，不管饥渴得怎么厉害，总之不能让一物进口。"

胡斐见他说得郑重，当即答应，猛地想起，当他陪着自己离开苗家之时，钟兆英和钟兆能脸上都是不但担忧，简直还大有惧色，想来那药王的"毒手"定是非同小可，以致像钟氏三雄那样的人物，胆敢向"打遍天下无敌手"苗人凤挑战，一听到"毒手药王"的名字却是心惊胆战。自己不知厉害，真把天下事瞧得太过轻易了。

他过去牵了马匹，说道："咱们不过是邀他治病，或是讨一份解药，对他并无恶意。他最多不肯，那也罢了，何必要害咱们性命？"钟兆文道："小兄弟，你年纪还轻，不知江湖上人心险诈。你对他虽无恶意，但他跟你素不相识，怎信得你过？眼前便是一个例子，刘鹤真对苗大侠绝无歹意，却何以弄瞎了他的眼睛？"胡斐默然。钟兆文又道："何况这毒手药王仇家遍天下，许多跟他毫没干系的毒杀也都算在他的帐上。焉知你不是他仇家的子弟？此人生性多疑，出手狠毒，否则'药王'之上，何以又加上'毒手'两字？这个惊心动魄的外号，难道是轻易得来的么？"

胡斐点头道："钟二爷说的是。"钟兆文道："你若看得起我，不嫌我本领低微，那便兄弟相称，别爷不爷的，叫得这么客气。"胡斐道："你是前辈英雄，晚辈……"钟兆文拦着他的话头，大声道："呸，呸！小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三兄弟跟你交手之后，佩服你得紧。若你不当我朋友，那便算了。"

胡斐也是个性子直爽之人，于是笑着叫了声："钟二哥。"

钟兆文很是高兴，翻身上了马背，道："只要这两头牲口不出岔子，咱们不用天黑便能赶到白马寺。你可得记着我话，别说不能吃喝，便是摸一摸筷子，也得提防筷子上下了剧毒，传到你的手上。小兄弟，你这么年纪轻轻，一身武功，若是全身发黑，成了一具僵尸，我瞧有点儿可惜呢！"

胡斐知他这话倒不是危言耸听，瞧苗人凤只撕破一封信，双眼便瞎，现下走入毒手药王的老巢，他哪一处不能下毒？心想钟兆文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决非胆怯之徒，他说得如此厉害，显见此行万分凶险，确是实情。他明知险恶，还是义不容辞地陪自己上白马寺去，比之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乱闯，更是难得了。

两匹马休息多时，精力已复，申牌时分到了临资口。两人让坐骑走一程，跑一程，不多时已到了白马寺镇上。镇上街道狭窄，两人深怕碰撞行人，多惹事端，于是牵了马匹步行。

钟兆文脸色郑重，目不斜视，胡斐却放眼瞧着两旁的店铺。将到市梢时，胡斐见拐弯角上挑出了药材铺的膏药幌子，招牌写着"济世堂老店"，心念一动，解下腰间单刀，连着刀鞘捧在手中，说道："钟二……哥，你的判官笔也给我。"

钟兆文一怔，心想到了白马寺镇，该当处处小心才是，怎地动起刀刃来啦？但想镇上必有药王的耳目，不便出口询问，于是从腰间抽出判官笔，交了给他，低声道："小心了，别惹事！"

胡斐点了点头，走到药材铺柜台前，说道："劳驾！我们二人到药王庄去拜访庄主，不便携带兵器，想在宝号寄放一下，回头来取。"坐在柜台后的一个老者听了，脸露诧异之色，问道："你们去药王庄？"胡斐不等他再说什么，将兵器在柜台上一放，双手一拱，牵了马匹便大踏步出镇。

两人到了镇外无人之处，钟兆文大拇指一翘，说道："小兄弟，这一手真成。钟老二服了你啦，真亏你想得出。"胡斐笑道："硬着头皮充好汉，这叫做无可奈何。"原来他想这镇上的药材铺跟药王必有干连，将随身兵器放在店铺之中，店中定会有人赶去报讯，那便表明自己此来绝无敌意。虽然空手去见这么一个厉害角色，那是凶险之上又加凶险，但权衡轻重，这个险还是大可一冒。

见西首一座小山之上，有个老者手持药锄，似在采药。胡斐见这人形貌俊雅，高高瘦瘦，是个中年书生，心念一动：

"难道他便是毒手药王？"于是上前恭恭敬敬的一揖，朗声说道："请问相公，上药王庄怎生走法？晚辈二人要拜见庄主，有事相求。"

那人对胡钟二人一眼也不瞧，自行聚精会神的锄土掘草。

胡斐连问几声，那人始终毫不理会，竟似聋了一般。

胡斐不敢再问，钟兆文向他使个眼色，两人又向北行。闷声不响地走出一里有余，胡斐悄声道："钟二哥，只怕这人便是药王，你瞧怎么办？"钟兆文道："我也有几分疑心，可万万点破不得。他自己若不承认，而咱们认出他来，正是犯了他的大忌。眼前只有先找到药王庄，咱们认地不认人，那便无碍。"

说话之时，曲曲折折又转了几个弯，只见离大路数十丈处有个大花圃，一个身穿青布衫子的村女弯着腰在整理花草。

胡斐见花圃之后有三间茅舍，放眼远望，四下别无人烟，于是上前几步，向那村女作了一揖，问道："请问姑娘，上药王庄走哪一条路？"

那村女抬起头来，向着胡斐一瞧，一双眼睛明亮之极，眼珠黑得像漆，这么一抬头，登时精光四射。胡斐心中一怔：

"这个乡下姑娘的眼睛，怎么亮得如此异乎寻常？"见她除了一双眼睛外，容貌却是平平，肌肤枯黄，脸有菜色，似乎终年吃不饱饭似的，头发也是又黄又稀，双肩如削，身材瘦小，显是穷村贫女，自幼便少了滋养。她相貌似乎已有十六七岁，身形却如是个十四五岁的幼女。

胡斐又问一句："上药王庄不知是向东北还是向西北？"那村女突然低下了头，冷冷地道："不知道。"语音却甚是清亮。

钟兆文见她如此无礼，脸一沉，便要发作，但随即想起此处距药王庄不远，什么人都得罪不得，哼了一声，道："兄弟，咱们去吧，那药王庄是白马寺大大有名之处，总不能找不到。"

胡斐心想天色已经不早，若是走错了路，黑夜之中在这险地到处瞎闯，大是不妙，左近再无人家可以问路，于是又问那村女道："姑娘，你父母在家么？他们定会知道去药王庄的路径。"那村女不再理睬，自管自的拔草。

钟兆文双腿一夹，纵马便向前奔，道路狭窄，那马右边前后双蹄踏在路上，左侧的两蹄却踏入了花圃。钟兆文虽无歹意，但生性粗豪，又恼那村女无礼，急于赶路，也不理会。

胡斐眼见近路边的一排花草便要给马踏坏，忙纵身上前，拉住缰绳往右一带，说道：“小心踏坏了花草。”那马给他这么一引，右蹄踏到了道路右侧，左蹄回上路面。锺兆文道：“快走吧，在这儿别耽搁啦！”说着一提缰绳，向前驰去。

胡斐自幼孤苦，见那村女贫弱，心中并不气她不肯指引，反生怜悯之意，心想她种这些花草，定是卖了赖以为活，生怕给自己坐骑踏坏了，于是牵着马步行过了花地，这才上马。

那村女瞧在眼里，突然抬头问道：“你到药王庄去干么？”

胡斐勒马答道：“有一位朋友给毒药伤了眼睛，我们特地来求药王赐些解药。”那村女道：“你认得药王么？”胡斐摇头说道：“我们只闻其名，从来没见过他老人家。”那村女慢慢站直了身子，向胡斐打量了几眼，问道：“你怎知他肯给解药？”

胡斐脸有为难之色，答道：“这事原本难说。”心中忽然一动：“这位姑娘住在此处，或者知道药王的性情行事。”于是翻身下马，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便是要请姑娘指点途径。”这“指点途径”四字，却是意带双关，可以说是请她指点去药王庄的道路，也可说是请教求药的方法。

那村女自头至脚地向他打量一遍，并不答话，指着花圃中的一对粪桶，道：“你到那边粪池去装小半桶粪，到溪里加满清水，给我把这块花浇一浇。”

这三句话大出胡斐意料之外，心想我只是向你问路，怎么竟叫我浇起花来？而且出言颐指气使，竟将我当作你家雇工一般？他虽幼时贫苦，却也从未做过挑粪浇粪这种秽臭之事，只见那村女说了这几句话后，又俯身拔草，一眼也不再瞧他。胡斐一怔之下，向茅舍里一望，不见有人，心想：“这姑娘生得瘦弱，要挑这两大桶粪当真不易。我是一身力气的男子汉，便帮她挑一担粪又有何妨？”于是将马系在一株柳树上，挑起粪桶，便往粪池去担粪。

锺兆文行了一程，不见胡斐跟来，回头一看，远远望见他肩上挑了一副粪桶，走向溪边，不禁大奇，叫道：“喂，你干什么？”胡斐叫道：“我帮这位姑娘做一点工夫。锺二哥先走一步，我马上就赶来。”锺兆文摇了摇头，心想年轻人当真是不分轻重，在这当口居然还这般多管闲事，于是纵马缓缓而行。

胡斐挑了一担粪水，回到花地之旁，用木瓢舀了，便要往花旁浇去。那村女忽道：“不成，粪水太浓，一浇下去花都枯死啦。”胡斐一呆，不知所措。那村女道：“你倒回粪池去，只留一半，再去加半桶水，那便成了：”胡斐微感不耐，但想好人做到底，于是依言倒粪加水，回来浇花。

那村女道：“小心些，粪水不可碰到花瓣叶子。”胡斐应道：“是！”见那些花朵色作深蓝，形状奇特，每朵花便像是一只鞋子，幽香淡淡，不知其名，当下一瓢一瓢的小心浇了，直把两桶粪水尽数浇完。

那村女道：“嗯，再去挑了浇一担。”胡斐站直身子，温言道：“我朋友等得心焦了，等我从药王庄回来，再帮你浇花如何？”那村女道：“你还是在这儿浇花的好。我见你人不错，才要你挑粪呢。”

胡斐听她言语奇怪，心想反正已经耽搁了，也不争在这一刻时光，于是加快手脚，急急忙忙的又去挑了一担粪水，将地里的蓝花尽数浇了。这时夕阳已落到山坳，金光反照，射在一大片蓝花之上，辉煌灿烂，甚是华美。胡斐忍不住赞道：“这些花真是好看！”他浇了两担粪，对这些花已略生感情，赞美的语气颇为真诚。

那村女正待说话，只见锺兆文骑了马奔回，大声叫道：“兄弟，这时候还不走吗？”胡斐道：“是了，来啦，来啦！”转眼望着村女，目光中含有祈求之意。

那村女脸一沉，说道：“你帮我浇花，原来是为了要我指点途径，是不是？”胡斐心想：“我确是盼你指点道路，但帮你浇花，却纯是为了怜你瘦弱，这时再开口相求，反而变成有意的施恩市惠了。”忽然想起那日捉了铁蝎子和小祝融二人去交给袁紫衣，她曾说：“这叫做市恩，最坏的家伙才是如此。”

心中禁不住微感甜意，当即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些花真好看！”走到柳树旁解缰牵马，上了马背。

那村女道：“且慢。”胡斐回过头来，只怕她还要摞唆什么，心中大是不耐。那村女拔起两棵蓝花，向他掷去，说道：“你说这花好看，就送你两棵。”胡斐伸手接住，说道：“多谢！”

顺手放在怀内。那村女道：“他姓锺，你姓什么？”胡斐道：“我姓胡。”那村女点头道：“你们要去药王庄，还是向东北方去的好。”

锺兆文本是向西北而行，久等胡斐不来，心中烦躁，这才回头寻来，听那村女如此说，不耐之心立时尽去，低声笑道：“小兄弟，真有你的，又免得做哥哥的多走冤枉路。”胡斐却颇为怀疑，暗想：“倘若药王庄是在东北方，那么直截了当的指点便是，为什么说‘还是向东北方去的好’？”但不愿再向村女询问，于是引马向东北而去。

两人一阵急驰，奔出八九里，前面一片湖水，已无去路，只有一条小路通向西方。

锺兆文骂道：“这丫头当真可恶，不肯指路那也罢了，却叫咱们大走错路。回去时得好好教训她一顿。”胡斐也是好生奇怪，自思并未得罪了她，何以要作弄自己，说道：“锺二哥，这乡下姑娘定和药王庄有什么干连。”锺兆文道：“嗯，你瞧出什么端倪没有？”胡斐道：“她一双眼珠子炯炯有神，说话的神态，也不像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子。”锺兆文一惊，道：“不错！她给你的那两棵花，还是快些抛了。”

胡斐从怀中取出蓝花，只见花光娇艳，倒是不忍便此丢弃，说道：“小小两棵花儿，想来也无大碍！”于是仍旧放回怀中，纵马向西驰去。锺兆文在后叫道：“喂，还是小心些好。”

胡斐含糊答应，一鞭向马臀抽去，向西飞奔。暮霭苍茫中，阵阵归鸦从头顶越过。

突然之间，只见右手侧两个人俯身湖边，似在喝水。胡斐一勒马，待要询问，却见两人始终不动，心知有异，跳下马去，叫道：“劳驾！”两人仍是不动。锺兆文伸手一扳一人肩头，那人仰天翻倒，但见他双眼翻白，早已死去多时，脸上满是黑点，肌肉扭曲。甚是可怖，再瞧另一人时也是如此。

锺兆文道：“中毒死的。”胡斐点点头，见两名死者身上都带着兵刀，说道：“毒手药王的对头？”锺兆文也点了点头。

两人上马又行，这时天色渐黑，更觉前途凶险重重。又行一程。只见路旁草木稀疏，越是前行，草木越少，到后来地下光溜溜的一片，竟是寸草不生，大树小树更没一棵。胡斐心中起疑，勒马说道：“锺二哥，你瞧这里大是古怪。”锺兆文也已瞧出不对，道：“若是有人铲净刨绝，也必留下草根痕迹，我看……”他沉吟片刻，低声道：“那药王庄定在左近，想是他在土中下了剧毒，以致连草也没一根。”

胡斐点了点头，心中惊惧，从包袱上撕下几根布条，将锺兆文所乘坐骑的马口缚住，然后缚上自己坐骑的马口。锺兆文知他生怕再向前行时遇到有毒草木，牲口嚼到便不免遇害，点了点头，暗赞他心思细密。

行不多时，远远望见一座房屋。走到近处，只见屋子的模样极是古怪，便似是一座大坟模样，无门无窗，黑黝黝的甚是阴森可怖。两人均想：“瞧这屋子的模样，那自然是药王庄了。”离屋数丈，有一排矮矮的小树环屋而生，树叶便似秋日枫叶一般，殷红如血，在暮色之中，令人瞧着不寒而栗。

锺兆文平生浪荡江湖，什么凶险之事没有见过？他自己三兄弟便打扮成凶门丧主一般，令人见之生畏，但这时看到这般情景，心中也不禁突突乱跳，低声道：“怎么办？”胡斐道：“咱们以礼相求，随机应变。”于是纵马向前，行到离矮树丛数丈之处，下马牵了缰绳，朗声道：“鄂北锺兆文，晚辈辽东胡斐，特来向药王前辈请安。”这三句话每一字都从丹田送出，虽然并不如何响亮，但声闻里许，屋中人必自听得清清楚楚。

过了半晌，屋中竟无半点动静。胡斐又说了一遍，圆屋之中仍是毫无应声，便似无人居住一般。胡斐又朗声道：“金面佛苗大侠中毒受伤，所用毒药，是奸人自前辈处盗来。敬请前辈慈悲，赐以解药。”

但不论他说什么，圆屋之中始终寂无声息。

过了良久，天色更加黑了。胡斐低声道："锺二哥，怎么办？"锺兆文道："总不成眼看苗大侠瞎了双目，咱们便此空手而返。"胡斐道："不错，便是龙潭虎穴，也得闯上一闯。"

两人这时均已起了动武用强之意，心想那毒手药王虽然擅于使毒，武功却未必了得，软硬兼施，非得将解药取了到手不可。两人放下马匹，走向矮树。只见那一丛树生得枝叶紧密，不能穿过，锺兆文纵身一跃，便从树丛上飞越过去。

他身在半空，鼻中猛然闻到一阵浓香，眼前一黑，登时晕眩，摔跌在树丛之内。胡斐一见大惊，跟着跃进，越过树丛顶上时，但觉奇香刺鼻，中人欲呕，胸口甚是烦恶。他一落地，忙伸手扶起锺兆文，探他鼻间尚有呼吸，只是双目紧闭，手指和颜面却是冰冷。

胡斐暗暗叫苦："苗大侠的解药尚未求得，锺二哥却又中毒，瞧来我自己也已沾上毒气，只是还没发作而已。"当下身形一矮，直纵向圆屋之前，叫道："药王前辈，晚辈空手前来拜庄，实无歹意，再不赐见，晚辈迫得无礼了。"

他说了这话后，打量那圆屋的墙垣，只见自屋顶以至墙脚通体黑色，显然并非土木所构。他不敢伸手去推，但四下地里打扫得干净无比，连一块极细小的砖石也无法找到，于是从怀中摸出一锭银两，在墙上轻敲三下，果然铮铮铮的发出金属之声。

他将银两放回怀中，一低头，鼻中忽然闻到一阵淡淡清香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头脑本来昏昏沉沉，一闻到这香气，立时清明。他略略弯腰，香气更浓，原来这香气是从那村女所赠的蓝花上发出。胡斐心中一动："看来这香气有解毒之功，她果然是一番好意。"

他加快脚步，环绕圆屋奔了一周，非但找不到门窗，连小孔和细缝也没发见，心想难道屋中当真并无人居？否则毫无通风之处，怎能不给闷死？他手中没有兵刃，对这通体铁铸的圆屋实在无法可施。凝思片刻，从怀中取出蓝花，放在锺兆文鼻下，过不多时，果然他打了个喷嚏，悠悠醒转。

胡斐大喜，心道："那姑娘既有解毒之法，不如回去求她指点。"于是将一枝蓝花插在锺兆文襟上，自己手中拿了一枝，扶着锺兆文跃过矮树。他双足落地，忽听得圆屋中有人大声"咦！"的一下惊呼。声音隔着铁壁传来，颇为郁闷，但仍可听得出又是惊奇又是愤怒之意。

胡斐回头叫道："药王前辈，可肯赐见一面么？"圆屋中寂然无声。他接连问了两声，对方再无声息。

忽听得砰砰两响，重物倒地。胡斐回过头来，只见两匹坐骑同时摔倒，纵身过去一瞧，两匹马眼目紧闭，口吐黑沫，已然中毒断气，身上却没半点伤痕。

到此地步，两人不敢再在这险地多逗留，低声商量了几句，决意回去向村女求教，于是从原路赶回。

锺兆文中毒后脚力疲惫，行一程歇一程，直到二更时分，才回到那村女的茅屋之前。黑夜之中，花圃中的蓝花香气馥郁，锺胡二人一闻之下，困累尽去，大感愉适。

只见茅舍的窗中突然透出灯光，呀的一声，柴扉打开，那村女开门出来，说道："请进来吧！只是乡下没什么款待，粗茶淡饭，怠慢了贵客。"胡斐听她出言不俗，忙抱拳道："深夜叨扰，很是过意不去。"那村女微微一笑，闪身门旁，让两人进屋。

胡斐踏进茅屋，见屋中木桌木凳，陈设也跟寻常农家无异，只是纤尘不染，干净得过了份，甚至连墙脚之下，板壁缝中，也冲洗得没留下半点灰土。这般清洁的模样，便似圆屋周遭一般，令人心中隐隐不安。

那村女道："锺爷、胡爷请坐。"说着到厨下拿出两副碗筷，跟着托出三菜一汤，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。三碗菜是煎豆腐、鲜笋炒豆芽、草菇煮白菜，那汤则是咸菜豆瓣汤。

虽是素菜，却也香气扑鼻。

两人奔驰了大半日，早就饿了。胡斐笑道："多谢！"端起饭碗，提筷便吃。锺兆文心下大疑，寻思："这饭菜她早就预备好了，显是料到我们去后必回。宁可饿死了，这饭却千万吃不得。"见那村女转身回入厨下，向胡斐使个眼色，低声道："兄弟，我跟你说过，在药王庄三十里地之内，决不能饮食。你怎地忘了？"

胡斐却想："这位姑娘对我若有歹心，决不能送花给我。

虽然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但若是不吃此餐，那定是将她得罪了。"

他正要回答，那村女又从厨下托出一只木盘，盘中一只小小木桶，装满了白饭。

胡斐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多谢姑娘厚待，我们要请拜见令尊令堂。"那村女道："我爹妈都过世了，这里便只我一人。"

胡斐"啊"了一声，坐下来举筷便吃，三碗菜肴做得本自鲜美，胡斐为讨她喜欢，更是赞不绝口。

锺兆文心想："你既不听我劝，那也无法，总不成两个一齐着了人家道儿。"向那村女道："我适才晕去多时，肚子里很不舒服，不想吃饭。"那村女斟了一杯茶来，道："那么请用一杯清茶。"锺兆文见茶水碧绿，清澈可爱，虽然口中大感干渴，仍然谢了一声，接过茶杯放在桌上，却不饮用。

村女也不为意，见胡斐狼吞虎咽，吃了一碗又一碗，不由得眉梢眼角之间颇露喜色。胡斐瞧在眼里，心想我反正吃了，少吃若是中毒，多吃也是中毒，索性放开肚子，吃了四大碗白米饭，将三菜一汤吃得尽是碗底朝天。村女过来收拾，胡斐抢着把碗筷放在盘中，托到厨下，随手便在水缸中舀了水，将碗筷洗干净了，抹干放入橱中。

那村女洗镬扫地，两人一齐动手收拾。胡斐也不提起适才之事，见水缸中只剩下了小半缸水，拿了水桶，到门外小溪中挑了两担，将水缸装得满满。

挑完了水回到堂上，见锺兆文已伏在桌上睡了。那村女道："乡下人家，没待客的地方，只好委屈胡爷，胡乱在长凳上睡一晚吧！"胡斐道："姑娘不用客气！"只见她走进内室，轻轻将房门关上，却没听见落闩之声，心想这个姑娘孤零零的独居于此，竟敢让两个男子汉在屋中留宿，胆子却是不小，伸手轻推锺兆文的肩膀，低声道："锺二哥，在长凳上睡得舒服些！"

哪知这么轻轻一推，锺兆文竟应手而倒，砰的一声，跌在地下。胡斐大吃一惊，急忙抱着他腰扶起，在他脸上一摸，着手火滚，竟是发着高烧。胡斐忙道："锺二哥，你怎么啦？"

举油灯凑近瞧时，只见他满脸通红，宛似酒醉，口中鼻中更喷出阵阵极浓的酒气。胡斐大奇："他连茶也不敢喝一口，怎么这一霎时之间，竟会醉倒？"又听他迷迷糊糊道："我没醉，没有醉！来来来，跟你再喝三大碗！"跟着"五经魁首！""四季发财！"的豁起拳来。

胡斐一转念，知他定是着了那村女的手脚，他不肯吃饭饮茶，那村女却用什么奇妙法门，弄得他便似大醉一般，心中惊奇交集，不知是去求那村女救治呢，还是让他顺其自然，慢慢醒转，转念又想："这是中毒，并非真的酒醉，未必便能自行清醒。"

正在此时，忽听远处传来一阵阵惨厉的野兽嗥叫之声，深夜听来，不由得令人寒毛直竖，听声音似是狼嗥，但洞庭湖畔多是平原，纵有一二野狼，也不致如这般成群结队。

那声音渐叫渐近，胡斐站起身来，侧耳凝听，只听得狼嗥之中，还夹着一二声山羊的咩咩之声，显然是狼群追羊而噬。当下也不以为意，正想再去察看锺兆文的情状，呀的一声，房门推开，那村女手持烛台，走了出来，脸上略现惊惶，说道："这是狼叫啊。"胡斐点了点头，道："姑娘……"向锺兆文一指。

只听得马蹄声、羊咩声、狼嗥声吵成一片，竟是直奔这茅屋而来。胡斐脸上变色，心想若是敌人大举来袭，这茅屋不经一冲，何况锺二哥中毒后人事不知，这村女处在肘腋之旁，是敌是友，身分不明，这便如何是好？转念未毕，只听得一骑快马急驰而至。胡斐手无寸铁，弯腰抱起锺兆文，冲进厨房，想要找柄菜刀，黑暗中却又摸索不到，只听那村女大声叫道："是孟家的人么？半夜三更到这里干什么？"

胡斐听她口气严厉，不似作伪，看来她与来袭之人并非一路，心中稍慰，当下抢出后院，在地上抓起一把砖石，纵身上了一株柳树，将锺

兆文搁在两个大桠枝之间，凝目望去。

星光下只见一个灰衣汉子骑在马上，已冲到了茅屋之前，马后尘土飞扬，叫声大作，跟着十几头饿狼。瞧这情势，似乎那人途中遇到饿狼袭击，纵马奔逃，但再一看，只见马后拖着白白的一团东西，原来是只活羊，胡斐心想，这多半是个猎人，以羊为饵，设计诱捕狼群。却见那人纵马驰入花圃，直奔到东首，圈转马头，又向西驰来，一群饿狼在后追叫，这么一来一去，登时将花圃践踏得不成模样。这汉子的坐骑甚是骏良，他骑术又精，来回冲了几次，饿狼始终咬不到活羊。

胡斐一转念间，已然省悟：“啊，这家伙是来踩坏蓝花！

我如何能袖手不理？”当下双足一点，跃到了茅屋顶上，忽听那人“哎哟！”一声叫，纵马向北疾驰而去，那活羊却留在花圃之中。群狼扑上去抢咬撕夺，更将花圃蹂躏得狼藉不堪。

胡斐心道：“那人用心好不歹毒！”两块石子飞出，噗噗两声，打在两头恶狼脑门正中，登时脑浆迸裂，尸横就地。他跟着又打出两块石子，这一次石子较小，准头也略偏了些，一中狼腹，一中狼肩，但尽管如此，两头恶狼也已痛得嗷嗷大叫。群狼连吃苦头，知道屋顶有人，仰起了头望着胡斐，张牙舞爪，声势汹汹。胡斐见了群狼这副凶恶神情，心中大是发毛，自己赤手空拳，实不易和这十几头恶狼的毒牙利爪相抗，当下瞧准了一头最大的雄狼，一块瓦片斜削而下，正中咽喉。那狼在地下一个打滚，吃痛不过，转身便逃，另有一头大狼咬了白羊，跟着逃走。片刻之间，叫声越去越远，花圃中的蓝花却已被践踏得七零八落。

胡斐跃下屋来，连称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心想那村女辛勤锄花拔草，将这片蓝花培植得大是可观，现下顷刻之间尽归毁败，一定恼怒异常。哪知村女对蓝花被毁之事一句不提，只笑吟吟地道：“多谢胡爷援手了。”胡斐道：“说来惭愧！都怪我见机不早，出手太迟，倘若早将那恶汉在花圃外打下马来，这片花卉还能保全。”

那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蓝花就算不给恶狼踏坏，过几天也会自行萎谢。只不过迟早之间，那也算不了什么。”胡斐一怔，心想：“这姑娘吐属不凡，言语之间似含玄机。”说道：“在府上吵扰，却还没请教姑娘尊姓。”那村女微一沉吟，道：“我姓程，但在旁人跟前，你别提起我的姓氏。”这三句话说得甚是亲切，似乎已将胡斐当作是自己人看待。胡斐很是高兴，道：“那我叫你什么？”

那村女道：“你这人很好，我便索性连名字也都跟你说了。

我叫程灵素，‘灵枢’的‘灵’，‘素问’的‘素’。”胡斐不知“灵枢”和“素问”乃是中国两大医经，只觉得这两个字很是雅致，不像农村女子的名字，这时已知她决不是寻常乡下姑娘，也不以为异，笑道：“那我便叫你‘灵姑娘’，别人听来，只当我叫你‘林姑娘’呢。”程灵素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总有法儿讨我欢喜。”胡斐心中微微一动，觉得她相貌虽然并不甚美，但这么一言一笑，却自有一股妩媚的风致。

他正想询问锺兆文酒醉之事，程灵素道：“你的锺二哥喝醉了酒，不碍事，到天明便醒了。现下我要去瞧几个人，你同不同我去？”

胡斐觉得这个小姑娘行事处处十分奇怪，这半夜三更去探访别人，必有深意，便道：“我自然去。”程灵素道：“你陪我去，咱们可得约法三章。第一，你今晚不许跟人说话……”胡斐道：“好，我扮哑子便是。”程灵素笑道：“那倒不用，跟我说话当然可以。第二，不能跟人动武，放暗器点穴，一概禁止。第三，不能离开我三步之外。”

胡斐点头答应，心想：“原来她带我去见毒手药王。她叫我不能离开她身边三步，自是怕我中毒受害了。”当下甚是振奋，道：“咱们这便去么？”程灵素道：“得带些东西。”走进自己房内，约过了一盏茶时分，挑了两只竹箩出来，箩上用盖盖着，不知里面放着些什么，看她的模样，挑得颇为吃力。

胡斐道：“我来挑！”将扁担接了过来，一放上肩头，几有一百二三十斤。两只竹箩轻重悬殊，一只甚重，一只却是极轻，挑来颇不方便，只见锺兆文兀自伏在桌上，呼呼大睡，经过他身旁便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。

两人出了茅舍，程灵素将门带上，在前引路。胡斐道：“灵姑娘，我问你一件事，成不成？”程灵素道：“成啊，就怕我答不上。”胡斐道：“你若答不出，天下就没第二个人答得出了。我那锺二哥滴水没有入口，怎地会醉成这个模样？”程灵素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就因他滴水不肯入口，这才吃了亏。”胡斐道：“这个我就不懂了。锺二哥是老江湖，鄂北鬼见愁锺氏三雄，在武林中也算颇有名声。我却是个见识浅陋之人，哪知道他处处小心，反而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住口不说了。

程灵素道：“你说好了！他处处小心，反而着了我的道儿，是不是？处处小心提防便有用了吗？只有像你这般，才会太平无事。”胡斐道：“我怎么啊！”程灵素笑道：“叫你挑粪便挑粪，叫你吃饭便吃饭。这般听话，人家怎能忍心害你？”胡斐笑道：“原来做人要听话。可是你整人的法儿也太巧妙了些，我到现在还是摸不着头脑。”

程灵素道：“好，我教你一个乖。厅上有一盆小小的白花，你瞧见了么？”胡斐当时没留意，这时一加回想，果然记得窗口一张半桌上放着一盆小朵儿的白花。程灵素道：“这盆花叫做醍醐香，花香醉人，极是厉害，闻得稍久，便和饮了烈酒一般无异。我在汤里、茶里都放了解药。谁教他不喝啊？”

胡斐恍然大悟，不禁对这位姑娘大起敬畏之心，暗道自来只听说有人在饮食之中下毒，哪知她下毒的方法却高明得多，对方不吃不喝反而会中毒。程灵素道：“待会回去我便给他解药，你不用担心。”胡斐心中一动：“这位姑娘既然擅用药物，说不定能治苗大侠的伤目，那便不须去求什么毒手药王了。”于是问道：“灵姑娘，你知道解治断肠草毒性的法子吗？”程灵素道：“难说。”

胡斐听她说了这两个字，便没下文，不便就提医治之请，只见她脚步轻盈，在前不疾不徐地走着，虽不是施展轻功，但没过多少时光已走了六七里路，瞧方向是走向正东，不是去药王庄的道路，忽然又想到一事，说道：“我还想问你一件事，适才我和锺二哥去药王庄，你说还是向东北方去的好，故意叫我们绕道多走了二十几里路。这其中的用意，我一直没能明白。”

程灵素道：“你真正想问我的，还不是这件事。我猜你是想问：药王庄明明是在西北，咱们怎么向东走？”胡斐笑道：“你既猜到了，那我一并请问便是。”程灵素道：“咱们所以不朝药王庄走，因为并不是去药王庄。”这一下，胡斐又是出于意料之外，“啊”了一声。

程灵素又道：“白天我要你浇花，一来是试试你，二来是要你耽搁些时光，后来再叫你绕道多走二十几里，也是为了要你多耗时刻，这样便能在天黑之后再到药王庄外。只因药王庄外所种的血矮栗，一到天黑，毒性便小，我给你的蓝花才克得它住。”

胡斐听了，心中钦服无已，万想不到用毒使药，竟有这许多学问，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姑娘用心深至，更非常人所及，当下说到在洞庭湖见到的两名死者。程灵素听说两名死者脸上满是黑点，肌肉扭曲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种鬼蝙蝠的毒无药可治。他们什么也不顾了。”胡斐心道：“‘鬼蝙蝠’是什么毒，她说了我也不懂。反正一意听她吩咐行事便了，多说多问，徒然显得自己一无是处。”于是不再询问，跟在她身后一路向东。

又走了五六里路，进了一座黑黝黝的树林。程灵素低声道：“到了。他们还没来，咱们在这树林子中等候，你把这只竹箩放在那株树下。”说着向一株大树一指。胡斐依言提了那只份量甚重的竹箩过去放好。程灵素走到离大树八九丈处的一丛长草之旁，道：“这一只竹箩给我提过来。”随即拨开长草，钻进了草丛之中。

胡斐也不问谁还没来，等候什么，记着不离开她三步的约言，便提了另一只竹箩，也钻进草丛，挨在她的身旁。仰头向天，只见月轮西斜，已过夜半。树林中虫声此起彼伏，偶然也听到一二声枭鸣。程灵素递给他一粒药丸，低声道：“含在口里，别吞下！”胡斐看也不看便放入嘴中，但觉味道极苦。

两人静静的坐着，过了小半个时辰，胡斐东想西想，只觉这一日一晚的经历，实在大是诡异，可说是生平从所未遇之奇。突然之间，想到了袁紫衣：“不知她这时身在何处？如果这时在我身畔的，不是这个瘦瘦小小的姑娘而是袁姑娘，不知她要跟我说什么？”一想到她，便伸手入怀，去摸玉凤。

忽然程灵素伸手拉了他的衣角，向前一指。胡斐顺着她手指瞧去，只见远处一盏灯笼，正在渐渐移近。本来灯笼的火光必是暗红之色，但

这盏灯笼发出的却是碧油油的绿光。

灯笼来得甚快，不多时已到身前十余丈外，灯下瞧得明白，提灯的是个驼背女子，走起路来左高右低，看来右脚是跛的。她身后紧随着一个汉子，身材魁梧，腰间插着明晃晃的一把尖刀。

胡斐想起锺兆文的说话，身子不由得微微一震："锺二哥说，有人说毒手药王是个屠夫模样的大汉，又有人说药王是个又驼又跛的女子。那么这两人之中，必有一个是药王。"斜眼向程灵素一看，黑暗之中，瞧不见她的脸色，但见她一对清澈晶莹的大眼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两人，神情显甚紧张。胡斐登时起了侠义之心："这毒手药王如要不利于她，我便是拚着性命，也要护她周全。"

那一男一女越走越近。只见那女子容貌甚是文秀，虽然身有残疾，仍可说得上是个美女，那大汉却是满脸横肉，形相凶狠。两人都是四十来岁年纪。胡斐一身武功，便是遇到江湖上最厉害的巨寇大贼环攻，也是无所畏惧，但这时却不由自主的心中怦怦乱跳，自觉武功有时而穷，对付这种人，武功未必便能管用。

那两人走到胡斐身前七八丈处，忽然折而向左，又走了十余丈，站定身子。那大汉朗声叫道："慕容师兄，我夫妇依约前来，便请露面相见吧！"

他站立之处距胡斐并不甚远，突然开口说话，声音又大，只把他吓了一跳。那大汉说了两遍，无人答话，胡斐心想：

"这里除了咱们四人，再没旁人，哪里还有什么慕容师兄？这两人原来是一对夫妻。"

那驼背女子细声细气地道："慕容师兄既然不肯现身，我夫妇迫得无礼了。"

胡斐暗暗好笑："这叫做一报还一报。适才我到药王庄来拜访，说什么你们也不理睬。这时候别人也给一个软钉子你们碰碰。"只见那女子从怀中取出一束草来，伸到灯笼中去点燃了，立时发出一股浓烟。过不多时，林中便白雾瀰漫，烟雾之中微有檀香气息，倒也并不难闻。

胡斐听她说"迫得无礼"四字。知道这股烟雾定然厉害，但自己却也不感到有何不适，想必是口中含了药丸之功，转头向程灵素望了一眼。这时她也正回眸瞧他，目光中充满了关注之色。胡斐心中感激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那烟雾越来越浓，突然大树下的竹箩中有人大声打了个喷嚏。

胡斐大吃一惊："怎么竹箩中有人？我挑了半天一点也没知情。那么我跟程姑娘的说话，都让他听去了？"自忖对毒物医药之道虽然一窍不通，但练了这许多年武功，决不能挑着一个人走这许多路而茫然不觉，除非这是个死人，那又作别论。他心中大是惊奇，只听竹箩中那人又连打几个喷嚏，箩盖掀开，跃了出来。但见他长袍儒巾，正是日间所见在小山上采药的那个老者。

这时他衣衫凌乱，头巾歪斜，神情甚是狼狈，已没半点日间所见的儒雅神态，一见到那男女二人，怒声喝道："好啊，姜师弟、薛师妹。你们下手越来越阴毒了。"

那夫妇俩见他这般模样，也似颇出意料之外。那大汉冷笑说道："还说我们下了阴毒？你躲在竹箩之中，谁又料得到了？慕容师兄……"他话未说完，那老者嗅了几下，神色大变，急从怀中摸出一枚药丸，放入口中。

那驼背女子将散发浓烟的草药一足踏灭，放回怀中，说道："大师兄，来不及啦，来不及啦！"

那老者脸如土色，颓然坐在地下，过了半晌，说道："好，算我栽了。"

那大汉从怀中摸出一个青色瓷瓶，举在手里，道："解药便在这里。你师侄中了你的毒手，得拿解药来换啊。"那老者道："胡说八道！你们说是小铁哥么？我几年没见他了，下什么毒手？"那驼背女子道："你约我们到这里，只是要说这句话么？"转头向那大汉说道："铁山，咱们走吧。"说着掉头便走。那大汉尚有犹豫，道："小铁……"那女子道："他恨咱们入骨，宁可自己送了性命，也决不肯饶过小铁。这些年来，难道你还想不通？"那大汉想走又不肯走，说道："大师兄，咱们多年以前的怨恨，到这时何必再放在心上？小弟奉劝一句，还是交换解药，把这个结子也同时解开了吧！"这几句话说得甚是诚恳。

那老者问道："薛师妹，小铁中了什么毒？"那女子冷笑一声，并不回答。那大汉道："大师兄，到这地步，也不用假惺惺了。小弟恭贺你种成了七心海棠……"那老者大声道："谁种成了七心海棠？难道小铁中的是七心海棠之毒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"他说这几句话时神情惶急，恐惧之意见于颜色。

两夫妇对望了一眼，心中均想："难道他假装得这般像？"

那女子道："好，慕容师兄，废话少说。你约我们到这里来相会，有什么吩咐？"那老者摇头道："我没有约啊。是你们把我搬到这里来，怎么反说是我相约？"说到这里，又气又愧，突然飞起一腿，将竹箩踢出了六七丈外。

那女子冷冷地道："难道这封信也不是你写的？师兄的字迹，我生平瞧得也不算少了。"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张纸笺，左手一扬，那纸笺便向老者飞了过去。那老者伸手欲接，突然缩手，跟着一掌发出。掌风将那纸笺在空中挡了一挡，左手中指一弹，发出了一枚暗器。这暗器是一枚长约三寸的透骨钉，射向纸笺，拍的一声，将纸笺钉在树上。

胡斐暗自寒心："跟这些人打交道，对方说一句话，喷一口气，都要提防他下毒。这老者不敢用手去接笺，自是怕笺上有毒了。"只见驼背女子提高灯笼。火光照耀纸笺，白纸上两行大字，胡斐虽在远处，也看得清楚，见纸上写着道："姜薛两位：三更后请赴黑虎林，有事相商，知名不具。"

那两行字笔致枯瘦，却颇挺拔，字如其人，和那老者的身形隐隐然有相类之处。

那老者"咦"的一声，似乎甚是诧异。

那大汉问道："大师兄，有什么不对了？"那老者冷冷地道："这信不是我写的。"此言一出，夫妇两人对望了一眼。那驼背女子冷笑了一声，显是不相信他的说话。那老者道："信上的笔迹，倒真和我的书法甚是相像，这可奇了。"他伸左手摸了摸颏下胡须，勃然怒道："你们把我装在竹箩之中，抬到这里，到底干什么来啦？"那女子道："小铁中了七心海棠之毒，你到底给治呢，还是不给治？"

那老者道："你拿得稳么？当真是七心……七心海棠么？"说到"七心海棠"四字时声音微颤，语音中流露了强烈的恐惧之意。

胡斐听到这里，心中渐渐明白，定是另外有一个高手从中拨弄，以致这三人说来说去，言语总是不能接榫。那么这高手是谁呢？

他不自禁地转头向身旁程灵素望了一眼，但见她一双朗若明星的大眼在黑暗中炯炯发光。难道这个面黄肌瘦的小姑娘竟有这般能耐？这可太也令人难以相信！

他正自凝思，猛听得一声大喝，声音呜呜，极是怪异，忙回过头来，只见那老者和那对夫妇已欺近在一起，各自蹲着身子，双手向前平推，六掌相接，口中齐声"呜呜"而呼。老者喝声峻厉，大汉喝声粗猛，那驼背女子的喝声却高而尖锐。

三人的喝声都是一般漫长，连续不断。突然之间，喝声齐止，只见那老者纵身后跃，寒光一闪，发出一枚透骨钉，将灯笼打灭，跟着那大汉大叫一声："啊哟！"显是中了老者的暗算，身上受伤。

这时林中黑漆一团，只觉四下里处处都是危机，胡斐顺手拉着程灵素的手向后一扯，自己已挡在她的身前。这一挡他实是未经思索，只觉凶险迫近，非尽力保护这个弱女子不可，至于凭他之力是否保护得了，却绝未想到。

那大汉叫了这一下之后，立即寂然无声，树林中虽然共有五人，竟是没半点声息。

胡斐又听到了草间的虫声，听到远处猫头鹰的咕咕而鸣。

忽然之间，一只软软的小手伸了过来，握住了他粗大的手掌。

胡斐身子一颤，随即知道这是程灵素的手，只觉柔嫩纤细，倒像十一二岁女童的手掌一般。

在一片寂静之中，眼前忽地升起两股袅袅的烟雾，一白一灰，两股烟像两条活蛇一般，自两旁向中央游去，互相撞击。同时嗤嗤的轻响不

绝，胡斐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观看，隐约见到左右各有一点火星。一点火星之后是那个老者，另一点火星之后是那驼背女子。两人各自蹲着身子，用力鼓气将烟雾向对方吹去，自是点燃了草药，发出毒烟，要令对方中毒。

两人吹了好一会，林中烟雾瀰漫，越来越浓。突然之间，那老者“咦”的一声，抬头瞧着先前钉在大树上的那张纸笺。

胡斐见那纸笺微微摇晃，上面发出闪闪光芒，竟是写着发光的几行字。那夫妇二人也大是惊奇，转头瞧去，只见那几行字写道：“字谕慕容景岳、姜铁山、薛鹊三徒知悉：尔等互相残害，不念师门之谊，余甚厌之，宜即尽释前愆，继余遗志，是所至嘱。余临终之情，素徒当为详告也。僧无嗔绝笔。”

那老者和女子齐声惊呼：“师父死了么？程师妹，你在哪里？”

程灵素轻轻挣脱了胡斐的手，从怀里取出一根蜡烛，晃火折点燃了，缓步走出。

老者慕容景岳、驼背女子薛鹊都是脸色大变，厉声道：“师父的‘药王神篇’呢？是你收着么？”程灵素冷笑道：“慕容师兄，薛师姊，师父教养你们一生，恩德如山，你们不关怀他老人家生死，却只问他的遗物，未免太过无情。姜师兄，你怎么说？”

那大汉姜铁山受伤后倒在地下，听程灵素问及，抬起头来，怒道：“小铁之伤，定是你下的毒手，这里一切，也必是你这丫头从中捣鬼！快将‘药王神篇’交出来！”程灵素凝目不语。慕容景岳喝道：“师父偏心，定是交了给你！”薛鹊道：“小师妹，你将神篇取出来，大伙儿一同观看吧。”口吻中诱骗之意再也明白不过。

程灵素说道：“不错，师父的‘药王神篇’确是传了给我。”

她顿了一顿，从怀中又取出一张纸笺，说道：“这是师父写给我的谕字，三位请看。”说着交给薛鹊。薛鹊伸手待接，姜铁山喝道：“师妹，小心！”薛鹊猛地省悟，退后了一步，向身前的一棵大树一指。

程灵素叹了口气，在头发上拔下一枚银簪，插在笺上，手一扬，连簪带笺飞射出去，钉在树上。

胡斐见她这一下出手，功夫甚是不弱，心想：“真想不到这么一个瘦弱幼女，竟会跟这三人是同门的师兄妹。”眼望纸笺，借着她手中蜡烛的亮光，见笺上写道：“字谕灵素知悉：余死之后，尔即传告师兄师姊。三人中若有念及老僧者，尔以药王神篇示之。无悲恸思念之情者，恩义已绝，非我徒矣。切切此嘱。僧无嗔绝笔。”

慕容景岳、姜铁山、薛鹊三人看了这张谕字，面面相觑，均思自己只关念着师父的遗物，对师父因何去世固然不问一句，更无半分哀痛悲伤之意。三人只呆了一瞬之间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同时发难，齐向程灵素扑来。

胡斐叫道：“灵姑娘小心！”飞纵而出，眼见薛鹊的双掌已拍到程灵素面前，忙运掌力向前击出，单掌对双掌，腾的一声，将薛鹊震出二丈以外，右掌随即回转，一勾一带，刁住姜铁山的手腕，运起太极拳的“乱环诀”，借势一抛，姜铁山一个肥大的身躯直飞了出去，掷得比薛鹊更远，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下。

原来这两人虽然擅于下毒，武功却非一流高手！

他回过身来，待要对付慕容景岳，只见他晃了两晃，忽地一交跌倒，俯在地下，再也站不起来。

薛鹊气喘吁吁地道：“小师妹，你伏下好厉害的帮手啊，这小伙子是谁？”

胡斐接口道：“我姓胡名斐，贤夫妇有事尽管找我便是……”程灵素顿足道：“你还说些什么？”

胡斐一怔，只见姜铁山慢慢站起身来，夫妇俩向胡斐狠狠望了一眼，相互持扶，跌跌撞撞地出了树林。

大鐵鑊盛滿了熱水，鑊中坐着一個赤裸着上身的男子，鑊中水氣不斷噴冒。程靈素道：『你到竈下加些柴火！』

第十章　七心海棠



第十章　七心海棠

程灵素吹灭了蜡烛，放入怀中，一声不响。胡斐道：“灵姑娘，你这慕容师兄怎么了？”程灵素“嘿”的一声，并不回答。过了半晌，胡斐又问一句，程灵素又是“哼”的一下。胡斐低声道：“怎么？你心里不痛快么？”程灵素幽幽地道：“我说的话，你没一句放在心上？”

胡斐一怔，这才想起，她和自己约法三章，自己可一条也没遵守：“她要我不跟旁人说话，我不但说话，还自报姓名。

她要我不许动武，我却连打两人。她叫我不得离开她身子三步，咳，我离开她十步也不止了……”越想越是歉然，道：“真对不起，只因为我见这三人很是凶狠，只怕伤到了你，心中着急，所以什么都忘了。”

程灵素“嗤”的一笑，语音突转柔和，道：“那你全是为了我啦！自己忘得干干净净，却把错处都推在旁人身上，好不害臊！胡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自报姓名？这对夫妻最会记恨，一找上了你，阴魂不散，难缠得紧。他们明打不过你，暗中下起毒来，千方百计，神出鬼没，你这可是防不胜防。”

胡斐只听得心中发毛，心想她的话倒非张大其辞，但事已如此，怕也枉然。程灵素又问：“你干么把姓名说给他夫妇知道？”胡斐轻轻一笑，并不回答。程灵素道：“你打了他们二人，只怕他们找上我，是不是？你要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。胡大哥，你为什么一直待我这样好？”最后这两句话说得甚是温柔，胡斐在黑暗中虽瞧不见她的面容，但想来也必是神色柔和，当下也很诚恳的道：“你一直照顾我，使我避却危难。将心比心，我自然当你是好朋友啦。”

程灵素很是高兴，笑道：“你真的把我当作好朋友么？那么我先救你一命再说。”胡斐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”程灵素道：“得点个火，那灯笼呢？”俯身去摸薛鹊丢下的那只灯笼，但在黑暗之中一时摸不到，不知她是丢在哪一处草丛之中。胡斐道：“你怀里不是还有半截蜡烛么？”程灵素笑道：“你要小命儿不要？这是用七心海棠做的蜡烛啊……嗯，嗯，在这儿了。”她在草丛中摸到了灯笼，晃火折点燃了，黑黝黝的森林之中，登时生起一团淡黄的光亮，将两人罩在灯笼光下。

胡斐听到姜铁山夫妇和慕容景岳接连几次说起“七心海棠”四字，似乎那是一件极厉害的毒物，灯笼光下见慕容景岳俯伏在地，一动也不动，似乎已然僵毙，心下登时省悟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若非我鲁莽出手，那姜铁山夫妇也给你制服了。”程灵素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是为我的一份好心，胡大哥，我还是领你的情。”

胡斐望着她似乎弱不禁风的身子，心下好生惭愧：“她年纪还小我几岁，但这般智计百出，我枉然自负聪明，哪里及得上她半分。”这时已明白其中道理，程灵素的蜡烛乃是用剧毒的药物制成，点燃之后，发出的毒气既无臭味，又无烟雾，因此连慕容景岳等三个使毒的大行家也堕其术中而不自觉。

自己若不贸然出手，那么姜铁山夫妇多闻了一会蜡烛的毒气，必定晕倒。但那时两人正夹攻程灵素，出手凌厉，只怕尚未晕倒，她已先受其害。

程灵素猜到他的心思，说道：“你用手指碰一下我肩头的衣服。”胡斐不明她的用意，但依言伸出食指，轻轻在她肩上抚了一下，突然食指有如火炙，不禁全身都跳了起来。程灵素见他这一跳情形极是狼狈，格格一阵笑，说道：“他夫妇若是抓住我的衣服，那滋味便是这般了。”

胡斐将食指在空中摇了几摇，只觉炙痛未已，说道：“好家伙！你衣衫上放了什么毒药？这么厉害？”程灵素道：“这是赤蝎粉，也没什么了不起。”胡斐伸食指在灯笼的火光下一看，只见手指上已起了一个个细泡，心想：“黑暗之中，幸亏我没碰到她的衣衫，否则那还了得。

”

程灵素道：“胡大哥，你别怪我叫你上当。我是要你知道，下次碰到我这三个师兄师姊，当真要处处提防。你武功自然比他们高明得太多，但你瞧瞧你的手掌。”

胡斐伸掌一看，不见有何异状。程灵素道：“你在灯笼前照照。”胡斐伸掌到灯笼之前，只见掌心隐隐似有一层黑气，心中一惊，道：“他……他们两人练过毒砂掌么？”程灵素淡淡地道：“毒手药王的弟子，岂有不练毒砂掌之理？”

胡斐“啊”的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尊师无嗔大师，才是真正的毒手药王。他老人家去世了么？怎么你这几位师兄师姊如此无情无义？”

程灵素轻轻叹了口气，到大树上拔下银簪和透骨钉，将师父的两张字谕折好，放回怀中。这时第一张字谕上发光的字迹已隐没不见，只露出“知名不具”所写的那两行黑字。

胡斐道：“这字条是你写的？”程灵素道：“是啊，师父那里有我大师兄手抄的药经。他的字我看得熟了。只是这几行字学得不好，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。他的书法还要峻峭得多。”

胡斐武功虽强，但自幼无人教他读书，因此说到书法什么，那是一窍不通，听她这么说，一句话也接不上去。

程灵素道：“师父的手谕向来是用三炼矾水所写，要在火上一烘，方始显现，我又用虎骨的骨髓描了一遍，黑暗之中便发闪光了。你瞧！”说着熄了灯火，纸笺上果然现出她师父手谕闪光字迹，待得点亮灯笼，闪光之字隐没，看到的只是程灵素所写的短简。这短简自是写在手谕的两行之间。因此同是一张纸笺，光亮时现短简，黑暗中见手谕，说穿了毫不希奇。但慕容景岳等正自全神贯注，互相激斗，突见师父的手谕在树上显现，自不免要大吃一惊，而程灵素再手持蜡烛走出，一时之间，他们只想着师父所遗的那部“药王神篇”，纵然细心，也不会再防到她手中蜡烛会散发毒气了。

这些诡异之事一件件的揭开，胡斐恍然大悟，脸上流露出又明白了一件事的喜色。

程灵素笑道：“你中了毒砂掌，怎么反而高兴了？”胡斐笑道：“你答允救我一命的，有药王的高足在此，我还担心些什么？”程灵素嫣然一笑，忽然鼓气一吹，又将灯笼吹灭了，只听她走到竹箩之旁，瑟瑟索索地发出一些轻微的响声，不知她在竹箩中拿些什么，过了一会，回来点燃了灯笼。

胡斐眼前突然一亮，见她已换上了一套白衫蓝裤。程灵素笑道：“这衣衫上没有毒粉了，免得你提心吊胆，唯恐一个不小心，碰到了我的衣服。”胡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什么都想到了。我年纪是活在狗身上的，有你十成中一成聪明，那便好了。”

程灵素道：“我学了使用毒药，整日便在思量打算，要怎么下毒，旁人才不知觉，又要防人反来下毒，挖空心思，便想这种事儿。咳，哪及得上你心中海阔天空，自由自在？”说着轻轻叹了口气，拉过胡斐的右手，用银簪在他每根手指上刺了一个小孔，然后双手两根大拇指自他掌心向手指挤迫，小孔中流出的血液，带有紫黑之色。她针刺的部位恰到好处，竟是不感痛楚，推挤黑血，手势又极是灵巧，过不多时，出来的血液渐变鲜红。

这时伏在地下的慕容景岳突然身子一动。胡斐道：“醒啦！”程灵素道：“不会醒的，至少还有三个时辰。”胡斐道：“刚才我把他挑了来，这人就像死了一般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

他僵是僵得到了家，我的傻可也傻得到了家。”程灵素微笑道：“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傻，那才叫不傻呢。”

隔了一会，胡斐道：“他们老是问什么‘药王神篇’，那是一部药书，是不是？”程灵素道：“是啊，这是我师父花了毕生心血所著的一部书。给你瞧瞧吧！”伸手入怀，取出一个小小包袱，打开外面的布包，里面是一层油纸，油纸之内，才是一部六寸长、四寸宽的黄纸书。程灵素用银簪挑开书页，只见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楷，不言可知，这书每一页上都染满剧毒，无知之人随手一翻，非倒大霉不可。

胡斐见她对自己推心置腹，什么重大的秘密也不隐瞒，心中自是喜欢，只是见了这部毒经心中发毛，似觉多瞧得几眼，连眼睛也会中毒，不自禁地露出畏缩之意。程灵素将药书包好，放回怀中，然后取出一个黄色小瓶，倒出一些紫色粉末，敷在胡斐手指的针孔上，在他手臂关节上推拿几下，那些粉末竟从针孔中吸了进去。

胡斐喜道：“大国手，这般的神乎其技，我从未见过。”程灵素笑道：“那算什么？你若见我师父给人开膛剖腹、接骨续肢的本事，那才叫神技呢。”胡斐悠然神往，道：“是啊，尊师虽然擅于使毒，但想来也必擅于治病救人，否则怎能称得‘药王’二字？”

程灵素脸上现出喜容，道：“我师父若是听到你这几句话，他一定会喜欢你得紧，要说你是他的少年知己呢。咳，只可惜他老人家已不在了。”说着眼眶不自禁的红了。

胡斐道：“你那驼背师姊说你师父偏心，只管疼爱小徒弟，这话多半不假，我看也只你一人，才记着师父。”程灵素道：“我师父生平收了四个徒儿，这四人给你一晚上都见到了。慕容景岳是我大师兄，姜铁山是二师兄，薛鹊是三师姊。师父本来不想再收徒儿了，但见我三位师兄师姊闹得太不像话，只怕他百年之后无人制得他们，三人为非作歹，更要肆无忌惮，害人不浅，因此到得晚年，又收了我这个幼徒。”她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我这三个师兄师姊本性原来也不坏，只为三师姊嫁了二师兄，大师兄和他俩结下深仇，三个人谁也不肯干休，弄到后来竟然难以收拾。”

胡斐点头道：“你大师兄也想要娶你三师姊，是不是？”程灵素道：“这些事过去很久了，我也不大明白。只知道大师哥本来是有师嫂的，三师姊喜欢大师哥，便把师嫂毒死了。”胡斐“啊”的一声，只觉学会了下毒的功夫，实是害多利少，自然而然的会残忍起来。

程灵素又道：“大师哥一气之下，给三师姊服了一种毒药，害得她驼了背，跛了脚。二师哥暗中一直喜欢着三师姊，她虽然残废，却并不嫌弃，便和她成了婚。也不知怎么，他们成婚之后，大师哥却又想念起三师姊的诸般好处来，竟然又去缠着她。我师父给他们三人弄得十分心烦，不管怎么开导教训，这三人反反复复，总是纠缠不清。倒是我二师哥为人比较正派，对妻子始终没有二心。他们在这洞庭湖边用生铁铸了这座药王庄，庄外又种了血矮栗，原先本是为了防备大师哥纠缠，后来他夫妇俩在江湖上多结仇家，这药王庄又成了他们避仇之处了。”

胡斐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怪不得江湖上说到毒手药王时说法不同，有的说是个秀才相公，有的说是个粗豪大汉，有的说是个驼背女子，更有人说是个老和尚。”程灵素道：“真正的毒手药王，其实也说不上是谁。我师父挺不喜欢这个名头。他说：‘我使用毒物，是为了治病救人，称我“药王”，那是愧不敢当，上面再加“毒手”二字，难道无嗔老和尚是随便杀人的么？’只因我师父使用毒物出了名，我三位师兄师姊又使得太滥，有时不免误伤好人，因此‘毒手药王’这四个字，在江湖上名头弄得十分响亮。师父不许师兄师姊泄露各人身分姓名，这么一来，只要什么地方有了离奇的下毒案件，一切帐便都算在‘毒手药王’四字头上，你瞧冤是不冤？”

胡斐道：“那你师父该当出头辩个明白啊。”程灵素叹道：“这种事也是辩不胜辩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已将胡斐的五只手指推拿敷药完毕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咱们今晚还有两件事要办，若不是……”说到这里突然住口，微微一笑。

胡斐接口道：“若不是我不听话，这两件事就易办得很，现下不免要大费手脚。”

程灵素笑道：“你知道就好啦，走吧！”胡斐指着躺在地下的慕容景岳道：“又要请君入箩？”程灵素笑道：“劳您的大驾。”胡斐抓起慕容景岳背上衣服，将他放入竹箩，放在肩上挑起。

程灵素在前领路，却是向西南方而行，走了三里模样，来到一座小屋之前，叫道：“王大叔，去吧！”屋门打开，出来一个汉子，全身黑漆漆的，挑着一副担子。胡斐心想：“又有奇事出来啦！”有了前车之鉴，哪里还敢多问，当下紧紧跟在程灵素身后，当真不离开她身边三步。程灵素回眸一笑，意示嘉许。

那汉子跟随在二人之后，一言不发。程灵素折而向北，四更过后，到了药王庄外。

她从竹箩中取出三大丛蓝花，分给胡斐和那汉子每人一丛，于是径越血矮栗而过，到了铁铸的圆屋外面，叫道：“二师哥，三师姊，开不

开门？”连问三声，圆屋中寂无声息。

程灵素向那汉子点点头。那汉子放下担子，担子的一端是个风箱。他拉动风箱，烧红炭火，熔起铁来，敢情是个铁匠。胡斐看得大奇。又过片刻，只见那汉子将烧红的铁汁浇在圆屋之上，摸着屋上的缝隙，一条条的浇去，原来竟是将铁屋上启闭门窗的通路一一封住。姜铁山和薛鹊虽在屋中，想是忌惮程灵素厉害，竟然不敢出来阻挡。

程灵素见铁屋的缝隙已封了十之八九，这时屋中人已无法突围而出，于是向胡斐招招手。两人向东越过血矮栗，向西北走了数十丈，只见遍地都是大岩石。程灵素口中数着脚步，北行几步，又向西几步，轻声道：“是了！”点了灯笼一照，只见两块大岩石之间有个碗口大小的洞穴，洞上又用一块岩石凌空搁着。程灵素低声道：“这是他们的通气孔。”取出那半截蜡烛点燃了，放在洞口，与胡斐站得远远地瞧着。

蜡烛点着后，散出极淡的轻烟，随着微风，袅袅从洞中钻了进去。

瞧了这般情景，胡斐对程灵素的手段更是敬畏，但想到铁屋中人给毒烟这么一薰，哪里还有生路？不自禁地起了怜悯之念，心想：“这淡淡轻烟，本已极难知觉，便算及时发见，堵上气孔，最后还是要窒息而死，只差在死得迟早而已。难道我眼看着她干这种绝户灭门的毒辣行径，竟不加阻止么？”

只见程灵素取出一把小小团扇，轻煽烛火，蜡烛上冒出的轻烟尽数从岩孔中钻了进去，胡斐再也忍耐不住，霍地站起，说道：“灵姑娘，你那师兄师姊，与你当真有不可解的怨仇么？”程灵素道：“没有呀。”胡斐道：“你师父传下遗命，要你清理门户，是不是？”程灵素道：“眼下还没到这个地步。”

胡斐道：“那……那……”心中激动，不知如何措辞，一时说不下去了。

程灵素抬起头来，淡淡地道：“什么啊？瞧你急成这副样子！”胡斐定了定神道：“倘若你师哥师姊……并无非杀不可的过恶，还是给他们留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。”程灵素道：“是啊，我师父也这么说。”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可惜你没见到我师父，否则你们一老一少，一定挺说得来。”口中说话，手上团扇仍是不住拨动。

胡斐搔了搔头，指着蜡烛道：“这毒烟……这毒烟不会致人死命么？”程灵素道：“啊，原来咱们胡大哥在大发慈悲啦。

我是要救人性命，不是在伤天害理。”说着转过头来，微微一笑，神色颇是妩媚。胡斐满脸通红，心想自己又做了一次傻瓜，虽不懂喷放毒烟为何反是救人，心中却甚感舒畅。

程灵素伸出左手小指，用指甲在蜡烛上刻了一条浅印，道：“请你给我瞧着，别让风吹熄了，点到这条线上就熄了蜡烛。”将团扇变给胡斐，站直身子，四下察看，倾听声息。胡斐学着她样，将轻烟煽入岩孔。

程灵素在十余丈外兜了个圈子，没见什么异状，坐在一块圆岩之上，说道：“今晚引狼来踏我花圃的，是二师哥的儿子，叫做小铁。”胡斐“啊”了一声。道：“他也在这下面么？”

说着向岩孔中指了指。程灵素笑道：“是啊！咱们费这么大劲，便是去救他。先薰晕了师哥师姊，做起事来不会碍手碍脚。”

胡斐心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程灵素道：“二师哥和三师姊有一家姓孟的对头，到了洞庭湖边已有半年，使尽心机，总是解不了铁屋外的血矮栗之毒，攻不进去。死在洞庭湖畔的那两个人，十九便是孟家的。

我种的蓝花，却是血矮栗的克星，二师哥他们一直不知，直到你和锺爷身上带了蓝花，不怕毒侵，他们这才惊觉。”胡斐道：“是了，我和锺二哥来的时候，听到铁屋中有人惊叫，必是为此。”程灵素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这血矮栗的毒性，本是无药可解，须得经常服食树上所结的栗子，才不受那树气息的侵害。幸好血矮栗毒性虽然厉害，倒也不易为害人畜，因为只要有这么一棵树长着，周围数十步内寸草不生，虫蚁绝迹，一看便知。”胡斐道：“怪不得这铁屋周围连草根也没半条。我把两匹马的口都扎住了，还是避不了毒质，若不是你相赠蓝花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想起今晚的莽撞，不自禁暗暗惊心，心道：“无怪江湖上一提到‘毒手药王’便谈虎色变，锺二哥极力戒备，确非无因。”

程灵素道：“我这蓝花是新试出来的品种，总算承蒙不弃，没在半路上丢掉。”胡斐微笑道：“这花颜色娇艳，很是好看。”

程灵素道：“幸亏这蓝花好看，倘若不美，你便把它抛了，是不是？”胡斐一时不知所对，只说：“唔……唔……”心中在想：“倘若这蓝花果真十分丑陋，我会不会仍然藏在身边？是否幸亏花美，这才救了我和锺二哥的性命？”

正在此时，一阵风吹了过来，胡斐正自寻思，没举扇挡住蜡烛，烛火一闪，登时熄了。胡斐轻轻叫声：“啊哟！”忙取出火折，待要再点蜡烛，只听程灵素在黑暗中道：“算啦，也差不多够了。”胡斐听她语气中颇有不悦之意，心想她叫我做什么事，我总是没做得妥贴，似乎一切全都漫不经心，歉然道：“真对不起，今晚不知怎的，我总是失魂落魄的。”程灵素默然不语。

胡斐道：“我正在想你这句话，没料到刚好有一阵风来。

灵姑娘，我想过了，你送我这蓝花之时，我全没知这是救命之物，但既是人家一番好意给的东西，我自会好好收着。”程灵素听他这几句话说得恳切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在黑暗之中，两人相对坐着，过了一会，胡斐道：“我从小没爹没娘，难得有谁给我什么东西。”程灵素道：“是啦，我也从小没爹没娘，还不是活得这么大了？”说着点燃了灯笼，说道：“走吧！”

胡斐偷眼瞧她脸色，似乎并没生气，当下不敢多问，跟随在后。

两人回到铁屋之前，见那铁匠坐在地下吸烟。程灵素道：“王大叔，劳您驾凿开这条缝！”所指之处，正是适才她要铁匠焊上了的。那铁匠也没问什么原由，拿出铁锤铁凿，叮叮当当地凿了起来，不到一顿饭时分，已将焊上的缝凿开。程灵素说道：“开门吧！”

那铁匠用铁锤东打打，西敲敲，倒转铁锤，用锤柄一撬，当的一声，一块大铁板落了下来，露出一个六尺高、三尺宽的门来。这铁匠对铁屋的构造似乎了如指掌，伸手在门边一拉，便有一座小小的铁梯伸出，从门上通向内进。

程灵素道：“咱们把蓝花留在外面。”三人将身上插的一束蓝花都抛在地下。程灵素正要跨步从小铁梯走进屋去，轻轻嗅了一下，道：“胡大哥，怎么你身上还有蓝花？别带进去。”

胡斐应道：“噢！”从怀中摸出一个布包，打了开来，说道：“你鼻子真灵，我包在包里你也知道。”

那布包中包着他的家传拳经刀谱，还有一些杂物，日间程灵素给他的那棵蓝花也在其内，只是包了大半日，早已枯萎了。胡斐捡了出来，放在铁门板上。程灵素见他珍而重之的收藏着这棵蓝花，知他刚才果然没说假话，很是喜欢，向他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没骗人！”胡斐一楞，心道：“我何必骗你？”程灵素指着铁屋的门道：“里面的人平时服食血栗惯了，这蓝花正是克星，他们抵受不住。”提起灯笼，踏步进内。胡斐和王铁匠跟着进去。

走完铁梯，是一条狭窄的甬道，转了两个弯，来到一个小小厅堂。只见墙上挂着书画对联，湘妃竹的桌椅，陈设甚是雅致。胡斐暗暗纳罕：“那姜铁山形貌粗鲁，居处却是这等的所在，倒像是到了秀才书生的家里。”程灵素毫不停留，一直走向后进。胡斐跟着她走进一间厨房模样的屋子，眼前所见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只见姜铁山和薛鹊倒在地下，不知是死是活。当七心海棠所制蜡烛的轻烟从岩孔中透入之时，胡斐已料到定然有此情景，倒也不以为异，奇怪的是一只大铁镬盛满了热水，镬中竟坐着一个青年男子。这人赤裸着上身，镬中水气不断喷冒，看来这水虽非沸腾，却已甚热，说不定这人已活活煮死。

胡斐一个箭步抢上前去，待要将那人从镬中拉起，程灵素道：“别动！你瞧他……瞧他身上还有没有衣服。”胡斐探首到镬中一看，道：“他穿着裤子。”程灵素脸上微微一红，点了点头，走近镬边，探了探那人鼻息，道：“你到灶下加些柴火！”

胡斐吓了一跳，向那人再望一眼，认出他便是引了狼群来践踏花圃之人，只见他双目紧闭，张大了口，壮健的胸脯微微起伏，果然未死，

但显已晕去，失了知觉，问道："他是小铁？他们的儿子？"程灵素道："不错，我师哥师姊想熬出他身上的毒质，但没有七心海棠的花粉，总是治不好。"胡斐这才放心，见灶中火势微弱，于是加了一根硬柴，生怕水煮得太热，小铁抵受不住，不敢多加。程灵素笑道："多加几根，煮不熟，煨不烂的。"胡斐依言，又拿两条硬柴塞入灶中。

程灵素伸手入镬，探了探水的冷热，从怀中摸出一个小小药瓶，倒出些黄色粉末，塞在姜铁山和薛鹊鼻中。

稍待片刻，两人先后打了几个喷嚏，睁眼醒转，只见程灵素手中拿着一只水瓢，从镬中挹了一瓢热水倒去，再从水缸中挹了一瓢冷水加在镬中。夫妇俩对望了一眼，初醒时那又惊又怒的神色立时转为喜色，知道她既肯出手相救，独生爱子便是死里逃生。两人站起身来，默然不语，心中各是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：爱子明明是中了她的毒手，此刻她却又来相救，向她道谢是犯不着，但是她如不救，儿子又活不成；再说，她不过是小师妹，自己儿子的年纪还大过她，哪知师父偏心，传给她的本领远胜过自己夫妇，接连受她克制，竟是缚手缚脚，没半点还手的余地。

程灵素一见水汽略盛，便挹去一瓢热水，加添一瓢冷水，使姜小铁身上的毒质逐步熬出。熬了一会，她忽向王铁匠道："再不动手，便报不了仇啦！"王铁匠道："是！"在灶边拾起一段硬柴，夹头夹脑便向姜铁山打去。

姜铁山大怒，喝道："你干什么？"一把抓住硬柴，待要还手。薛鹊道："铁山，咱们今日有求于师妹，这几下也挨不起么？"姜铁山一呆，怒道："好！"松手放开了硬柴。王铁匠一柴打了下去，姜铁山既不闪避，也不招架，挺着头让他猛击一记。王铁匠骂道："你抢老子田地，逼老子给你铸造铁屋，还打得老子断了三根肋骨，在床上躺了半年，狗娘养的，想不到也有今日。"骂一句，便用硬柴猛击一下，他打了几十年铁，虽然不会武功，但右臂的打击之力何等刚猛，打得几下，硬柴便断了。

姜铁山始终不还手，咬着牙任他殴击。

胡斐从那王铁匠的骂声听来，知他曾受姜铁山夫妇极大的欺压，今日程灵素伸张公道，让他出了这口恶气，倒也是大快人心之举。王铁匠打断了三根硬柴，见姜铁山满脸是血，却咬着牙齿一声不哼，他是个良善之人，觉得气也出了，虽然当年自己受他父子殴打远惨于此，但也不为已甚，将硬柴往地下一抛，向程灵素抱拳道："程姑娘，今日你替我出了这口气，小人难以报答。"程灵素道："王大叔不必多礼。"转头向薛鹊道："三师姊，你们把田地还了王大叔，冲着小妹的面子，以后也别找他报仇，好不好？"薛鹊低沉着嗓子道："我们这辈子永不踏进湖南省境了。再说，这种人也不会叫我们念念不忘。"程灵素道："好，就是这样。王大叔，你先回去吧，这里没你的事了。"

王铁匠满脸喜色，拾起折在地下的半截硬柴，心道："你这恶霸当年打得老子多惨！这半截带血硬柴，老子是要当宝贝一般地藏起来了。"又向程灵素和胡斐行了一礼，转身出去。

胡斐见到这张朴实淳厚的脸上充满着小孩子一般的喜色，心中一动，忽地记起佛山镇北帝庙中的惨剧。那日恶霸凤天南被自己制住，对锺阿四的责骂无辞可对，但自己只离开片刻，锺阿四全家登时尸横殿堂。这姜铁山夫妇的奸诈凶残不在凤天南之下，未必会信守诺言，只怕程灵素一去，立时会对王铁匠痛下毒手。他想到此处，追到门口，叫道："王大叔，我有句话跟你说。"王铁匠站定脚步，回头瞧着他。胡斐道："王大叔，这姓姜的夫妻不是好人。你赶紧卖了田地，走得远远的，别在这里多耽。他们的手段毒辣得紧。"

王铁匠一怔，很舍不得这住了几十年的家乡，道："他们答应了永不踏进湖南省境。"胡斐道："这种人的说话，也信得过么？"王铁匠恍然大悟，连说："对，对！我明儿便走！"

他跨出铁门，转头又问："你贵姓？"胡斐道："我姓胡。"王铁匠道："好，胡爷，咱们再见了，你这一辈子可得好好待程姑娘啊。"

这次轮到胡斐一怔，问道："你说什么？"王铁匠哈哈一笑，道："胡爷，王铁匠又不是傻子，难道我还瞧不出么？程姑娘人既聪明，心眼儿又好，这份本事更加不用提啦。人家对你一片真心，这一辈子你可得多听她话。"说着哈哈大笑。

胡斐听他话中有因，却不便多说，只得含糊答应，说道："再见啦。"王铁匠道："胡爷，再见，再见！"收拾了风箱家生，挑在肩头便走。他走出几步，突然放开嗓子，唱起洞庭湖边的情歌来。

只听他唱道："小妹子待情郎——恩情深，

你莫负了妹子——一段情，

你见了她面时——要待她好，

你不见她面时——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！"

他的嗓子有些嘶哑，但静夜中听着这曲情歌，自有一股荡人心魄的缠绵味道。胡斐站在门口，听得歌声渐渐远去，隐没不闻，这才回到厨房。

只见姜小铁已然醒转，站在地下，全身湿淋淋的，上身已披了衣衫，姜家三人对程灵素又是忌惮，又是怀恨，但对她用药使药的神技，不自禁的也有一股艳羡之意。三人冷冷的站着，并不道谢，却也不示敌意。

程灵素从怀中取出三束白色的干草药，放在桌上，道："你们离开此间之时，那孟家一干人定会追踪拦截。这三束醍醐香用七心海棠炼制过，足以退敌，但不致杀人再增新仇。"

姜铁山听到这里，脸现喜色，说道："小师妹，多谢你帮我想得周到。"胡斐心想："她救活你儿子性命，你不说一个谢字，直到助你退敌，这才称谢，想来这敌人定然甚强。却不知孟家的人是哪一路英雄好汉，连这对用毒的高手也一筹莫展，只有困守在铁屋之中。"

程灵素说道："小铁，中了鬼蝙蝠剧毒那两人，都是孟家的吧？你下手好狠啊！"她说这话之时，向小铁一眼也没瞧。

姜小铁吓了一跳，心想："你怎知道？"嗫嚅着道："我……我……"姜铁山道："小师妹，小铁此事大错，愚兄已责打他过了。"说着走过去拉起小铁的衣衫，推着他身子转过背后来，露出满背鞭痕，血色殷然，都是新结的疤。

程灵素给他疗毒之时，早已瞧见，但想到使用无药可解的剧毒，实是本门大忌，不得不再提及。她所以知道那两人是小铁所毒死，也是因见到他背上鞭痕，这才推想而知。她想起先师无嗔大师的谆谆告诫："本门擅于使毒，旁人深恶痛绝，其实下毒伤人，比之兵刃拳脚却多了一层慈悲心肠。下毒之后，如果对方悔悟求饶，立誓改过，又或是发觉伤错了人，都可解救。但若一刀将人杀了，却是人死不能复生。因此凡是无药可解的剧毒，本门弟子决计不可用以伤人，对方就是大奸大恶，总也要给他留一条回头自新之路。"心想这条本门的大戒，二师哥三师姊对小铁也一定常自言及，不知他何以竟敢大胆犯规？见他背上鞭痕累累，纵横交叉，想来父母责打不轻，这次又受沸水熬身之苦，也是一番重惩，于是躬身施礼，说道："师哥师姊，小妹多有得罪，咱们后会有期。"

姜铁山还了一揖，薛鹊只哼了一声，却不理会。程灵素也不以为意，向胡斐作个眼色，相偕出门。

两人跨出大门，姜铁山自后赶上，叫道："小师妹！"程灵素回过头来，见他脸上有为难之色，欲言又止，已知其意，问道："二师哥有何吩咐？"姜铁山道："那三束醍醐香，须得有三个功力相若之人运气施为，方能拒敌。小铁功力尚浅，愚兄想请师妹……"说到这里，虽极盼她留下相助，总觉说不出口，"想请师妹……"几个字连说了几遍，接不下话。

程灵素指着门外的竹篓道："大师哥便在这竹篓之中。小妹留下的海棠花粉，足够替他解毒。二师哥何不乘机跟他修好言和，也可得一强助？"姜铁山大喜，他一直为大师哥的纠缠不休而烦恼，想不到小师妹竟已安排了这个一举两得的妙计，既退强敌，又解了师兄弟间多年的嫌隙，忙连声道谢，将竹篓提进门去。

胡斐从铁门板上拾起那束枯了的蓝花，放入怀中。程灵素晃了他一眼，向姜铁山挥手道别，说道："二师哥，你头脸出血，身上毒气已然散去，可别怪小妹无礼啊。"姜铁山一楞，登时醒悟，心道："她叫王铁匠打我，固是惩我昔日的凶横，但也未始不无善意。鹊妹毒气未散，还得给她放血呢！"想起事事早在这个小师妹的算中，自己远非其敌，终于死心塌地，息了抢夺师父遗著"药王神篇"的念头。

程灵素和胡斐回到茅舍，锺兆文兀自沉醉未醒。这一晚整整忙了一夜，此时天已大明，程灵素取出解药，要胡斐喂给锺兆文服下，然后两

人各拿了一把锄头，将花圃中践踏未尽的蓝花细细连根锄去，不留半棵，尽数深埋入土。

程灵素道：“我先见狼群来袭，还道是孟家的人来抢蓝花，后来见小铁项颈中挂了一大束药草，才猜到他的用意。”胡斐道：“他怎么中了你七心海棠之毒？黑暗中我没瞧得清楚。”程灵素道：“我用透骨钉打了他一钉，钉上有七心海棠的毒质，还带着那封假冒大师哥的信，约他们在树林中相会。那透骨钉是大师哥自铸的独门暗器，二师哥三师姊向来认得，自是没有怀疑。”胡斐道：“你大师哥的暗器，你却从何处得来？”

程灵素笑道：“你倒猜猜。”胡斐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啊！是了，那时你大师哥已给你擒住，昏晕在竹箩之中，暗器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”程灵素笑道：“不错。大师哥见了我的蓝花后早已起疑，你们向他问路，他便跟踪而来，正好自投竹箩。”

两人说得高兴，一齐倚锄大笑，忽听得身后一个声音说道：“什么好笑啊？”两人回过头来，只见锺兆文迷迷糊糊地站在屋檐下，脸上红红的尚带酒意。胡斐一愣，道：“灵姑娘，苗大侠伤势不轻，我们须得便去。这解药如何用法，请你指点。”程灵素道：“苗大侠伤在眼目，那是人身最柔嫩之处，用药轻重，大有斟酌。不知他伤得怎样？”这一句话可问倒了胡斐。他一意想请她去施救，只是素无渊源，人家又是个年轻女子，便像姜铁山那样，那一句相求的话竟然说不出口来。

程灵素微笑道：“你若求我，我便去。只是你也须答应我一件事。”胡斐大喜，忙道：“答应得，答应得，什么事啊？”

程灵素笑道：“这时还不知道，将来我想到了便跟你说，就怕你日后要赖。”胡斐道：“我赖了便是个贼王八！”程灵素一笑，道：“我收拾些替换衣服，咱们便走。”胡斐见她身子瘦瘦怯怯，低声道：“你一夜没睡，只怕太累了。”程灵素轻轻摇头，翩然进房。

锺兆文哪知自己沉睡半夜，已起了不少变故，一时之间胡斐也来不及向他细说，只说解药已经求到，这位程姑娘是治伤疗毒的好手，答应同去给苗人凤医眼。锺兆文还待要问，程灵素已从房中出来，背上负了一个小包，手中捧着一小盆花。

这盆花的叶子也和寻常海棠无异，花瓣紧贴枝干而生，花枝如铁，花瓣上有七个小小的黄点。胡斐道：“这便是大名鼎鼎的七心海棠了？”程灵素捧着送到他面前，胡斐吓了一跳，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。程灵素噗哧一笑，道：“这花的根茎花叶，均是奇毒无比，但不加制炼，不会伤人。你只要不去吃它，便死不了。”胡斐笑道：“你当我是牛羊么，吃生草生花？”将那盆花接了过来。程灵素扣上板门。

三人来到白马寺镇上，向药材铺取回寄存的兵刃。锺兆文取出银两，买了三匹坐骑，不敢耽搁，就原路赶回。

那白马寺是个小镇，买到三匹坐骑已经很不容易，自不是什么骏马良驹，行到天黑也不过赶了两百来里。三人贪赶路程，错过了宿头，眼见三匹马困乏不堪，已经不能再走，只得在一座小树林中就地野宿。

程灵素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倒在胡斐找来的一堆枯草上，不久便即睡去。锺兆文叫胡斐也睡，说自己昨晚已经睡过。今晚可以守夜。

胡斐睡到半夜，忽听得东边隐隐有虎啸之声，一惊而醒。

那虎啸声不久便即远去，胡斐却再也难以入睡，说道：“锺二哥你睡吧，反正我睡不着，后半夜我来守。”

他打坐片刻，听程灵素和锺兆文呼吸沉稳，睡得甚酣，心想：“这一次多管闲事，耽搁了好几天，追寻凤天南便更为不易了，却不知他去不去北京参与掌门人大会？”东思西想，不能宁定，从怀中取出布包，打了开来，又将那束蓝花包在包里，忽然想起王铁匠所唱的那首情歌，心中一动：“难道她当真对我很好，我却没瞧出来么？”

正自出神，忽听得程灵素笑道：“你这包儿中藏着些什么宝贝？给我瞧瞧成不成？”胡斐回过头来，淡淡月光之下，只见她不知何时已然醒来，坐在枯草之上。

胡斐道：“我当是宝贝，你瞧来或许不值一笑。”将布包摊开了送到她面前，说道：“这是我小时候平四叔给我削的一柄小竹刀，这是我结义兄长赵三哥给的一朵红绒花；这是我祖传的拳经刀谱……”指到袁紫衣所赠的那只玉凤，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这是朋友送的一件玩意儿。”

那玉凤在月下发出柔和的莹光，程灵素听他语音有异，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是一个姑娘朋友吧？”胡斐脸上一红，道：“是！”程灵素笑道：“这还不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吗？”说着微微一笑，将布包还给胡斐，径自睡了。

胡斐呆了半晌，也不知是喜是愁，耳边似乎隐隐响起了王铁匠的歌声：

你不见她面时——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！